目　　录

女子与知识

（英）罗素夫人　英文原著
林语堂　汉译

序　言

Hypatia 是（古代）一位大学讲师，遭教会当局的斥责，及受耶稣教徒的分尸灭体。这本书的命运大概也会如此，所以我把它叫做 Hypatia。我这边所写是我所相信，而且决不因为教会方面同类的斥责而取消或是更改。

Dora Russell

一九二五，一月。

(一)

Jason 与 Medea[①]

有没有两性的战争?

近代生活的一种特色,就是夫妇间的口角范围扩大,跟现代战争一样,不但牵及个人,或是小团体,而且包括两性及社会的整个阶级。在往时 Jason 及 Medea 两人互相角斗而两位都不是十分模范人品,虽然各方表示他所代表性别的男性及所受的冤屈,他们两位都未曾想到用政治或社会改良方法来求一解决或是协调。自然 Jason 居在与暴烈反抗女性相对的反动地位,勾结国王及国家的势力——来压服,驱逐,但并不是来图补救善后。Medea——像许多才干超异的女子——因为遭男性个人及团体的蔑视及感觉他们的忘恩负义,窘急欲狂,并且因为明知法律对于女性素来只是一种把戏,所以跟近代的武力女权运动者取同一方法,作蛮横的抵抗。处于今日,我天天还可在日

① 依希腊神话 Jason 是希腊一国的太子到 Colchis 取"金羊毛",历经种种艰险。后得一位女巫 Medea 之助取得金羊毛,回国与 Medea 结婚。不久夫妇被人充军,在流离国外时 Jason 遗弃 Medea 另娶新欢 Creusa,Medea 乃再用妖术杀死 Creusa 及其二子而逃。

报上读到母亲因为饥寒交迫投河自尽或是溺死儿女的新闻，我决不能将神话中的 Medea 只看作黑暗残酷古代的人物。至于 Jason，本来大家以为他是代表一个寻常的男子。

所谓性的战争起源于最近二十或二十五年间，女子为她们的国民选举权及正当发育而奋斗之时。没有女人要否认这战争是由我们开衅，就是说我们是反抗自有史以来不断的以男性压迫我们的制度的叛徒。照同样的讲法，也可以说阶级的战争是由无产阶级开衅。记得女权运动战争伟绩的人知道当日的经过的情形是这样的：我们提出我们公正的要求，人家只加以非笑。我们只好回骂——几世纪受横加压迫的本性与智力所蓄藏的愤怒，穷窘，绝望一齐发泄。男人用臭蛋掷我们作回敬，我们以打碎窗户为还报，他又以牢狱、苦刑来作对付方法。人类是容易忘却的，所以我们应该记好以上所说的是最近的史实，并不是近代 Jason 用来恫吓胆小者所好描写的将来性别战争的惨剧。

性的战争有没有存在呢？在过去时代是有的。说起真是一场丑戏，而且倘非有更丑的欧洲大战发生，也不会这样早的和平了结。因为我们有功于歼灭我们自己的嗣裔，在一九一八年，他们给我们选举权，也同样的赐给几个 Dames 及 M. B. E.'s（即 Member of the British Empire）的勋位。如果我们照 Medea 的办法，男人照例必定要生气。他将这选举权只给比较老的女人，他们所谓较安分守己的。受爱国及婚姻制度（依照普通女人的婚姻观念）所磨练出来的结果，可以使较年老的母亲牺牲他的儿子，比年轻的女人牺牲她的情人还要甘愿。其实这未必尽是由磨练所致。如果女子得凭依她的良心思想发言，动作，也

许我们要发现，平均起来，女子的爱她的情人比爱她的儿女还要强烈。母亲爱子的本性——真的，不是假的——较罕见，但是有这本性的时候，也较恒久。

还有一种答许到今日还未见履行——因为现在没有政治家能明晓性的问题跟阶级战争一样的基本重要，而且比国际贸易及帝国的发展还基本重要——这个答许就是要使女子与男子享条件相同的选举权。大战时期的特色就是男女的亲爱合作（"good fellowship"）跟各阶级的亲爱合作一样。那时候，大家意见以为女子已经显露她们的本色，从此以后，无论公私，男女两性是要互相提携。大家以为性的问题已经解决，此后一切不平等将逐渐铲除。因为有这个答许，这个半胜利，妇女运动者主张媾和，而放弃他们的武力手段。

但是 Jason 总是滑溜溜的不易捉摸。他是个战士（请你注意），而且是个君子。既然不得公然开战，他便散队截击。他把出嫁的女人打出她们最相宜的位置——教书及做接生医生——虽然以婚姻为理由而禁止妇女操社会职业是法律所不许的。他骗夺失业的女人应有的保障，比他骗夺失业的同性的保障还要狡猾，还要残酷。他不明白妇女在工界及专门职业界的竞争是户口压迫力的竞争而非两性的竞争，他拼尽死力要把妇女逐回居住家中仰人鼻息的位置，逐回入不敷出穷苦万分的生活；然后等到她因为生育儿女加增男人及自己的穷困，要求防制这声势汹涌无可逃避的生育怒潮时，他只站在旁边非笑。但比这些散队截击更可怕的就是以宣传做防敌的"烟障"。虽然妇女运动者大部分已停止进攻，凡能辱骂糟蹋妇人的人，无论古今，都能在平民的日报上得广大宣传，及取得寻常书局的马上同意。

这种是极狠毒的宣传。例如那些讲时装的杂志告诉我们，现在幸而渐渐复到祖母先辈的时风；在别的地方我们听人家恭维现代女子的坦白无伪，接着便警告我们不要要求平等的薪俸及平等的机会。（见一九二五年，正月四日 Lovat Fraser 在 The Sunday Pictorial 所著的一篇妙文）还有，我们听说，女子并没有好好利用她选举权的机会，如工党执政时期一样的没有利用机会，做些事业；不然便听见报告说所有女子候补（议员）全部落选，虽然工党票数之所以逐渐增加，是大部分靠着一些有知识明白目的及手段的工界女子的投票及她们的组织宣传。现在有许多中等阶级的女子，来做这些工界女子的援助；她们在一九一四年战乱时期还很年轻，能够感觉不满于当时的战时政治，而在一九二四年又年纪已大足以取得国民的选举权。还有几十万在二十至三十年纪之间的别种妇女，做母亲的，专门职业界及工界的妇女，不久也要起来作有力的表示。在于这一类的女子，平等原则与呼吸空气一样是天经地义的事——她们也没受过传统的压迫，也没经过抗叛的折挫。我敢说，如果工党的组织不这样的受男性心理所支配，视男女平等选举权案为比较不重要，工党也不至于在一九二四年这样的大败。如果廿一岁的女子能得选举权，工党的候补议员必能多得票数。我曾看见过年轻的母亲在选举场外呜咽叹息，因为她们不得解决她们自己及她们子女的将来的选举票。至于女子候补议员的失败，无论谁，连作反宣传的写社论者在内，都明明知道，在她们所隶属大多数的选举区域，即使有男子候选，工党本来万无当选之理。在这一点上，Jason 在党部里头也表示他久已闻名的仗义精神。

我并非要证明女子为那一政党投票（比如工党）与她们的提倡女权为比例。但是私意确以为将来有最大贡献于妇女运动的思想及解决实际困难的人，大部不在于中等阶级女子而在于有进步思想的工界女子。有一位最顽梗的反对女权者，即 Lysistrata（《女子之将来》）的作者，一位公然反对民治主义者，他所据以立论抨击女子者，都不外在上等及中等阶级所观察的事实，几乎不超出于夜间娱乐所及城郊的跳舞场的范围以外。照他看来，什么都是我们不是。我们最大的罪状是"谤渎人生与男性"；第二罪状便是不能事先防止致令食物装入罐头；其次便是恪守中世纪和尚及骗人的清净教父兄所灌输深入于我们脑中节欲派的人生观念及性的观念。实业革命也是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放弃纺织、磨磨、事炊的职务。医生的罪恶也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继续维持开发草方涂敷药石的天职。我们应该负责，因为不会发明无疼的生产法，以致我们的儿女额上有接生仪器的疮疤，这些仪器本来只用为救活母亲之用，而且这些儿女未曾在他们不仁的母亲怀中乳哺。（Jason 听啊，战争是没有疮疤的啊！）我们将何以自图补救，何以赎回前愆？我们这些胆大妄为的人竟敢希望科学在母身之外制造婴孩，我们应该再低首下心担承妇人全部的职务。我们应该投票来恢复贵族。[①]我们应当废止罐头食物，自然我们须再一面纺织，一面哺养一年生一个的婴孩，如果必要时候，不妨溺死或葬送婴儿，因为节育的事是悖逆天道而且使男人不乐。在我们闲暇之时（在现

---

① 我想这里有一个妙法。女子既然不能列席上议院，我们可令贵族的夫人，照 Atholl 公爵夫人的例，做她男人选举区内的下议院代表。这样一来，近来守旧党员所感觉恢复上议院的否决权的需要，也就可以免省。

此仁厚的制度之下，我们自然有许多闲暇），我们须研究发明饮食或体操的方法，使我们分娩时不觉痛苦，倒会快乐。

这个是笑话吗？不，不，Medea，这是一个男人，名叫Rousseau，由坟中回魂。不久以前，他曾经对那些束腰及穿一打里裙的女子讲这种话。她们学问知识够不上跟从Voltaire，所以他们听信Rousseau所谓“自然之指导”。过了不少时候，他们便发现人家骂她们比男人未受教化，类猿，无理智，不适宜于参加公众的生活。所以她们再想学好，怪可怜的，接后便是那可怕的“实业革命”，由是而食物跑进罐头里头。到这田地，她们便有点惝恍迷离，莫知所之，这也可以原谅，如一切人类本可原谅。有人归罪于科学，有人归罪于文明，有人归罪于肉商的联会及面粉厂主，但是真正的罪魁依古来的常例，还是女人。众口同声喝她不是——她生育儿女太少；她生育太多；她是野猴；她是装饰的玩偶；她是清净教徒；她是伤风败俗的小娼妇；她未受教育；她书念的太多。本来人家骂她的束小的细腰；现在人家骂她身材太不妖娇，有似男子。著名的外科医生发表意见，说现在女子似男性的身材及她所用软的橡皮胸褡及贴身马甲将来必致亡国灭种（见我素来最无限佩服的Sir Arbuthnot Lane最近所著一文，登载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廿八日，The Weekly Dispatch）。这民种经过四百年的（男人的）铜甲及十八寸腰束的压迫，倒还强健如故；而且这民种本来比不上中国民族体质的坚强，而中国人本来却是以男性的身材为理想，中国妇人也决不能说有躲避生育的责任。再一种人说女医生没有胆量来管理分娩的事，他们很轻易忘记，自世界开始以至最近的现代，在古今妇人所必经过的分娩痛苦时期，都是由女人互

相管顾。Jason 所说的话有道理吗？Medea 的愤怒也是有道理吗？我们不要问双方的争辩者。我们只须请 Hypatia 用考究事实的理智，来替我们找一条出路，来免除这回争辩所致的烦扰纠纷。

(二)

Artemis[①]

妇女运动初期的奋斗

上世纪妇女运动的奋斗刚开始的时候，最为社会所见称的女子的美德就是美貌与无才。批评妇女运动的男子须记得妇女运动所由生的境地，及影响这运动方向的当日通行道德。在当日老丑的妇女常要遭人非笑；稍有才智的女子也要受人冷眼。一位男人娶一位年轻美貌含羞的新人，而经过一年的结婚与一回的生育，将她变成一柔和顺服的主妇。貌丑的或是聪明的妇人，大半须吃大亏。不但在她们年轻时期受人摈弃，享不到天然的愉快，而一待她们成了“老怨女”时候，也要受一班人的讪谑奚落。当然喽，女人要用人工方法来增加她们的美，及蔽塞她们的天才。男性的风俗与宗教所规定女子应守最严格的忌讳，就是关于性的知识。女子的贞洁须赖愚昧以保存，连做主妇及母亲的人说到她身体上的变化也算近于非礼。这种传统思想入人

① Artemis 希腊神话中司月及田猎之女神。在腊丁文中作 Diana o Artemis，是一位处女，而司分娩，为妇女之神。

之深，及他的遗害于妇女，真是不易量度。

在往时与今日，人家总是指骂妇女运动者，说贞节与对于身体的轻蔑，都是她们制造发明出来的。这种可笑的话可由历史的事实辩正。初期的妇女运动者只是历史与传统的势力所形成，在她们反叛的时期，她们不能不如此。今日男性与女性所要攻破那蠢笨的女子的理想，实发源于耶稣教的节欲思想；除非圣保罗是一位化装的女子，我总不明白何以这最害女子的女子名分思想须得由她自己负责。在西欧未信耶教的时候，北方蛮族的女人享到同她们丈夫粗率平等的权利。在古代的史诗中我们看见这些强健的女人，做英雄的妻，欣然的论功行赏，雪辱伸冤。她们并没有屈身献媚的需要，凶蛮而倔强，她们还是野人的相配的平等的伴侣。

过后便是和尚，女人包头巾，朝服，勇士，诵经，礼堂，及虔诚温柔的上下回眸顾盼的时期。本来随性自然，或爱恋或愤怒而膨胀跳动的野族胸怀，现在也会惊惶也会吁叹。Brunhilde（女侠[1]）的情火已灭，她光亮的崖石已成一片荒墟。Agnes 与 Mary（女基督教徒）坐在树阴底下喁喁谈心。倘使她们不是温和与长于产育，初期的节欲主义也许要兴义师来向那位妖魔——女人——问罪。幸而一条灵魂尚得保存，她只好混过没世无闻的一生，希望在世忍耐顺服，也许在天上可得一顶美丽的冠冕以为还报。后来来了清净教徒，连这一点希望都由她夺去，派定在此世只有丑恶及否认肉身，在天堂只有一群穿浆硬领白卧衣的人，带着鼻音唱他们的凡调来淹没他们更丑的丑相。

---

(1) Brunhilde 是日耳曼族古代史诗 Nibu' ungenlied 中的一位女英雄。

一阵理智主义的空气——短暂，倏忽，一阵“自然”的微风——以后便是穿短里裤，张裙箍，及惧地狱，惧父母，惧丈夫，惧人言的生活。谁读过 Fairchild Family 一书，要奇怪在这种父母残虐，社会偏见，宗教迷信刺激难堪的压迫之下，十九世纪的妇女还有胆量敢起来反抗。

所以这反抗有一点焦急，带一点节欲观念——似乎表示受社会舆论轻蔑的怨女的悲愤——有什么足异？我想这些先锋并不是清净教徒，她们是一班信女，将每回庆祝成功的牌匾挂在 Athene[①] 及 Artemis[②] 的神庙，气喘喘的，眼精，足捷，勇往直前，怕受金苹果的诱惑而至败亡，成婚，如 Atalanta[③] 所遇到的命运，“贞洁如 Dian 庙穴中的冰乳”。她们不得不贞洁，这些在以女子昏倒及留卷发为时髦的空气中替我们奋斗使我们得到学堂、书院、自由的肢体、强健的体格、户外的生活种种幸福的人；她们替我们开辟经书、科学、医学、历史学问的门径；使我们放弃那些鄙贱的闺淑的小艺；她们在我们的教科书上题词说“学问的泉源现在已经启禁”，而替我们开放世界的门户。

她们，这些先锋，终身无夫，无子，她们倒创造出来几千万的新女子，改革她们身心，使她们享受在过去时代只有极少女子所享受劳心劳力的生活。正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新学”启

---

① Athene 是希腊神话中司文艺知识的女神。

② Artemis 主体育，见本章首段小注。

③ Atalanta 相传是王女，生长山林间，善于田猎，以捷足闻名。后来回王朝，对于求婚男子提出一个办法：凡求婚者须与 Atalanta 赛跑，胜则可与成婚，败则须就戮。后来有 Milanion 得爱神 Aphrodite 之助，得三颗金苹果，在赛跑时故意坠于途中。Atalanta 看见金苹果舍不得他停足去拾，途赛败，而与 Milanion 成婚。

迪男人的心性，今日学堂大学对于女子的开放也有同样影响。现代及前一代的多少女子，本来须在穷酸贫困愚昧无知中度过一生；现在得在教育、医科或他种职业上感到快活。几千万的母亲现在可欣然看见她们儿女心智的发展，或帮助他们预备“功课”，或同将近成年的儿女辩论政治问题，而得此中快乐。

我们，我们现代女子在一方面上可以说是那些先锋的嗣裔，思想可以贯穿宇宙，生活布满身心的愉快，有时可以乐到神魂飞越——至少我们在秉笔批评之前，须得归功颂赞那些放入光明的先辈。

我们在报章读到自作聪明的男子谈起现代青年（大半是女青年）的罪恶之时，不得不笑他们入题方法的错误。照他们所说，似乎现代妇女的如此，纯出天然，她们身心的发育养成与他人无关。这些批评家如果谈到教育及早年训练时，不外谤渎那些嫉怨男性的妇女运动者，说她们教现代妇女放弃她们的天赐的权利——男人的爱。这种批评要如何同主教悲伤现代青年淫邪放恣的论调互相融会贯通，可以请 Jason 或是 Lysistrata（《妇女的将来》）文词飘逸的作家自己去解决。我们的职务，不在给女子（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定罪，只在忠实表记往时形成她的势力及将来甄陶她的欲望。因为她，只有她自己，是她命运的主宰，决不容男人或是信条来阻碍她理想的完成。男子谤渎女子与人生已经太久了，须等到问题分较清楚，战斗较多时间，才能建立男女合作最后的基础。现在还是太多证据证明男子，虽然表示亲善与关怀，还在想夺回我们所奋斗得来的一点胜利。

所以有些老年人看见中等及上等的女子与中等及上等的男

子作同类的愚昧行为，引为危惧。我们对于这班老年人第一要问的是："他们给他们的女儿的是何种的教育，而且这些女儿的母亲曾经受何种教育？在她们易受影响的儿童时期，关于妇女天职的通行观念是属于何种？"很多人、很多很多的人要回答，他们曾给她们闺淑的教育，使她们可做君子的贤配。这一点我们早已知道。这位闺淑吃，喝，消化，穿服，叮咱几下钢琴，跳舞，歌唱，打杓球，屈服于性的要求，没有一点解剖学知识就生产一个小孩，觉得此事讨厌，大概也不再生产。谁的错？不是她的。上等人家闺媛的完成学堂[1]并没有教生理学或是生育知识，而且大家闺媛并没有义务替他们传种。也许这一点可以告慰。

但是还有许多父母要告诉我们，他们曾给他们的女儿当日学堂中所能得到好的完备的教育，如最近五十年间受妇女运动宣传影响相继设立的通常好的寄宿学校及日校。以外还有工界的女子，她受过同她弟兄相同的，在初级学堂所能沾染的教育。我们可别忘记，这初等教育在十四岁时截止。

这种的教育有错处没有？如果有，错处何在？我的意见不能说没有错处。理由在于女子由长期压迫中所生出自觉逊色的感念，这种感念的自然结果，使她们努力上进时的主要宗旨要证明在各方面她们可与男子相颉颃。第二宗旨便是证明不一定要有男子才能过活。这正像工人的家境暂裕时，要证明他是个bourgeois（小资产阶级）。两种的努力都是认错宗旨。每个阶级、

---

① Finishing School 是西洋富家女儿中学毕业后所入学校，专习外国文，音乐，治家术等有关社会交际及治家之科目，约一二年毕业。

每个性别，都有他自己所可贡献于公众的事业、思想、知识，为他人所不能贡献；在一味摹仿他人时，他只使自己及社会受损。这妇女运动，像在空气激昂的会中的一个发表抗议者的声音，惊惶，错乱，不敢自信。她们不敢说，女子也有身体。她们唯一的希望是要证明女子也有心智。这也却不错，因为男女中最重要的事业并不是性别之分，而是他们都是人类，应共同享有世界知识，并且用此知识为同居及生养儿子的基础。

有许多未出嫁的热心妇女运动者常在女子中学里慨惜现代舆论迫着她们叫她们的女学生用功于不相宜的科目，希望她们将来进大学时可以一切顺利，胜过男子。还有许多别种妇女，自己深吸入母亲或是传统的女德理想，深喜她正在创造一班博学而无性觉的女子，深喜她们有一日能强迫那些野性淫邪的男子来屈服于她们所创出新的女子理想。你怎么见怪她们而不归罪于罪有应得的人？如果有一天，在一许多禁戒的世界，男人也被迫须跪拜于他所假造拿来恫吓压服妻子的 Mumbo-Jumlo[①] 神前，这不过也是淫邪的男子及其女子理想自作自受的循环报应而已。

所以妇女运动者的教育理想有一样缺点，就是她们多少否认或是忽视性别。妇女运动家有一种可怜的希望，以为如此，然后可使居高位的男子相信，女子可以有学问而同时不失其为闺淑。但是我要指出这种（专重知识）的缺点是自古以来凡关于教育（特别关于女子教育）的理想所公有，所以男子，无论老

---

① Mumbe-Jumbo 是 Nigeira 地男人用来恫吓犯罪女子的偶像。男人知道，但是女子不知道这偶像是假的。见 Mungo Park's Travels。

少，要用这个来归咎女性，未免有欠大方。我们因要顾忌男性的反对，只做到胆量所及的地方。今日少年的妇女运动者极愿承认如果在过去能多进一步，是于我们有利。从来没有女子教育预备我们做母亲，现在这种教育急应开始。从来没有完全认真无伪的女子教育，这种的教育急应开始。有什么知识比解剖学及生理学于女子有更切身的重要？这类知识，只有要学医的女子能知道一点，而且也要十分慎重。在偶然翻检一个女子中学图书馆的一本解剖学书，我看见关于性别及生育的图案细慎的模糊起来。这岂不是正所以激动好奇心的良方？我们不应责难青年妇女，想要遁躲婚嫁，性别，生产，或是身材近似男子，如果我们小心的将她们当作男子看待，尽力对她们掩饰她们身体构造的不同，或是关于她们将来命运的知识。我并不是要坍妇女运动过去伟绩的台，或者要叫妇女脱离现有正当的职业。我的意思在打破最后一层的障惑。Artemis（司体育运动）纤腰而勇毅；Athene（司文艺学术）庄严。我们同时敬拜两位神明，是很适当的。

但是 Demeter the Fruitful[①] 的命令也是坚强难却的。如果我们要续长增高前人的盛业，我们须老实承认在过去时代我们未免有装羞作态，须承认在于我们，身体不仅是心智的躯壳，也是消魂畅乐的宝殿：可以说是寄托后代的宝殿，由我们看来，现代妇女运动的主要工作在于承认及宣扬性别，在于消灭一句伤风败俗的诳语——这诳语说肉体是心灵的阻碍，而性别只是为着传种必须容忍的一种无法逃避的弊端。了解性别——加增性

① Demeter 希腊谷神，主五谷及普通农牧，在此地代表生殖蕃衍意义。

别的尊严，美丽，并应用由科学得来的知识来代替现时兽类的本性与龌龊——这是将来渡过 Jason 与 Medea 间隙衅的津梁。

（三）

Aspasia[①]

少年的妇女运动者

我们虽然承认妇女运动最初的宗旨，在于使妇女得到学问，启发她们的心性，教她们用脑力，而且全不注意到性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实在说初期的妇女运动永远否认或是蔑视肉身。学校与大学都注意使女子有机会发育她们的体格，作户外运动，游泳，打网球，桌球，板球（larosse）。维多利亚时代的青年女子逐渐感觉纤腰丰臀为可耻。她暂感觉食量佳畅[②]于女子同于男子一样的适宜，不再私下偷吃点心，而在三顿正餐大哺大嚼。不声不响的从不提到这可怕的“性”字，这些不嫁的妇女运动家，单注重健康与体力，制造出来一班青年女子，对于饮食以外的大欲也要坦白无伪。

---

① Aspasia 西历纪元前第五世纪的才女，以才智美貌见称，为雅典王 Pericles 的爱妾。Pericles 是“右文之主”，又值希腊的黄金时代，故一时文人学者出入于 Aspasia 之室。后来 Pericles 死，Aspasia 又与 Lysicles 同居。

② 也许所谓女子食量的少有生理学的原因。在一对乌鸦食肉时，我看见母鸦只吃一点雄鸦不屑吃的小部分。是不是在野蛮状况中，只有肯吃男性遗下细屑的女性才能生存？这是不是有性别遗传的一例？

我总不明白我们的身段有什么不对。钢条与橡皮总比橡树板及淡红膏（译者按：往昔女人装饰所用）为较近代的品料。我们，或者我们的情人（现代男子）都并不觉得古代跳舞厅的天花板所绘的惰逸肥胖坐在玫瑰花中的爱神有什么美处。无论戴高帽留长须的风流老辈作何感想，这些爱神只是呆笨、放恣的东西，连做好母亲都够不上。什么叫做好母亲，在下章自有讨论，此地我们只须说，有危险的难产，多半起因于软骨病所致的偏狭尻盆，较少是起因于被装饰的紧身箍所束小的臀部。还是请医生变为社会主义者，去给养穷民，不要空费时间为着几个无关紧要的时髦妇女的不宜产育而惋惜长叹。现代的大半中等及上等人家的女子——及大半的工人女子——一直到成年时期，不穿紧身裤。她们跳舞及作健身运动使她们的身段轻盈。她们游泳及作户外游戏。家中有钱营养充足的女子都如小猫的雅逸，活泼，康健。到了成年时期，女子必有几年的专尚冶容美饰，紧身裤也不足为害。这肌肉坚实的细小身体不会容受过量或过紧的束缚，而且骨骼已经顺序发展。女子服装的妙术可以使身材看出似乎瘦小，穿的很少，又没有堆积凸出的地方。在那似男子的身段之下有坚实的小乳，清楚弯曲的臀部，腹部的曲线与大腿一点不逊色于 Milo 的 Venus。

Artemis 造成现代的女子。这是已经承认的。但是 Artemis 也得她的献身的誓愿吗？

恐怕至少这次我们不能不说主教们对。虽然有教会的努力防范，虽然有当局尽力以养成酸辣或是虔诚的怨女为宗旨的教育，现代的女子并不十分守道。Lysistrata 的作者所描写的一副图画实在可怜：一些无性觉的女子像织器的梭子在地道车及公

共汽车中鱼贯往来供无聊的职务，自己谋生，并且听信妇女运动者的宣传，拒绝与男人接触。这男性仇敌——在职业上要受侵略，在迷诱女子时要受挫折。真的吗？我敢大胆的猜料，以户口的比例相较，现代女子终身保持贞洁的比维多利亚时代或是比中世纪少。大半女子所以自己谋生不肯放弃职业的原因，是由于她们的性觉，非由于性觉的缺乏。一婚嫁便有严厉的丈夫，有儿女，好奇的好管闲事的邻家——大半的妇人只有屈辱卑贱的奴隶地位。如果能得一星期三十先令，打字或是在店里工作，少说话，或是昂首感叹着说"独立最好"；在背景呢，一位情人可以总有法子在晚间相会——一个没有法权而不能虐待她的情人。也许是一位想要做成丈夫的情人，但是除非收入富绰或是稳固，目前无望。结婚会使这情人变相：这一点 Aspasis 知道。结婚也会使她失了那一星期三十先令的收入，这收入是使她避免沦入于野蛮时代的屈服的唯一出路。不然，Aspasia 是在学堂或是大学教书。她是一位老练的教师，对于她的工作及学生颇能尽心。也许她是某专门科学的考据学侣，爱这工作如爱她的生命。也许她是在社会服务的医生，正在医治看顾妇孺。她很美丽，强健，有创作力。有男子来找她。她过了极快乐的休假，回来暗中生怕闹出事来，就得失掉 Aspasia 所爱的工作——不然只有结婚，更加确定的即刻断送这工作。"你自己审择。"主教们及学堂董事们这样说（主教常就是学堂董事）；"你自己审择。"那些赞助教会的社会当局说，这些人颇愿意早见妇人脱离这不雅的外内科医术；"你自己审择，要爱敬男人，或是要服务社会。"这并不是妇女运动的主义——妇女运动者常反对这种观念——这是中世纪的耶稣教道。这种思想把肉身的快乐与心灵

的受用相对；还是继续古已有之的学说，说克欲、出家、背弃魔鬼是安分守礼及得救的正途。我知道人家常说关于经济压迫的种种（婚嫁女子不应工作的）理由：男人应有工作的权利，他有一家妻子的重大负担。其实这些都不是基本理由，而且那妒嫉的男子心里都很明白。“分敌以制胜”是对付职业工人联合的战略；这个战略也可以拿来对付妇女运动。你如果能使未嫁的女子相信出嫁的女子是她的劲敌[①]，你如果能威吓她们使她们相信屈服于性欲（无论是夫妇之间或是外遇）即是“非礼”，丧尽廉耻，应得终身苦痛的还报，——这样你可以希望分散妇女反抗你的结合。

但是这却不易达到，如果 Aspasia 肯说话，如果 Aspasia 肯指斥这话的诳妄。她可以告诉我们如何，尤其是在大战时期，女子起来承认男女的性爱是属于互相与双方平等的性质，由是而达到女子最后一步的解放。这话听起来似乎一句俗套，但是实际上含着一种革命。说也奇怪，敌火陷身危在旦夕的时候，并不使我们加倍想到成圣与天堂。只使我们感觉平常道德的规矩准绳的可笑；只使我们讪笑女德的飘渺虚无。因为父母与穷困不许她们结婚，环境又满是变乱死亡，这些近代的 Aspasias 一面接受男子的爱，一面赠男子以妇人之爱，而感觉这双方自由完满的结合是神明所能赏给人类最宝贵的恩赐。这也没有什么新奇，道学家要这样说——这只是邪恶。但是有，确有这一点是新的；虽然青年女子或者因为怕受饥寒窘迫表面上要承认旧

① 这个方法已经不行，从（一九二五）全国女教员联合会的态度可以看出。开通的女子比前较受人欢迎，而女教员都相信她们都有出嫁的一天。

道德的标准习惯，她们心中却知道她们并没有为非，而且不承认有犯罪过。她们看性，虽然无婚姻，无子女，也是一种尊严美丽、快乐的一件事。一切的清净教徒——及有史以来大半的男子——想要叫女人相信在性上她们的本分只是妊娠与生产，而不是一时的快乐。你怎么不说在性上男子的本分只是猎兽与剥兽皮来供给衣食？能够享乐，而承认我们享乐，也不惶恐，也不后悔，就是至诚。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说，男子所贡献作为我们无性生活的解决的多妻制，在我们实行多夫制时不能算为一种解决。现在像男女双方再来带假面具，实属无补于事。简单的事实是，女情人与男情人一样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只有诚实与自由能使大家得到顺性的满足。我们应当叫各男女有解决自己问题的权利，而不为舆论所挟制。这一类的道德问题并非抽象的绳则所能解决。一夫六妻不见得不是，如果一夫与几妻能在这种办法之下感觉双方安乐；同样的，一妻几夫而且每夫一子也不为不是，如果这夫妻子女能以这种生活为满意。所谓不是在于使人类隔阂的规矩界限，使他们不能达到更完满充分的互相了解。无论何一明白强健的男女都能证明，情人互相联合能完成彼此间心性魂灵及肉体的了解，能加增双方生活、才量、气力、幻想的丰富。划出灵肉的区别都是多事。灵肉没有区别。一种的走态，一种的笑声，形于言词笔墨的思想，恋爱或是愤怒的状态，眼珠和头发的颜色光亮——这些叫做人类，男的或女的。现代人是这样的互相想象形容。在我们这样想象之时，要来争辩男女的爱情应否不及于乱（一种肉身的表现），实属无理可笑。说心灵的互相感应便算完足是无用的。事实正正相反：做情人的知道由性的结合才能深觉双方心灵的品性。说

结果没有婴孩就是女子受骗，天然的权利被人侵犯，也是无益的。这话不确。

据说近代人类因为不知保重身体，体力已经衰颓，不能感觉爱的最美妙的愉快。据说他们的消化不佳，口气恶臭，牙齿不好。那么古代的情爱是否更加快乐，在古代不知有澡浴之时，在女子的“香气”极为罕有而值得诗人的吟咏，满身酸汗仅仅可用香水掩住之时？John Donne 曾写一首诗赠给在他情妇胸怀中寄宿的虱子。现代差不多没有一个上等男子敢向欧洲过去六七百年间的贵妇讲爱情，如果他看见她们当日的真相。自然爱情充满时，什么虫虱、肮脏、恶臭——如果双方平等——都不足为害。但是我不相信体魄越粗壮，肉身的愉快也愈充实。自然健康是第一要着；但现代人要求健康，只在应用知识，不在回到野蛮状况。我相信现代营养充足的青年男女的身体外内比往时还健康。我相信宗教道德将身心相对的理论的消灭——不是靠那一方的压迫他方，也不是靠理智或伦理的节制，也不是靠恣性的唯物主义的放诞行为，但是靠根据自然科学的发现，对于心理及生理的更透彻的了解——这身心相对理论的消灭使现在人生，尤其是使性爱、生产、儿童的教养加增多少愉快、喜乐、希望，远超过往代纯属任性的生活。自然，这结果使我们惶惑。从此也许可有不衰落的文明。我们只要有知识，有忍耐；谤渎与暴动只会致于败亡。

现代的妇女及能了解这问题的男人应该设法铲除关于性方面的秘密、羞耻与枯窘。现代人在行为上已经有不少自由，只是说话上却还比较小心，因为要受严重的处罚。有一部分妇女是不得自由说话的；凡有社会上地位的人都须保持她们的地位。

你看正经的老年人如何爱一强健规矩的青年男子！她们如何的冷视凌辱欺负同样的青年女子！我们现在所居的是一个社会永远要饿死、闷死其中最好的妇女，这社会要在教育上或公共生活上压迫她们发言的能力，然后转向那屈服的分子讪笑诋毁她们受这种多年威吓所变成的现状。让她们婚嫁，他们说，去做贤妻慈母。这倒也不错，若不是婚姻制度上已受种种的忌讳、禁戒所包围。妇女运动以前所以叫女子脱离婚姻是要她们回去时能有自卫、不挠的精神，可以使婚姻生活较易忍受。享过自由的妇女还记得她们临到结婚时期的恐慌；在多半的人，这是在社会做事的一层障碍；结婚是一终身的条约，非在社会公众之前蒙一恶名受众鄙恶，不得解脱；有一班苦恼煞人的莫须有的姑姨伯叔舅襟及种种的应酬；有普通的观念以为此后夫妇永为一体，不得分离，而妻永远须替夫管理种种的杂事；如果我们与男子往来便有人使眼色，表示惊异与非难；本来跟我们很好的男朋友现在要向我们客气，拘礼；如果尚可以赌钱，自己的收入纳税时要算做我们丈夫的收入；生产的儿女，如果是私生的应算是我们的，但是现在却算是我们的丈夫的；最可怕一层，有一班做成奴隶的妇女向我们点头微笑，恭贺我们嫁的富贵，永远不必愁虑衣食。

读者不要误会我只在无理取闹好作骂语。许多在自由时期很聪明卓越的女子，所以嫁后逐渐失了勇气及强毅独立，正是因为上举的种种积渐的细因及舆论的压迫，正是因为我们一出嫁便与几百万个婚姻观念与我们不同的人同站一队伍，受他们的规范。正如工党的首相一穿上朝服就变腐化，自由的女子也同样受婚约的影响。除去想得儿女的欲望以外，没有一样足令

我们忍受这种的婚制。我们以男女情爱的相互与取为神圣，以养育儿女为双方平等尊严的一件事，以全身贡献于情爱为一种出于自由志愿的赠送——我们所能给与最高的赠送，我们在爱情消灭时不愿限制自己也不愿限制他人的人——我们这些人须屈服于以所有权财物权为根据买卖身体的一种条约；屈服于一种以罪恶、处罚、报仇的观念论夫妇间过恶的法律；屈服于最多不过叫我们“服事”“顺从”我们男人的教会。Aspasia 啊，请组织一情人的职工联合会来征服世界，宣扬于众，世上最需要妇女运动的地方莫如家庭。

（四）

Hecuba[1]

做妇女运动的母亲

以上我未详细讨论现代妇女与产育的问题，因为在现代还须讲明女子于产育之外能够有，可以有活动的完满生活。我明知道有一班教徒相信一种道理，谓性爱的用意不在双方的快乐，而在于传种。我也知道武力主义者劝告妇女婚嫁及多育儿女，当做一种爱国的职务，不但如此，有些医生要牵强证明用避孕品是违背自然与不合卫生。我们要注意，这些人并不反对女人一连几月带用放在身内的橡皮具（除患子宫病者），也不反对用银质、纸棉质及他种身外的物质来敷涂补塞人身、在顺自然而合卫生的战争勾当上所受的伤残。我现在不讨论社会风俗或是迷信的伦理，我只要讨论经验的伦理是非。现代女子的经验是，性是她们一种本性的需要，与男子一样，而且节育避妊并无损于她们的舒适、健康与安乐。正正相反的，女子一走到做母亲的

---

(1) Hecula是Troy国王Priam的王后，生十九子。Troy城被希腊人灭时，十九子尽遭杀戮，而Hecuba自己成为俘虏，后来变成一狗，跳入海中。在本篇中代表受难的母亲。

路上，节育是保全健康与产后休息期间复原的宝贵的保障。我并非要否认，人类所知道最美满的快乐就是两位强健有知识的人完全恣性的、互相钦佩的媾合，希望制造出来一个人，来做那时美满的纪念。但是有种种以下要讨论的理由，叫我们不要每年生一婴孩。新近读到G. K. Chesterton的论文，说媾合而不妊娠产育犹如摇旗吹喇叭而不作战。如果这话是由妇人说出，虽然表示她的经验肤浅，还可以不失身分；由男子来说这种话，是一种不可恕宥令人难堪的无礼。男子的性交，除去永远摇旗吹喇叭，避免作战以外，还有什么事？大部分的男子对于妊娠期内的妻连一点温存爱惜都没有，对于儿女的看护养育也不肯帮助或是用心管到。

在现在情境之下，有对于产育的反抗，并不足奇。也无须十分惋惜。现在有许多女子，她们的身体与心性没有受过相当的培养教育，使她们适宜于养育儿童的职务。许多人因此甚觉不安，实即这些人，如以上所说，在筹划公私学校的女子教育时自己忽略这层。就是现在还是这些人阻碍最稳妥的救济方法的进行。最好救济的方法就是在男女儿童幼年时代教他们科学、生理学及性与生育的美妙。伦敦的区董事会其中必有许多董事，深痛生育率的减退及现代青年男女的兀突不安与不负责任，但是这董事曾于不久以前，在同几位审慎选择出来品行端正的男女校长商量之后，议决不采用在初中两等学校教授性知识的提案。他们总是说今日各阶级的女子会自己很容易得着这一类知识，但是在将近成年的人，所注意的不仅是单纯的知识而已。父母师傅所不言，道德宗教的导师所轻声提及，种种的欺言谎语假观念所包围的题目，当然的要被温顺的青年视为猥亵淫秽，而

被噪闹者视为粗鄙笑谑的材料。

这并不是说，教授性的知识应采取庄严讲道劝善的，或是纯出感情的态度。所要者不过是生理学的功课，像教动植物学一样自然的教授；然后对于男童解释他们身体的作用，如何使他们健康，如何不应过早浪费或是断伤他们的气力。以外，应该告诉他们，女子不是一种所有物，一种奴隶，也不是比男子卑贱，而是人生过活上的快乐的伴侣；应该告诉他们世上没有一种问题或是困难，无论公私，不可同她讨论，请她判决；应该告诉他们女子应有权利参加一切关于共同生活、儿女、钱财的讨论，及参加于国事的进行。对于女子也同样的可以解释成人时期身体的变化、婚姻、生育，婴儿如何长大，母亲及将来婴儿所需要的食品及看护的方法。这些里头并没有对将成人的人太有可惊异或是太难讲的地方。我们有多少人或者还能记得同我们朋友的密谈，从摭拾得来的零碎消息，融会贯通，不知之处，凭正发育的本性在暗中补足。我们之中有人会记得，看见学堂墙上的猥亵图画，巡视员看见要即时报告，女教员即刻涂去，带着一种如临大敌庄重的神气，使我们感觉似乎是偶然探到一罪恶滔天的秘密。一篇爽直详确说明事实的演讲足以永远消除这诡秘的空气，同时有激动赞叹惊奇上进的感觉。我们当中较有福气的人，由研究书籍及读诗兴感，自己取一种较高尚的态度。虽然我们所受教育不过告诉我们将来有人要娶我们，于受教育的女子，婚姻也是极好的目标，而且虽然我们不相信通行道德的种种戒忌，我们有人还能记得我们如何保重身体，注重卫生与美貌，不敢纵欲过劳以致毁伤身体，因为我们抱着希望将来要由我们的身体造出儿女——不是平凡的儿女，那是白

然的；Prometheus[1] 身体伟大的人类，壮健，美丽，聪明，勇毅，凡由妒忌的神明所能夺来的禀赋无不毕具——一班征服自然及宇宙的神秘而不是征服同类的王侯勇将。除非已受早年训练所完全摧残，没有一个女子不有这种的梦想，如果我们去激动她。如果不有，就让她去，我们用不着她来传种。也不要用谎言诳语骗她去做母亲，而且除非她决意想要生育子女，不要不给她所以自卫的工具。

我们不应仅以无法防避为我们生育儿女的理由。我们也不应该告诉人家生育是极为寻常平易的事，无论何人，都能安逸度过，不损身体，而且培养儿女，都能胜任愉快。我们应该坦白告诉年轻女子分娩的苦痛，并告诉她们凡出于自由志愿生育，所以爱儿女的母亲的担心烦虑，但不要引起她们的恐慌。要靠欺诳或是强迫，叫孱弱胆小的人去受苦负责，卒使她们怨尤弃职是徒劳无补。有益的是训练女子使有知识，有勇毅，有强健体魄，其余的可随她的本性与心智去告诉她，创造新的人类是值得所必经过的不便与苦痛。到知道一切事实之后，并得自由作主之时，尚有勇气愿意产育的女子，才是最合于生养子女，传她们的热诚与大无畏的精神。其余的女子不过遗传些已经贻害个人与社会不少的畏惧与哀怨。[2]

---

① Prometheus 希腊神话中教人取火稼穑畜牧种种术艺。因而使上帝震怒，被缚于山崖上。相传 Prometheus 属于 Titan 种族，此族体力魁伟，介乎神人之间，故在此指伟大之人种。

② 以为解放的女子尽是在社会吵闹的怨女而反对妇女运动的人，很可以自慰，因为如果他们的意见不错，妇女运动将要自归消灭。爱生育的母亲所生的子女也必遗传这生殖与竞存的本性，而这少数怪例的妇女运动会自绝其种！

我并不是主张我们应该谢绝科学的帮助，回到自然生产的方法，让分娩的苦痛吓走懦怯孱弱的女子。关于这一点，我们的批评家所告我们的罪状互相矛盾。他们责备我们要求科学的援助减轻痛苦，而同一口气告诉我们如果回到野蛮人的生育方法，会使我们恢复几千年已经遗失古人的一种畅乐与忘却苦痛。我不相信，世上凡值得称为人类的比较开化的种族，真有无痛苦的分娩。十八世纪的牧师引为人类所足以自豪的身体竖立的姿势，正是使女人吃亏的第一原因。我也不相信现代的女子比古代女子所受的苦更大，或是生产较难。现代的女子受过较仔细的诊视，有难产的危险的也可以看出，而在有良医的地方，危险的产育较可以免致于丧命。在古代，脆弱的女人常致丧命，不然便暗中受苦，没有医生知道，也不敢向人诉述。在野蛮状况中生活繁殖的人并不一定像近代的 Rousseau 所说的那样康强，健壮，小孩死的比活的多，不死的也有许多残疾，本来如有知识及相当管顾是可以医治的。这种残疾及天花与别种疾病所留的痕迹，及未得医治的跌伤火伤刀伤，比接生仪器所留头额上的疮疤还要难看。还有一层，野蛮人较易衰老。我们现代所看见比较尚精明壮健而庞圆满，镶牙补齿的男女，如在邃古的社会大半已经逝世，否则形容枯槁、无齿、佝偻的坐在他们儿女的炉旁，无益于世，遭人厌鄙。

衰老与苦痛是自然界所有。关于生理的科学自然负有却病延年的职务。起初目的只在救济，后来乃渐进到以预防为宗旨时期。现代较开通的医学原则，已经是求滋养练习人身衰弱的部分，使成康强，而比较不在于用替代物。麻疯的肢体可以恢复作用；妇人经过数次生产以后牙齿仍然坚白不变。所以如此，

并非由于回到自然，是赖文明知识的渐进。就是我们的园景也是这样造成的。我们修削残枝，壅沃土壤，交接异种。那位崇拜自然者所食的菜蔬是科学与人工的结果：几千年的种植，智利国的硝酸盐（肥料），植物试验家及园丁的工巧。我们畜牧以食肉饮乳的牲类也是经过这种人力的培养。我们以农业与畜牧为自然——在邃古时代并非自然。至于人身问题，我以为现代则要采取正当的态度。在前世纪，有知识的人较常用医药丸散。在现代我们谋求生活的方法，使疾病不致发生，用饮食的调节科学性替代开脾助胃顺气清血的医药。对于养育儿女，也是同样。而且这个态度会较普通，如果我们的当局、报章、教会、富翁、政客，能注重国中男女老幼的安乐健康，能宣传卫生知识及供给大众充足的宜于卫生的食具，来替代投机家所登江湖草方便药骗人的广告。

现在归到我们所讨论用自然与科学来适用于产育的原题。在这题目上，犹如在性题目上，有由纯粹野蛮时期遗留下来的特别情绪与迷信。在日本人的伦理律中，临盆时避免痛苦是有所不许，这与耶稣的伦理一样，除去最近时期以外。宗教坚持的把正在尽她最重要职务的女身视为不洁，娩后须用特别祷告神明的礼来荡涤她的污垢[1]。这种野蛮思想在犹太教中也是通行，与耶教一样[2]。但是同时又要教女人繁育蕃衍，换言之，就是教女人尽力的迭次经过这不洁与羞耻时期。在开始用哥罗方（蒙迷药）来减少我们痛苦时，大家以为这是大逆不道，君子所

---

① 见耶教祷文 Prayer Book 中 Churching of Women 一节典礼。

② 见旧约耶经 Leviticus 第十二章，一至八节。

恶，现在大家对于避妊方法的发明更视为可恶。到今日为止，医生及牙医还不肯施用麻药于妊娠的女人，替她拔起一根使她日夜痛楚伤损气力的坏牙。事实上如果用相当的小心的巧艺，这也未尝不可做得到。所以情形如此，是因为有一种玄妙的相信，以为最好不加干涉，听其自然，而这种玄妙思想是起源于野蛮时代的“taboo”（禁忌）。自然生命是很顽强，我们有人无论如何总还活着，但是这似乎不是思想清楚的母亲所应取的正当态度。

老实说社会也不希望，也不愿意，做母亲的人思想清楚。母性是真堪赞叹，母道是真正高尚，我听见残酷的理想家说。无论我们有多少阅历，在现代人还是希望我们一出嫁之后，应当跌入无知与蛮性的泥沼，并且如果男人及思报复的怨女能够做得到时，永远不让回头。据说，我们的特权是可以每年替国家养一儿子，可以摆摇篮，洗浣，补缀，缝衣。女儿治家之术育儿之道，正如我们的母亲教我们一样。这真是一副（室家之乐）的美画，可惜与事实不符。旧式的母亲并不懂治家之术育儿之道；而且她的本性也不足为凭。她的成功较是靠运气，不是靠知识，她不是珍爱过度便是加以笞楚；不是溺爱便是严酷，或是疏忽，贻误子女的终身。她应当姑息的时忍心，应当忍心的时姑息；她不是饱餍儿女，便是使养料不足，或是饮食失宜。自从女子也发觉有心知以后，帮助母亲的书籍较有科学知识，而我们研究的问题也得有考证及较充分的答复。凡曾经养过一岁至五岁儿女的开通的母亲都承认现代的科学的贡献比她自己的本性或是爱子之心还有实在裨益。其实，我相信所谓母亲顾及了解儿女的本性，实在是她在养育第一胎儿时在几乎不觉中养

成的习惯，到第二胎儿才发育畅茂成为天然。所谓时髦的母亲，据说是没有这本性，怠忽儿子，其实只是用不着自己去管顾婴儿，所以未学得这种经验。这话也可以适用（虽然较不确当），于自己乳哺婴儿的比较有钱的母亲。

人家总是坚持的想象野蛮妇女能够自己乳哺婴儿。其实她常要另寻一乳母，如果找不到乳母，婴儿便养不活。我们因为适应现代生活状况，操劳过甚，又如在城市及工区的女子，工作过多，固然使我们较罕乳哺婴孩。但是在这地方，要求出路，也不在于回复野蛮生活，因为我们无法将现代城市与实业制度一手推翻，只在于求更完备的知识。我们不应棒喝做母亲的人，说她们不肯乳哺婴孩是一种罪恶；我们应该指示她们，如何在产前期间保养身体，注重饮食，致力节制心性，能够使他们仍旧可以舒服愉快的乳哺婴孩而不致于伤她们的健康，或者不至于伤她们的美貌——而同时可以照常操作必要的职务。在这地方，也是如果儿女的产育是出于自由意志，是出于母亲热烈的愿望，乳哺婴孩较有成功的希望。如果能使母亲明白牛奶与补料的化学成分与母乳的化学成分的比较，可以使她愿意乳哺她的婴孩，胜于脱口谩骂胡扯胡诌万万。

再论妊期的卫生。我们的先辈母亲能不能告诉我们食物的滋养性、能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是含水碳酸盐，什么是胫精，能不能告诉我们青菜的钙质足以变成胎儿的齿骨，及蛋白质的应当撙节限制？我们现代所知道关于有益妊期及婴孩的食物能达到的功效，还甚幼稚，但是虽然幼稚，并非没有。难道叫我们放弃这些知识而回去依凭本性吗？由按摩术及治疗运动所发明的知识也可以拿来应用于妊期及产后的母亲。如果我们对于腹背肌肉

的作用，有较详细的研究，也许我们能教女人用方法练习运动这些肌肉，使分娩时几乎不觉痛苦，并使产后恢复常态与作用，较神速而完全。在现此情形之下，太坚硬或是太柔弱的肌肉一经伸张，产后不能恢复常态；别种肌肉——也许是背后肌肉 渐时失了作用，也同样的永不恢复。在中等阶级的妇人，懒惰常是难产及身段不完全复原的原因；在工界妇女这常起因于复工过早，而这种工作过劳身体，不使身体得全身调和的运动；在两种阶级，都有缺少知识的毛病，致使母亲在妊期饮食失宜，行动过于呆直小心，为种种产育疾病困难的原因。心理作用也可有不良的影响。多半的妇人，在妊期中变成神经过敏，生出一种保护胎儿的胆怯。生产不断的母亲没有机会可以脱离这种心理，恢复常态。如用节育方法，有果决的母亲在两年中可以完全恢复她的神经状态、肌肉能力及神志的快乐活泼。

《女子之将来》的作者提起用节调饮食的方法，使婴儿瘦小，生产较易。也许这方法是对的，但是现代的知识还未完备；而且照有些母亲的经验，限制饮食，同时多吃青菜，可使母亲身体瘦小而灵动，但是也可生产八九磅重的婴孩。淀粉质的食料正正相反，虽然使婴儿瘦小，却反使母亲肥胖不便，并且减少肌肉的气力。我想婴儿的大小，不能像许多人所愿意告诉我们的可以随意主裁，这里还有遗传的关系，有时儿女的父亲体格魁梧。畜羊的人知道他犯不着使某种大牡羊与小牝羊搭配。

但是在这些问题上要求解决进步，须靠由妇女运动帮助妇人所得到的聪明与坦白，非靠恢复古代祖先的纯任自然的本性。养育儿童的知识是现代刚在开始的一种科学，而这科学进步的方向并非尽如社会习惯及道学家所逆料。这知识反抗普通的感

念，非笑无必要的、无意识的牺牲，不愿坐受苦痛，而反提出要求。第一样要求便是节育，这在许多看来似乎是反对生育，但是在生育的母亲，却是她的工作的基础。

比方我们已经照本章上段所说，给我们的青年女子正当的关于身体的知识。等她们到了成年做事的时期，她们所发现的是何种的情景？如果是中等以上的人家，并不是十分难过的生活。妇女运动已经替她们夺得参加多半职业的权利；如果她们有相当的本领，也自可以谋得差事。话虽如此，自大战以后，各阶级谋生自给的女子都感觉困难。性上面的不自由是一种难堪的重负，但是最后的救济办法还是在她自己手中。结婚的生活，在有一夫一妇二三子女的家庭，还可以享到相当的舒服及佳美食料。但是因为生活费的增高及男人的难得差事，致使婚姻过晚，而这晚婚的影响，使女子的身体受欲望的消磨，除非她们敢大胆步着现代 Aspasias 的后尘。这静待婚嫁是一样有损女子健康的真正的危险，为守旧呆板的人所不肯正视。他曾发生神经错乱，有时几乎致于疯癫。

关于妊期及分娩期中女子的卫生及儿女的养育一层，中等阶级的母亲现在能够实行科学所指导的教训。固然，她不能养育多数儿女：我们听见各方面的诉声，说现代中等阶级要使儿女得到正当教育真不容易。[1]据说现代最好的种族反受惩罚，将

① 一九二五年一月中等学校校长会议否决中等教育免费的提案。这可做荒谬不堪的阶级观念的一例。虽然中等阶级的父母呻吟于他们子女学费的负担之下，他们却不肯采用最明白的补救法，使教育免费，因为恐怕工人的子弟也要分享教育。如果教育与卫生问题能充分解决，阶级间的紧张也可以省免。

归灭亡。这是一较大的问题之一部，属于关连到阶级战争的大问题。所有自求上进的母亲，从开矿工的妻至于贵族，都希望生下好的子女，能受完备的教育，然后入知识界的职业。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将两个阶级不同而天资相等的儿童比较讨论，我们不明白为何要叫那家庭环境与饮食都不如他人，所以较难受劳苦的工人之子去受学校津贴制的磋磨（按津贴生成绩须优于通常学生），而那富家的子弟可以无忧无虑上进远大的前途。以男与男相比，女与女相比，工人的才力、本事与中等阶级相等，如果使他们得到同样的滋养，舒服，训练，事实上，中等阶级每一代，或最多两代，必由下等阶级来补充队伍。中等阶级的父母不应生育多数子女，除非他们的子女，如果强壮而不聪明，愿意去当铁路工人或是矿工。专门职业的人，科学家、美术家、考据家、高等数学家及工程师是世界人类的精华，如果一个社会不会产生这种人，即使这种人有发展的余地，必定不能自存于今日的世界。但是这些人也得工人的扶助，而且他们的数目也不得无限制的增加，除非有相当的增加出产与财富。一个较平等的社会制度可以减少劳苦工作，并且使无论操何职业的人，都可以得心性与知识畅茂的发展。

（工界）[①] 做母亲的人的妇女主义领我们远离生育子女之途。这是当然的趋势。今日的劳工女子由她的厨房，如果她有厨房，观望到有史以来的一个最复杂的局势。其中有知识的女子也很清楚认识这种局势。所以我在上面说起。虽然中等阶级

---

① 工界二字由本段意义补入，原文“feminism in the mother”之“mother”字前疑脱一字“working”。

的妇女运动已经替女子开放职业的门户，劳动阶级的母亲对于妇女运动还要有有力的新贡献。

现在预备做母亲的劳动妇女的生活，已经将近于不能维持，这一点她也自己知道。待她找到一位丈夫之时，社会不给他们一间成样的房屋。也许他们找到一间或二间房间，房租极贵，又没有自来水管，而有一个不宜烹饪的炉灶。附近又没有他们吃得起的饭馆。所以他们所吃的不是烧不熟的，或是潦草烧炊的食料，便是罐头。如果妻能够到工厂做事，在厂中饭棚吃得到比较可以的饭菜，赚点工钱补助家中的伙食费，情形也不至于这样穷窘。

工人妇女要养一个小孩，常就得另觅一所住房。主教及武人虽然喜欢小孩，房东却不大喜欢。也许果然找到一所房间，这母亲一直工作到临盆时期，遇着难产，未得相当的看护，不久又起来工作。这种的境遇于劳动妇女并不比娇养的贵妇容易忍受，也并不较少痛苦。也许要比贵妇还难堪，因为工界妇女从小营养不足，也许有丰衣足食养尊处优的妇女所没有的残疾——也许是缩小的尻盆。这样的接续下去，生了一个又一个，一直到十个或是十一个[①]，所有的儿女都在一间房间，收入又不见增加。有机会时，这母亲总出去做事补助家费。常常的要因为她的生产力过强而挨男人的打骂。如果丈夫死，她便永远不停的更勤苦的工作，否则将她的儿女送到贫民院。照主教们的意见，她该当受“贫民案的耻辱”（“Stigma of the Poor Law”），

---

① 新近在 Paddington 的沙剌皇后医院，Queen Charlotte' Hospital 有一四十五岁的女人生她第二十三胎小孩，而十个小孩是常有的事。

而照一切正人君子的意见，无论个人或国家对于她的赈助行为，都算是“慈善”性质。

战争的罪恶已令我们已经够受。这种的屠杀生灵摧残生命，惨无天日的战争，应该叫天地间凡生过子女的母亲起来反抗，等到这制度消灭不容于人间为止。我们很容易流入贵族社会观。从前已经有人流入过，结果是上了（法国革命的）断头台。我们妖精鬼怪的办法，就是这些劳动界的母亲利用她们的选举权而实行自助。但是正是这些人开会讨论，要求政府给她们节制生育的权利，给母亲赡养费，给寡妇养老费，宣传关于生产的知识，看护分娩的妇女，保障产妇及乳哺妇人的休息，建筑住宅及学堂，监督管理食料的清洁。这是做母亲的人的最重要的问题，而却是中等阶级的政治家所不谈及，因为在于中等阶级，清洁新鲜的食品本可随时得到。这罐头问题要由这些劳动界的做母亲的人去求解决。她现在不能废除这驱她到工厂去的实业制度；但是她可以用人生及她子女的将来的名，要求制裁这制度的权利。对于解决粮食问题及促进国民的健康，节制户口是重要的。住小屋的妇女明白这层道理。不但如此，她们也知道避孕比溺死婴儿及战争杀戮胜一筹。优胜劣败的学说不适用于战争，犹如不适用于生育（按：战争每伤杀一国国民的精华）。每个有平常体力的婴儿，如在一岁至五岁期间营养及管顾得宜，就能够长成强健。如果劝衰弱的人不要生育，而康健的母亲能得正当的看顾，可以增进种族不少。粮食不佳及人烟过密是种族

堕落脑力衰弱以至于完全变成半痴症的阶梯[1]。如果我们宝贵生命，就应该把最好的食料依法分给妊娠及乳哺婴孩的母亲，而非像现在送到肥胖老头的俱乐部及豪阔旅舍的顾客。大概我们现在出产的牛奶及出产与进口的牛油鸡卵不足使大家分配。[2]但是如果设法使户口人数固定或是减少，设法互助，加工出产，制裁出口，及监督国内销售与食物的清洁，我们可以使大家食料充足，而且所得的都是真正有益身体的。

要养活一岛国的工业的百姓是一种个性特别的问题，须得专门家的指导管理。食料须从远道运来，又须保存新鲜。所以有干货、罐头，都得极小心防范变毒及滋养质的变坏。如果用科学考究，这问题并不难解决，但是我们须记得他的重要。科学能帮助我们加增土地的出产，至于做母亲的人的饮食，在妊娠期内，既然不易或不能完满消化天然的矿质、盐类等，我们可以想法变换土质，生产与她特别需要相宜的食物。

所以妇女运动者做母亲的人应该要求什么？头一样，要社会承认她们的工作——一切职业中的最含危险性，而最为人所怠忽轻视的。她们应该要求社会给她们养育费。有许多人反对

---

(1) Macbride 教授在《弱点的遗传》新近一文（登载一九二五年正月廿五日 Daily Telegraph）说："最重要的问题是社会最下层阶级的失败堕落是由于环境的关系，还是由于先天的遗传。这种的问题最后还须用实验方法来解决，而正当的实验只能拿动物作为试验材料，因为我们没有权利把我们的同类变成败类。因为这个缘故，他叫我们注意到平常的金鱼。金鱼的怪异的光彩，原是因为了鱼蛋在最初时期不得光及空气所致。这光与空气的缺乏使金鱼长大的能力衰弱，而各部发育受不调和的阻滞。同样的发展的阻滞可发见于人类，为致心性上与身体上弱点的真因。这种毛病最初的原因，是在母亲的困饿及血液的受毒，但是弱点一成之后，就变成遗传性。

(2) 工人所吃的是罐头牛奶，假牛油及假蛋质。这些东西都没有充分的很合需要的生机素。

这种办法，理由是做父亲的人很乐于养育自己的儿女，做父亲的人应该由社会要求一个充足的养家的薪俸。但是在生养看顾小儿的还是母亲，而且虽然有些母亲能得她们丈夫全部的收入，有些却须与烟酒作耻辱的奋斗才能得到养育子女身体的费用。这种的奋斗可于国帑的耗用得一较大规模相同的例，大部分的国帑消耗于军备杀戮的用途，只有一细微部分用来帮助救济人生。如果 Jason 非弄他杀害的玩具不可，他尽可不必生育男儿来受杀害，或是生育女儿来受罪终身，他应该绝嗣。我已经说起这已是现在的情形，不是一种有意的反抗，但是在一使青年无希望无快乐无机会的现此世界，聊充作一种绝望者的办法。

做母亲的人有权利可以要求在前后生产之间应有两年的休息，而且有决定儿女数目的权利。有些母亲，生育的本性极强，而且经验越多，越觉做母亲的快美，这种人应当做成好的母亲，很可以有大家庭。她们也可以帮助别人管理婴儿学堂（玩所）。在这种学堂里，一岁至五岁的小儿可以有每日一顿的正餐。但是有一点极端重要，就是有儿子的妇女不应被摈出于社会公共事业之外。大概最合理想的是使女子继续她的教育至少到十八岁，在廿四岁时产第一胎儿，以后也许再生三儿，每两胎中间有两年距离。这是假定一大部分的妇女不愿意生产，到三十五岁时候，在有好学堂、方便的住宅、管理得宜的饭馆的社会，每位有四个小孩的母亲应该有功夫再加入社会上的公共事业。这并不一定叫她同她的儿女分离，他们可以上日校。但是这母亲

应该在学堂[1]、厨房、医院、商店、工厂，或是议院，做她最相宜的工作。这样她的主张可有势力，她对人生的态度能够灌注于社会;不然这社会要全被男子及未婚嫁的女子的观念所支配。出嫁的妇女的加入所引起的失业与竞争问题实在只是户口压力思想笼统及组织欠妥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详细讨论，已不是本书的范围。

结末，我可以说，除非有最重要理由，社会永远不可禁止男女做父母的机会。所以两年以上无子的结婚，如有一方愿意，即可解除婚约。以外还有别种应该承认的解除婚约的理由。婚约应该实际上算做一种做父母的婚约，所以不应该轻易订成。

---

① 我极相信做母亲的经验有益于教师，比单纯的结婚经验还好。有些妇女，连教育也在内，觉得儿童讨厌；等到自己有了儿子，才感觉各种年龄大小的儿童都是有趣的。

（五）

Jason 与 Admetus[①]

男子

在我们未做全书结论之先，请先总括的叙述男子的毛病所在。他们今日固然非像与我们作战开始时期的残虐无道；固然他们的不满意于女子的骄矜，并属无因；女子不但要证明与男子平等，还要进一步证明她们较男子优胜。也许我们可以根据科学理由提出这种要求，可以说女性的成胎既然比男性需要多一"色子"(chlomosome：按即精卵中之一部)，所以女性比男性较为主要。如果我们如此想法，求到孤星中去独住，用单性生殖法 (parthogenesis) 生产嗣裔，结果要使我们的骄气大受挫折。我们有理由可以预料，这种的儿女必定都是男性。至少这是试验海猬时所得的结果。但是在对方，男子也常要假说我们的独立聪明只是一时的卖气力，结果还是要归到男人的胜利及女子的服从。他们承认我们的得到自由发展身体，使我们占于

---

① Admetus 为 Jason 所率领探取"金羊毛"队队员 Argonauts 之一。因为命运之神要同他为难，曾历过种种苦劫。

优胜地位，而思想较清的人，劝他们的同性要振作精神来同我们并驾齐驱。别的男子在后方可怜的滚金苹果，但是 Atalanta 却向前奔跑。

我相信男子的教育与眼光确比薰染妇女运动自由空气的女子的教育眼光守旧顽固。男子还不觉悟女子观念的改变，也不竭力谋所以适应于这改变情形之道。他们必有走上此路的一天，因为虽然女子最高的愿望确在得男人的欢心，然而男人的最高的愿望也未尝不是想来讨好女子。我相信他们所用来责难我们的清净主义或是节欲主义，在他们自己还有强猛的势力。在过去的两性战争中，男子曾向女子作一句恭维话，或是奚落话，说女性的心受着女性的身体的调和的影响。我们可以回驳说，心与身相对的二元论是一种特别表别男性的哲学；并且是男性已经应用于日常生活的哲学概念，如分别战士与思想家，呆呆的运动家与瘦弱的文人。常是有知识又强健的女子须选一军界男子，不然就是 Chaucer 所描写的大学学生。[1] 如果她选前者，便如同钻进古代去。这个男人乐于杀戮，无论是屠杀动物或是他的同类；他心中还是确切相信女人可分为两种，好的与坏的——两种都须有一个主人给她制驭监督。他的妻须要小心于迎受他

---

① “有一个牛津大学学生，
学了多少年的逻辑。
他一匹马瘦的像一根耘耙，
他自己也不十分肥胖，
我推测，
……
他愿意的是在床侧
有二十卷黑皮赤皮的书籍。”（见 Chuacer）

的抚爱的态度，否则要派定一个无耻或是不贞的罪名。最要紧是要守礼，虽然运动游戏及古代经书使英国人士知道非耶教(希腊罗马)思想的玄美及男人裸体的快乐，对于女性方面他还是茅塞固蔽。他亲近内室与外遇少有晨曦野外春光明媚的意味。找外遇时只见天鹅绒与绣金的丝袜；在家中只是烟斗、炉边的大椅、晚餐，及一装饰淡素的卧房。谈话时只是男子唱独角戏，女子只有点头称是。他要慈爱儿女，如果儿女孝顺；也要保护他的爱妻。他永远不肯使她得到一个魂飞魄散之乐。女子怕他，也许要欺瞒他。

说到女人，他正在竭力图谋忘却肉身的需要——也许因为学术界所遗留僧寺的传统，也许因为他感觉 Jason 讨厌。女子也在应当忘却之列。她是一种牵累、负担、烦扰，一种物质的侵犯于思维的世界。至于儿女与家庭生活——这简直是了结一切的思想、一切的艺术。依他的意见，做重要精神工作的人，如果要有循性的生活，只能限于发作时间。如果女人一定要跟他作陪，那么一切的责任由她去负；她须得管顾伺候他，男子不要她时候，也就得走开。这种对本性自然作用的轻蔑，就是现代知识界男女生活所以缺少精神的原因。他们对自己的禀赋生起畏忌，生怕性欲要夺取他们的自由，所以永远不肯任性所之。一部分，是他们还保守中世纪的传统观念，以为要不愧做精神宗教工作，男女须各分道扬镳，捐除俗念；一部分是他们受物质主义偏狭观念的影响，照这观念只有物体受力的驱使，在宇宙间驰逐飞奔，只能逼近他种物体，不能与他种物体结合。这两个观念联合起来蹂躏我们的世界，使归于无爱与绝望。

旧式的心理凭恃宗教的诫命与慰藉，及教会的纪律来做个

人自由的防范，较新式的心理被机械主义（机械主义不过就是以理智制驭物质）所垄断，而且求由国家妥善的组织，使成为人人各尽其能的一种社会。在这两种观念中，男女间或个人间的相爱，都不视为紧要。其实凡一切人伦的关系，都不视为重要。耶教的博爱观念在往时极有势力，但是现在不行，因为他建造于现代人所不能承认的上帝，教道及教会的基础之上。"爱你的邻居如爱自身"，如果没有知识与了解以为补助，也是不足，但是依理智的唯物派对于人伦，尤其是对于女人与性的态度——比如，Bolsheviks 的态度——也跟耶教观念一样的缺乏人类尊严的感觉。一夫一妇制及滥交的放乱两样共同的基础就是轻蔑性爱与个人的性格，两种意见都以为男性好女，女性好男，如此便是，不分那一个男与那一个女。说来还是灵肉分别立论的不是。性爱不过是一种肉身的需要而已——跟人生重要职务没有关系。科学已经给我们一较新的对物质的态度，可以影响于我们的想象力，而改变我们的对性及个性的观念。力、竞争、团结、接触可以变成温柔、无抵抗、调和、联络！不由伦理观念的改变，而由科学思想的变更。我们不再把心与物视为互相抵触互相侵犯，因为心与物只是同一个力的表现我们再不能把身与心的美德或是堕落分开。我们再不能看重那种压迫或是不管个性联合的性爱。

环观这些禁忌与迷信，一班奋斗不息的个人与国家——我们将何以建设新的理想？也许我以上所论，读者将以为离题太远，但是我不相信生活可以任意隔断，如船上的舱房。在普通选举中，哲学与性问题比政治问题还要重要。反抗强盛耶稣教国的开始，只在少数的人以为享受美酒佳肴或是性交不一定就

应下降地狱。一国的风俗法律，间接而至于他的内外政策，都是基于个人行为，基于父子夫妇的伦理关系。所以我们的改造须以男女的关系为先。我写这一段时，想到一件中国磁器，上面画着一位贤者，或是诗翁，及他的画卷与长烟筒；一位美人在他肩旁觑视，在旁一小妖似的儿童正在玩耍。我料想这位中国画家必非假定那位诗人要做劣诗，或是如果是一位贤者，那位贤者要著述不通的哲学。正正与此相反，亲爱，博学，有儿女，这是造成中国人调和的生活的哲学观念。与中国人的光明正大承认人性相比，我们耶教的顾忌性别及鄙厌身体，可以说是猥邪。

如果我们要两性和好，并由他们的和好一致来改变现在支配我们的政治及支配我们的人生态度的观念，男人须要用心来理会妇女运动者所求的目的。单靠谩骂下去，或把这事看做无关重要，是不济事的。女子也应该思想清楚，在言行上勇毅，诚实，既不为一时之乐而抛弃一切，也不逢着机会便屈服于过去时代的残虐道德之下以为乐。第一样，无论男女，我们总是人类。社会上有许多工作，男女可以同样的胜任，如果得着同等的训练与机会。还有别种的工作，非委托对方去做不可。各方都不得以对方所做的事为可鄙。生活与调和，宽大与和平，这是妇女运动所提倡最好的理想。我们相信个人与国家都可以实行这些理想。男子在未继续残杀、争斗、贪图、战争以前，肯不肯停足省察一下？我们能不能劝 Jason 离开野蛮，劝 Admotus[①] 却除他的恐惑？能有身心，想象强健的生活，能无畏忌，无

① 同 P43 注①。

羞耻，不畏死；能消除这些卑劣品性在道德政治上的势力——这是我们所期望于现代的男女。要能臻这种绝境，我们须有毫无顾虑纵性任情的相爱，有永远施予不觉匮乏的深情。我们所需要的不在回到野蛮，回到本性。纯粹的野性已不适用。我们的身体已太为遗传的习性及知识所化孕，身体的长成已太受科学的发明所包围。男人与女子不是塑像泥偶，也不是荡魄幽魂：他们是互相知心互相团结的灵身，是奔腾澎湃、共庆欢聚的狂流。世上人间没有一件事可比男女身心的契合，捐弃双方的畏忌、仇意，在爱情中第求对自己对宇宙最完满的认识。这不是尺度所能衡量，也不像水管可以随时开闭。来不可抑制，去不可强留。这种的际会非由宗教，非由凡俗的理智，也非单由壮健的体力粗鄙的勇毅所可得到。妒忌终是灭亡。二元主义终觉荒谬，强生分别也是徒然。你自己心里须有创造的思想：生命的泉源，及汪洋的澎湃——这样你才能够改造世界，蕃衍生殖一班不知有人类的怨妒与卑鄙的神明苗裔。

易卜生评传

(丹麦) 布兰地司 原著

林语堂 汉译



易卜生评传

平常的作家，生于一个语言文字不普及世界的国度，可谓一种的厄运。一位使用普遍文字的三等作家要被世界承认，比一位须靠翻译的一等天才还容易。

第一样，经过翻译之后，作家艺术的精粹已经消失，而且不仅是诗歌如此。第二样，在译成外国文字之时，作者所求于读者的知识经验，他在本国中本是家喻户晓的，在世界的读者却是生疏隔阂。他的著作是与他所生长的精神环境符节相合，也就是以这种精神环境为著作目标，但是这种环境是与别处别种的环境不同。

Henrik Ibsen 所以能够战胜这些困难，是因为第一点，他的近代散文戏剧是用简短精炼的对答写的，还有一点，因为他跟着他才力的发展，渐渐的不以他北方的本国为目标，而为世界的读者而写作。（他逐渐的忽略事物上的准确，例如假定一个 Rosmersholm 城堡，虽然挪威并没有这个城堡。）最后一点，因为他开一艺术界的新纪元。在他以前的最负盛名的德国戏剧家，如 Alexandre Dumas 及 Emlie Angier，因为他的戏剧出现而变成落伍。

我们只须再一检阅 Dumas 的最晚著作 La Visite denoces，看看他戏剧内容的质量：一位贵妇正在等她的情人来拜访她，这位情人已经弃她而另娶他人。他来了，在不得已中要求介绍他的新妇。一位这家的朋友与贵妇暗约，便来向这拜访的男人说项，说他的以前的情人（贵妇）实是一位风流十足水性杨花的女人。这男人一闻这样消息，觉得猛然醒悟；他又重新迷恋这贵妇，甚至于向贵妇提出，愿意背妻弃室而同她私逃。到后来发现这是一种预定骗局，才安心定意；如果他是要一位贤淑夫人，这位已经在他手中。这男人的卑污可鄙的性格，从此可以概见。

这种的情节是属于旧式戏剧的。一人动以言辞，一人便即刻心变。Ibsen 不曾用这种剧情，至少自从写他的《厄士忒罗的女英雄》(De Heroin von Oestrot）以后，在他的戏剧中，事局的发生是由人的本性根底酝酿出来的。推开一层障隔，而个人的特性呈露于我们的眼前。再推开一层障隔，而我们可以看到他过去的关系。再翻开第三层障隔，而我们已洞鉴这个性的本质。他替我们剖露主角的灵魂真相，比任何别的近代作家还深刻，而剖露方法又极其自然，不借用牵强的手段。这种技术是新的，没有一个独诵的道白，没有在台旁说明的辞语。我们须用精神，才能理会剧中事物的关连，如在实际生活一样。

当代的戏剧中的英雄本是总是有点驳杂的人格。连 Angier 最新颖独创的 Giboyer 也是如此，而且这位英雄已是由 Diderot 的伟大的《拉莫的侄儿》(Rameaus Neffe）所演化，但是我们将他与（Ibsen 的）Solness 一比罢！Solness 有魄力，又有个性。他相信，他的愿望有一种邪力；他以为 Aline 对不住地，无故使

他感觉妒忌的痛苦，而心中刺戟不安；因为他负她一点恩情，同时也很讨厌她。他禀性是个天才；但是他想，社会当他作疯狂。他感觉有许多理想；但是他怕青年及世风的翻变。他同时是一种普通的写照——一位年迈衰老的天才——又是一位有各样特性的个人，甚至于虽身无子女，却家中预备三间儿女的住房。

自 Ibsen 登台以后，我们不能依从前板样写戏剧，如果我们要占在戏剧艺术的上流。Ibsen 对于戏剧家要求的写作技术及性格描写条件，比前人所要求的更加谨严高尚。

因为 Skandinavia 两种语言，除去在三国（译者按：指挪威、瑞典、丹麦）及芬兰以外，无人通晓，所以这几国的文学及艺术创作的大部分，于欧洲文化毫无关系。虽然我们的几位科学大家（如 Tycho Brabe，Linne，Berzelius，Abel），几位我们的创造艺术家（如 Thorwaldsen）在国外有极大影响势力，在文学界却只有几位作家能超越国界。丹麦、挪威思想文艺的建设者，Ludwig Holberg，很少人闻名，不得相当的敬重；瑞典人 Tegner 以他的浪漫故事而闻名于德国英国，但是 Bellmann Geijer 及 Runelerg 差不多无人知道；Hans Christian Andersen 由他的童话在日耳曼国及斯拉夫国得享盛名。在最近时代，因为翻译盛行，有许多北欧（按：指瑞典、挪威、丹麦，下仿此）的作家在国外也得到多少声誉。

自然，创作的精华还是不传，因为在北欧文学，创作的最佳者或者就在文学，而一经翻译，已经消磨殆尽。抒情的诗歌不用说了。但是连佳丽的散文，如丹麦人 J. P. Jacobsen 所著，在最佳的翻译中，也损失了满一半的佳趣。但是这种命运的不公平只妨碍了才子，而比较无伤于天才。实际上恐怕北欧人只

有一事可以惋惜命运的不平，就是像幽渺深旷、跌宕高超的才人如Soeren Kierkegaard终于无人过问，无人理会。但是由一种特别凑合，这种命运的不平，反为挪威大戏剧家的帮助，就是这位凡北欧人所应祝他亨泰胜吉的人；因为Kierkegaard没世不称，所以Ibsen（的成功）更见得特别而伟大。因为世界不知道他本国切近的精神环境，在Ibsen唯一的身上，却反使他一跃而登上欧洲最高文化的舞台。

但是Ibsen的成功可谓完全是他该得。有了他，然后北欧的Skandinavia才加入欧洲文明演化的潮流。这位著名，或是那位著名，都是不关紧要——因为著名是常有的事——所要者在著名人能在国外发生深长的影响。要能够有这种深长的影响，这名家的个性须峻峭坚韧，像金刚石的晶亮发辉。惟有如此，才能在时代的玻璃镜上刻上他的名字。

自从我末次在Christiania与Ibsen相会，到现在已有三年多（按：Brandes著此文在一九〇六年）。这回重逢他，自然是一种快乐，但是乐中含着悲哀。他精神的激越兴奋已经消灭。在这新世纪，他什么事都不能做。他的头目面貌那时还是明亮清楚。只有以前的严峻已变成极端的和柔，他的亲热比先前诚挚，他的精细与先前一样。

自此以后，他总是衰退。他所受的痛苦，我们可以设想。念五年前，他令《群鬼》戏中的Oswald这样说："永远再不能工作！永远！永远！这是在活中死亡！妈妈，你想有这样可怕的事吗？"

然而这是他六年间的境遇。

我认得他很久了。自一八六六年四月起，我们就互相通信，

而自我初次见到他到现在已有三十五年。欧洲的作家中，我最早发表一篇关于他的论文。

在我初次认识 Ibsen 的时候，他刚看到他的著作 Brand 的初次成功，但是还不算为第一流诗人，严格的讲，还很难说是一位诗人。因为当时一位有势力的批评家在一篇评文中，虽然第一次不得不稍为赞美他，在这篇末，却这样的问："这种也算得诗吗？"

在八年以前 Bjoernstjerne Bjoernson 已由他的著作 Synnoeve Solbakken 打开出路，而即刻被丹麦的批评家（他们的批判当时算为挪威出版书籍的定评）不但称为少年挪威的第一人，并且称为一个文学新时期的先锋。他的才华名誉，像梦里走路人自觉的稳固；他开步前进所向无敌。

Ibsen 那时的文学生活像 Bjoernson 太阳旁边的一颗灰白月亮。

挪威及丹麦的论坛权威评定他是次等的才子，是尝试家，今日试这样，明日试那样，与他的较年轻，但较早成名的同僚相反；这位同僚永无选择，只是攫取，像天之骄子用不着预先尝试。

一位冥想家 Ibsen 自然只能在苦斗中维持他创作天分的自信；他长久的感觉，有创造的冲动力，但是没有著成伟大创作的力量。他有创作的冲动力，但是没有著成伟大创作的力量。他早年的诗歌，尤其是 In der Bildergalerie，显出他倍尝过怀疑的辛酸苦味。他的自信是从奋斗得来，是由他内心的发表达到，像他的秉赋也是由于孤独思虑而成为天才。

社会的漠视冷淡，反帮助他得到他巍然的自信。

他在一报纸，看见人家这样的批评他“Ibsen 先生是一个伟大的空旷”，又在别的报纸看见“Ibsen 缺少我们所谓天才，他只是精巧秀丽的才子”——他感觉自信的反应，自知他也是天之骄子之一。

现在他有机会，接近的观察一位人所不怀疑自己也不怀疑节节胜利的人，同时他对于自已也怀着勃勃欲试的抱负。

所以在叙述十三上半世纪的挪威的一传述故事中 Ibsen 找到相当材料，里面有历史的人物可以表现他所注意的反衬。所以他写《争位者》(Die Kronpraetendenten) 一篇。里面 Haakon 是现成的天才，Skule 是有天才的想象，而 Ibsen 的妙想使他极力点缀 Skule 所以有趣过于 Haakon 之处。

到 Skule 已立为王以后，他还怀疑他的职业。他请教讴歌者，他做王应该有何种德性，这些人问他，他已经是王了，所以 Skule 再问，他能否随时一定可以成一诗人。换言之，这故事中，有所寓意。Ibsen 是用王的怀疑业来影射诗人的怀疑，并不是用诗人的怀疑来影射王的怀疑业。

还有在《少年团》(Bund der Jugend) Ibsen 用别的更残酷的方法来利用 Bjoernson 作模特儿。在这酸辣的讥评创作，好大喜功多言善语的 Steesgaard 就有几点像 Bjoernson。社会的捧场使他沉醉。以下的话是影射当日少年的 Bjoernson：

“忠，实！我一定愿意如此。能够号召这些群众，那么些的群众，这岂不是一种莫可言状的幸福！怎么叫我不爱人类！我愿意怀抱他们，愿意对他们赔罪，因为上帝于我独厚。”

至少 Bjoernson 是这样想，这故事是影射他。因为 Bjoernson 在赠 Johann Sverdrup 的诗中说：

“如果在诗的祭坛上我们难免要受谋害……那末，我便退席。”

过三年以后，两位伟人又有一回冲突。Bjoernson 在一八七二年写一篇论文，赞成 Skandinavia 国（瑞典，挪威）对于德国的态度《一改方针》，而 Ibson 便写了一首悲愤沉痛的诗叫做《北欧的方针》(Die Signale des Nordens)，热烈的叙述德国欺侮丹麦的历史。末后几行说：

“请退兵罢！去赴讲和修睦的盛会！在这台上站着日耳曼世界主义的祭司：正将搏斗的狮应该摇尾献媚，守候的人应该换他的旗帜。还请嚷响一点，以免听见将死者断气的喉声。如果不当心，就要归于静寂，我们的前途是改弦更张。只要乱喊乱嚷！屋顶上的风雨血旗已经改变方针了。”

不过多年，Ibsen 自己倒真改变了方针。他个人对德国的态度是再好没有的。

从此以后，这两位挪威诗人时而携手，时而分离，而大半的时候总是做双方各有守备的媾和。

但是我们可以无疑 Ibsen 与 Bjoernson 的作对，也帮助 Ibsen 能明确发展他自己的特性。Bjoernson 是生性乐观，兴致勃勃，善言辞，好社交，虽然也不无险恶之处，使 Ibsen 加倍退隐，好静，加倍简练，寡言。Bjoernson 常说“我们”，常做人的机关，常是爱国者及忠实同志，使 Ibsen 更加孤独，更加高超。所以他是世界公民，不是爱国者，是个人主义者，不是党员。Bjoernson 求宽大，Ibsen 求深入，像他所写的矿工：

重锤啊！替我开路
直达山中的心胸

Ibsen 发表的通信不能使我们看到他这种性格。在通信中，我们只能看见他大半是在保护他的利益。在这里头，很少灵魂的颤声这样的呼喊着：

"我不曾在打牌案上同大众喧嚷。只留一个空白板！那我一定到会。"

但是只顾向他自己的魂灵生活钻研，而因此钻研到他创作的人物的灵魂中；他注意到道德问题，比常人所见到的还深玄的问题；对于常人所引为天经地义的加以怀疑，因此更扩大前此戏剧中表现材料的范围。

我们可由《群鬼》(Ge penster）所引起的无谓叫嚣感觉戏剧的界线已从此开拓。

试引一近乎不雅的例来表明 Ibsen 的设置问题：我们看 Ibsen 如何讨论涉及亲奸的问题：Oswald 及 Regina，Allmers 及 Rita 的姊妹恋爱，甚至于 Dr. West 及 Rebekka 间父女乱伦的关系。在第一项，他怀疑有罪无罪问题，在第二项他在求与后来纯洁有力的反衬。

这位诗人而兼道德家的基本问题，是责任问题。人的意志自由程度至何为止？人的行为所以如此到底至何程度是受压力驱使的？这责任问题永藏在他剧中主人翁的眼前或背景中，如 Julianus，Helmer 及 Nora，Vangel 及 Frau von Mere（海的女人），Allmers 及 Rita——对，这关于 Allmers 拟作的巨著专以责任问题为中枢。同样的，Solness 及 Hilde，Rubeek 及 Irene，像 Bernick 领事及 Rebekka 这种罪犯，像 Hauptmann Alving 或 Borkmann 这种作恶害人的，像 Gregers Werle 或 Stockmann 医生这种社会改良家——都有这种责任问题。

Bjoernson 是一单纯的道德家，并不在他心上挖开贼洞。Ibsen 想要以他的文人工作而并兼相信环境剥夺人类自由意志的主张。

Bjoernson 反对王道，反对偏激（迷信，无政府主义）；他劝人品行纯洁，或是劝人容忍。Ibsen 完全不劝道；他只致疑诘问，而叫我们去自己思索。

在别处已经证明 Ibsen 如何由于仿效 Oehlenschlaeger 的尝试（Das Huennengrab），及由于仿效浪漫派文学的别的早年创作（Olaf Liljckrans），自已练成他个别简洁遒劲的文体。

更有教训的研究是观察他如何把那些感动他幻想力的真实事物拿来改造应用。

这里可举条例，先讲 Ibsen 的少年时代。在“Brand”的书中，蕴藏着上文已说过丹麦思想家 Kierkegaard 的影响，他的学说，及他的生死事迹。Kierkegaard 像 Brand 一样的因为热心宗教而脱离教会，也像 Brand 伟大而孤独，也在完成他的使命以后于早年逝世，与 Brand 相同。

所以有几年时候丹麦的青年只误以 Ibsen 作为 Kierkegaard 的信徒或同志看待；在他于《国民之敌》(Der Volks feinl）书中又发表 Kiekegaard 的观念时，挪威人一时也有同样的见解。但是这种的见解是不对的。第一点，因为 Ibsen 本来就少阅书，似乎也未曾阅过 Kierkegaard 的书，更不必说去研究他。Ibsen 只是由一位 Kierkegaard 的学生 Lammers 介绍而得知道他的思想——Lammers 是一位天真活泼的人，并非一位书生像 Kierkegaard。第二点，因为 Ibsen 已将他所吸收的依照他的个性完全改造。

Ibsen 对 Brand 所要求性格的完整就是 Ibsen 对自己所要求的；Brand 的粗糙、率直、刚强、严肃只代表 Ibsen 的自身；他的高超及热诚，也是如此；而且他文中犹豫莫定的态度也是 Ibsen 个人的，既不敢公然称这主人翁为是，也不敢称他为不是，否则全部互解。

就因为"Brand"性格中包括两重的倾向，一条是世俗所同有的要求：要完整（全部发展）！一条是特见于耶教的：须制欲！第一项要求是发源于意识，第二项是发源于 Ibsen 不觉的心灵活。

Brand 的思想与非耶稣教一样，以人生为善，肯定人生的价值；但是他同时又很景仰逸世思想及耶教的谦德。他虽然有自由思想，在他的成性中还遗传着耶教的势力。在他的生活中，始终有出家的否定人生思想与物神主义的赞成人生思想同时并存。

Ibsen 给我们归结的印象，是在理论方面上，他是传统，及社会拘束的解放者，他是乐天主义的宣传者。《群鬼》，他是个叛徒，在 Solness 他是教会的仇敌，而在《复活》一切归结于惋惜悲悔，因这人生只糟蹋于艺术及名誉上面，并未尝过恋爱的欢乐。

虽然如此，肉欲生活并不受 Ibsen 好意的描写。我们试参考《皇帝及加利利人》（Kaiser und Galilaaer）的酒神报赛大游行（Dionysoszug）；他只是讨厌可憎。或者试看 Allmers 及 Rita 起初的恋爱关系；这个关系依 Ibsen 描写是有伤身分及不利于孩儿的。在 Ibsen 的近代戏剧中，大概是：如果女人自尊，她总是不要男人的怀抱，像 Hedda Gabler 的推开 Loevborg。反过来，

如果男人高尚，或是有精神上的旨趣嗜好，他大概是无性的感觉，遂使女人徒向他暗中思慕，如 Rebekka 的思慕 Rosmer，Rita 的思慕 Allmer，Irene 的思慕 Rubeck，经年不变。这种的鄙恶肉身的态度，非全出于 Ibsen 个人的本性，实半因远代的遗传性，半因社会的习俗。所以如一女人，像（小 Eyolf）为要寻求欢娱以致用散发倦装，红色灯光，及席上香槟等鄙俗手段，这种的恣性行为 Ibsen 便竭力描写他的鄙贱可憎，几乎似 Peer Gynt 与青衣女子或是与 Anitra 关系的一样讨厌。

在晚年所做戏剧中，有男女性欲很强的，这些人总是平凡得很。像 Borkmam 剧中的 Wilton 夫人，《复活》中的猎户 Ulfeim。这是 Ibsen 受了灌注过耶稣教精神的挪威所赐与额上的徽记。

Peer Gynt 的性格上涵着许多人的射影。其中一位是 Ibsen 在意大利所常见的一位浮夸自大、好装门面的丹麦少年。他对 Ischia 及 Capri 地方的女子说的天花乱坠；他的父亲（实是一位小学校长）是丹麦国王的好友，他本身是一位贵族，所以他有时穿着白绸服。他自信是一位诗人，但是须找到特别的山水环境，才能有所感兴。他要悲愤，就得跑到山地；所以他到 Kretas 山带去写一篇悲剧，但是没有成绩回来。他终于没有自知之明，而死在罗马城中，在 Ibsen 的附近。这位青年有几种品性 Ibsen 用来寄托于 Peer Gynt 身上，但是在别的方面，Peer Gynt 只是挪威国人意志薄弱及空泛理想的代表。

在这上面也可以看出 Ibsen 与 Bjoernson 的相反，就是说，与 Bjoernson 的称赞挪威农民的描写不同。在 Bjoernson 的 Synnoeve Solbakken 中的 Thorbjoern，好战及营业的嗜好只是

古代北欧勇士风气的遗留；Arne 的好诗也写得娓娓动人。但在 Ibsen，这所颂扬的骠勇善战，只是一种性格的粗糙；Ibsen 看青年的嗜好诗文根本上只是一种浮夸不实、沽名钓誉的表现。

据 Ibsen 有一天所说，(Bjoernson 的) Arne 的真的故事应该是如此说法的：Arne 报告牧师，他拟与 Eli 结婚。但她是七十岁的老寡妇。牧师一听这话，惊愕失色，不知所措。

"她有一只母牛。"

"虽然如此，还是慎重斟酌为是。你知道，如果人来请我结婚，我只好把他们成礼。婚礼费是两搭勒。但是你要慎重考虑一下！"

过一星期，Arne 又来了。

"我已经详细考虑了。结婚也没有什么好结果。"

"这样才对：我本希望你能觉悟。"

"母牛死了。还我这两搭勒罢！" Arne 这样说。

"这两搭勒已经放在礼堂的银柜中，取不出来。"

"放在礼堂银柜中去，真的吗？那末，我宁愿要这位寡妇罢！"

Peer Gynr 的谎骗不仅欺人而已，而同时是自欺。他本来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受环境欺压的人，只到后来才逐渐的变成讥讽挪威平民特性及劣性的代表，而成了 Cervantes 的 Don Quixote 及 Daudet 的 Tantarin 的同类。

但是在这些 Ibsen 早年作品中也有几段文字，不依据任何模特儿而成绩卓绝，与任何现代的作品笔力相等的。例如 Agnes 正在怀思她所倚恃的遗失小孩，及 Peer Gynt 向将死的 Aase 讲童话那段文字。

《玩偶家庭》(Das Puppenbeim) 的发端，即 Nora 的发端，已隐伏于《少年团》中。那处的 Selma 已经抱怨人家只当她为一玩物，凡家中正经事物都不和她商量。我于一八六九年在一篇评论这戏的论文中，指出 Selma 实不应属于这篇戏剧里。关于她及她家庭的关系，实在可以另做一全篇的剧本。过了十年以后，Ibsen 著《玩偶家庭》一剧。

在这时期，Ibsen 已经多少时候与一位女人通信，这女人在她函信中常说起她的怨愤，但不详说情由。依 Ibsen 的习惯，他常想到这和他不熟的人的烦恼，而有一天，他像诗人不顾事实毫不为意的笑着说："我想我已猜中了，她所烦恼的，必是金钱的问题。" Ibsen 所猜的实在就是事实。照一段在 Halvorsen 的 Ibsen 书目中保存着的报纸上通信，这位女人（像后来的 Nora）用假支票取钱，自然不是像 Nora 为着要救她男人的性命这样高尚的目的，为着是要买一套新家具。她男人听见消息的时候，便大发雷霆。

这一段小小的日常的故事，因为刺激了 Ibsen 的幻想力，已足使他写成《玩偶家庭》这一巨著。他把他改造使适应于表示 Ibsen 关于女人独立的意见（在先他是反对这种意念），并且表示个人的独立权利，包括女人的，及妻的，过她自己生活的权利，不须单过他人的生活。

我试再举一例，表示 Ibsen 由于思考个人的特别经验而得到创造中幻想的人物。

有一位青年学者，姑且称他为 Holm，是崇拜 Ibsen 的人。他以为能认识 Ibsen 是一种非常幸福。Ibsen 也很喜欢这丹麦青

年。有一天，他在 Muenchen 接到一包包件，打开这包件时，只有一捆 Ibsen 写给这青年的函信跌出，此外还有 Ibsen 赠给他的一张照片。另外没有一字的说明。

Ibsen 就沉吟起来：他把这些送回来到底有何意义？——他一定是发疯了。——但是，就使发疯，为什么要把函信与照片送还给我呢？只有爱人要脱离时，才这样做。——他很爱我。他一定误将我与另一位他也很爱的女郎弄错了。那一位女郎呢？——他有一回对我滔滔地说起一位 von Holzondorf 小姐。他一定试图与这位小姐接近，而这位小姐一定有一位父亲或者弟兄，令 Holm 将小姐的函信及照片寄还。——但为什么他发了疯，而且是如何疯法的呢？

光阴荏苒，过了多时。有一天，这位青年由北方到 Muenchen 来访 Ibsen。他还一切如常。说了几句口头话之后，Ibsen 便问："你为什么把我的函信及照片寄回来？"

"我并未尝这样。"

"你是不是以前与一位 Von Holzondorf 通信？"

这少年（很惊愕的）说："有。"

"是不是有人要你将她的信送还？"

"你如何知道？"

"你已经把我们两位弄错，因为我们两人都是你所疼爱的。"

这位青年的其余举动，都很清楚如常。但 Ibsen 总是于心不安；他一定要去探访，这青年有什么事。他跑到旅馆去（就是 Muenchen 的 Hotel Leinfelder），叫看门的茶房详告他 Dr. Holm 先生的日常生活。这司阍回答说：照规矩，我们谁也不告诉我们来宾的消息。但是，博士，因为你是老居 Muenchen 的人，可

以访问。这位 Holm 先生早晨醒来，就叫一瓶葡萄酒。早餐时叫一瓶莱因酒，中饭时叫一瓶红酒，晚上再是一两瓶葡萄酒。

Ibsen 的脑中遂萌芽了 Eilert Loveborg 的幻象。这位青年禀赋聪颖，是一个纯朴的学者，独立高超，而不好自炫。他变成了 Ibsen 假托的 Eilert Loevborg，头发上饰以葡萄藤叶。Hedda Gabler 出版时，他认得自己的面目，极其高兴，所以后来他投稿报上，总是署名“头发上有葡萄叶的 Eilert Loevbory”——Ibsen 听说这位 Holm 有一晚在沉醉时将一本书稿失落。便也将这事转入 Hedda Gabler 剧中。

过了一些时候，Ibsen 又收到 Holm 寄来的一件包裹：里面是他的遗嘱。Ibsen 受委为遗嘱的执行人及继承全部产业者。

但是遗嘱的末后却有许多附带说明，是 Ibsen 须负担的义务。各位与他有恋爱关系的女郎，都分到一部分的遗赠，其中有些是很上等的妇女：赠与 Bremen 的 Alma Rothbart 小姐多少，赠与 Preslau 的 Elise Kraushaar 小姐多少云云。数目都很大。

Ibsen 是一位善于办事的人，他把这些数目一加，发现分赠的款子比他全部产业还大。所以他很客气的璧还这继承的权利。但是 Hedda Gabler 书中的红衣 Diana 幻象，也许就是由 Alma Rothbart 小姐所唤起的。而且在 Ibsen 的心目中，Eilert Loevborg 的幻像也更加清楚明白。

大概 Ibsen 同时听说，Kopenhagen 城的一位挪威音乐造曲家的夫人，有一晚上因为她男人回来太迟，愤怒若狂，将他的一篇大乐曲（symphonie）的手稿焚毁。在书中，Hedda 因为他种情形发怒，也焚毁 Loevborg 遗失的手稿。

最后还有一切。那时传说有一位挪威的妇人，她的男人为人聪敏，曾在一时期纵性狂饮，后来受她的劝而戒酒。这位妇人为要试她驾驭丈夫的势力，并来恶弄他，在他的生日，异想天开，将一小桶哥尼押酒当作赠品滚入男人房中，而悄悄的退出。等她再开门入看时，她的男人已经醉倒地上，不省人事了。

也许 Ibsen 有这一段事而加入 Hedda 劝戒酒的 Loevborg 饮酒了。Hedda 借此要破灭 Thea 管辖 Loevborg 的势力，并感觉她自己的权力。

这样的由细小破碎的零段事实，Ibsen 构成一理想的不朽的整个。

我在别处 Modern Geister（《近代思想家》）已经说明 Ibsen 的有深意的《群鬼》一剧的受社会摈斥，是如何刺激这年已五十三岁的作者。

丹麦的守旧派及挪威的维新派报纸争相攻击这戏剧及其作品。后来作 Ibsen 传略的 Henrik Jaeger，当时曾在 Christiania 演讲多回，攻击《群鬼》，后来因为这些演讲向 Ibsen 道歉。人们说这戏剧是不道德，有伤风化，因为他将不道德的事在台上表演。在一丹麦的大报上，有人说，这剧本应该掷入灰坑中，因为这是他最相宜的处所。

Ibsen 虽非以 Dr. Stockmann 为自己的写照，却依托《国民之敌》一剧叙述他自己受社会的指斥驱逐。他在《野鸭》(Wildente) 里借 Gregers Werle 发问，我们有没有义务来对社会上的常人说实话，而且他们的生活是否为绝对所必要？其实连在 Rosmersholm，他还隐隐提到这回社会攻击的事。Rosmer 的立愿是要造出上等的人类，和 Stockmann 的结论一样。起初

人们以为 Rosmer 是分明一个守旧派(正如《少年团》发表后在挪威还这样地看 Ibsen 自己);但当他们发现他是彻底的精神解放者之时,新旧两派就都反对他;他也因此而得翩翔自若,一如 Ibsen 在《群鬼》发表后显明地走上维新派所厌恶的急进主义的路上去了。

在 Ibsen 未写 Rosmersholm 以前的夏天,他认识一位北欧的贵族,这位贵族丰姿美丽,容仪雅逸,和理想中的 Rosmer 一样。这人不幸与一位好的,但是性格与他不合的夫人结婚。所以他向别位女人寻求慰安,就是他夫人的亲戚。这事泄漏了。有小报把这事情揭晓并加以酷毒的按语。他从此离家,名义上是为一件不重要的事务,但是不回来,出游国外,把他的财产还给他的夫人,而放弃他重要的职务。不久,这家里夫人因为心中悲伤,痨病转剧致死。人家便以为他夫人的死,应由他及他的第二夫人负责。

我们看出间接谋杀人的 Robekka 及 Rosmerholm 全剧的结局,是可由以上的情节起源的。

如果《国民之敌》可算作 Ibsen 的自辩,则 Solness 可以说是 Ibsen 的自供。

有人要在这篇简单而又深刻的著作中寻求寓托的意义。曾有斯拉夫学生会要请我解决,到底 Hilde 是代表天主教,还是耶稣教。德国新出最近谈到 Solness 一本很有见解的书 Erich Holm 著的 Ibsens politisches Vermaechtnis(《易卜生的政治学上的贡献》)说这营造房屋者是代表中等阶级,Ragnar 是代表社会主义,家宅的失火是代表法国革命,而 Hilde 是代表自由。我

们知道，如果要这样索隐，我们可由拿破仑的生平事迹看出一段太阳神话。他生于海岛上而死于另一海岛上，这等于说他是出落于海上；他的母亲，名叫 Letitia 意义就是快乐；他有十二副将，就是十二辰宿。各节都若合符节。但是 Ibsen 的创作，每以个人及心理事实为主旨，而非寓托抽象意义。如果祖宅的被焚有所寄托，那末一定是发源于 Ibsen 个人经验上的事实，他本地的洪水，不是世界史上的洪水。Hilde 既不代表自由，又不代表耶稣教。

Hilde 是一个挪威女子，有挪威女子的特性，而且她的神话名称与她相合（按：Hilde 本是日耳曼族神话中女子的名）。据 Ibsen 有一回自己所说，Hilde 是一日很高兴创造出来的，而且一定是许多实在的女子（不仅是挪威女子）的影子。

我从一位年轻的女郎接到 Ibsen 在一八八九年寄给她的一些信。这位女郎是 Ibsen 在 Tirol 认识的。从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几样，是与书中 Solness 与 Hilde 的关系相同。她是《早秋生活中的春日》；她像 Hilde，是被称为“王女”，于 Ibsen 发生的印象也于王女相同；他只好永远，永远想念她。Ibsen 百般谋虑，未知他能否将这无尚的，享不到的幸福，在诗文中表现出来。

后来，在一八九一年，Ibsen 经过廿七年的离别家乡，重回祖国时，大概那地方有一位青年女子对于 Ibsen 怀着热烈感情上的崇拜，而 Ibsen 也很喜欢她。

过了几年之后，他在一篇论文中，读到年少的 Marianne V. Willemer 同六十岁的 Goethe 一段艳事，及 Goethe 因此精神的奋发而有 Westoestliche Diwan 的著作，他觉得非常有趣。

他这样写（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一日，Kristiania）：

“我不得不特别诚恳的感谢你送给我 Goethe und Marianne V. Willemer 的大著。你那论文所叙述的事迹，我全未闻见。或者很早很早的时候，我曾在 Lewes（按：Goethe 传的著者）书中读到；但是过后也就忘记，因为这故事那时于我没有切身的意义。此时情形却不同了。我一想到 Goethe 在那几年的著作，一想到他的恢复青年时代，我觉得好像，我可以断定，他一定有遇见这类的，使他精神痛快的事件，正与 Marianne V. Willemer 的事件相符。命运、巧合，有时候也是很可以爱戴的权力。”

除了以上所举之外，有几点品性，依 Ibsen 的习惯，是从别处取来的。他自己说过以下的事，可以做到。有一天，在德国南方，有一位少女对他说：我老想不明白，一个女人如何能迷恋着有妇之夫的男子。因为这样，并没有从他人手中夺得情人的愉快。——这句话使 Ibsen 窥见女人心灵的底奥。所以也从各种的材料造出他这著作中最活泼明朗，也许是最奇特的女子幻象 Hilde。

讲到 Hilde，使我联想到一段小故事。

人们以 Ibsen 为粗糙率直，而他也实在粗糙率直。但是以下的故事显明他也会温和柔善，甚至于细腻体贴。

Ibsen 很疼爱一位幼女，自从这位幼女六岁时，Ibsen 就认识她。

Solness 出版时，这孩子正十二岁。那时我正来到 Christiania。“那么 Edith 说我的这篇怎样？”

“她说什么？正和她的年龄见识相符，她说全篇中只有一位正经的人，就是 Solness 夫人。她觉得 Hilde 特别可恶，因为她

去奔随一位有妻的男子。”

过了几年，这已经一半长大的女子来找 Ibsen。Ibsen 还清楚地记得前时她所说的话，便对她说：

“那儿来的不正是我的 Hilde 吗？我刚正这样的想象着哩！”

“我一点不像 Hilde。”

“你实在像！”

他送她一张肖像，上头作谑语，写着“Edith 像谁呢？”(再不说什么。)

“那末像谁呢？”

“我还不知道。你旅行，到乡下去。在那边等一月再回来。在这时候，我要仔细考虑思索一下。”

她回来的时候，Ibsen 写着：“Edith 不像世界上那一位。她只像她自己。所以她是这样的……”

“这样的怎么？我怎么？”

“那我还不知道；这一点我还得细想一下。你到 Kopenhagen 旅行，明年回来。那时候，我便把这句续完。”

从这一段小事，我们看出 Ibsen 的品性，他的好刺激，好令人惊奇，好令人犹豫不决，好设问，出谜语，及在最有趣紧张之处停断，最后，他写剧本的特色，故意迁延迟缓猜谜的解决，而留待将来。

关于 Ibsen 的著作，各处都可以加上注释。我要在以下描写 Ibsen 个人日常的情状。在青年时代，他是精明，活泼，精神兴奋；亲热而同时尖利，但是永不随便，就是他亲热的时候，也不肯随便。在对谈时，从容不迫，愿意听人意见，也开诚坦白的说他的意见。很不愿意放弃他退隐独居的生活；在大众之前

极寡言笑，容易不悦，激怒。他永不忘记他初年著作的受本国人奚落漠视，也永不忘记对于外国的谢意。

有点小事，就可以使他不悦，或者引起他的疑忌。他如果想象，有人要排挤他，就动起他恶避社会的观念。

一八九一年我在 Christiania 的附近 Sandviken 地方，与挪威画家同住。我们觉得舒服，有一天我说：

"Ibsen 实在可怜，这样一天到晚一人在城里旅馆房中独坐，我们一天请他如何？"

"谁敢去请他？"

"我敢，而且很愿意。我天天见他，而明天同他吃早餐。"

…………………………

"我们几位，总不外画家、作家，很想和你一同吃中饭。可否请你一往？"

他："几位？你，还有谁？"

我便念出各位名字："就是通共我们几位。"

"在这样的大众之前吃饭与我的习惯相违。我从来没有做过。"

我提起不久刚在 Budapest 让几百人为他开一宴会，却去他的怀疑，而得他的许可，办这小宴会因为要使他便利，我在他住的旅馆订定一间餐室；并且请他自己指定时日。

但是外边一传说，我邀 Ibsen 开一早宴，因为 Ibsen 离国已久，有许多人来包围我，替他们留一坐位，而有几家是在异地待我很好的家庭，我真不好意思推托不允。

所以我只好探探情形，先对 Ibsen 提起，有一位女朋友希望可以入席。

“一个也不许。”是他的回答。

“不过她是一位活泼、肥胖、年轻的妇人。”

“我并不喜欢活泼、肥胖、年轻的妇人。”

“不过，你有一回迷恋过她的姑母。”我便说起这位姑母的名字。

Ibsen 忽然动起兴趣：“那是另一问题了，让她来罢！”

但是这也不过通共十位得他的批准过的，而我们却慢慢的增加到廿二位。我怕 Ibsen 要大发雷霆。

届期，我到准定钟点去敲他客房的房门。他瞧着我说，已经有点惊愕不悦之色：

“你穿礼服。”

“是的，而你还穿衬衫。”

“这是因为我正在穿服。但是我箱里没有礼服。”

“真糟糕！我们像小孩一般很喜乐的候着要看 Ibsen 穿礼服，现在只好看穿常服的 Ibsen。”

“那位女客到了没有？”

“早到了。还有别位。”

“通共几位？”

“二十二。”

“这是叛卖行为。你上回说九位。我不去。”

经过苦劝之后，他才肯动身，下扶梯去。

他走进来的时候，全堂静肃，等他有所表示。但 Ibsen 却岸然不动。初入宴时，空气就有点烦闷。不久，我看来鱼时候，就得斟香槟，而即刻致祝词，希望藉以使空气稍为自然松弛。

我说：“敬爱的 Ibsen。你已经这样的不近人情的知名于世，

所以要想恭维称赞你，很不容易。外国人已经把你娇养惯了。但是，岂不是吗？我们Skandinavia人比外国人还明白了解你，我们从头就尊重你，外人到最后时候才来加入。自然《圣经》中说，后来者与初来者一样的有功。但是依个人意见解释此经文，老以为后来者居上。”Ibsen插说道：“一点也不。”我请他将他的抗议等一回再发表，再说下去。庄谑并出的称赞他，提到国外国内思想界的泰斗与太阳，引用“Sirius也许比太阳还大，但是使五谷丰登的是太阳”的话来恭维他。——

但是都没有用。他还断断不悦，只说：“这篇演说，有许多地方可以反驳，但是我此刻不辩。”

“那么请你此刻说出。我们也可以高兴一点。”

他：“但是我此刻不辩。”

在座一位总编辑陪着一位美丽卓绝的女演员Constance Bruun女士同席，起立说：“我的女同席请我替Christiania戏院的女同事向Ibsen道歉，而且向他说：她们最喜欢扮演的角色就是Ibsen所写的，而她们所能最得到益处加增见识的，也是Ibsen所写的。”

Ibsen：“此地我须声明一句，向来我不曾写角色，我只表现活人，并且要声明我一生写着戏剧时，不曾有那一位演员或女演员在心目前。也许写了之后，可以很侥幸的遇见一位这样可亲的女演员。”

Constance Bruun很庄严地起立回答：她并未曾梦想Ibsen会想到她，Ibsen的见她，今日还是初次，并且说她误用了“角色”一字所指正与Ibsen所谓“活人”完全相同。

Ibsen全不自觉他这样的粗糙如何使席上来宾难过。我们

起立时，他诚恳的感谢我替他设这酒宴，很自然的说："今日的会非常热闹满意。"

我以上举一个 Ibsen 粗糙率直的例，但是有多少往事使我回忆到他的亲热、警惕、精细。

我回忆到三十年余前我们在 Dresden 城中及附近的野游。Ibsen 对我讲起他于久居国外之后所认识的法国国民精神，或者批评 Schiller 戏剧不自然雅驯的文字的铺张，或者指斥 Runeberg 十二言诗音节的不当。各处显出他的忌恶一切学究式的，传统的及与人生离开的态度；最后，连诗律本身也是他所厌恶的。

我们走进一间酒楼。茶房的偷偷的瞥眼到这位生客胸前异族的徽章，因而伺候特别勤快。所以 Ibsen 可以在席间坐谈一直到晚上，或者告诉我新闻，或者询问我消息，眼镜后的眼光晶亮尖锐，而且有什么他听得高兴时，总是不变的这样的说："你刚说的，真像一篇诗文。"

Ibsen 刚过七十的时候，常到 Dresden 的文学社中，很注意的听那边演讲。这些演讲，普通也很好而有益处。Ibsen 对于这些固谦的，不大知名的撒克逊省作者持着很敬重同僚的态度，他重视他们的学问，以及他们没有成见的文学陶养。

我现在可以想象 Ibsen 在 Muenchen 他的家里。这时候德国也已经有几位个人很敬重他，虽然他尚未真正著名。他在家里，常接见来游 Muenchen 的 Skandinavia 名人，其中常有挪威的政客，他很看重有实学或专门知识的人，如后来做首相的 Hagerup，但是对于他所认为庸凡的图谋功名者，只有轻藐与冷淡。

我也记得，他在 Kopenhagen 做客时，受社会似王礼的欢迎。Ibsen 一到某地，各位都被人占满。如果有宴会，有时他的静默或寡言笑引起大家的惊叹。这时候，他说起挪威，已经不像从前的怨愤，只带点叹惜挪威进步蹉跎之意。挪威所发明的学说，他总以为落人后，在欧洲已经废用。有人提到挪威此时农民的进步维新，他就说 Malling 所著的 Gute und grosse Handlungen（五十年前通行的小孩劝善书）还与这些农民很相宜。

最后，我还记得多少次游历挪威所得关于他的清楚的印象。比如，我们约好每天早晨一同早餐，或者去游览古船（Wikinger-schiff，按挪威古代人死用船葬，所以现在常有发现古船的事），或者观览古画，而他总是准时穿好衣服在门前等着。或者我依约到他家吃饭他总是擦着手说："今天我们要好好的乐一下。畅饮好酒，饮得痛快，而兼讲故事。"接着："现在我告诉你一件有益的 X 的故事。"——他的脸面只剩下一行的讽笑，便开始讲他的故事，诙谐百出，神气活现，叙述一社会普通敬重的君子其实只是一可笑的犯罪者，就是他自己。

也有一幽静的夜间，我们在靠近一挪威亭外的露天聚谈，这地方的名称，我已忘记。案上的蜡烛收起，因为夏天的夜是通宵微亮的。Ibsen 的身躯，他的高大额额及蓬勃的头发在这奇幻的夜光中与朦胧的景物融合为一。因为那时有点熹微朦昧到后来看得见，只剩下他一对眼镜的闪烁及他嘴形的微动。他说的声音低微，时时沾一口酒，说怪话，发诙谐。

我们刚吃过炒羊排，所以我说：羊是很高贵的动物。"一定。"Ibsen 回答，"我有一回想要写一篇关于羊的戏剧，有一人危病，

要使他复原，唯一的方法是给他换新血。后来用羊血注入他的血脉中，而这人病愈。病愈之后，他常在梦中看见这只羊。他的命是这羊救的，后来，这羊变成一个女人，他很爱她，他不是应该爱她吗？——一定的，但是世界上并不常见一个由羊变成的女人。——但是事实上也有这种事，事实上有如此的。”——他讲到此地停止了，而远处灰白的江天一色与Ibsen的微笑相辉映。

除了Ibsen早年所著的关于历史及传说的戏剧，以及他少年时代的热烈动人的诗歌《爱的喜剧》与《少年团》以外，余下的便是Ibsen盛名所寄托的晚年著作的十二篇现代戏剧。

这十二篇之中，头六篇反对国家底社会，是辩论性质的，自成一类，即《社会柱石》、《玩偶家庭》、《群鬼》、《国民之敌》、《野鸭》(Rosmersholm)。后六篇已非辩论性质，而属于精深的心理问题；他们所讨论的大半是男女间的至亲关系。在这些剧中，女人总是占据极重要地位，即使她并非剧中主要人物之时。这些剧是：《海的女人》，Hedde Cabler，Solness，Eyolf，Borkmann，《复活》。这些都是家庭悲剧及个人悲剧，把国家社会方面完全抛开。

在这些戏剧中，Ibsen不但显出他是诗家、文人，并且是文化思想的领袖。所以要明白感觉他的特性，将他和同代的大文化思想领袖作一比较是很有益处的。在这一面，Ibsen的法文译述者，Prozor公爵是一位开路先锋。

与Ibsen同时出世的大文豪中，在法国有Taine，在俄国有Tolstoy。Ibsen与这两位之间，虽然各自不同，也有几样相近之处。

Taine 起初也是革命家癖性，他曾引起法国精神界的革命；但是逐渐变成忌恶降低贤者，令人平等的革命，与过了青年时期的 Ibsen 相同。这 Ibsen 所认为每回不对的大多数的直接民治，常受他及 Taine 的奚落。

Taine 在政治上比 Ibsen 守旧。他的理想是英国的状况，保存古代宝贵的传统，及保守各地方的习惯。Ibsen 所特别明白是主义之虚浮空乏，不论名目上是立宪、民治，或者相等的名词。真实的改良，由人类的改变着手才有结果。这是一切健康的维新主义共同的 基础。一位社会主义者也许比个人主义者更加自私；保守派也许比激烈派还会使社会崩裂。所要者不在酒瓶上的招牌，而在于瓶中的酒；但是社会所信仰承认的并不是酒，而是瓶上的招牌。

所以我们不可将 Ibsen 看作思想家 (Denker)，也不可看成政治家。Taine 是政治家，Ibsen 是理想家及奋斗者。

伟大的 Tolstoy 因他见解的偏狭看错了 Taine，并以 Ibsen 为无意义，其实与 Ibsen 一样是社会成见的推翻者、破坏者，是超乎国家以外的新社会的预告者。两位同有无政府主义，仇视国家的特点。但是同这精神倾向，Ibsen 将他与贵族思想相连贯，Tolstoy 却将他与相信平等混为一谈。Tolstoy 尊重博爱，Ibsen 却宣传个人自尊。

Renan 比 Ibsen 大几岁。而 Ibsen 看过 Renan 的书，也如他看过 Taine 的书一样少。他和 Renan 也有几样大体上相同之点。

Ibsen 说：“我的职务只在诘问，不在回答。”这句话多少可以适用于精细的思想家及怀疑者 Renan。两位都有超乎别的思

想家的刺激力刺激冲动我们；Renan 使我们惝恍迷离，Ibsen 使我们惊愕失色。

Prozor 曾替我们指出 Ibsen 的 Brand 与 Renan 早年作品的《科学的将来》有多少相同的意念。Renan 在这书中要求人性的完整统一；他说人生的目的，不在于知，不在于情，不在于任幻想力的恣意冲动，而在做一意义完满的人，这正于 Ibsen 同意。

Brand 说，礼堂教会没有什么围墙界线，只存在于宇宙苍穹之下，Renan 也说这样，他甚至于说旧的教会应该解散而造成新的更大的教会。我们现在的宗教信条须改换重订，一班新的神明须顶替现代的偶像，因为实在的世界超乎我们的感觉宇宙之美的可怜想象力——这些 Ibsen 与 Renan 一样的讲到。在《皇帝与加利利人》及 Brand 中。——Renan 也知道有耶稣教与非耶稣教合一的“第三国”。

Taine 及 Tolstoy 与 Ibsen 同年，Renan 比 Ibsen 大几岁，但是还有一位比 Ibsen 小好几岁的伟人；我们不能不将他与 Ibsen 比较一下，虽然 Ibsen 从未读过他的书，而他仅仅读到 Ibsen 一本较不伟大的著作《社会柱石》。

这人就是 Nietzsche。

Nietzsche 和 Ibsen 一样，一位好辩者，也一样的离开政治及实际生活。

他们两位第一共同之点就是两人都以非出自平民自负。Ibsen 有一回在给我的信中详细的说，他的内外祖先，都属于当时 Skien 地方最高贵的家族。——Skine 并不是世界名城，而那地的显贵在外地很少人知道；但是 Ibsen 所要证明的是他的恶恨

挪威上等社会，并不是源于被摈弃者的愤懑不平。

Nietzsche 很愿意人家知道他的世系家族，知道他是出于波兰贵族，虽然他自已没有宗谱可考，有人说这只是 Nietzsche 一种的羡慕贵族的幻想，因为从他放弃的贵族姓氏 Niezky 的拼音，已可看出这姓氏不是波兰所有。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正当的 Nicki。有一位崇拜 Nietzsche 的少年波兰人 Fernard Scharlit，已完全无疑的证明 Nietzsche 是出于 Nicki 派系的世族。他指出 Nietzsche 家中历代相传的家宝，一个戒指，上面还有这族的徽记。Scharlit 很对的以为 Nietzsche 的"主人道德"以及他那贵族化的世界观是由他波兰祖先传下来的精神表现。

Ibsen 与 Nietzsche 两人独立的，但是与 Renan 相同，讨论贵族人类的产生，这是 Rosmer 及 Stockmann 医生所好谈的观念。Nietzsche，在 Zarathustra 未倡超人之说以前，就说到上等的人是人类目前演化的目的。二人的激烈主义都是贵族式的。

在心理方面，两人也每有接触。Nietzsche 这样的爱人生，及人生的要素（依他说，就是求权的意志），所以在于他连真理的价值也要看他能否促进人生，维持人生，维持意志为准。诳骗之所以为害，只因为他拘束人生。如果于生有需要，诳骗也不必捐弃。

很奇怪，这样痛恶耶稣会（按：Jesuitismus 是天主教中一派）的思想家如 Nietzsche，竟自己达到这地步，使他的结论与耶稣会的相贯注。

Ibsen 起初是纯粹崇拜真理的人，后来，如 Prozor 首先指出，也不得不达到同样的见解。Dr. Relling 在 Ibsen 剧中（《野鸭》）所讲诳骗的必要，并不是一种笑话。自然此地只说

诳骗是对待常人所必要的，但是后来 Ibsen 还更彻底，他表示诳骗也是上等人类所必需。

在《群鬼》，他已经发挥绝对说老实话的危险。Alving 夫人不能，也不肯告诉她的儿子他父亲的实情：她不忍这样破灭他的理想，所以在此地 Ibsen 将真实与理想相对。等到她细谨委曲的叙述，差不多将事实粉饰改造，她才敢到末后将事实告诉她的儿子。

在 Ibsen 的 Solness，他的 Borkmann，他的《复活》，在这几篇隐托及泄漏不少作者自己性格的戏剧中，内中主人翁每遇迟疑不决的事，而不愿意发现他的不真，总是这样说：我立意他非真不可。Solness 相信，他的空愿会发生效验，发不多像一种妖力。Hilde 对 Ragnar 说，Kaja 问 Solness：“他有这样告诉你了吗？”Solness 一点不管，只喊着：“不，但是实在是这样！一定是这样！（发怒）我决意——决我意非这样不可！”

Borkmann 夫人自己欺骗，想着她的儿子 Erhart 将来要长大成人，要建功立业，耀祖荣宗。她的姊妹回答：“这只是你的梦想。因为倘非使你搂抱着的这样东西，你恐怕非绝望不可。”

Borkmann 也在自欺，人家将派委员来求他再做银行总经理。“你不相信，他们会来吗？他们一定，一定非来不可？——我坚决的相信，这是我颠扑不破的深信。如果我非这样决定，早已拿枪自杀了。”

在《复活》，Rubeck 这样的说他工作的重要：“因为我已完成我这杰作……复活之日就是我的杰作！或者就开始已是如此（他怕他已经将事弄坏了）。不，现在也是如此，一定，一定，一定是个杰作。”

Ibsen 和 Nietzsche 一样，在他有意识的心灵生活之后，有一种天然不觉的要求。两人的伟大都在于他们的本性。但是在Ibsen，女人特别能够将男人的需要归于轨道，不为鄙恶势力所诱—— 这就是他在 Brand，用一极讨厌的外国语所谓“den Geist des Akkords”(调和的精神)常是一深受男人影响的女人，她能够把男人的性格看作比实际上较纯清较高逸，而使这男人能充分发展他的本能——像 Hilde 之迫 Solness，Irone 之迫 Rubeck 上进。

Ibsen 以为最能抵抗遗传势力及社会欺蒙的莫如女人；在他的戏剧中，她能发挥光大人的能力。这点是 Ibseb 与鄙恶女人的 Nietzsche 最相反的地方。依 Nietzsche，女人每为男人的牵累：她是应该被克服的自然力。

Ibsen 与 Nietzsche 两人都是孤独飘逸，但是两人都颇注意到他们的著作受社会的欢迎或是摈弃。Stockmann 医生说：最能独立的人，就是最强毅的人。Prozor 曾问过，谁最能独立不倚？是 Ibsen，还是 Nietzsche? Ibsen 忌恶各种的团体生活，但是让他的著作表演给戏院中的大众观看。Nietzsche 是独立隐退的思想家，但是于日常生活每求（虽然无结果）得与思想相同的人为友，而他的著作，在他活时，普通社会未曾读过，至少未曾明白。

我觉得不易解决这问题，因为我碰巧，被二位都认为知交。

更不易解决的问题是，两位之中，谁的著作更深刻的动人，及谁的名誉最为永久。

Ibsen 的名誉，是 Skandinavia 三国中最伟大的。他是三国有史以来所产生的最伟大的人物。这三国二百年来的精神生活

以 Ibsen 为极顶。丹麦、挪威中能望其肩背的只有 Holberg。Holberg 的人品性格也有点近似 Ibsen——他的孤独飘逸，脱离俗羁，粗糙不群。两人都是远超乎北欧当代人物之上，两位都有不朽的戏剧作品，两位都是社会的导师。

但是于世界上的名誉及势力，Holberg 绝不能与 Ibsen 比较。直到他死后，Holberg 才在德国一国得到人家的极端推重，而在德国，如以前之在俄国，发生多少影响。

在北欧，Ibsen 的恩泽布满全国，自然也有影响于戏剧家，但并未造成一种流派。

在德国有几位有功于介绍 Ibsen：Julius Hoffroy，一位迁居德国的丹麦人，以及两位作者（后来都做戏院经理）Otto Brahm 及 Paul schlenther。在一八八〇余年时候，Ibsen（与 Zola，Tolstoy）被人称为自然主义大家而受崇拜。那时人们正开始反对旧式，Sehiller 式的理想主义，而忽略了 Ibsen 的理想主义方面。

奥国人及德国人阅看、表演、研究 Ibsen 的戏剧，一如本国作家，而尊崇他则在尊崇本国作家之上。一班青年所受他的影响，很难测度。

Henrik Ibsen 的所以能感动德人的情感，因为他同时被人当作个人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

在样样板刻的德国，实际上却有不少的个人主义流行于社会，而 Ibsen 能将这个人主义写成文字。Catalina 鄙厌罗马的社会；Nore 说，我最先须探讨，是谁对，是社会，还是我；Stockmann 医生永是攻击可恶的隐固的大多数。

但是在德国反对个人主义的潮流平常成为社会主义。这社会主义的乐土，自然就是德国。如果我们更详细地研究 Ibsen 的

个人主义，我们发现其中实在隐伏着社会主义。这主义在《社会柱石》已经可以看出痕迹，而在以下向 Drontheim 工人动人的演说词，更为明显：

“现在在欧洲传布的社会情状的改变主要在于将来工人及女子的地位。这种的改变，是我所热诚希望的，而且我愿终身致力来谋达到这个目的。”

Ibsen 的人物并不是弃绝邻友的一种孤独的人品，像 Byron 一派的。他的个人主义，不是 Byron 的 Manfred 的个人主义，跑到 Alps 山上以求逃脱世俗，也不是 Nietzsche 的个人主义，恶忌大城退隐于 Zarathustra 的洞中。不，他早想念“人生的炎夏世界。”他的人物常是恬默简单的人，有时候是较伟大，或有伟大志向的人，静默的过他们的安乐日子。但是因为连这一点清福也不许享受，因为社会的法律、矩规、伦理、闲谈，阻挡人类的快乐的欲望，引起忧苦烦虑，使人无从求乐，所以激怒他们，引起他们的愤怒的批评。在这轻恶社会的态度，社会主义是与 Ibsen 一致的。这种愤慨，连社会主义的平常信徒也可以了悟。社会主义的辩护者，和 Alving 夫人一样，早已发现社会的建设都是用“机器缝的”。

所以在倾向社会主义的德国人中也有 Ibsen 的朋友与信徒。

在德国的新旧戏剧家，如 Richard Voss，Arno Holz，Gerhart Hauptmann，Hermann Sudermann，Hermann Bahr 都可以寻出受过 Ibsen 影响的痕迹。Hauptmann 的 Vor Sonnenauigang（《黎明之前》）是受《群鬼》所激动，他的 Die Versunkene Glocke（《沉钟》）是受 Brand 及 Solness 的感力。

在通行英文的国度，Ibsen 的重要性较小。英国不大读 Ibsen 的书，但是有时在戏院表演他的戏剧。在北美，有时也扮演过，但未受深刻的了悟。在英国方面，Edmund Gosse，William Archer，Bernard Shaw 都竭力替 Ibsen 鼓吹。Shaw 的写戏剧也有得力于 Ibsen。……在英国，Ibsen 被人尊为心理学家，但是受人攻击，称他为艰涩，而且是物质主义者。

最有功于介绍 Ibsen 到法国文学界的是 Maurice Prozo 公爵。于戏台上，Lugne Poé 是他的信徒。当象征主义风行法国时，人家称他为伟大的象征主义者。Ibsen 的玄奥方面，如 Romersholm 中的白马及《海的女人》的异客，特别合于这种解释。也常有人将他当作无政府主义者，称赞《国民之敌》的反抗国家与社会，及 Ulrik Brendel 的讥评社会。

但是在法国，也像在英国，Ibsen 的戏不能作戏院日常扮演的剧本。法国戏剧家中，有一位 Francois de Curel 是受过 Ibsen 的影响的。

虽然 Ibsen 的戏剧的扮演在腊丁诸国遇着障碍——例如意大利对于 Rosmersholm 及《野鸭》毫无了解——但是斯拉夫及匈牙利民族很爽快的接受他，视为已有。在这些国家中，Ibsen 的戏剧都经极有名极得力的演员表演过。

Ibsen 伟大最好的证据，就是在挪威起初被称为守旧派，后来被称为激烈派，在德国被认为自然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及社会主义者，而在法国被视为象征主义者，及无政府主义者。

在各国都有人注意要看他性格的几方面，这便可证明他多少方面的彩亮，这便可证明他是何等包罗万象。

卖 花 女

（英）萧伯纳　英文原著
林语堂　汉译

弁　言

萧伯纳在中国闻名已久，虽然他的书有中文译本的并不多。这实在是一种缺憾，因为到底中国思想茅塞思路不清的同胞还不少，看看像萧氏这样以“攻乎异端”，甚至宣传“异端”，为能事的文章是能启发心智，于一人的思想见解有益的。像本剧中健谈雄辩的打扫夫杜力特就是萧氏的化身，杜力特的攻击 middle-class morality 就是萧氏思想之一部分。为什么要攻击、取笑、奚落？Middle-class morality 市侩们自然不懂，因为市侩站在卫道方面，自古已然，但是读书人也要犯上思想不清的罪过却是真堪痛哭流涕的一件事。崇奉“未知生焉知死”的市侩哲学市侩人生观的二千五百年的成绩，是已成为日月昭彰有目共见的历史上的事实，不必我来唠叨了。

市侩因为不懂萧伯纳却又抵不过他的三寸舌，所以以“俏皮家”三字把萧伯纳了结。这真是荒唐之至。萧伯纳自己说过“My way of joking is to tell the truth; it is the funniest thing in the world.”——把“真理”与“俏皮”合婚，这也是萧氏自己的俏皮话，也就是萧氏的至理名言。萧氏的幽默——其实一切的幽默都是如此——是专在写实，专在揭穿人生、社会、教育、政治、婚姻、医学、宗教……的西洋镜。这是萧氏艺术之

实诀，幽默的真诠。看惯西洋镜的人——自然是“大多数”——奉西洋镜为真理，因而不得不视拆穿西洋镜的人为滑稽，病在他人者指为荒唐，且可“一笑置之”，病在自己身上者指为捣乱，则非辞严义正，义愤填胸，声讨诛伐不可。比方本篇的以利沙说她做穷苦的卖花女时还可以卖花，六个月以后口音改正，社交的礼貌学好，成了“闺媛”，却非“狼狈”出嫁找一个男人“卖身”不可——这句话是“笑话”呢，还是“真理”呢？又如欧洲大战，英国人士一致“爱国”，以德人侵犯比利时的中立，视条约如“废纸”，非来加入战争拥护“公理”不可，萧伯纳却说视条约如“废纸”是历史上的常事——这话又是“笑话”呢，还是“真理”呢？前者被视为荒唐滑稽，后者却是卖国奸贼的举动了。真理有知，也当为英人恸哭长叹！萧氏自己说过，有一次他找眼科医生，医生惊诧着：

“你的眼睛与众不同呀。”

“什么毛病？”

“一点没有毛病。”

“那么何以与众不同呢？”

“因为你一点毛病没有。”

世上眼力全无毛病者十分之一，而有小疵的十分之九。所以萧氏提出来的问题便是：要故意戴上眼镜，使他的眼力与十分之九的人相同呢，还是保全其真，而受因视事与众不同而被指为怪诞不经的苦痛呢？

本书的名称也须一番解释。Pygmalion 是古 Cyprus 岛上的王，曾雕刻一座绝世美人的象牙像，后来思恋其美，至于恋爱上这座牙像，坐卧不安，无法可想，只好祷求爱神 Aphrodite 使

这牙像变成活人。Aphrodite 允其所请，Pygmalion 遂与此女子——名为Galatea——结婚，过甜美生活，并生下儿子，名为Paphos. 在本剧中，Higgins（即 Pygmalion，原序中说他就是英国鼎鼎大名的发音学家 Henry Sweet 的影子），一位发音学教授，改去卖花女 Eliza（即 Galatea）的伦敦土腔，把她教成一位可以充当公爵夫人的闺媛：问题是要如何将 Eliza 处置？所不同者，Pygmalion 爱上 Galatea，Higgins 却只预备与 Eliza 做好朋友。原书有序及很长的小说体裁的尾巴，还在发他的妙论，并叙述 Eliza 嫁给 Freddy 的结局，因为过长，从略。

萧氏特别把 don't，they've，you'd，that's 的撇号（'）删去，写成 dont，theyve，youd，thats。本版一仍其旧。读者所应注意的有以下数样常有的缩写：

s 代表 is，has（如 theres，hes，whos）
（有时 s 代表 us，如 Lets give him ten）
d 代表 would，had（如 theyd，whood）
ve，v 代表 have（如 youve，theyre，havnt）
re，r 代表 are（如 youre，theyre，arnt）
nt，t 代表 not（如 isnt cant，hasnt）
ll 代表 will（如 itll theyll thatll）

注中"俚语"指 vulgar，为通人学者所不宜用；"白话"指 colloquial，少见于文言（literary）；"殊语"指 slang，slang 为"class dialect"，指特别阶级，职业，或团体的偏语（如航业、学堂、商界、军界之一种俗语），因未得中文妥当名词，借有"绝

代殊语”之“殊语”二字，取其代表“殊别”阶级或团体的语言。[1]

Pygmalion 作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一三年初次表演，一九一四年刊行。

译者，一九二九，三，八。

[1] 原稿系中英文对照，所以有这些说明。编者已将英语删去。

第 一 幕

[夜间十一时十五分，在克芬花园。一阵阵的夏天霖雨。各方面马车吹笛狂号的声音。行人跑入市场及圣保罗大礼堂的廊庑避雨。在这廊下已经有了一些人，其中有一位妇女同她的女儿，身穿晚间宴服。他们都正在焦灼的探首观望雨势，除了一位男人，背向其余的人，仿佛一意茫然于他正在忙碌写记的一本笔记簿。]

[礼堂的钟打第一刻钟。]

女儿 [在中央柱石之间，而靠近她左旁一柱]：我冻得透骨了。佛来弟到底什么事？他已经去了二十分钟了。

母亲 [在她女儿右旁]：没有这样久。但是到这时候也早该替我们雇到一辆马车了。

旁观者 [在女人右旁]：太太，他非等到十一点半，车夫送完看戏的乘客回来以后，雇不到车。

母亲：但是我们非有马车不可。我不能在此鹄立到十一点半。真糟糕！

旁观者：喝，这并不是我的错啊，太太。

女儿：如果佛来弟真有点本领魄力，他应早在戏院门口就雇到了。

母亲：（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能够怎么样呢，可怜的孩子？

女儿：别人雇得到车。为什么他雇不到？

[佛来弟从骚塞姆敦街方面由雨中飞奔而至，站入她们两人中间，合着一把滴水的洋伞。他是二十岁的青年，穿着晚礼服，足踝处甚湿。]

女儿：喂，你没雇到马车吗？

佛来弟：无论如何想法子，一辆也没有。

母亲：啊！佛来弟，一定有的。是你没有想法子去雇。

女儿：太讨厌了。难道你打算要我们自己去雇车不成？

佛来弟：我告诉你，车都被人雇去了。雨来得这般兀突，没人有准备；谁都须叫一辆车。我这头走到哲令克老思，那头走到勒格特圈道，车都被人雇去了。

母亲：你到突拉法罗嘎方场看看没有？

佛来弟：突拉法罗嘎也没有。

女儿：你有去看看没有？

佛来弟：我一直跑到哲令克老思车站。难道你要叫我一直走到黑墨思米索不成？

女儿：你简直没去看看。

母亲：你这个人真无用，佛来弟。你再去；找不到车，你别回来。

佛来弟：叫我去在雨里头白弄得一身跑湿罢了。

女儿：我们呢？是否要叫我们几乎整夜的在这风头里鹄立？你这自私猪猡……

佛来弟：好，好；我去，我去。[他打开洋伞跑向思突兰方面去，但是撞上一位正跑来避雨的卖花女，把她的花篮敲落。一

阵闪烁夺目的电光，过后便是轰轰隆隆的雷鸣，做这一件事的奏乐。]

卖花女：Naw naw，佛来弟，你走路也得看看路啊，老兄。

佛来弟；对不住。[飞奔而去。]

卖花女［拾起她散在地上的花，放回篮里］：这种的礼貌！两束紫罗兰践踏在泥泞中。[她坐在柱座上，在女人的右旁，分放她的花。她并非有动人的容貌。大概十八岁，也许二十，然不见得在二十以上。头戴水兵式的黑草帽，这顶草帽早薰染过伦敦的灰尘与煤烟，极罕刷净过，说不定就没刷过一次。她的头发脏得可以，有待洗涤；那种鼠灰色大概不会是天然的。身穿一件粗恶黑衣，长几乎及于膝上，腰身贴紧。穿的一件棕色的裙，上面罩着粗围裙。她的长皮鞋已经穿得破烂。自然据她情形而论，也算干净，但是与那些闺媛比较起来，就算很肮脏。她的面目不比她们坏；但是那种情状颇有可改良之余地；而且她也须找牙科医生去。]

母亲：你何以知道我的儿子叫佛来弟，你说啊？

卖花女：什么，他是你的儿子，真的吗？喝，倘使你尽过母亲的本分，他应不至于这样的不识大体，弄坏一个贫女的花儿而不给钱就跑开。你肯给钱吗？[这里，请看官原谅，这样的不使用发音字母而勉强把她的方言写出的尝试应该放弃，认为除在伦敦以外看不明白。]

女儿：一点不要给她，母亲。别妄想！

母亲：让我来，克拉喇。你有铜子（辨士）没有？

女儿：没有。我没有比六辨士更小的钱。

卖花女［有希望的］：好太太，你给我一个六辨士（半先

令）的，我能找还给你。

母亲［对克拉喇］拿给我。［克拉喇有难色，勉强交出来。］Naw［对卖花女］这是给你的花钱。

卖花女：谢谢，太太。

女儿：叫她找你零钱。

母亲：不要作声，克拉喇。［对卖花女］你零钱留住不必找了。

卖花女：哦，啊，多谢，太太。

母亲：现在告诉我你何以知道那位男子的名字？

卖花女：我并不知道。

母亲：我听见你叫他的名字。不要瞒我。

卖花女［抗辩的］：谁想瞒你？我叫他佛来弟或査利正如你自己在同一位生人说话而想同他和蔼时，也要如此。［她坐在花篮旁边。］

女儿：白丢掉六辨士！真的，妈妈，你真可把这钱留给佛来弟。［她怏怏不乐退立柱后。］

［一位可爱的军人一类的长辈的先生跑来避雨，合起一把雨水滴沥的洋伞。他的情状与佛来弟相同，足踝处很湿，他穿晚礼服及薄大衣。他立在女儿退出的空位。］

先生：P-y-oo！

母亲［对先生］：啊，先生，有雨快要停止的样子没有？

先生：不见得吧，两分钟前，又开始下的比先前更厉害。［他走到卖花女郎的旁边柱座，把脚放在座上，弯身去放下卷起的裤脚。］

母亲：倒霉！［她忧容的退入与她女儿在一处。］

卖花女［乘着与那位武人靠近的机会，想同他攀谈起来］：如果下得更厉害，就是雨快要停止的先兆。所以，不用急，队长，跟一个穷苦女子买一朵花吧。

先生：对不住。我没有小洋。

卖花女：我可以找给你，队长。

先生：找我的一金镑？我没有更小的。

卖花女：咳！请向我买一朵花吧，队长。我能找二先令半的。拿这个，卖你两辨士。

先生：不要吵；这才是个好女孩。［摸他的口袋］我实在没有小洋——等一会：这里有三个半辨士，如果于你有何用处。

［他退到那另一柱石。］

卖花女［失望的，但是以为三个半辨士还胜于无］：谢谢你，先生。

旁观者［对女郎］：你须小心：他给你钱，你得给他一朵花。后头有一位把你的话每字都写上去。［大家回观那位正在笔记的人。］

卖花女［慌张的跳起来］：我对那位先生说话，并没有罪过。如果我不站在车路上，我有卖花的权利。［发痴似的］我是正经的女子：上帝帮助我，我除了请他买花以外没有对他说话。［大家鼓噪起来，多半对卖花女表示同情，但是不以她的神经过敏为然。有人喊着：不要咆哮。谁害着你？没有人要去动着你。这样噪聒有何益？安静些。放心，放心，云云。这种声音由那些长辈稳健的观众出来，这些人向她慰安抚摩。较躁急的人叫她免开尊口，或直截的问她什么事。距离较远的一群人，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也回来参加问答，增加这些喧嚣。吵什么事？她

什么事？他在那里？一位侦探记录她的话。什么！他？是的，在那边那一位。拿那位先生的钱，云云。卖花女羞惭欲狂，受人拥挤滋扰，由人群中闯出来找那位先生，狂号说］啊，先生，不要让他们控告我。你不知道这于我有多少利害，他们要取消我的品行保证书，赶我在街上流离，加以兜揽男子（的罪名）。他们……

笔记者［从她右旁出来，其余诸人围挤在他的后面］：Naw，naw，naw，naw！谁要害你，你这痴丫头？你以为我是谁？

旁观者：不碍事的，他是个先生，你瞧他的皮鞋。［对笔记者解释］她以为你是巡捕的密探，先生。

笔记者［感觉锐敏的兴趣］：什么叫巡捕的密探？

旁观者［不善于下界说］：这是——这个，这个，就是巡捕的密探，比方这样说。不然你怎么称呼？一种间牒？

卖花女［还是神经错乱的］：我以《圣经》为誓，我没说一句——

笔记者［态度轩昂，但是和蔼的］：啊，不要作声，不要作声，你看我像个巡捕吗？

卖花女［绝未放心］：那末你何以把我的话记录下来？我何以知道你没有记错？给我看你写些什么。［笔记者开卷，展开在她的面前，毫不动摇，虽然围在他肩后要想阅读的大众可使体质较弱的人跌倒］那个是什么？那不是正经的文字。我读不来。

笔记者：我读得来。［他读着；正确的模仿她的音腔］"Cheer ap，Keptin；n' baw ya flahr orf a pore gel."（不用急，队长；跟一个穷苦女子卖一朵花吧。）

卖花女［甚窘］：我称他队长，我不是怀有恶意。［对那位

先生］唉，先生，不要让他因为这么一个字来控告我。你——

先生：控告！我不控告！［对笔记者］真的，先生，如果你真是一位侦探，于我未请你之先，你也不必先来就替我防卫青年女子的骚扰。谁也看得出这位女子不怀恶意。

一般的旁观者［表示反对巡警的暗查方法］：自然看得出。这与你何干？管你自己的事。他想要邀功升级，真的。抄录人家的说话！女子也没对他说错话。倘是有，也何妨？好家伙，一位女子避雨就得受人鄙薄云云，云云。［较同情的人领她回到柱座，在那里她归坐原位，力自抑制。］

旁人：他不是密探，他只是个好管闲事的宝贝，就是如此。你听我说，看看他的皮鞋。

笔记者［和气的转向他］：你色罗薛的家里人近状如何？

旁人［疑忌的］：谁告诉你我的家族是色罗薛人？

笔记者：你不必管。他们确是那地的人。［对女子说］你何以跑到这样远的东部来？你生在利孙林。

卖花女［惊愕失色］：唉，我离开利孙林地方有什么不是？那个地方养豚还嫌太坏，而我一星期得给四先令六辨士（的房钱）。［号哭着］Oh-boo-hoo-oo-

笔记者：要住在那里随你便，但是不要这样号哭。

先生［对女子说］：来，来！他不能动着你，你有权利要住那里就住那里。

一位讥讽的旁观者［闯入笔记者与那位先生之间］：住在派克路，比方说。我愿意同你研究住房问题，真的。

卖花女［气稍平，在她花篮上沉吟悒郁，无精打彩的喃喃自语］：我是正经女子，我是正经女子。

讥讽的旁观者［不睬她］：你知道我是那里人吗？

笔记者［应声答出］：霍克士敦。

［叽哩咕噜。大众对笔记者显出的本领益发增加兴趣。］

讥讽者［惊奇起来］：Ei，谁说我不是（真不错）？好家伙！你样样知道，真的。

卖花女［还在郁悒不平］：他没有干涉我的端由。

旁观者［对她］：自然没有。你不要受他播弄。［对笔记者］你瞧：人家不去犯你，你何必管人家的事？你有什么法律理由？

几位旁人［似乎抓住法律上的要点，鼓起勇气］：是的，你有什么法律理由？

卖花女：让他自己说去，我不要与他往来。

旁观者：你以为我们只是你脚下的灰土，是吗？再看你跟一位先生乱来！

讥讽的旁观者：是的，你如还要跟人家相命，告诉他他是那里的人。

笔记者：哲罗邓亨姆，黑儒，剑桥，及印度。

先生：都对。［大笑。大家反同情于笔记者。嚷着说：他一切都知道。说得很对，听见他告诉那位先生他的籍贯没有？云云。］可否请问，先生，你是否在跳舞场以此为业？

笔记者：我也想到这一层。也许我有一天会如此。

［雨已停止，在外立着的人开始走开。］

卖花女［因大家变为赞成笔记者，心中不乐］：他不是个君子，他不是，他干涉一位穷苦的女子。

女儿［不耐烦，粗莽的推拥到前面来，把那位先生挤开，那

位先生客气的退入柱的那边]：佛来弟不知到底在干吗？如果我再这风里站立，就要患肺膜炎。

笔记者［赶快记录“monia”的读音，记录时对自己说］：厄罗士考特（地方的人）。

女儿［粗躁的］：请你无礼的话不要乱谈，好不好？

笔记者：我有说出吗？我不是有意的。对不起。你的母亲是厄伯塞姆，分明不误的。

母亲［走上女儿与笔记者之间］：真希奇！我生长在大女公园，就在厄伯塞姆附近。

笔记者［失声狂笑］：哈！哈！这种怪诞名称！对不住。［对女儿说］你要一辆马车，是吗？

女儿：不要妄来与我说话。

母亲：啊，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克拉喇！［她的女儿怒容耸肩拒绝她，高傲的退后。］如你能替我们找一辆马车，非常感激。［笔记者拿出一个吹笛。］啊，谢谢。［走向她的女儿。］

［笔记者吹一阵响亮的笛声。］

讥讽的旁观者：你瞧！我早知道他是便衣巡警。

旁观者：那不是警笛；那只是运动时用的吹笛。

卖花女［仍是满怀不平］：他没有权利取消我的品格证明书。我的令名在于我与任何贵妇是一样重要。

笔记者：不知你看见没有，雨已停止差不多两分钟了。

旁观者：果然停了。你为什么不早说，让我们白费时间听你的傻话！［他走向思突兰街去。］

讥讽的旁观者：我知道你是那里人。你是安韦尔人。

笔记者［好意修正的］：韩韦尔。

讥讽的旁观者［假装高雅的声调］：谢谢你，教员。Haw，haw！再见！［他假作敬意作免冠势，逍遥走开。］

卖花女：这样的吓杀人。他自己喜欢人家对他这样吗？

母亲：现在雨全停了，克拉喇。我们可以走去坐公共汽车。来。［她拾起裙末高出踝上，忽忙走向思突兰街去。］

女儿：但是马车——［她的母亲已经离远听不见。］唉，真讨厌！［她悻悻然追上去。］

［其余的人都走，只有笔记者、那位先生及卖花女留着，卖花女还坐着摆布她的花篮，口中喃喃的怨愤不平。］

卖花女：可怜的女子！受罪还不够，又须受人家的骚扰，逼迫。

先生［回至原处，在笔记者之左］：你这是怎么做法，如果可以请教？

笔记者：单靠发音学。声音之科学。这是我的专门职业，也是我的偏好。能靠偏好谋生的人真是幸福！你可凭一人的土腔看出一位哀尔兰人，或约克县人。我能断定任何人的生长地方，不出六哩以外。在伦敦城，我能断定，不出二里以外。有时候不出两条街。

卖花女：也自己不害臊，卑怯的小人。

先生：但是这样可以谋生吗？

笔记者：可以的！很厚利的，现代是暴富者的时代。人家起初在克恩特城一年八十金镑的收入，后来住在派克路，一年十万的收入。他们要脱开克恩特城（的气味）；但一开口，就露出马脚。我能教他们……

卖花女：你很可管你自己的事，不来干涉一个可怜的女子

笔记者［爆发的］：女子，即刻停止那样可憎的啼哭，不然请你到别的礼堂去避雨。

卖花女［微弱的反抗］：我有权利，随意留在此地，与你相同。

笔记者：一个女人发出这种令人不乐讨人厌的声音，没有住在任何地方的权利——没有权利活在人间。须记得你是人类，有灵魂，有能语言的神圣才能，须记得你国的语言是莎士比亚，米尔顿，及《圣经》所用的语言，不要坐在那边咿唔，像一只坏脾气的鸽子。

卖花女［十分被他压服，不敢抬头，只含着一半惊异一半哀怨举目看他］：Ah-ah-ah-ow-ow-ow-oo！

笔记者［倏忽拿出他的簿子］天啊！这种的声音！［他写着，写完拿书诵读，准确的仿效她的元音。］Ah-ah-ah-ow-ow-ow-oo！

卖花女［看他如此，感觉好玩，不禁失声而笑］：滚你的！

笔记者：你瞧这位，满口讲的街谈俚语的腔调。这种腔调够使她一生穷苦流落街上。在三月内，我能使她在公使大臣的园会上充当一位公爵夫人。我甚至能替她找个差事，做贵妇的上房女仆，或是做店铺的副手，这种地位需要更好的英文。我就是替商界的百万富翁做这种事。从这种工作的收入，我做发音学的真正的科学工作，并且偶然写写米尔顿体的诗。

先生：我自己也是研究印度的方言，而且——

笔记者［兴奋的］：是吗？你认得辟戈灵上校，《白话梵文》的作者吗？

先生：我就是辟戈灵上校。你是谁？

笔记者：亨利·黑堇思，《黑堇思世界字母》的作者。

辟戈灵：[诚挚的]：我从印度来找你。

黑堇思：我本来要到印度去找你。

辟戈灵：你住在那里？

黑堇思：27甲，韦姆波罗街。明天请到我家坐谈。

辟戈灵：我寓卡尔登。你现在跟我同来，可以在席上畅谈一下。

黑堇思：这个不错。

卖花女［当辟戈灵经过她时，对他说］：好先生啊，买一朵花吧。我房钱还不能付哩。

辟戈灵：我实在没有小洋。对不住［他走开］。

黑堇思［深怪此女子善于求乞］：你撒诳，你刚才说你能找半个克老恩（二先令半）。

卖花女［十分穷窘，起立］：活该给你吃一肚钉子，活该。［将花篮飞掷在他的面前］整个花篮卖你六辨士吧。

［礼堂的钟打第二刻钟。］

黑堇思［听这钟声，如闻上帝的声音，责备他对这穷苦女子像法利赛人的冷酷］：这提醒我。［他郑重的免冠；扔一把钱在花篮里，跟着辟戈灵走。］

卖花女［拾起一个半克老恩］Ah-ow-ooh！［拾起两三个佛劳伶］Aaah-ow-ooh！［拾起几个钱币］Aaaaaah-ow-ooh！［拾起一个半镑钱］Aaaaaaaaaaah-ow-ooh！！！

佛来弟［由马车中跳出］：终于雇到一辆，Hallo！［向女子说］刚才两位女子到那里去了？

卖花女：雨停的时候，她们走去乘公共汽车。

佛来弟：而让我独自料理一个马车！该死！

卖花女［扬扬自得的］：不碍事的，青年，我要坐马车回家。［她摇摇摆摆的走到马车前。马夫双手夹在背后，把车门紧闭不让她进去。卖花女十分明白马夫猜疑的心理，拿一把的银币给他看。］八辨士于我不算什么，查利。［马夫露齿而笑，开门。］安琪尔院，独卢离巷，在米格罗查恩的油铺转角经过。看看你马赶得多快。［她上车，把车门砰然一关，车走。］

佛来弟：喝，真倒霉！

第　二　幕

［第二天上午十一时。韦姆波罗街黑董思的研究室。这室在二楼，看出去是街面，原来预备做客厅。复门在后墙中间；走进的人看见右旁壁隅两座高的文件橱，靠墙排成直角形相向。在这壁隅有一平顶写字台，上面留声机器一架，喉头镜一座，一排小风琴管笛，附有抽风柜，一套罩试音火所用的灯筒，配在煤气灯头，这灯头是由一条橡皮管通于墙上的煤气栓，几枝音叉大小不同，一件与人头大小相同的半面人头模型，剖面的表示发音器官，及一盒子，内有多少做留声机用的蜡制圆筒。］

［再往前来，在同一边，有一火炉，炉旁靠门一面有一只舒服的皮大椅，及一个煤斗。火炉上有一时钟。火炉与放留声机的桌子的中间有一新闻纸架。］

［在中门的那一面，在来人的左旁，有一座浅屉的橱。上有一架电话及一本电话簿。往外一隅及全墙的大半有一座大钢琴，键盘在离门较远的一头；一只给奏琴人坐的板凳。长与键盘相等。钢琴之上有盛糖果的碟，堆着水果糖食，大半是芝古力糖。

［房之中间不放东西。除了那只大椅，钢琴板凳，及留声机案的两只椅子以外，还有一另放的椅子。这椅子在火炉旁。墙上有雕刻板的印画：大半是伯兰你式思及“墨若听特”法制的

肖像。没有图画。]

[辟戈灵靠桌坐着，放下他刚正在用的音义及几张卡片。黑堇思站在他的旁边，正在关几个开着的抽屉。在晨光中，他看来是一位强健，精力弥满，令人悦目一类的四十左右的人，穿着专家模样的黑外衣，带着白麻布领子及黑丝领带。他是强健而属于科学家的一类人，对于凡有可作科学研究的题目的，都兴趣勃然，甚至于强烈，而对于自己及他人，以及他人的情感，却毫不为意。其实若不是因为他的年纪及身材已大，他有一点像躁急的婴儿，遇事兴奋噪闹，而且几乎与婴儿一样的需人看顾，以免无意中弄出恶作剧出来。他的风度高兴时和气的欺负人家，如有什么不是，便大发雷霆；但是他极端的爽直，没有阴险，所以仍旧可爱，虽然在他最不讲理的时候。]

黑堇思［当他关末一抽屉之时］：我想再没有了。

辟戈灵：真可赞叹。你知道，我还未听进去一半。

黑堇思：要不要再来一次？

辟戈灵［起身走向火炉来，在火炉前立定，背后朝火］：不要了，谢谢，现在不要。早晨的精神已经用完了。

黑堇思［跟着他，而立在他的左旁］：听声音听倦了吧？

辟戈灵：是的。真吃力。我以为能发二十四种分明不乱的元音已经很了不得，但是你的一百三十种真使我望洋兴叹。这些大半的音我听不出一点的区别。

黑堇思［低笑着，走到钢琴去吃糖］：这由练习慢慢得来。起初你听不见区别；但是还继续的听，不久就看见他们像 A 与 B 的大不相同。［比尔斯太太探首窥视；她是黑堇思的看家的。］有什么事？

比尔斯太太［犹豫不决；显然的莫知所措］：一位年轻女子要来见你。

黑堇思：一位年轻女子！她有什么事？

比尔斯太太：Eh，先生，她说你若知道她为何事而来，你一定愿意见她。她是一位很平常的女子，先生。很平常，老实说。我本来应该叫她出去，不过我想你或者要她来发音收入留声机片。希望我没有做错；但是老实说，你有时候见的客真是希奇——你能原谅这句话，我敢说，先生——

黑堇思：Eh，不碍紧，比尔斯太太。她口腔有趣味吗？

比尔斯太太：啊，可怕的很，先生，真的。我不明白你对于这种口腔怎么能感觉兴趣。

黑堇思［对辟戈灵］：我们让她上来。领她上来，比太太［他跑过去到工作的案上拾出一个圆筒，预备用在留声机上。］

比尔斯太太［一半不大愿意］：好，先生，先生你说怎样就怎样。［她下楼去。］

黑堇思：这倒是一点运气。我要给你看如何做留声机片。我们让她说话，而我先用贝尔的发音字母抄录，再用宽式罗米克体，以后再叫她对留声机发音，使你可以随意高兴时就打开机器听她讲话，面前排着记下的音标（可以对照）。

比尔斯太太［回来］：就是这位女子，先生。

［卖花女堂皇的走入。她带一顶帽子，上有三根鸵鸟翎毛，橘色，天蓝色及红色。带上差不多干净的围裙，而那件粗劣的衣服曾经稍微修整过。这含着率真无伪的自得与沾沾自喜的神气的一副深可慨叹的模样的可怜打动了辟戈灵。辟戈灵已经于看见比尔斯太太入来时昂直的竖立。至于黑堇思，他对待男女

唯一的不同就是，他若不是威胁恫吓虚张声势，或小题大做，呼天叫地时，便是在于女人有所要求时，对她百般甜言唆诱，如小孩的唆诱他的保姆一样。]

黑董思［看见是她，毫不掩饰的表示他的扫兴，而且即刻，如同婴儿一般，将这事视为一种莫大的悲惨，粗厉的说］：什么，这就是昨夜我记下来的女子。她没有用，我所要的利孙林方言的留声机片都已做好；我不肯为这事再白费一个圆筒。［对女子说］你滚开，不要你。

卖花女：你不要无礼，你还未听见我来找你是什么事。［对比尔斯太太讲，比尔斯太太还站立门口，等着命令］你有告诉他我坐马车来的没有？

比尔斯太太：胡说，女孩！你以为像黑董思先生这样的老爷去管到你坐什么来的？

卖花女：喝，我们倒会打架子！他并非不屑于论钟点拿钱教书，我亲耳听他说的。好，我不是来此地求你们捧场，如果嫌我的钱不好，我可以到别处去。

黑董思：嫌做什么不好？

卖花女：做给你用。现在你明白了吧？我来跟你学，就是如此。而且是给钱的，你听好呀！

黑董思［发呆］：了不得!!!［开口喘气］你打算我应该对你说什么话？

卖花女：唔，如果你是懂得礼貌，你或者会请我坐下，我想。我岂未对你说过，我来给你生意做？

黑董思：辟戈灵，我们应该请这个家伙坐下，还是应该给她扔出窗外？

卖花女［慌恐跑到钢琴去，在那边回转身来表示抵抗］：Ah-ah-oh-ow-ow-ow-oo！［感觉委屈，呜咽啜泣］：我与一切的太太相同肯拿出钱来时，不要人家称我为家伙。

［两位男人兀立不动，从房的对面注目视她，感觉诧异。］

辟戈灵［温和的］：你要什么，我的女孩？

卖花女：我要做花铺里的姑娘，而不在达敦亨姆院路的墙隅卖花。但是我的话若非斯文一点，他们不肯收留我。那末，我来此地给他钱——不是向他求乞舍施——而他把我当做粪土款待。

比尔斯太太：你何以这样呆笨无知，以为你出得起请黑董思先生教你？

卖花女：为什么不？我与你一样知道一个钟头多少钱；而我拿得出。

黑董思：多少呢？

卖花女［走来找他，有凯旋的神气］：现在你才是正经的说话！我早知道你如看见有个机会将昨晚扔给我的钱拿回一点，你就会回转过来。［密谈的］你昨天喝了酒，不是吗？

黑董思［厉声下令］：坐下。

卖花女：如果你要这样客气——

黑董思［向她厉声如雷的说］：坐下。

比尔斯太太［庄重的］：请坐，女孩，你得听先生的话。［她将那只零散椅子挪近炉前毡上，介乎黑董思与辟戈灵之间，而立在椅后，等卖花女坐下。］

卖花女：Ah-ah-ah-ow-ow-oo！［她站立着，一半反抗，一半惊愕。］

辟戈灵［很有礼的］：请坐吧！

卖花女［含羞的］：就坐一坐也无妨。［她坐下。辟戈灵回去炉前毡上。］

黑堇思：你名字叫什么？

卖花女：利沙·杜力特。

黑堇思［庄重的朗诵着］：

以利沙，以利沙伯，伯希与伯丝，

为寻鸟巢，跑到林中去。

辟戈灵：寻得一巢，其中有蛋四个，

黑堇思：一人取一个，剩下蛋三个。

［他们以自己的诙谐得意，放声大笑。］

利沙：喝，不要发痴。

比尔斯太太：你不能对老爷这样说法。

利沙：Eh，他为什么不好好的同我说话？

黑堇思：讲正经事吧。你打算给我多少钱要请我教？

利沙：Ei，我知道什么是公道价钱。我有一位女朋友请个真正的法人教法文，一个钟头十八辨士（一先令半）。那末，你总没有脸叫我给你学习本国语的钱与学法文一样价；所以我不肯给一先令以上。要不要，听你便吧！

黑堇思［在房中上下往来，弄着钥匙及口袋中的银钱，作叮珰声音］：你知道，辟戈灵，如果你不把一先令当做简单一先令看而当做这女子收入之一部，算起来与百万富翁的六七十镑正正相等。

辟戈灵：怎么讲？

黑堇思：你算算看，一位百万富翁一天收入约有一百五十

金镑，她一天赚 得大约二先令半。

利沙［倨傲的］：谁说我只——

黑董思［说下去］：她一课要给我一天收入的五分之二，一位百万富翁的每天进款的五分之二约略六十金镑，这真可观。喝，数目真大！我未曾有过这样高的出价。

利沙［起立，慌忙］：六十金镑！你说些什么话！我未曾出过六十金镑给你。我那里去挪——

黑董思：少说话。

利沙［哭着］：但是我没有六十金镑。唉——

比尔斯太太：不要哭，傻孩子。坐下。没人要敲你的钱。

黑董思：如果你还是这样啼啼哭哭个不停，有人要拿把帚柄敲你的身体，坐下。

利沙：［慢慢的听命］：Ah-ah-ah-ow-oo-o！不知的人以为你是我的父亲。

黑董思：如果我决意教你，我要比两个父亲还要厉害。［拿着他的丝手绢要给她］这里！

利沙：这做什么用？

黑董思：擦你的眼睛。擦你脸上无论那一觉得湿的部分。你须记得：那是你的手绢，那是你的袖子。倘是你想做一位铺里的姑娘，不要把两样互相混用。

［利沙全然惊愕失措，半筹莫展的凝视他。］

比尔斯太太：这样同她说话无益，黑董思先生，她不懂你的意思。而且，你错了，她不是那样做法。［她把手绢拿走。］

利沙［抢回来］：这儿！把那条手绢给我。他是给我的，不是给你的。

辟戈灵［笑着］：是的。我想那应该算为她的所有品，比尔斯太太。

比尔斯太太［灰心的］：活该，黑董思先生。

辟戈灵：黑董思，我倒以为有趣。你说的公使大臣的花园茶会如何了？如果你能实行你的话，我要称你为世上第一大师。我要同你赌着一切这试验的费用，你做不成功。而且我要替她出功课的钱。

利沙：唉，你真是好人。谢谢，队长。

黑董思［颇有意，瞧着她］：这真难于拒绝。她那样下流的可喜——那样脏的可怕——

利沙［极端的抗议］：Ah-ah-ah-ah-ow-ow-oo-oo!!! 我并不脏：我没来以前先洗过脸和手，真的。

辟戈灵：黑董思。你（这种礼貌）绝不会过奖她使她浮夸起来。

比尔斯太太［不安］：唉，不要这样说，先生：要使女子浮夸的方法还多着呢；而黑董思最长于此，虽然他不是每回有意。我希望，先生，你不要纵容他做起傻事来。

黑董思［越想起这个办法，越兴奋起来］：什么是人生，除非是重重叠叠一套神感的傻事？困难在于找到这种傻事来干。不要错过：良机一过不再来。我要使这曳长裙的跑街婆变成一位公爵夫人？

利沙［剧烈的反抗这样的形容她］：Ah-ah-ah-ow-ow-oo!

黑董思［飘飘然］：是的，在六个月以内——倘是她耳灵舌敏，在三个月以内——我要带她到随便什么地方，假充什么都行。我们从今天起，现在起！此刻起！领她去，给她洗净，比

尔斯太太。用猴牌肥皂，如果别的方法洗不掉。厨房里有暖和的火没有？

比尔斯太太：有，但是——

黑董思［滔滔不竭的迸发］：把她所有的衣服脱下烧掉。打电话给里特黎或是别家叫他们送新衣服来。新衣未到之前，用包裹纸把她捆起来。

利沙：你不是个君子，你不是，才说这种话。我是正经的女子，我是；而且我知道你们这类人是怎样的人品，我知道。

黑董思：我们在此地不要你利孙林本乡的假羞态，少妇。你举止动作也得学像一位公爵夫人。领她走，比尔斯太太。倘是她与你为难不听话，尽管打。

利沙［跳起来，在辟戈灵与比太太的中间奔跑求护］：不！我要叫巡警，我真要。

比尔斯太太：但是我没有地方安顿她。

黑董思：把她放进垃圾桶。

利沙：Ah-ah-ah-ow-ow-oo！

辟戈灵：Ei，我同你说，黑董思，你得近情些。

比尔斯太太［坚决的］：你得近情些，黑董思先生：真的。你不能这样任意阔步高谈，鄙薄人家。

［黑董思，受斥，平静下去。接着那阵狂飙以后，便是一阵清新可喜的和风。］

黑董思［带着专家的婉约的声调］：我阔步高谈，鄙薄人家？所爱的比太太，所爱的辟戈灵，我绝无气概凌人的存心。我的提议不过是说我们应该善待这位穷苦的女子。我们得帮助她预备将来居新的社会上地位。倘使我说话有不清楚的地方，那是

因为我不愿有伤她的，或是你的风雅。

[利沙，放心了，潜回原座。]

比尔斯太太[对辟戈灵]：嘿，你听见过这种事没有，先生？

辟戈灵[大笑着]：未曾听过，比太太，未曾。

黑堇思[好脾气的]：什么事情？

比尔斯太太：事情就是，你不能这样收留一位女子如在沙滩上捡起一粒沙石。

黑堇思：为什么不？

比尔斯太太：为什么不！但是你不知道她的来历底细。她的父母是谁？也许她已经出嫁。

利沙：胡说！

黑堇思：你瞧！她说得好：胡说！已经出嫁，你别想！你岂不知道那种阶级的女子出嫁，一年之后，看来就像五十岁精神萎顿的老妈子吗？

利沙：谁要娶我？

黑堇思[忽然改用他演讲格调的最美妙动人的低微的声音]：喝，以利沙，我未教你完毕之先，为着你而自杀的男子就要横陈遍街上。

比尔斯太太：瞎说，先生。你不可对她这样讲。

利沙[起立，自己果决的整理衣冠]：我要走了。他发疯了。我不要木乃伊来做我的先生。

黑堇思[因为人家不为他的演说所动，猛觉受辱]：喝，是呀！我发疯，真发了疯吗？好，比尔斯太太，你不要替她订购那些新衣服。撵她走。

利沙[呜咽着]：唉！你没有权利来触动我。

比尔斯太太：你现在知道无礼的报应。[指着门]这里来啊。

利沙 [几乎哭出]：我不要衣服。我本来不要拿他。[扔出手绢] 我能买我自己的衣服。

黑蕫思 [敏捷的取回手绢，在她不甚愿意走向门口时把她截住]：你是忘恩负义的坏女子。我愿意把你由贫困中救出，使你变成一位小姐，而得你这样的酬报。

比尔斯太太：停止，黑蕫思先生。我不答应。是你自己坏。回去找你的父母，女孩；叫他们以后要更小心的看护你。

利沙：我没有父母。他们告诉我，我已长大，可以自己谋生，就把我逐出。

比尔斯太太：你的娘在那里？

利沙：我没有娘。赶我离家的是我第六个后母。但是我不靠他们。而且我是正经的女子，我是。

黑蕫思：好，大家闹些什么？这个女子没人管的——除了我以外没人用得着她。[他跑去找比尔斯太太，开始说好话] 你可以收她为义女，比太太：我敢说有一女儿（在旁）于你一定很好玩的。那末，不要再闹。领她楼下去；而且——

比尔斯太太：但是她要如何处置呢？应该给她钱吗？先生，你也得近情些。

黑蕫思：唉，需用多少给她多少；记入家用杂费的账。[不耐烦的] 她要钱做什么用？你若给她钱，她只拿去喝酒。

利沙 [回转来向他]：你这个没心肝的粗汉。你撒谎！没有人曾经闻见我身上一点酒味。[她回到她的椅子去，兀然坐下，有顽抗的神气。]

辟戈灵 [和气的规劝]：你曾想到这女子也有情感吗？

黑董思［仔细看她］：不，我想她没有。没有我们所必顾虑到的情感。［欣乐的］你有吗，以利沙？

利沙：我也有情感，与任何人一样。

黑董思［沉思的，对辟戈灵说］：你见到这困难吗？

辟戈灵：哦？什么困难？

黑董思：教她讲（正当的）文法。单语音倒容易办。

利沙：我不要讲文法。我要讲的像大家闺秀。

比尔斯太太：可否请你不要离题太远了，黑董思先生？我要知道这个女子是以何条件住在这里？应否给她工钱？而且你教完她之后，拟将她如何处置？你得预先打算一下。

黑董思［不耐烦的］：倘使就（这样）让她流离街上便如何？请你回答，比尔斯太太。

比尔斯太太：那是她的事，不是你的事，黑董思先生。

黑董思：那末，教完了她时，我们也可以再送她到街上去漂泊去，那么，又是她自己的事了；所以不碍事的。

利沙：喝，你没有心肠：你除了你自己以外，不管别人。［她起立，果决的发言］得了！我已经领教过了。我要走［走向门口。］你应该自愧，你应该。

黑董思［由钢琴上抢起一块芝古力乳酪糖，他的眼睛忽然显有恶作剧的光彩］：用一点芝古力吧，以利沙。

利沙［停住，颇有意］：我那里知道这里头有什么东西。我听人家说有的女子被你这种人骗去饮服迷药。

［黑董思骤然取出一把洋刀，把芝古力糖切做两半；把一半放在自己嘴里一口咽下，拿另一半请她吃。］

黑董思：做我的诚意的质证，以利沙。我吃一半：你吃一

半。[利沙开口要回驳：他顺将那一半芝古力对入她嘴里。] 你将来天天有几箱，几桶（可以吃）。你就将芝古力当做饭吃。好不好？

利沙 [她几乎被糖哽住之后，刚刚吞下去]：我本不要吃，只是我太温雅，不肯将糖由口中拿出。

黑董思：你听我说，以利沙。仿佛你说过你是坐马车来的。

利沙：哦，我坐马车干你什么事？我有权利坐马车，跟任何人一样。

黑董思：是的，以利沙；以后你可随意要叫几辆就叫几辆。你可坐马车在城里上下往来。你想想（这多好），以利沙。

比尔斯太太：黑董思先生，你这样是诱惑她。这样不对。她应该想到她的前途。

黑董思：在这妙龄时候！胡说！等到没有前途时再来计及前途还不迟。不，以利沙：你学这位太太好了；计较别人的前途；但是不要顾到你自己的，只管想到芝古力、马车、黄金、钻石。

利沙：不，我不要黄金，也不要钻石。我是正经的女子，我是呀。[她装做高贵的神气坐下。]

黑董思：你可以在比尔斯太太看护之下，仍旧做正经女子，以利沙。将来你要嫁给一位有美丽胡子的卫队军官：这位军官的父亲是个伯爵，因为他的儿子与你结婚断绝他的继承权，但是后来后悔，因为看见你的美貌与贤淑——

辟戈灵：对不住，黑董思；但是我非来干涉不可。比尔斯太太的话很不错。倘使这位女子要交给你管六个月做训练的试验，她须彻底明白到底她做的是怎么一回事。

黑堇思：怎么能叫她明白？她什么都不会明白。不但如此，我们有一人明白我们到底做的怎么一回事吗？倘使我们明白，还肯去做吗？

辟戈灵：说的巧，黑堇思；但是不是老实道理。[对利沙]杜力特小姐——

利沙［旁皇莫所措]：Ah-ah-ow-oo！

黑堇思：你瞧！以利沙就是只能这样叫喊。Ah-ah-ow-oo！同她说理是无益。你是一位军人，应该明白这一点。只要对她发号施令：这是她所要的。以利沙：你须在此地住六个月，学说文雅的话，像卖花铺里的姑娘。如果你规矩，听话，你有舒适的卧房可以住，有很多东西可以吃，有钱可以买芝古力糖及坐马车乘风去。如果你淘气不乖，懒惰，你得在后厨房睡觉，与黑甲虫（蜚蠊）同居，吃比尔斯太太的帚柄头。到了六个月底，你须穿的一身华丽衣服，坐着马车到柏金含姆皇宫去。倘使王看出你并非一位大家闺媛，你就要被巡警带到伦敦楼去杀头，以警别的不知自量的卖花女的效尤。倘使王看不出，就赏你七先令半可以做个本钱去当店铺里的姑娘。倘使你不答应我提出的办法，你就是最忘恩负义缺德的女子；天使要为你悲哭。[对辟戈灵]这样行了吧，辟戈灵？[对比尔斯太太]我能讲得更清楚，更公道有理吗？

比尔斯太太［温让的]：我想顶好让我与这女子私谈一下。我能否管顾她，或是答应这种办法，尚在不可知之数。自然，我知道你不是怀有恶意；但是你对于人家的口音所谓生起兴趣时，你绝不想到或管到将来于他们或是于你会发生什么事。跟我来，以利沙。

黑董思：不妨事的。谢谢你，比尔斯太太，把她捆起带到澡房去。

利沙［起立踌躇而猜疑的］：你是个大光棍，你。我不愿意，就不留在这里。我不肯让人家打我。我从未请求到柏楠姆皇宫去，实在。我从未违犯警章，决不。我是正经的女子——

比尔斯太太：你不要回答，女孩。你不懂这位先生。跟我来。［她领路到房门去，开门让以利沙出去］。

利沙［当她走出房门时］：是的，我说的话不错。我不去见王，就是杀头也不去。倘是我早知道来此是这么一回事，我就不来了。我从来就是正经的女子；又未曾先同他说一句话；又未曾欠他分文；我不怕；我不受人诈骗；我有我的情感跟任何人一样——

［比尔斯太太关门；以利沙的诉苦再听不见了。辟戈灵由火炉前走到椅子来，双腿夹着椅座面朝椅后，两手靠着椅背。］

辟戈灵：原谅我问的直爽，黑董思。你是不是品端行正的人，在有女子在里头的事？

黑董思［有愠色的］：你曾否看见品端行正的人，在有女子在里头的事？

辟戈灵：有：常看见过。

黑董思［不容置辩的，用手支住钢琴把身挺起，一跃坐在琴上］：Eh，我没见过。我觉得一与女人做起朋友来，她马上就嫉妒，苛求，疑忌，而极其讨厌。我觉得一与女人做起朋友来，我就变成自私，蛮横。女人一来，就把一切捣乱。你若让她们加入你的生活中，你觉得女人所要求的目标在此，而你的目标在彼。

辟戈灵：要求什么，比方说？

黑董思［由琴上下来，惶遽不安的］：啊，谁知道！大概女人要过她自己的生活；男人要过男人的生活；而每人都要硬拉别人去走上错路。一个要往北，一个要往南；结果两人都得往东，虽然两人都讨厌东风。［他坐在琴前板凳。］所以你看我，一位决意不娶的人，大概永远如此。

辟戈灵［起立，庄重的与他对峙］：我说，黑董思！你明白我的意思。倘使这件事要我加入，我觉得有负对那女子的责任，我希望我们明白，不许乘她势孤，图占便宜。

黑董思：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你只管放心。［起来解释］你看，她是来做学生；而学生若非神圣不可侵犯，教书就教不成。我教过几十个美国百万富翁的妇女讲英文：世界上最美丽的妇女。我已经久经风雨。倘使她们是木头做的也不过如此。倘使我自己是木头做的也是如此而已。这个——

［比尔斯太太开门。她手里拿着以利沙的帽子。辟戈灵退到炉前大椅坐下。］

黑董黑［致意的］：Ei，比尔斯太太：没有什么事吧？

比尔斯太太［在门口］：我只要来搅扰你说一句话，未知可否，黑董思先生。

黑董思：当然的可以。请进来。［她进来］那个不要烧。我要留作古玩。［他接过帽子。］

比尔斯太太：请小心点，先生。我得答应她不把他烧掉；但是顶好放在铁炉里（蒸一蒸）。

黑董思［轻率的将帽放在琴上］：哦，谢谢。Eh，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辟戈灵：我在这里有妨碍没有？

比尔斯太太：一点不，先生。黑堇思先生，你对这女子说话，可否请你特别慎重？

黑堇思［严肃的］：当然的。我说话素来是慎重的，你为何要对我说这层？

比尔斯太太：不见得，先生：你东西找不着时，或是有点急躁时，一点并不慎重。在我面前不要紧的，我已经听惯了。但是你在那女子面前实在不可诅咒。

黑堇思［盛怒的］：我诅咒！［顶坚決的］我从来未尝诅咒。我极鄙恶这种习惯。你到底指什么王八蛋？

比尔斯太太［兀立不动的］：我就是指这种话，先生。你太常破口咒骂。我倒不要紧听你说混帐，混蛋，什么王八蛋，那里王八蛋，那一个王八蛋——

黑堇思：比尔斯太太，这种话由你口中说出！了不得！

比尔斯太太［坚持说下去］——但是有某字请你不要用。那位女子刚才因为澡盆的水太热说出这字，这字的头一个字母与bath 字相同。她生长如此不懂礼貌；这字她在她母亲膝上（在襁褓中）就学会的。但是她不可由你的口中听见这字。

黑堇思［高逸的］：我不曾说过这字，可以自问无愧，比尔斯太太。［她注目看他。他补充着，以严正态度掩饰良心的不安］也许除了在情有可原的惶急之时。

比尔斯太太：就是今天早晨你用这字加于皮鞋、牛油、黄面包之上。

黑堇思：喝，说那个！不过是双声罢了，比太太，这于诗人是不足奇的。

比尔斯太太：唉，但是无论你如何称他（双声不双声），请求你不要让那女子听见你再说。

黑堇思：Ei，好吧，好吧。还有什么事没有？

比尔斯太太：还有，先生。我们对于女子的个人清洁这一层，须很小心。

黑堇思：一定，十分对的。顶要紧。

比尔斯太太：我意思说不要让她衣服不整，或是物件随处乱堆乱放。

黑堇思[庄重的走近她]：正是。我本有意要请你注意这件。[他走过去近辟戈灵之前，辟戈灵正在极快乐的听他们的谈话。]就是这种琐细事情重要，辟戈灵。小心辨士，金镑自可放心。这话适用于个人的习惯与适用于金钱相同。[他走到炉前毡上停住，仿佛有问心无愧的神气。]

比尔斯太太：是啊，先生。那末，可否请你不要穿着梳洗的长褂下来早餐，或是至少不要用他来代替席上拭嘴布，像你用的那样程度，先生。而且倘使你肯慨然答允不要只用同一碟子吃样样东西，而且记得不要把手里的稀饭锅放在洁净的桌布上，也可以给那女子一个更好的榜样。你知道上星期你被果子酱里的一根鱼骨几乎梗死。

黑堇思[由炉前毡上败走，姗姗的回到钢琴边去]有时候心不在乎也许有这种事；但是一定不是习惯如此。[怒气的]说起来才想到：我的梳洗长褂石油精的气味臭的他妈的。

比尔斯太太：臭的是实，黑堇思先生，但是如果你肯揩拭你的手指——

黑堇思[呼号]：好，好，好：以后我就在头发里揩试。

比尔斯太太：我希望你不见怪，黑董思先生。

黑董思〔发觉人家以为他能有不和气的感情，深为骇异〕：那里，那里。你说的话正是，比尔斯太太；我以后在那位女子之前要格外拘谨。还有什么事没有？

比尔斯太太：还有一样，先生。她可否用你由外国带来的东洋服？我委实不能再给她穿上她的旧服。

黑董思：一定。随你便。还有什么没有？

比尔斯太太：谢谢，先生。没有别的事。[她出去。]

黑董思：你知道，辟戈灵，那位妇人对我的意见，最足骇异。你看我，一位怕羞不敢自信的一类人。我素来不能自觉老成、雄壮，与他人一样。然而她却深信我是武断专横，惟我独尊，颐指气使的一种人。我总不明白其理由。

[比尔斯太太回来。]

比尔斯太太：我说，先生，祸患已经临门了。楼下有一位打扫夫，叫亚尔弗来·杜力特，想要见你。他说他的女儿在你这里。

辟戈灵［起立]：喝！得了！[他退回炉前毡上。]

黑董思［敏捷的]：领那光棍上来。

比尔斯太太：唔，好，好，先生。[她出去。]

辟戈灵：他不一定是个光棍，黑董思。

黑董思：胡说。当然他是个光棍。

辟戈灵：无论他是否贱汉，恐怕此来有点不妙。

黑董思［私告的]：哈，不，我想不。纵使有甚么事端也必是他来犯我，不是我去犯他。而且我们一定可以打听出有趣的消息来。

辟戈灵：关于那女子的消息吗？

黑堇思：不是。我的意思指他的方音。

辟戈灵：Aw！

比尔斯太太［在门口］杜力特，先生。［她让杜力特入内而自退出。］

［亚尔弗来·杜力特是一位年长但是魁壮的打扫夫，穿着他的职业的衣服，包括一顶帽子，帽沿垂在脑后，盖着他的颈子与肩膀。他的面目清楚，比较有趣，而且似乎一样的不为良心与恐惧所拘束。他有一种非常善于达意表情的声音，这声音是由他惯于无隐的吐露他的胸怀的结果。他现在所装的是义愤及果决的模样。］

杜力特［在门里，犹豫不决，未知两位先生中那一位是他要来见的］：黑堇思教授？

黑堇思：这里。您好。请坐。

杜力特：好，相公。［他庄重的坐下］我为一件重大的事而来，相公。

黑堇思［对辟戈灵］：生长于好恩士楼。母亲大概是威尔士人。［杜力特开口惊愕。黑堇思说下去］你要什么，杜力特？

杜力特［恫吓的］：我要我的女儿，这是我所要的。明白了吗？

黑堇思：自然你要你的女儿。你是她的父亲，不是吗？你总不以为别人家要她吧？我很喜欢看见你还有点父女之情未灭。她在楼上。马上领她回去。

杜力特［起立，极为诧异］：什么？

黑堇思：带她走。你以为我要替你养你的女儿吗？

杜力特［辩正的］：我说，我说，相公。这样合理吗？这样乘机图人便宜是公道吗？女儿是我的。你要了去。我的份儿呢？［他又坐下。］

黑堇思：你的女儿胆敢来我的家，请我教她正当的说话，使她可以在鲜花铺做事，这位先生与看家的一直就在这里。［恫吓的］你竟敢来这里，想要敲我的竹杠？你故意叫她来的。

杜力特［抗议着］：不，相公。

黑堇思：一定是。不然，你何以知道她在这里？

杜力特：不要这样的对付人家，相公。

黑堇思：得叫巡警来对付你。这是一种骗局——一种吓诈勒索的阴谋。我须打电话叫巡警来［他果决的走近电话机，翻开电话簿。］

杜力特：我有跟你要过一个臭铜子没有？让这位先生公评：我曾说出只字关于钱的话不曾？

黑堇思［把电话簿投下，踏步走向杜力特来，带着一个难题］：不然你来此做甚？

杜力特［温和的］：喝，你想人家来的还有什么事？你得近情些，相公。

黑堇思［放了心］：亚尔弗来，是你唆使她来的不是？

杜力特：上天保庇，相公，我没有。我敢赌咒我这两月来就不曾看见我的女儿。

黑堇思：那末，你怎知道她在这里？

杜力特［最有音乐性的悲悒的声音］：我要告诉你，相公，倘使你准我说一句。我愿意告诉你。我正要告诉你。我等着告诉你。

黑蓳思：辟戈灵，这个汉子有多少修辞的天才。你看他村林风光本色的抑扬顿挫。“我愿意告诉你。我正要告诉你。我等着告诉你。”伤感的语调！那是他威尔士族的根性。这根性也可以解释他的善于求乞，及他的不老实。

辟戈灵：唉，我说，黑蓳思：我自己也是西部来的。[对杜力特] 倘使不是你送她来，怎么知道她在这里？

杜力特：是这样的，相公。我的女儿请一位男孩坐马车玩玩。男孩是她的女房东的儿子。他守候着，希望她要再请他坐一回马车回去。那末，她听见你愿意把她留住的时候，就差那男孩回去取行李来。我在龙爱克的恩特罗街口碰见那位男孩。

黑蓳思：在酒馆里。是吗？

杜力特：穷人的俱乐部，相公，为什么不？

辟戈灵：你且让他把话说完，黑蓳思。

杜力特：他告诉我有这回事。请问你，我做父亲的有怎样的感想与义务？我对那男孩说，“你去带行李来，”我说——

辟戈灵：你何不自去呢？

杜力特：我去女房东不敢把东西交给我呀，相公。她是那种女人，你知道。我得给那男孩一个辨尼，他才肯交付给我，那个小猪猡，我把行李带来给她，正似乎来做过报效，讨您欢喜。就是如此。

黑蓳思：多少行李？

杜力特：乐器，相公。几张图画，一点首饰，及一件鸟笼。她说她不要衣服。这叫我作何感想，相公？我以父母的名义问你，我应作何感想？

黑蓳思：所以你来想把她救出火坑，是吗？

杜力特［赏识的，知道他的意思已经得他十分了解，感觉放心］：正是，相公。对的。

辟戈灵：但是倘使你有意把她带回，何以又把她的行李取来呢？

杜力特：我曾说过只字要带她回去吗？我现在有这样说吗？

黑董思［坚决的］：你就要将她带回，加倍的快步走。［他走到火炉一边按铃。］

杜力特［起来］：不，相公。不要这样说。我不是要阻挠我的女儿的幸福的人。现在此地有一条使她开始发展的前途，可以这样说；而——

［比尔斯太太开门候令。］

黑董思：比尔斯太太，这位是以利沙的父亲。他来要带她走。将她交给他。［他回到钢琴的地方，带着脱离这事的一切关系的神气。］

杜力特：不。这是一种的误会。你听我说——

比尔斯太太：他不能带她走，黑董思先生。他怎么能带走，你刚才叫我把她的衣服烧掉。

杜力特：是啊！我不能抱着女儿经过街上，如抱一只猢狲，不是吗？你想想看。

黑董思：你已经告诉我要你的女儿。把你的女儿带走。倘是她没有衣服穿，出去买一点给她。

杜力特［窘了］：她来时穿的衣服那里去了？是我给她烧掉，还是你的太太给她烧掉？

比尔斯太太：对不起，我是管家的。我已经叫人送衣服来给你的女儿。衣服来了你就可以把她带走。你可以在厨房里候

着。请这里来。

[杜力特颇不适意，陪她到房门去；然后犹豫着；最后转向黑堇思，作亲挚状。]

杜力特：你听我说，相公。你我都是阅历世故的人，岂不是吗？

黑堇思：哈！阅历世故的人，我们？你顶好走开，比尔斯太太。

比尔斯太太：不错，是的，先生。[她庄严的走出。]

辟戈灵：你说啊，杜力特先生。

杜力特［对辟戈灵］：谢谢，相公。[对黑堇思，黑堇思逃至钢琴板凳，因为他的客人站立太近，有点受不了；因为杜力特身上有打扫夫的灰土味。] Ei，说一句老实话，我有点看中了你，相公；而且如果你要我的女儿，我并不怎样坚持要带她回家，而可以接洽个办法。当一年轻女子而论，她是一位很好的美女。当做女儿而论，只白吃了米而不合算；所以我爽直的对你说。我所要求的不过是我做父亲的人的权利；而你绝不要想我肯白白把她送出去；因为我看得出你是正直公道的人，相公。那末，一张五金镑的钞票于你算得什么？而以利沙于我算得什么？[他回到他的椅子，斟酌厚重的坐下。]

辟戈灵：我想，杜力特，你应该知道，黑堇思先生的用意十分光明正大。

杜力特：当然的，相公。要不然，我要要求五十金镑。

黑堇思[感觉作呕]：你是否说你肯将你的女儿卖五十金镑，你这无天良的贼骨头！

杜力特：普通的不肯；但是为来报效像先生这种人，我很

肯格外克己，您放心。

辟戈灵：你没有伦理道德吗，老兄？

杜力特［不羞愧的］：出不起，相公。使你跟我一样穷，你也是出不起。并非我有什么坏意，你明白。但是倘是利沙可以从中得点好处，为什么不给我一点分润？

黑董思［觉不安］：辟戈灵，我不知如何是好。明明白白，照道理讲，给此老一个铜钱也是真正的罪过。然而我觉得他所要求也有几分道理。

杜力特：正是呀，相公。我就是这样说。做父亲的心肠，比方说。

辟戈灵：Eh，我懂得这种感觉，但似乎不十分对——

杜力特：不要这样说，相公。不要这样看法。我是怎么一个人，两位相公？我问你们：我是怎么一个人？我是不值得舍施的穷民之一：我是这样的人。试想做这种穷人是怎么一回事。就是叫他老与中等阶级的伦理道德冲突。凡有什么事，而我想分点余羹，总是这么一套："你不配舍施，所以不能给你。"但是我的需要并不比在一星期中为同一丈夫逝世而得六个慈善团体资助的最值得舍施的寡妇少。我的需要并不比一个值得舍施的人少；我需要比他多。我的食量并不比他小；而喝酒喝的比他多的多。我要一点消遣，因为我是有思想的人。我忧郁不乐的时候要一点快乐，吟唱，奏乐团。好，他们给我算钱并不比给值得资助的人算的少。什么叫做中等阶级的伦理道德？只是不资助我的口实罢了。所以你们两位都是先生，我请你们不要对我使弄这么一套。我对你是光明正大的。我并不假装为值得舍施。我是不值得舍施而且下定主意还要继续的做不值得舍施

的人。我喜欢这样；这是老实说。你总不至于乘人的（好）脾气来骗我从小辛苦给她吃穿养大养到使你们两位以为有个意思的女儿的身价吧？五个金镑不公道吗？我请问你们，由你们裁夺好了。

黑堇思［起立，走近辟戈灵］：辟戈灵，如果我们把这位领来教管三个月，他可充当内阁阁员或是做威尔士的民众的讲道师。

辟戈灵：这个办法你以为如何，杜力特？

杜力特：我不要，相公，真谢谢。一切的牧师与首相（的演讲）我都听过——因为我是有思想的人，对于政治、宗教、社会改良及一切的别种玩意都有兴趣——而我告诉你，无论如何看法，总是一种狗命的生活。不值舍施的穷困是我的专门。偏观社会上种种阶级；比较起来，只有——只有——ch；只有这一种有点味道，合于我的脾胃。

黑堇思：我想得给他一张五个金镑的钞票。

辟戈灵：恐怕，这钱他不会做妥当用途。

杜力特：不会的，相公，上帝保佑我，不会的。你不要怕，我要把他储蓄收藏起来，靠他安闲度日。到星期一，就一个子都没有了；我得去工作，一如未拿过钱一样。这不会使我流为穷乞，你只管放心。只使我同太太去畅饮一下，使我们自己受用，别人有生意做，而使你们知道这钱并非空掷，而可自慰。你们再不会用的更加适当。

黑堇思［掏出他的荷包，走来杜力特与钢琴之间］：说的太妙了。给他十金镑吧。［他拿两张钞票要给打扫夫。］

杜力特：不要，相公。她没有心肝把十镑用完，而且也许

我也不敢。十镑钱真不少，有了十镑使人觉得有挂虑起来；那末快乐就完了。你照我所请求的给我，相公；一个子不多，一个子不少。

辟戈灵：你为什么不娶你那位娘子？我颇不愿奖励那种的邪行。

杜力特：你告诉她，相公；告诉她。我倒愿意。从中受苦的是我。我对于她没有把柄。我非对她和顺不可。我得送她东西。我得买极淫邪的衣服给她。只因为我不是她合法的丈夫，我成为她的奴隶，相公。而且她也知道。别想要看她嫁给我！你听我的话，相公，当以利沙年轻不懂事时，就得娶她。你不娶，后来你就要懊悔。你娶她，她要后悔；但是还是宁可你不要她（占了便宜），因为你是个男人，而她只是个女人。反正不懂得快乐。

黑堇思：辟戈灵，再听这人说一分钟下去，我们一切的信仰都要动摇了。[对杜力特] 五金镑，不错吧，你刚才说。

杜力特：感激不尽，相公。

黑堇思：你一定不肯受十镑吗？

杜力特：现在不。下一次吧，相公。

黑堇思 [把五镑的钞票交给他]：这里。

杜力特：谢谢，相公。再会。[他快速向房门走去，急要带着掠品而走。他开门时遇着一位娟丽而极雅洁的年轻东洋女子，穿着一件朴素蓝色的棉布日本衣服，布上印的是小白精巧的素馨花蕊。比尔斯太太与她同来。他恭恭敬敬的让路而赔罪。] 对不住，小姐。

东洋女子：滚开！你不认得你自己的女儿吗？

杜力特		好家伙！就是以利沙！
黑堇思	同时喊出	什么！这个！
辟戈灵		老天爷！

利沙：我看来不像样吧？

黑堇思：不像样？

比尔斯太太［在门里］：Eh，黑堇思先生，请不要说什么话使她骄傲起来。

黑堇思［忠诚的］：唉！不错，比尔斯太太。［对以利沙］是的，混账的不像样。

比尔斯太太：先生啊。

黑堇思［自己改正］：我意思说非常的不像样。

利沙：我再带上帽子应该不错。［她拿起帽子；带上；带着漂亮的神气走过房中到火炉一边。］

黑堇思：一种新时髦，了不得！看起来应该可怕！

杜力特［含着做父亲的的得意］：好，我想不到她洗涤起来有那样的漂亮，相公。真是我的荣耀，是不是？

利沙：你听我说，在这里要洗涤起来很容易。有凉热自来水，随你去用。有柔软的毛巾；有一条毛巾热到烫手。有软刷子可以洗擦，一木碗的胰子，带着樱草的香味。现在我明白了闺淑们何以那样雅洁。洗濯于她们是一种称心乐事。她们应该看看我们一类人的洗濯是怎样的。

黑堇思：我的澡房得着你的嘉奖，非常欣慰。

利沙：并不，不是样样如此，我不怕谁听见。比尔斯太太知道的。

黑堇思：有什么不是，比尔斯太太？

比尔斯太太[无所表示的]：Eh，没有什么，先生。不碍事的。

利沙：我真有意思把他敲破。我不知道要朝那一面看才好。但是我把一条毛巾给挂在上面，真的。

黑堇思：挂在什么上面？

比尔斯太太：在那面镜子上面，先生。

黑堇思：杜力特，你把你的女儿教养的太严。

杜力特：我！我从未教养她过，除去有时给她吃个皮条。你不要来怪我，相公。她看不惯，你明白：就是如此而已。但是她不久就会学上你们的自由随便的举动。

利沙：我是个正经女子，实在；我不肯学你们的自由随便的举动。

黑堇思：以利沙：倘使你再说你是正经的女子，就叫你的父亲带你回去。

利沙：他那里？你不知道我的父亲。他来此只是来敲你一点钱去喝个酒醉罢了。

杜力特：喝，我要钱还有什么别种用处不成？是不是要放在礼拜堂的捐盘里？[她向他伸个舌头。这使他恼起来，致使辟戈灵不久就不得不来把他们隔开。]你不要来向我饶舌，也不要向这位先生饶舌，不然你就知道个利害。明白吗？

黑堇思：杜力特，你未走之先，还有什么训话要给你的女儿没有？比方说，给她祝福。

杜力特：没有，相公。我不是那种傻瓜要想把我自己所知道的教给我的儿女。不要让他们知道，已经管不住了。倘使你要增进她的知识，相公，你拿一根皮条自己去教训她。再见，诸

位先生。[他转身要走。]

黑董思[声容壮丽的]：止住。你须常来看你的女儿。你明白这是你的本分。我的弟兄是一位教士，他会帮你教训她。

杜力特[想赖过去]：一定的。我要来，相公。这礼拜不能来，因为我远处有事。但是以后，你可以放心。(再)见，先生。(再)见，太太。[他向比尔斯太太免冠，比尔斯太太不理他的行礼就走出。他瞟黑董思一眼，以为他也是受比尔斯太太的坏脾气的一同受难者；跟着比尔斯太太走出。]

利沙：你不要相信那老光棍。他怕教士如怕猛犬一样。你有一会儿要看不见他。

黑董思：我不要见他。你要吗？

利沙：我不。我永不愿再见他面。他丢了我的体面，不做他的职业，只顾收拾灰尘。

辟戈灵：他什么职业，以利沙？

利沙：靠一张嘴叫别人囊中的钱跑到他囊中去。他正经的职业是做挖掘小工，有时候也做这种事——当做一种运动——并赚不少钱。你不来再叫我“杜力特小姐”了吗？

辟戈灵：对不住，杜力特小姐。我刚才说错了。

利沙：哦，不妨事的；不过听起来真温雅。我真想要叫一辆马车到达得亨姆院路的转角下车叫车等着，专使那些女子知道她们的身分。我不要同她们讲话，你知道。

辟戈灵：顶好等到我们替你买件真正漂亮的衣服。

黑董思：而且，你不应一旦得势，就要看见旧时朋友不肯招呼。这是我们所谓势利。

利沙：我希望你现在不要称那一类人为我的朋友。她们本

来有机会就取笑我，我现在也要跟她们清算一下。但是如果有漂亮的衣服要来，我可以等着。我想要有一点。比尔斯太太说你要给我晚上穿的东西与白天穿的两样；但是能买点穿给人家看时（来买这种）真似乎花钱不上算。而且我总不能想象在冬夜之时穿冷薄的东西。

比尔斯太太［回来］：喂，以利沙。新的衣服来了，要给你穿穿看。

利沙：Ah-ow-oo-ooh！［她奔跑出去。］

比尔斯太太［跟着她］：Ei，不要这样的莽撞，女孩。［她关门出去。］

黑堇思：辟戈灵，我们兜上了一种硬盘生意。

辟戈灵［坚确的］：是的，黑堇思。

第 三 幕

［这是黑董思太太的接客日。还没有人来。她的客厅，在扯尔西靠河的一楼上，有三个靠河的窗户；天花板不及同一样排场的较古式的房屋的那样高。窗户开着，通阳台，阳台上有盆花。倘使你朝窗而立，左旁就是一个火炉，房门在右壁，靠近窗户方面。］

［黑董思太太从小的教育以摩里斯及本卓恩斯为主；她的房间，与她儿子在韦姆波罗街的房间大不相同，没有堆置家什、小台儿及零星小品。在中间有一座大圆垫座；这个圆座，连同那地毯、摩里斯的花墙纸及摩里斯的印花布窗帷，及圆座上的缎面与椅垫，就是房中一切的装饰品；这些雅丽夺目，不应再放零星废物来掩饰其美。墙上几张好的油画，是三十年前在格罗文纳美术陈列馆展览过的是（这展览会中本卓恩斯一方面，非胡以思勒方面的作品）。只有的山水画是一幅索丝罗·洛孙的画，有路本思图画的大小。有一幅黑董思太太的肖像，画着的是她在年轻时代冒大不韪穿着美丽的罗设蒂式的服装的模样；这种服装后来被俗人所效颦，遂流为一千八百七十余年时代通俗的唯美主义的荒唐。］

［在与房门斜对的一隅，坐着黑董思太太，现年逾六十，再

不想费着心思去穿标新立异的衣服，靠着一张雅丽朴素的写字台，正坐在写字，有一铃头在她手够得着的地方。较往后，在她与最近她的窗户之间有一把漆本第尔椅子。在房的那边，稍微往前，有一把以利沙伯式椅子，依维尼哥·卓恩斯的风格粗率的雕刻。在同一面有一花柜的钢琴。窗户与火炉之间的壁隅有一垫座，上有摩里斯印花布的垫套。]

[时间在下午四五时。]

[房门猛开；黑堇思带着帽子进来。]

黑堇思太太［慌忙的]：亨利！[斥责他］你今天来此地做甚？今天是我接客的日子：你曾答应不来。[当他俯首给她亲吻时，她替他摘起帽子，交给他。]

黑堇思：管到那个！[他将帽子扔在桌上。]

黑堇思太太：即刻回去。

黑堇思［亲吻她]：我知道，母亲。我是故意来的。

黑堇思太太：但是你不可以来。我不是同你取笑，亨利。你得罪我所有的朋友：她们一遇见你就再不肯来了。

黑堇思：瞎说！我知道我不善说长道短，评人是非；但是人家满不在乎。[他坐在长椅上。]

黑堇思太太：满不在乎？什么说长道短，评人是非！你的谈天说地，高谈阔论便如何？真的，我的儿，你切不可留在此地。

黑堇思：我非留此不可。我有一件事要找你。一种发音学的工作。

黑堇思太太：没用的，我的儿。对不起，是你的元音我学不来；虽然我很喜欢收到你的写着你的专利速记字母的美丽名

片，而我却每回得看你很细心替我送来的用平常文字写的对样。

黑堇思：不过这个不是发音学的工作。

黑堇思太太：你刚说是。

黑堇思：你的一部分不是。我找到一位女子。

黑堇思太太：你是不是说有女子找到你了？

黑堇思：一点不是。不是指恋爱事件。

黑堇思太太：可惜啊！

黑堇思：为什么可惜？

黑堇思太太：你没有恋爱过四十五岁以下的人。你到何时才要发现此地有几位相貌很不错的青年女子？

黑堇思：咳，我无暇顾及青年女子的事。我的所谓可爱的女人是一位越与你相似的越好。我永不会变成真正恋爱年青女子。有些习惯已经根深蒂固难于更改。[蓦然起立，走来走去，弄着裤袋里的银钱钥匙，作叮咱的响] 而且，她们都是傻瓜。

黑堇思太太：你知道不知道，倘使你真爱我，就应该怎样？

黑堇思：唉，讨厌！什么？娶个媳妇，大概是吧？

黑堇思太太：不是。不要这样烦躁而把手放在口袋外来。[他做灰心了然的手势，遵命坐下。] 这才是乖乖的儿子。现在告诉我那女子的事。

黑堇思：她要来见你。

黑堇思太太：我不记得有请过她。

黑堇思：你没有。是我请她的。倘使你认识她，你就不会请她。

黑堇思太太：真的！何以见得？

黑堇思：Eh，是这样。她是一个平常的卖花女。我在街旁

找到她。

黑堇思太太：而把她请到我的茶会来！

黑堇思［起立走来巴结她］：Eh，那不要紧的。我已经教她如何正当的出言应对；而对她的举动有严密的训令。她应该只谈两种题目：天气及各位的健康——天气好啊，您好，这种——而不要开口畅谈普通的事。这样就妥当无事。

黑堇思太太：妥当无事！谈到我们的健康！讲到我们（身体）的内部！也许讲到我们的外部！你怎么说这种傻话，亨利？

黑堇思：［不耐烦的］：Ei，她总得有东西讲。［他自己抑制，再坐下］喝，她很好的：你不必发牢骚。辟戈灵也同我有分于这件事。我有一种的赌赛，说我六个月内能将她充当一位公爵夫人。几月前我开始教她；而她现在正在势如燎原的进行。我会赌赢。她的耳朵灵敏；而她比我的中等阶级的学生易教，因为她须整个学起一种新的语言。她讲英文差不多像你学法文。

黑堇思太太：这样也就不错，无论如何。

黑堇思：Eh，也算是，也算不是。

黑堇思太太：这怎么讲？

黑堇思：你瞧。我已经教好了她的口音；但是你不但要顾到她如何发音，也得顾到她所发音讲的是些什么东西；就是这点——

［他们说话之间，来了侍女，报告有客人到，把他们的话打断。］

侍女：爱恩斯福・黑罗太太及小姐。［她退出。］

黑堇思：真要命！［他起立；由桌上抓起他的帽子；走向房门去；但是他未到门以前，他的母亲就介绍他。］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及小姐就是在克芬花园避雨之母女(第一幕开幕)。母亲风度文雅，寡言，带着经济穷窘者的常有的忧容。女儿已学上了在社会上雍容自得的活泼神气：这就是有绅士身分的穷人的豪放。]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 [对黑堇思太太]：你好啊？[她们握手。]

爱恩斯福·黑罗小姐：N 一好啊？[她握手。]

黑堇思太太 [介绍着]：我的儿，亨利。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你的鼎鼎大名的儿子！久仰的很，黑堇思教授。

黑堇思 [像木偶色不动的，不往前向她招呼]：荣幸之至。[他退回钢琴处，而卤莽的作揖。]

爱恩斯福·黑罗小姐 [以自在的亲热的态度走去找他]：你好？

黑堇思 [凝视着他]：我在那里看见过你的。我一点的鬼影都记不清在那里；但是我听见过你的声音。[无精打彩的] 不碍事。你顶好坐下。

黑堇思太太：很对不起，我的海内驰名的儿子不懂礼貌。你们不要怪他。

爱恩斯福·黑罗小姐 [活泼的]：我不。[她坐在以利沙伯式椅子上。]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 [一点忙乱]：那里的话！她坐在圆座上，在女儿与黑堇思太太之间，黑堇思太太已经把她的儿子挪开写字台。

黑堇思：唉，我有失礼吗？不是有意的。

[他跑去中间窗户之前，在这窗前，背朝在座的人，他静观河水及对岸伯特丝公园的花卉，一如这些只是一片旷野。]

[侍女回来，带着辟戈灵。]

侍女：辟戈灵上校。[她退出。]

辟戈灵：你好啊，黑堇思太太？

黑堇思太太：你来好极了。你认得不认得爱恩斯福·黑罗太太——爱恩斯福·黑罗小姐？[两方作揖。上校把漆本第尔椅子稍为挪前，在黑罗太太与黑堇思太太之间，坐下。]

辟戈灵：亨利已经告诉你我们来的目的没有？

黑堇思[回头而不转身]：我说了一半，被人间断了：岂——！

黑堇思太太：Ei，亨利，亨利，真的！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欠身起立]：我们在此地有妨尊便吧？

黑堇思太太[起来劝她再坐下]：不，不。你来的再好没有：我们要你与我们的一位朋友相会。

黑堇思[有希望的转身来]：是的，您那！我们要用两三个人。你们也未尝不可以。

[侍女回来，带着佛来弟。]

侍女：爱恩斯福·黑罗先生。

黑堇思[几乎出声的，忍无可忍]：观音菩萨！再来一个！

佛来弟[与黑堇思太太握手]：您 ha-er？

黑堇思太太：谢谢你来。[介绍着]辟戈灵上校。

佛来弟[作揖]：您 ha-er？

黑堇思太太：你大约不认得我的儿子，黑堇思教授。

佛来弟[走到黑堇思跟前]：您 ha-er？

黑堇思[瞧着他，仿佛瞧一个扒攮]：我敢发誓我在那里见

过你的。在什么地方？

佛来弟：不见得吧。

黑董思［听天由命的］：反正不妨事的。坐下。

［他同佛来弟握手，差不多把他推到圆座去，面朝窗外；再走来圆座的这面。］

黑董思：好，我们都来了，无论如何！［他坐在圆座上，在爱恩斯福·黑罗太太的左旁］：以利沙未来以前，我们要讲什么狗屁话？

黑董思太太：亨利：你也许是皇家学会晚会的中心人物；但是在比较平常的宴会上，你真令人难堪。

黑董思：我令人难堪吗？抱歉的很。［忽现喜色］：也许真的吧。［狂笑的］哈！哈！

爱恩斯福·黑罗小姐［她以为黑董思颇有做新郎的资格］：我与你同情。我不会闲谈是非。大家如肯坦白，想什么就说什么！

黑董思［又沉郁下去］：阿弥陀佛！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继续着她的女儿所谈的线索］：但是何以见得呢？

黑董思：上天知道，他们所想是他们所应该想的已经不行了；再要把他们实在所想的（说出）岂不大坍其台？你们岂以为我如把我真正所想的和盘托出，还有好话吗？

爱恩斯福·黑罗小姐［快乐的］：也不一定尽如此冷刻吧？

黑董思：冷刻？那一个鬼说是冷刻？据我意见，连说都说不出口。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正经的］：哈！我敢说你不是实意如

此，黑堇思先生。

黑堇思：你知道我们多少都是野蛮人。我们自以为受过文明受过教化——懂得诗文、哲学、美术、科学，等等；但我们有几个人懂得单单这些名词的名义？[对黑罗小姐] 你懂得什么诗文？[对黑罗太太] 你懂得什么科学？[指着佛来弟] 他懂得什么美术、科学，或是别的东西？你们想我懂得什么狗屁哲学？

黑堇思太太 [警告的]：或是什么礼貌，亨利？

侍女 [开着门]：杜力特小姐。[她退出。]

黑堇思 [忽忙起立，走近黑堇思太太]：她来了，母亲。[他踮立，在他的母亲的头上后方向以利沙做记号，指示她那一位妇人是女主人。]

[以利沙走入时，穿的精致，给他们一种高贵美丽出众的印象，以致大家起立，慌张起来。凭着黑堇思的记号的领导，她姗姗绰约的走向黑堇思太太来。]

利沙 [说的口音过于拘谨正确，音调极美]：您好哇，黑堇思太太？[她要把 Higgins 的 H 音说出不误时稍微喘一口气，但是十分成功] 黑堇思先生说我可以来。

黑堇思太太 [好意款待的]：是的：你能来，非常欣幸。

辟戈灵：您好啊，杜力特小姐？

利沙 [与他握手]：辟戈灵上校，不是吗？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我感觉我们从前一定见过，杜力特小姐。我记得你的眼睛。

利沙：您好哇？[她雍容不迫的坐在圆座上，在黑堇思刚刚留下的空地。]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 [介绍着]：我的女儿克拉喇。

利沙：您好哇？

克拉喇［直爽的］您好？［她坐下圆座，在利沙之旁，饱看她一场。］

佛来弟［走向圆座这边来］：我一定见过。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介绍着］：我的儿子佛来弟。

利沙：您好哇？

［佛来弟作揖，坐在以利沙伯椅子，神为之迷。］

黑堇思［蓦然地］：阿弥陀佛，有了：现都记得了！［他们凝视他］克芬公园！［悲伤的］妈的！

黑堇思太太：亨利，请求你！［他将要坐在桌沿上］不要坐在我的桌上；桌子要被你压坏了。

黑堇思［愠愠不乐的］：对不住。

［他走到那壁座去，在路上踏绊了炉前围架及火钳等物；拔出时低声咒骂；在这不幸的路程的终结时候，把身一歪莽撞的坐下壁座，几乎把座压坏。黑堇思太太看着他，但是自己止住，一句不说。］

［接着停了好久没人说话，极为不安。］

黑堇思太太［终于开口，闲谈式的］：会不会下雨，你想？

利沙：这些岛上西部空气压力的稍微降低大概会朝东而来。并未看见风雨的情势上有什么大变动的预兆。

佛来弟：哈！哈！何等的可笑！

利沙：那有什么不对，年青的先生啊？我敢赌着我说的对。

佛来弟：妙不可言！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希望不再变冷。现在流行性疟疾很多。每年春天照例的我们一家都得轮流感冒着。

利沙［不甚显豁的］：我的姑母是患流行性疟疾死的，据他们说。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作啧啧声表示同声的］：!!!

利沙［用同样的悲惨声调］：但是据我私见她们把她老人家完结。

黑堇思太太［莫明其妙的］：把她完结？

利沙：Sh-sh-sh—是，上帝保庇你！她为什么要死于流行疟疾呢？前一年她患着白喉倒安然度过。我亲眼看见。几乎无望了，她。他们都以为她已死了；但是我的父亲，他竟用汤匙给她灌烧酒下去，灌到她突然醒过来几乎把汤匙的匙身咬断了。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吃了一惊］：了不得！

利沙［加上她控告的罪状］：像她那样气力的女人怎能死于流行疟疾？她那应该遗留给我的新草帽到那里去了？有人将他劫走；我说的是，那些劫草帽走的人就是完结了她的人。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完结"了她什么意思？

黑堇思［匆忙的］：Aw，那是新式的闲谈。完结了一人就是指把他弄死。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对以利沙，暴起反感］：你不是真正说你的姑母被人杀害？

利沙：不真正说！如她同住的人为着一个帽钉就要杀害她，不必说到一顶帽子。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但是你的父亲把她那样灌烧酒一定不对的。也许会把她灌死了。

利沙：她不会灌死。她的喝烧酒如喝母亲的奶一样。不但如此，他自己灌了不少，所以他知其好处。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你是否真说他喝酒？

利沙：喝酒！还要说！简直成癖。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这真叫你怪难受了！

利沙：一点不。我看不出于他有什么害处。但是有一层他不天天如此。[从容快乐的] 隔着多少时候，发泄一次，差不多可以说。而且他喝了酒总是较常时融乐。他不得工作时，我的母亲老是给他四个辨士，叫他出去喝个畅乐和爱起来才许回家。许多女人须叫她们的男人喝醉，才配来与她们同居。[说到此地，自自然然的] 你瞧，是这样的。一人如有良心，头脑清楚时总要受良心责备，这样一来使他郁悒不乐了。一点酒来正好来遣愁，使他重又快乐起来。[对佛来弟，佛来弟正着捧腹不敢出声而笑] Ei，你在那里吃吃的笑什么？

佛来弟：新式的闲谈。你谈得真妙。

利沙：我如谈得好，你笑什么呢？[对黑堇思] 我有说什么不应该说的话没有？

黑堇思太太 [排解着]：一点没有，杜力特小姐。

利沙：好，幸亏如此，罢了。[兴高采烈的] 我老是说——

黑堇思 [起来看看他的表]：A-hem！

利沙 [环顾着，得着暗示，起立]：Eh，我得走。[她们都起立。佛来弟跑到房门去。] 今天得见非常荣幸。再会。[她与黑堇思太太握手。]

黑堇思太太：再会。

利沙：再会，辟戈灵上校。

辟戈灵：再会，杜力特小姐。[他们握手。]

利沙 [对其余人点首]：再会，诸位。

佛来弟[替她开门]：你是否要步行走过公园，杜力特小姐？倘是如此——

利沙：步行！妈的，不见得。[全场失色]我坐马车去的。[她出去。]

[辟戈灵喘口气坐下。佛来弟去阳台想再看以利沙一次。]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受着刺激不安]：咳，我真看不惯新风气。

克拉喇[投身于以利沙伯椅上，闷闷不乐的]：唉，这不要紧的，妈妈，一点不要紧的。你要这样古板，人家要想我俩是未开眼界固陋寡交的人。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也许我是古板；但是我真希望你不要学用那句话，克拉喇。我已听惯了你说男人是坏蛋，说他们龌龊，混帐；虽然我想这种话可怕而有伤闺秀的风雅。但是这末了一个字实在过分。你以为如何，辟戈灵上校？

辟戈灵：不要问我，我离国到印度去了几年了；而时俗已经变了许多，使我有时不知是在上等人家的宴席呢，还是在船上的前甲板。

克拉喇：这些都是习惯。分不出是非。没人说这些话有什么意思。而这些话听来这样古怪，使本来无大精彩的话说起加倍漂亮有气魄。我觉得新闲谈极好而没有害处。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起立]：Eh，这话说完，我想可以走了。

[辟戈灵及黑堇思起立。]

克拉喇[起立]：哦，是的：我们还得去赶三个茶会。再会，黑堇思太太。再会，辟戈灵上校。再会，黑堇思教授。

黑董思［状貌悲壮坚决的由壁座走向她来，陪她到门口去］：再会，在那三个茶会上，你切要试用那种闲谈。不必顾忌畏缩。就侃侃的大放厥辞。

克拉喇［满脸笑容］：敬当遵命。再见。这种胡闹，都是初期维多利亚时代的假羞态。

黑董思［唆诱她］：这种混帐的胡闹！

克拉喇：这种乌龟王八蛋的胡闹！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抖擞的］：克拉喇！

克拉喇：哈！哈！［她走出去，神彩焕发，自觉完全学上了最新时髦，下楼时可闻见她阵阵玲珑的笑声。］

佛来弟［仰天慨叹］：哈，你想——［他停止不说下去，走来找黑董思太太］：再会。

黑董思太太［握手］：再会。你愿意不愿意再见杜力特小姐？

佛来弟［起劲的］：是的，顶希望的。

黑董思太太：好，你知道我（见客）的日子。

佛来弟：知道的。感激不尽。再会。［他出去。］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再会，黑董思先生。

黑董思：再会。再会。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对辟戈灵］：没用的，我那字永远说不出口。

辟戈灵：不要。这不是强迫的，你知道。你不用那字也不会出什么毛病。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不过，我如非满身有最新式的殊语的秽气，克拉喇极不宽容我。再会。

辟戈灵：再会。［他们握手。］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对黑董思太太］：你不要怪克拉喇。［辟戈灵看她说话低声，认为非他所应与闻，细谨的走来窗前找黑董思。］我们这样穷！而她很少人宴请，可怜的小孩！她不大知道（礼法）。［黑董思太太看见她泪已盈眶，好意的拉她的手，陪她走到门前］但是男的很好。你想是不是？

黑董思太太：Eh，很好。他随时可来见我。

爱恩斯福·黑罗太太：谢谢，黑太太。再会。［她出去。］

黑董思［起劲的］：怎么？以利沙还可出众吧？［他一冲到他母亲，拉她到圆座前：她坐在以利沙的坐位，她的儿子在她左旁。］

［辟戈灵回到在她右旁的椅子。］

黑董思太太：你这傻孩，当然她不能出众的。她是你的艺术及她的裁缝艺术的成功；但是你如有一点意思以为她不是一出口就露马脚，你一定就是完全受她所迷了。

辟戈灵：但是你想没有补救方法吗？我的意思说，给她删除她谈话中的兴高采烈的部分。

黑董思太太：如在亨利的手下是永远无望的。

黑董思［不悦］：你是否说我的说话不合适？

黑董思太太：不，我的儿；你的话是很合适的——如在运河船上；但是在花园茶会是不合适的。

黑董思［深感侮辱］：哦，我得说——

辟戈灵［拦住他］：来，黑董思：你应学点自知之明。从二十年前，我们在海特公园操练义勇团以后，我就不曾听见像你这种言辞。

黑董思［有愠色的］：哈，好，连你也这样说，也许我果出

辟并不常像一位主教。

黑堇思太太［轻按亨利，抚慰他］：辟戈灵上校，请告我韦姆波罗街（寓所）的详细情形如何？

辟戈灵［高兴的，仿佛这一问就可以移转题目］：Eh，我来同亨利同住。我们共同研究印度方言；我们以为较方便——

黑堇思太太：正是。这些我都知道：这个办法很好。但是这位女子住在那里？

黑堇思：跟我们同住，当然的。不然叫他到那里去住？

黑堇思太太：但是条件如何？她是不是佣人？如不是佣人，是什么？

辟戈灵［慢慢的］：我想我知道你何所指，黑堇思太太。

黑堇思：嘿，我如知道，叫你杀头！我几月来得天天对这位女子下工夫，她才有今日的程度。而且，她很有用处。她知道东西放在那里，替我记得与人约会（的时间），等等。

黑堇思太太：你的管家的对她如何？

黑堇思：比尔斯太太？嘿，她很高兴有人分摊她这样许多的工作；因为以利沙未来以前，本来是她得替我找东西，关照我与人约会。但是她对以利沙不知有何蓄怨。她老是说“你不细想，先生。”她不是这样说吗，老辟？

辟戈灵：是的：就是这一套，“你不细想，先生。”每回与她谈起以利沙，归结总是这一句。

黑堇思：好像我不是时时刻刻想到这女子及她的混帐元音辅音。我真厌了，（天天）想着她，留神观察她的嘴唇，她的牙齿，她的舌头，还不必说要留神观察她的灵魂。这是其中最奇异的。

黑堇思太太：你们真是一对绝妙的乳臭未干的婴儿，在玩耍你们活的小娃娃。

黑堇思：玩耍！我从来未干过这样困难的事情。你不要见错了，母亲。但是你梦想不到把一个人类拿来，替她造出一种新的言辞，使她改头换面是何等有趣的事啊。这种工作能填满使阶级与阶级、灵魂与灵魂相互间断隔阂的最深的鸿沟。

辟戈灵［把他的椅子挪近黑堇思太太，与她聚首恳切而谈］：是的，非常非常的有趣。我可向你郑重声明，黑堇思太太，我们对以利沙是非常认真的。每星期——几乎每天——看见有进步。［更靠近的］我们有她历来步步的存记成绩——几打的留声机片及照片——

黑堇思［在她的另一耳朵袭击而来］：是的，真个。我从来未有做过这样令人废寝忘餐的实验。她把我们的全副精神占去。是不是，老辟？

辟戈灵：我们一天到晚竟在对以利沙说话。

黑堇思：教着她。

辟戈灵：给她换衣服。

黑堇思太太：什么！

黑堇思：发明新的以利沙。

黑堇思 ｛［同时说话］你知道，她耳官最灵敏不过；
辟戈灵 ｛你听我说，亲爱的黑堇思太太，那位女子
黑堇思 ｛正像鹦鹉。我用过一切凡人类所能
辟戈灵 ｛是个天才。她弹钢琴弹的极好。
黑堇思 ｛发出的声音给她试过——
辟戈灵 ｛我们带她去过上等音乐会及

黑堇思 辟戈灵	欧洲大陆的方言，非洲方言；哈田挞的 跳舞场；于她毫无难易：她凡听见什
黑堇思 辟戈灵	“啧啧”音，我自己得几年工夫习来的；而 么回家就会弹起来，无论是
黑堇思 辟戈灵	她一学就会，势如破竹，仿佛她贝陀芬及 勃喇姆斯，或利哈及来恶恩乃·莽顿；
黑堇思 辟戈灵	是一生学这种玩意儿。虽然在六个 月以前，她连动都没动个钢琴——

黑堇思太太［以指头塞住双耳，因为他们此刻已经对嚷对喊，噪闹不堪］：Sh-sh-sh-sh！［他们停了。］

辟戈灵：抱歉得很。［他把椅子挪后，有道歉意。］

黑堇思：对不住。辟戈灵一嚷喊起来，谁也插不进只字。

黑堇思太太：别作声，亨利。辟戈灵上校：你有没有觉悟以利沙走进韦姆波罗街时，有别的人与她同去？

辟戈灵：她的父亲去过。但是亨利一会儿就把他撵走。

黑堇思太太：要是她的母亲去的，倒比较合适。但是她的母亲既不去，有别的一同去。

辟戈灵：但是什么东西？

黑堇思太太［用了这字，于是不知不觉中凑上］：一个问题。

辟戈灵：哦，我明白，如何将她充当闺淑的问题。

黑堇思：我要解决那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一半了。

黑堇思太太：不是，你们两个愚不可及的蠢汉：问题是以后要将她如何处置？黑堇思：这据我看来倒没有什么。可以随她去，估着许多我所给她的便宜。

黑堇思太太：估着像刚在这地那位穷女人的便宜！（学来）一些礼法习惯，这些礼法习惯只叫个上等妇女失了自己谋生的

能力，而却不给她上等妇女的收入！这是你的意思吧！

辟戈灵［放宽的，因为已经疲厌了］：Eh，那不成问题，黑堇思太太。［他起立要走。］

黑堇思［也起立］：我们将替她找点轻易工作。

辟戈灵：她很快活的。你只管放心。再会。［他握手，宛如在抚慰一位受惊的小孩；走向门去。］

黑堇思：横竖现在顾虑到这些也无益。事已至此，欲罢不能。再会，母亲。［他亲吻她，跟着辟戈灵而出。］

辟戈灵［转身作最后的安慰］：有许多机会。我们会照道理做去。再会。

黑堇思［当他们一同走出时，对辟戈灵］：我们带她到耳罗斯院去看莎士比亚展览吧。

辟戈灵：好：带她去。她的批评一定很妙。

黑堇思：回来时，她会学各种的人色给我们看。

辟戈灵：妙极了。［两位下楼可闻一路的笑声。］

黑堇思太太［不耐烦一跳起来回去她的写字台工作，她扫开一大堆纷乱的文件；由她的文具匣中抢出一张纸；极力想要写下去。写到第三行，她就灰心，投下笔杆；怒气的抓住写字台，嚷着］喝，男子！男子！！男子！！！

第 四 幕

[韦姆波罗街的研究室。半夜。房中杳无人迹。火炉上的钟打十二下。火没有生：是一个夏天的夜。]

[不久听见黑堇思与辟戈灵上楼的声音。]

黑堇思 [往下面叫辟戈灵]：我说，老辟：请你把门锁好。我不再出去了。

辟戈灵：好。比尔斯太太可以去就寝了吧？我们再不要什么了吧？

黑堇思：不要了。

[以利沙开门，可以看见是站在有灯光的扶梯上头，穿着赴歌剧院的大衣，华丽辉煌的晚宴服，有钻石、扇子、花，及一切附属品。她走来炉前，开那处的电灯。她已疲乏：灰白脸色与黑发黑眸相形益彰；神情近于悲惨。她脱去大衣；把扇子与花放在钢琴上；在板凳上坐下，沉思着，静然。黑堇思，穿着晚服、大衣，戴着帽子，走进来，手里带着一件在楼下拾起的户内便衣。他脱下帽子及大衣；随便把他们扔在新闻纸架上；同样的扔下他的上衣；换上户内便衣；无精打彩的歪在炉前的大椅坐下。辟戈灵进来，穿得漂亮。他也脱下帽子及大衣，将要把他们扔在黑堇思衣服之上，却迟疑着。]

辟戈灵：我说：我们把东西在客厅里四处堆放，比尔斯太太要发牢骚。

黑堇思：嘿，把他们由栏杆上扔下穿廊完事。明天一早她就在那里看见，好好的收拾起来。她要以为我们喝醉了。

辟戈灵：我们是醉了——一点。有信没有？

黑堇思：我没看去。[辟戈灵拿着大衣及帽下楼，黑堇思一半打呵欠一半吟唱 La Fanciulla del Golden West 的曲调。他突然停止，嚷着] 不知我的拖鞋那个鬼拿去了。

[以利沙沉默神秘的看他；突然立起身来走出房外。]

[黑堇思又打呵欠，又吟唱起来。]

[辟戈灵回来，带着信箱里取出的物件。]

辟戈灵：只有些传单，及这张给你的情书。[他把传单掷入火炉架里，自己站在炉前毯上，背向炉架。]

黑堇思 [看那张芳函]：放债鬼。[他把那信扔在与传单一起。]

[以利沙回来带着一双低跟的大拖鞋。她把拖鞋放在黑堇思面前的地毯上，一句不响的仍旧坐下。]

黑堇思 [再打呵欠]：老天爷！这样的晚上！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瞎七搭八，无理取闹！[他举起鞋，要解鞋带，而瞥见拖鞋。他停止解鞋带而看拖鞋，仿佛他们是天外飞来的] 噢，是来了，是来了吗？

辟戈灵 [欠伸着]：Eh，我也有点累了。一天忙个不了。花园花会，晚间宴会及歌剧！这真有点太好了。但是你赌赢了。以利沙做得真好而绰绰有余，不是吗？

黑堇思 [恳切的]：谢天谢地，这事完结了。

[以利沙猛缩一下；但是他们不注意她；她恢复原状，又像一块石头的坐着。]

辟戈灵：你在园会时有提心吊胆没有？以利沙似乎一点也不张皇。

黑董思：嘿，她不张皇。我知道她可以安然无事的。不，是这六个月以来做成这件事情的辛苦，使我精疲力竭。起初倒也有趣，在学发音的时候；但是后来我厌烦死了。我如非跟人赌赛，两月以前早已丢下不干了。这真是一场傻事：整个令人讨厌。

辟戈灵：你别这样说！园会倒兴会不浅。我的心跳的像什么似的。

黑董思：是的，头三分钟是如此。但是等到我看见我们安安稳稳的胜利，我觉得像一只在铁笼里的狗熊，逍遥无事可做，晚宴更坏：须坐在那边一个钟头之久大哺大嚼，只有一个时髦女子的傻瓜可以对谈！我告诉你，辟戈灵，我那永远不再来了。再不要冒充的公爵夫人了。这件事整个是上层地狱。

辟戈灵：你永远未好好的训练过社会上的应酬。[逍遥走到钢琴的地方。]我个人倒很喜欢偶尔尝点滋味：这样使我重感少年的英气。总而言之，今天是成功的，是个大成功。我有一两次十分张皇，因为以利沙做得那么好。你知道，许多真的公爵夫人完全做不来：她们是那样傻，以为居她们地位的人，风度出自天然；所以她们老是不肯学。凡做一件事做的一百分好，总要带一点专门的意味。

黑董思：是的。就是这层叫我发恼：痴妄人不懂自己的痴妄事。[起立] 但是，现已完毕了结；我可以不必今天烦恼明天

事去安然就寝了。

[以利沙的美貌怒目裂眦。]

辟戈灵：我想我也得上床去。总而言之还算一件盛事：算是你的胜利。明天见。[他出去。]

黑堇思 [跟着他]：明天见。[在门里回转头来]：关灯，以利沙，告诉比尔斯太太明早不要预备咖啡；我要茶。[他走出。]

[以利沙起来走过去火炉前关灯时，极力自制，想以漠然视之。等到她走到那边时，她几乎要哭出来。她在黑堇思的椅子上坐下，紧握两边的靠手。最后她情不自禁轰然歪在地上，号淘大哭。]

黑堇思 [在房外窘急震怒]：我的拖鞋又被什么鬼拿走了。[他来门口。]

利沙 [抢起拖鞋，一只一只的用尽死力向他抛掷去]：Naw，你的拖鞋。Naw，又一只。请你拿你的拖鞋走，希望你不得一天干净日子！

黑堇思 [惊愕着]：什么勾当——！[他来找她。] 什么事？起来。[他扶她起。] 有什么不是？

利沙 [气喘不直的]：没有什么不是——于你。我替你赢了你的赌赛，不是吗？这样于你就满足了。我不足算，我想。

黑堇思：你替我赌赢！你！你这妄自尊大的可怜虫！是我赢来了。你为什么向我抛拖鞋？

利沙：因为我要扯你的脸。我要打死你，你这一味利己的畜生。你为什么不让我流连于你寻着我的地方——街旁道上？你谢天谢地现在已经完毕，而可以把我又撵出去原处，是不是？[她焦急欲狂的屈她的指头。]

黑堇思［以冷静的奇异看着她］：这家伙到底神经失常。

利沙［咽下一口怒吼，显出本性，用指甲要抓他的脸!!］

黑堇思［捉住她的手腕］：喝！你要？爪蹄收起来，你这狐狸精。你竟胆敢向我撒脾气！坐下，不要做声。［他把她用力摔在椅上。］

利沙［体力与身量抵不过他，受挫］：我将要如何是好？我将要如何是好？

黑堇思：我怎知道你如何是好？我管到你如何是好？

利沙：你不管。我知道你不管，我死你也不管。我于你是不值一文——比那拖鞋都比不上。

黑堇思［大发雷霆的］：比那拖鞋？

利沙［忿恨的屈服］：比那拖鞋。我以为现在横竖都是一样了。

［少停。以利沙灰心绝望。黑堇思微觉不安。］

黑堇思［用他最豁达的态度］：你为什么这样做法？请问你在此待遇上有什么不满意吗？

利沙：没有。

黑堇思：有谁待你不好不是？辟戈灵上校？比尔斯太太？那一位佣人？

利沙：没有。

黑堇思：我敢说你不是说我有待你不好？

利沙：没有。

黑堇思：这样很好。［他声音转为和顺。］也许你一天辛苦现在累了。要不要喝一杯香槟酒？［他走向门里。］

利沙：不要。［又记得礼貌］谢谢。

黑堇思［又好脾气了］：你这些日子就有这样。我想你于园会未到之前精神不安是当然的。但是现在都完了。［他和爱的拍她肩上。她扭着。］再没有什么可以使你焦虑了。

利沙：没有。你没有什么可以焦虑了。［她忽然起来，离开他，走到钢琴的板凳，在板凳上坐着，以手掩面。］天啊！死了倒好。

黑堇思［真正的奇异，注目看她］：什么事？实实在在什么事？［以讲理态度，去找她］你听我说，以利沙。这一切的刺激，都是纯粹主观的。

利沙：我不懂。我太没见识。

黑堇思：只是一种幻想。精神不快，没有别的事。没有人要害你。没有什么不是。你乖乖的到床上睡觉去，醒来就好。痛哭一会儿，做个祷告：这样就使你舒服。

利沙：我听过你的祷告法子："感谢上帝，一切完结了！"

黑堇思［不耐烦的］：好，你不感谢上帝一切完结了吗？现在你自由，可以随意去做什么事了。

利沙［窘极，抖擞精神］：我配做什么？你给我变成这样还配做什么？我要到那里去？我要做什么？我要怎么了结？

黑堇思［晓悟了，但是毫不为所动］：哦，你就是担忧这一点，是吗？［他把手插在口袋，照常踱来踱去，弄袋里的东西叮噹的响，宛然纯是出乎慈心才肯俯允谈到一样琐屑的题目］要是我，我就不为这一点悬心。照我想来，你到那里找个安顿地方应该不难，虽然我未十分觉悟你要走了。［她神速的向他一看：他不看她，只细看钢琴上的糖果盆，决定要吃一个苹果］你也可以嫁个男人，你知道。［他咬一大口苹果，嚼声颇大］你瞧，

不是所有的人跟我及上校一样，决意不娶。多半的人是娶亲的一类（可怜虫）；你也不算难看；有时候看你倒也令人十分喜欢——不是此刻，当然的，因为你正在哭，同鬼一样的难看；但是你好好自在的时候，你是我所谓叫人怜爱。就是说，从想娶亲的一类人看来，你明白。你去睡觉，好好的将息；醒来照照镜子；就不会感觉这样沮丧发闷。

[以利沙再看她，一语不发，不动。]

[她这一看可算白糟在他身上：他吃他的苹果，似有幻觉的快乐神精，因为苹果实在好。]

黑董思[临时想起一个妙想]：也许我的母亲能替你找到随便一位很妥适的青年。

利沙：我在达敦亨姆院路头倒不必如此狼狈。

黑董思[提醒起来]：什么意思？

利沙：我本来卖花。我并不卖身。现在你把我变成闺淑，除了卖身以外就一无能为了。你早让我照老样子就好了。

黑董思[把苹果的核心坚决的扔入火炉座里]：瞎说，以利沙，你不必这样拉上买卖的假话，来污蔑人伦大事。你不喜欢那一位就不必嫁给他。

利沙：但是有什么别的事好做呢？

黑董思：哦，事情多着呢。你本来讲的开鲜花铺的话如何？辟戈灵能替你开一个铺子；他钱很多。[喉中咯咯的笑]他得出钱替你买那些你今天穿的衣服；这些衣服，连同珠宝，就得花了二百金镑一笔大帐。嘛，六个月以前你如自己有个鲜花铺要算为极乐世界。来！你很好的。我得去睡觉了：我困的要死。有一样，我来拿什么东西，已经忘了。

利沙：你的拖鞋。

黑堇思：啊，是的，当然。你刚才扔来砍我。[他拾起拖鞋，正要出去之时，她起立对他说。]

利沙：你未走之先，先生——

黑堇思［听见她称他“先生”，惶愕得将拖鞋丢下］：哦？

利沙：我的衣服是我的，还是辟戈灵上校的？

黑堇思［回到房中来，似乎她的发问是再傻没有的］：辟戈灵要他做什么鬼用？

利沙：他也许要留给下一次你寻来做试验的女子。

黑堇思[出了意外并感觉侮辱]：你对我们是否这样的感觉？

利沙：我再不愿听那些话。我所要知道的就是有什么是我的？我自己的衣服已经烧了。

黑堇思：但是有什么关系？何必半夜里来管起这事？

利沙：我要知道什么东西可以带走。我不要人家控告我偷东西。

黑思堇［现在深觉侮辱］：偷东西！你不应该说这话，以利沙。这话太不体谅了。

利沙：对不起。我只是一个平常无知的女子；而在我的地位，我得小心。你我地位不同的人之间没有什么体谅不体谅可言。可否费心请告诉我那一样是我的，那一样不是？

黑堇思[很懊闷]：你要就全屋搬去也可以。除去那些珠宝。那些是租来的。这样满意吗？[他勃怒转身要走。]

利沙［看着他发脾气如饮旨酒，故意用话激他，使他更怒］：请先别走。［脱下她的珠宝］可否请你把这些拿去，好好的收藏起来？我不要冒这个险，回头把他们丢了。

黑堇思［盛怒的］：交来。［她交给他手里。］如果这些东西是我的，而不是珠宝店的，我要把他们塞进你那忘恩负义的喉咙。［他勉强把珠宝放入袋里，球链留出袋外，做无意中的一种装饰。］

利沙［拿起一个戒指］：这个戒指不是珠宝店的：是你在勃来敦买给我的。我现在不要他。［黑堇思将戒指猛力掷入火炉；转回来声势汹涌的，以致以利沙弯身在钢琴上，两手掩着面庞，嚷着］你不要打我。

黑堇思：打你！你这臭东西，你胆敢诬陷我打你？倒是你打我。你给我心头上一个创伤。

利沙［心中暗喜不能自胜］：好极了。反正，算回来一点儿帐。

黑堇思［高贵庄严的，有他最好的专家的风度］：你害我发了脾气：这是我素来很少有的事。本晚我宁可不再说话。我要上床去了。

利沙［泼辣的］：你顶好留一张条子给比尔斯太太关于咖啡的事；因为她不听我的话。

黑堇思［辞严义正的］：比尔斯太太该死；咖啡该死；你也该死；我也该死，这样傻，将我辛苦得来的学力及我优礼宠遇的难得机会，浪费在一个无心肝的流氓身上。［他雍容雅步的走出，但是粗暴的把门砰然关起来，失了体统。］

［以利沙头一次露出笑容；作放浪的手势表示她的情绪，模拟黑堇思走出的神气兼表示其个人的胜利；最后她跪下在火炉毯上去找那个戒指。］

第五幕

［黑堇思太太的客厅。她如前坐在写字台前。侍女进来。］

侍女［在门口］：太太，亨利先生与辟戈灵上校在楼下。

黑堇思太太：好，带他们上来。

侍女：他们正在打电话，太太。打给巡警，我想。

黑堇思太太：什么！

侍女［更向前走来，放低声说］：亨利先生神态失常，太太。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一声。

黑堇思太太：你如告诉我亨利不是神态失常，倒比较足为奇异。告诉他们与巡警讲话讲完就得上来。我想他丢了什么东西。

侍女：是的，太太。［走着出去。］

黑堇思太太：你上楼去，告诉杜力特小姐，亨利先生与上校在此地。叫她等我叫她才可下来。

侍女：好，太太。

［黑堇思闯进。如侍女所云，他神态失常。］

黑堇思：我说，母亲，事情糟了。

黑堇思太太：是的，我的儿，你好。［他忍着焦急，亲吻她，同时侍女出去。］什么事？

黑董思：以利沙逃走了。

黑董思太太［不慌不忙的继续写着］：一定是你把她吓走。

黑董思：把她吓走！胡说！昨夜留她在后头照例关灯种种；她不去睡觉，反而换上衣服即刻走出：她的床没人睡过。今天早上七时她坐个马车来取她的东西；而比尔斯太太那个傻瓜，她就让她拿走而不告诉我一字。我要怎么办呢？

黑董思太太：恐怕就得省掉她，亨利。那位女子如果要走时，有十分权利可以走。

黑董思［心神散乱的在房中徜徉］：但是我一件东西找不到。我不知有同人家订什么约会。我是一　［辟戈灵走进来。黑董思太太放下她的笔，转身离开写字台。］

辟戈灵［摇头着］：您好，黑董思太太。亨利已经告诉你没有？［他坐在圆座上。］

黑董思：那位驴头警察长说怎样？你有悬赏没有？

黑董思太太［惊怒的起立］：你不是真说你们叫巡警去追寻以利沙？

黑董思：当然是的。巡警做什么用？我们还有什么别法可想？［他坐在以利沙伯式的椅子上。］

辟戈灵：那个警察长给我们种种为难。我老实想他疑心我们有存心不正。

黑董思太太：唉，当然他是这样疑心。你们有什么权利找巡警，报告她的名字，宛如她是个贼，或是一把遗失的洋伞，或是什么东西？真的！［她又坐下，深觉烦恼。］

黑董思：但是我们要找她。

辟戈灵：我们不能这样随她去，你知道，黑董思太太。你

想叫我们如何？

黑堇思太太：你们两位，无论那个，都不比两位小孩识见高明。什么——

[侍女进来，把谈话间断。]

侍女：亨利先生：有一位先生很特地要见你。他是由韦姆波罗街转来的。

黑堇思：嘿，讨厌！我此刻不能见人。是谁呢？

侍女：一位杜力特先生，先生。

辟戈灵：杜力特！你是否说那个打扫夫？

侍女：打扫夫！哦，不是，先生呀：是一位先生。

黑堇思［张皇的跳起来］：了不得，老辟，是她去找她的那一位亲戚。一位我们全不认识的。［对侍女］叫他上来，快。

侍女：是的，先生。［她去。］

黑堇思［急切的，去找他的母亲］：上等的亲戚！现在有新闻了。［他坐在漆本第尔椅子。］

黑堇思太太：你认得她那一位亲戚吗？

辟戈灵：只认得她的父亲，就是我们对你讲过的一位。

侍女［报告的］：杜力特先生。［她退出。］

[杜力特入来。他很漂亮穿着一件新的时式大礼服，白的背心，灰色的裤。（胸前）纽孔有一朵花，一顶鲜明夺目的高礼帽，及黑漆皮鞋为其余的装饰品。他太关心于他来的事，以致不看见黑堇思太太。他一直上前来找黑堇思，用粗厉的责斥的话向黑堇思招呼。]

杜力特［指他自己身上］：你瞧！你看见这个吗？你儆得来的。

黑堇思：做什么，老兄呀？

杜力特：做这个，我告诉你。你看看。你看这顶帽子。你看这件上衣。

辟戈灵：是不是以利沙常替你买衣服？

杜力特：以利沙！她不。一半都不会。她为什么要买衣服给我？

黑堇思太太：您好，杜力特先生。请坐吧？

杜力特［感觉他忘记他的女主人，忽然惊愕］：向您道歉，太太。［他走近她，握她伸出的手。］谢谢。［他坐在圆座，在辟戈灵之右。］我这样满腹记挂我所遇见的事，一切别的都不能想了。

黑堇思：你遇见什么鬼事？

杜力特：如果单是遇见，我倒不以为意；无论谁都可以遇见什么事而谁也不能负咎，除了天意以外，比方可以说。但是这事是你做得来给我的。是的，你，亨利·黑堇思。

黑堇思：你找到以利沙没有？这是要紧问题。

杜力特：你遗失了她吗？

黑堇思：是的。

杜力特：你素来总是好运气，是的。我没找到她；但是现在你给我做得这样，她会很快的来找我。

黑堇思太太：但是我的儿子给你弄怎样，杜力特先生？

杜力特：你我弄怎样！贻误我的终身！消灭我的快乐。把我束缚起来，交给我中等阶级的伦理道德的掌握中。

黑堇思［难忍的起立，俯视杜力特］：你在狂言乱语。你喝醉了。你发疯了。我前给你五金镑。以后与你谈话两次，一个

钟头二先令半。过后就没见过你一次。

杜力特：喝！喝醉了！是不是？发疯了！是不是？请你告诉我这件。你曾否写一封信给那一位美国宝贝，这位宝贝正要捐五百万金在世界各国创设“道德改进社”，并要请你替他发明一种世界语？

黑堇思：什么！爱士喇D. 万那费喇！他已死了。[他随便再坐下。]

杜力特：是的：他已死了；而我也了结。那末，你曾否写一封信对他说，依你所知，现在英国最新颖独特的伦理家就是亚尔佛来·杜力特，一位平常的打扫夫。

黑堇思：哦，你末次来坐谈之后，我记得有说过这种的傻笑话。

杜力特：唉！你可以称他为傻笑话。于我倒委实把我拘束起来了。你正给他一个机会可以表明美国人不像我们：表明他们在各种社会阶级上，无论如何卑贱，凡有可取，都能赏识及敬重。那些话记载他的遗嘱，据这遗嘱，亨利·黑堇思啊！因为你的傻笑话，他留给我他的“消化干酪信托”的一股份，每年收入值三千（金镑）；条件就是我得替“万那费喇道德改进世界大联盟”演讲，次数由他们指定，每年不得超过六次。

黑堇思：真有这种勾当！了不得！[忽然神彩焕发]真开心！

辟戈灵：这事没有危险的。他们不会问你两次。

杜力特：我倒不是嫌恶演讲。我能演讲到他们面色青蓝，真的，而毫不费力的。所反对的是把我变成一位先生。谁叫他把我变成一位先生？我本来快活的，自由的。我几乎揩过人人的油，正如我揩过你，亨利·黑堇思的油。现在我受烦虑缠身；举

止拘束；而人人要揩我的油。这是你的好福气呀，我的律师说。果真是吗？我说。你是说这是你的好福气，我说。我穷的时候，有一次人家发现我的土车上有一架小儿车，我去找律师，他撵我出去，即刻拒我于千里之外。医生也是一样：从前常是我还不大会站立时就把我撵出，而可以不付分文。现在他们发现我不是康健的人，非由他们每天来看我两次，我不能活。在家里，也不许我自己做一件事：一定有人要替我做而揩我的油。一年前，我全世界没有一个亲戚，除去两三位不肯对我说话的。现在我有五十个，其中没有一个每星期有个像样子的工钱。我活在世上不为自己而为他人：这是中等阶级的伦理道德。你说以利沙不见。不必焦急，我敢说她此刻已在我门口，如果我非体面人家，她本来能容易自己卖花糊口。再来跟我揩油的便是你，亨利·黑蓳思。我得从你学讲中等阶级的话，而不讲正当的英文。这是你的份儿，而我敢说这也就是你所以做这件事的缘故。

黑蓳思太太：但是，可爱的杜力特先生，你不必受这些苦，如果你非真诚愿意。没人能勉强你承受这个遗产。你可以拒绝不受。不是这样吗，辟戈灵上校？

辟戈灵：我想是吧。

杜力特［声气转为和缓，尊崇她是女性］：苦就苦在这里，太太。说要丢开手不干是容易；但是我没有那种胆量，我们那一位有这种胆量？我们都被威迫屈服，威迫屈服了，太太：我们是这样。如果丢下不干，我到晚年除了进贫民院以外还有什么别路好走？我现在要做打扫夫找到工作已经须染黑我的头发。我如是一位值得舍施的穷民，有点积蓄，我就可以丢下不干；但是我何必呢，因为那些值得舍施的穷民就发了一百万也不能怎

样享乐。他们不懂得人生快乐为何物。但是我是一位不值得舍施的穷民，除了有这把我送进中等阶级的他妈的一年三千镑收入，就非入穷民院不可。(原谅我这话，太太：你如受我这种气，你自己也会用这种话。）无论你如何转变，总是你吃亏：这是在贫民院与中等阶级进退维谷的一种局面；而我没有胆量进贫民院。威迫屈服了：我就是如此。倒闭、出卖。从此比我快乐的人要来给我倒粪土，而揩我的酒钱；而我只束手无策的旁观羡慕。这是你的儿子害我的。[他情不自禁而稍歇。]

黑董思太太:Ei,我很希望你不是要轻举妄动,杜力特先生。因为这样正好解决以利沙的将来的问题。现在你能供给她了。

杜力特 [忧郁了然]：是的，太太：我现在有个名分须由这一年三千镑的款子，供给一切的人。

黑董思 [跳起来]：胡说八道！他不能供给她费用。不要他供给她费用。她非他所有。我出五金镑买过她。杜力特，你不是一个老实人，便是一个光棍。

杜力特 [容忍的]：两样都有一点，亨利。像我们其余各位，两样都有一点。

黑董思：嘿，你收了那位女子的身价；没有同时也要收留那位女子的权利。

黑董思太太：亨利，不要荒唐。你如要知道以利沙在那里，她就在楼上。

黑董思 [惊诧的]：在楼上!!! 那末我就马上领她下来。[他果决的走向门口。]

黑董思太太 [起来跟着她]：别闹，亨利。坐下。

黑董思：我——

黑蓳思太太：坐下，我的儿；你听我说。

黑蓳思：哦，好，好，好。[他不温雅的歪在圆座上，面朝窗户。] 但是我想你也可在半个钟头以前告诉我这事。

黑蓳思太太：以利沙早晨来找我。她昨夜一部分的时候在发脾气走来走去，一部分想要投河自尽，而因为不敢，一部分的时候在卡尔敦旅馆。她同我说你们两人如何的虐待他。

黑蓳思 [又跳起来]：什么？

辟戈灵 [也起立]：可爱的黑蓳思太太，她一定有同你讲一大堆话。我们并没有虐待他。我们差不多没对她说一字；而我们离别时尤特别和爱。[转向黑蓳思。] 黑蓳思：我去就寝以后，你有欺负她没有？

黑蓳思：正正相反。她把我的拖鞋砍我脸上。她举动真蛮野不逊。我没有一点点给她发怒的理由。我一走进来——还未说出只字，拖鞋就砰硞一来落在我的脸上。而且所说的话真难听。

辟戈灵 [惊诧]：但是为什么呢？我们对她怎样？

黑蓳思太太：我想我很知道你们对她怎样。那位女子生成颇为温柔慈爱，我想。是不是，杜力特先生？

杜力特：很慈心的，太太。跟我一样。

黑蓳思太太：正是。她已经对你们依依不舍。她很尽力为你工作，亨利！我想你不大明了于她那一样的女子做起用脑力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好，仿佛试验的日期到来，而她一点不错的替你做好这样难能可贵的事。你们两人却坐在那边，没有同她说一句话，只管谈说你是怎样的喜欢事已完了，及你对于这事全部是怎样厌烦。等到她扔拖鞋来砍你，你反以为奇异。要

是我就应该扔火箝、火箸、火铲砍你。

黑董思：我们没说什么，只说我们乏了，要上床去。我们有说什么吗，老辟？

辟戈灵［耸着肩］：就是如此而已。

黑堇思太太［含讥意的］：一定真的吗？

辟戈灵：绝对的。实实在在，就是如此而已。

黑堇思太太：你们不感谢她，或是抚摩她，或是称赞她，或是告诉她，她是如何的难得。

黑堇思［不耐烦的］：但是这些她都知道了。我们没有对她颂赞，如果这是你的意思。

辟戈灵［心中有疚］：也许我们有一点不大体贴。她很生气吗？

黑堇思太太［回去她写字台前的坐位］：哦！，我想她不回去韦姆波罗街，尤其是现在杜力特先生能维持你勉强送给她的地位；但是她说她愿意以友谊与你们相见，往事不提。

黑堇思［盛怒的］：她愿意，还了得！嘿！

黑堇思太太：你如肯答应规规矩矩的，我就请她下来。不然，请你回家；因为你已占了我不少的时间。

黑堇思：Eh，也好。可以。老辟：你要规规矩矩。我们且用最规矩的礼貌来对待这位我们由泥泞中拾得的家伙。［他悻悻然歪在以利沙伯式椅上。］

杜力特［规劝的］：唉，亨利·黑堇思也得替我一位中等阶级的人留点余地。

黑堇思太太：记得你答应的话，亨利。［她按写字台上的铃］杜力特先生，可否请你出去阳台一会？我不要以利沙惊闻

你的消息，等到她与这两位先生讲和。不要紧吧？

杜力特：唯命是听，女士。无论什么事能帮助亨利替我担待她的事。（都可以答应。）[他由窗户出去。]

[侍女应声而来。辟戈灵坐在杜力特的位置。]

黑堇思太太：请去请杜力特小姐下来。

侍女：好，太太。[她出去。]

黑堇思太太：现在，亨利，要乖乖的。

黑堇思：我现在再规矩没有。

辟戈灵：他算尽力之所能，黑堇思太太。

[稍停。黑堇思将头向后一仰，伸出腿来，开始打哨儿。]

黑堇思太太：亨利，爱儿，你这种样子一点不美。

黑堇思 [坐直]：我并不是想要有美样子，母亲。

黑堇思太太：没有关系的，我的儿。我只要你说话。

黑堇思：但是何以呢？

黑堇思太太：因为你不能同时说话兼打哨儿。

[黑堇思呻吟长叹。又一会儿难堪的停顿。]

黑堇思 [跳起来，忍不住]：那个女子到什么鬼地方去？我们是否要整天在此恭候？

[以利沙走入，欣欣有喜色，雍容自在，极令人心服的表示举止仪度之闲详。她带着一小针线篮，非常自若。辟戈灵惊愕至于忘记起立。]

利沙：您好哇，黑堇思教授？你十分康健吗？

黑堇思 [哽咽不能成声]，我是不是—— [他说不下去。]

利沙：但是自然你很康健，你没病过。非常荣幸见你，辟戈灵上校。[他连忙起立；两人握手。] 早晨天气寒冷，是不是？

[她坐下在他左旁。他坐在她的身旁。]

黑董思：你不要胆敢跟我玩这一套把戏。是我教你的；骗我不过。起来，回家；不要发痴。

[以利沙由她篮中取出一件针线的工作，开始缝纫起来，一点不睬这一番牢骚。]

黑董思太太：你说的真妙，亨利。没有女人能却你这样的邀请。

黑董思：你别管她，母亲。让她替她自己说话。你不久就要看见她没一个意思不是我教她想的，没有一个字不是我教她说的。我告诉你我这个东西是从克芬花园的臭白菜叶创造出来的，而现在她反要来我跟前排贵妇的架子。

黑董思太太 [和平的]：是的，宝贝；但是请你坐下，好不好？

[黑董思又坐下，蛮横的。]

利沙 [对辟戈灵，表面上不睬黑董思，而敏捷的工作]：现在试验已经完毕，你可否完全把我丢开，辟戈灵上校？

辟戈灵：请不要这样。你不要当他做一种的试验。这总有点使我听不惯。

利沙：哦，我不过是一片的臭白菜叶——

辟戈灵 [躁急的]：不。

利沙 [仍旧安静的说下去] ——但是你的恩德于我这样宏大，如果你忘记我，使我很觉不安。

辟戈灵：你这样说谬承过奖了，杜力特小姐。

利沙：这不是因为你出钱买衣服给我。我知你素来是对人人慷慨的。但是我学真正文雅的礼貌是由你学来的；所谓闺秀

就是在于有这文雅的礼貌，是不是？你知道有黑董思教授那种榜样时时在我面前，实在难于学好。我生长家教使我正正像他，易发脾气，动辄用鄙话骂人。倘若不是有你在，我还不知道上等士女并不是这样的。

黑堇思：了不得!!!

辟戈灵：哦，这不过是他的习惯，你知道。他不是有意。

利沙：哦，我做卖花女时也不是有意。那只是我的习惯。但是你瞧，我当初是那样的；而到底不同就在这点。

辟戈灵：固然。但是，还是他教你说话；我就教不来，你知道。

利沙［不以为意的］：自然：那是他的职业。

黑堇思：该死!

利沙［继续的］：这正像学时髦的跳舞：实在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你知道不知道我受教育的起点是什么？

辟戈灵：什么呢？

利沙［一时停止工作］：就是我初来韦姆波罗街时，你称呼我杜力特小姐。这是我不甘自弃之开始。［她继续她的缝纫。］还有多多少少你自己不注意的，因为于你是自自然然的。像关于起立、免冠、开门等等的事——

辟戈灵：喝，那不算什么。

利沙：有关系的：这种事表明你看待我感觉我并不只是一个洗碗碟的佣女；虽然我知道你对待一位洗碗碟的佣女也必如此，如果她得来客厅里。我在的时候，你不曾在饭厅脱下你的皮鞋。

辟戈灵：你不要见怪。黑堇思不拘什么地方都要脱起皮鞋。

利沙：我知道。我不是责备他。这是他的习惯，不是吗？但是你不这样于我有这样大的不同。你瞧，委委实实，除了人人可学得来的事以外（像服装，正当的说话方法，等等），一位闺淑与一位卖花女的区别不在于她举动如何，而在于人家如何待她。我在于黑堇思教授永远是个卖花女，因为他待我永远像一个卖花女，而且永远不变；但是我知道我于你可以算为一位闺媛，因为你永远以闺媛待我，而且永远不变。

黑堇思太太：请不要磨牙切齿，亨利。

辟戈灵：Eh，你实在太客气了，杜力特小姐。

利沙：我愿意你叫我以利沙，如果你肯的话。

辟戈灵：敬谢。以利沙，当然。

利沙：而且愿意黑堇思教授叫我杜力特小姐。

黑堇思：我宁愿先看见你倒霉。

黑堇思太太：亨利！亨利！

辟戈灵［笑着］：你何不回骂过去？不要白白忍受。回骂他倒于他有不少好处。

利沙：我做不来。从前做得来；现在不能与前一样。昨晚，我在外逍遥之时，有一个女子同我说话；我想要再学从前那样与她交接，但是没用的。你曾告诉我，你知道，说一个小孩带到外国去，不要几星期就学会那国的语言，而把自己的忘掉。好，我现在就在你们的国里，只能讲你们的语言。那是与达敦亨姆院路角真正脱离关系。离开韦姆波罗街完成这个训练。

辟戈灵［颇慌张起来］：哦！但是你不是要回来韦姆波罗街吗？你肯饶赦黑堇思吧？

黑堇思［起立］：饶赦！她肯不肯，了不得！随她去。让她

看看没有我们她能做甚。没有我扶助她，不到三星期就要重复流落街上。

[杜力特来在中间窗户。带着不满意黑堇思的堂皇的眼色，他慢慢的走向他的女儿来，女儿背朝窗户，不觉他来。]

辟戈灵：他这朽木不可雕，以利沙。你不曾重复流落，会吗？

利沙：不，现在不会。永远不会。我已得了教训了。我不相信就是勉强，会再说出一个本来的声音。[杜力特用手轻拍她的左肩。她放下工作；看见她父亲穿得冠冕堂皇的景象，心中全然失了主裁] A-a-a-a-a-ah-ow-ooh！

黑堇思［自鸣得意］：A-ha！正是。A-a-a-a-ahow-ooh！A-a-a-a-ahowooh！A-a-a-a-ahowooh！胜利！胜利！[他躺下壁座，交着臂，傲慢的放浪形骸。]

杜力特：你能怪这女子吗？你不要这样瞧着我，以利沙。这不是我的错。我得了一点人家遗留的资产。

利沙：你这回一定揩了某一百万富翁的钱，爹爹。

杜力特：是的。但是我今天也得特别讲究。我要去汉娜伐方场的圣乔治（礼堂）。你的后母要与我结婚。

利沙［勃怒的］：你要娶那个下作鄙俗的女人而自降你的身格！

辟戈灵［闲静的］：他照理应该如此，以利沙。［对杜力特］她何以改变主张了？

杜力特［忧愁的］：被屈服了，相公。被屈服了，成为中等阶级的伦理道德的牺牲品。你不带上帽子来看我结婚吗？

利沙：如上校说我须这样，我——我就［欷吁欲泣］我就

照规矩奉行。而且要徒劳无功反招辱骂，大概。

杜力特：不要怕，她现在不同人吵嘴了，可怜的妇人！做成体面人使她的勇气全都消沉了。

辟戈灵［轻轻的捏着以沙利的的臂肘］：好好的待他们。尽力所能为就是了。

利沙［因为烦急勉强向他微微一笑］：也好，表示我并没有怀恨。我一会儿就回来。［她出去。］

杜力特［在辟戈灵身旁坐下］：我因为这婚礼，感觉非常怵惕不安，上校。很希望你来襄助主持。

辟戈灵：但是你以前曾经过这种婚礼，朋友啊。你同以利沙的母亲结过婚。

杜力特：谁告诉你这件，上校？

辟戈灵：Eh，没人告诉我。但是我推想出——自然的——

杜力特：不：那不是自然的做法，只是中等阶级的做法。我的做法老是不值舍施者的方法。但是不要对以利沙说什么。她不知道：我常感觉不便告诉她。

辟戈灵：不错。我们就这样，如你以为无妨。

杜力特：而你要到礼堂来，上校，襄助其事？

辟戈灵：是所欣幸的。尽我未娶者的力量。

黑堇思太太：我也可以来吗，杜力特先生？我如不能躬逢其盛，要十分懊悔。

杜力特：太太，你肯光临倒是荣幸之至；而我的内子要视为莫大的光荣。她近日很忧闷不乐，想着从前的快乐日子。

黑堇思太太［起立］：我得叫个马车及打扮出门。［男人起立，除了黑堇思］我顶多十五分钟。［她走到门时，以利沙进来，

戴了帽子，正在扣她的手套] 我要到礼拜堂去看你的父亲结婚，以利沙。你顶好跟我同一马车去。辟戈灵可以陪着新郎先走。

[黑墓思太太出去。以利沙走来房中，站立于圆座与窗户之间。辟戈灵走上去找她。]

杜力特：新郎！这个名词！使一人多少觉悟他的地位。[他拿起帽子，走向门口。]

辟戈灵：我未走之先，以利沙，要请你原谅我们，回来与我们同住。

利沙：恐怕爹爹不让我吧。你肯吗，爹爹？

杜力特 [沉闷但是宽大的]：那两位对付你真对付得妙，以利沙，那两位豪侠。如果是单一个人，就会被你勾上了。但是，你瞧，是有两个；等于这个监守那个。[对辟戈灵] 你很巧诈，上校，但是我不怀怨。要是我也是这样办法。我一生前后不断的吃女人的亏；而我不是不情愿你对以利沙占得上乘。我不来干涉。我们得走了，上校。再见，亨利。在圣乔治礼拜堂再见，以利沙。[他出去。]

辟戈灵 [说好话苦求的]：切切来与我们同住，以利沙。[他跟杜力特出去。]

[以利沙为要避免与黑墓思单单两人对坐，走到阳台上去。他起来要去找她，也即刻回来房中走向门外；但是他在阳台很快的跑过，在她未走到房门以前预先跑到背后靠门（拦住她）。]

黑墓思：喝，以利沙，你已经得一点报复了，如你说法。这也够了吧？你此后要讲理不讲理？还是你还未甘心？

利沙：你要我回去只要我来拾你的拖鞋，受你的气，替你取这样拿那样。

黑堇思：我并没有说我要你回去。

利沙：哦，是的。那么你在讲什么东西？

黑堇思：讲你的事，不是讲我的事。你如回来，我还是照旧的待你。我不能改我的脾气；而且并不想改我的礼貌。我的礼貌与辟戈灵上校的礼貌正正相同。

利沙：这话不确。他待一位卖花女如待一位公爵夫人。

黑堇思：而我待一位公爵夫人如待一位卖花女。

利沙：我理会了。[她自在的走开，坐在圆座上，面朝窗户] 对待人人一样。

黑堇思：正是。

利沙：跟我父亲一样。

黑堇思 [露齿而笑，稍觉屈辱]：虽然不在各点上承认你这个比较，以利沙，你的父亲委实不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而且无论他的奇运派他在何种境遇，他都能处之泰然。[严正的] 以利沙，重要的宝诀不在于礼貌之好坏，或是有任何礼貌，而在于对于一切众生有同等的礼貌：总而言之，就是应事接物如在天上，天上是没有分三等车，一切的魂灵是平等的。

利沙：阿弥陀佛。你是个天才讲道师。

黑堇思 [不乐]：问题是，不是我待你疏慢不疏慢，是你曾否听见过我待别人较好。

利沙 [忽然诚恳的]：我不管你如何待我。你骂我不要紧。给我打的眼睛紫黑也不要紧：这我已经受过。但是 [起立对着他] 我不肯受人家不理。

黑堇思：那末请你滚开；因为我不曾奉承你。你说起我来好像我是一辆公共汽车。

利沙：你实是一辆公共汽车。尽管冲，跳，而不为他人留余地。但是少了你我也可以过活，不要想我不可以。

黑堇思：我知道你可以。我早告诉你你可以（走开）的。

利沙［感觉委屈，离开他，走到圆座的那一面，面朝火炉］：我知道你这样说过，你这没心肝的。你想要丢开我。

黑堇思：你撒诳。

利沙：敬谢。［她庄重神气的坐下。］

黑堇思：你从未曾问你自己，我想，我少了你行不行。

利沙［诚恳的］：别来哄我。你就得做没有我的打算。

黑堇思［亢傲的］：我不靠谁都行。我自有我的灵魂，我自有是我的妙心道眼。但是［忽然固谦的］你走要使我怅惘，以利沙。［他坐在圆座，靠近她］我从你的痴话也得了一点进益，我谦诚感谢的对你承认。你的声音相貌也使我看惯听惯了。我颇喜欢他们。

利沙：嘿，这两样你都有了，在你的留声机及你的照相簿。你没有我感觉无聊时，你可以打开留声机。你不会伤损留声机的感情的。

黑堇思：我不能打开你的灵魂。你留那些感情给我；你的声音面貌可以随你带走。声音相貌并不是你。

利沙：喝，你这鬼。你能揉乱女子的心肠，像有人能揉女子的手臂来使她觉疼。比尔斯太太给我过警告。屡次她要走开；而每次到了最后时刻还是你把她骗转回来。你却一点不关怀她。而你也一点不关怀我。

黑堇思：我关怀人生，关怀人类；而你是人生人类中与我接触长在我家中的一部分。你，或是无论谁，能有比此更大的

要求吗？

利沙：谁不管我，我也不管他。

黑堇思：商人的道理，以利沙。[如专家的准确仿效她的克芬花园的口音] 莫以紫老兰 [卖紫罗兰]，是不是？

利沙：你别讪笑我。讪笑我的不是大方。

黑堇思：我一生不曾讪笑人家。讪笑于人的相貌内心都是不雅的。我只是表示我鄙薄商人主义的义愤。我不曾也不肯以爱情为交易。你替我取拖鞋找眼镜不能收买我的爱情，就叫我没心肝。你真傻。我想一个女人替一个男子取拖鞋是令人作呕的一种情状。我曾替你取过你的拖鞋吗？你把拖鞋扔在我的脸上倒使我对你起敬。你替我做牛马奴隶，然后说要人家爱护你，这是无用的。谁要爱护一个奴隶？如你要回来，为着大家作好朋友而回来；因为此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你由我所得的好处比我由你所得的好处有一千倍；如果你敢对我所创造出来的堂堂以利沙公爵夫人耍弄你的狗把戏取拖鞋收拖鞋，我要当你面把你撵出门外。

利沙：你如不喜欢我，为什么当初要这样呢？

黑堇思 [痛快的]：嘿，因为这是我的行内事。

利沙：你永未想到你要给我的麻烦。

黑堇思：如果造化怕麻烦，还要造这宇宙吗？有人生就是有麻烦。只有一样逃避烦难的方法；就是杀害。胆怯的人，你注意，老是嚷着要把麻烦的人杀死。

利沙：我不是讲道士。我不是注意这一类事。我只注意你不注意我。

黑堇思 [暴跳起来，狠狠的走来走去]：以利沙，你是个傻

子，我白把我米尔顿式的胸中的宝库糟蹋于你的跟前。一次声明，你要明白我走我的路做我的工作，一点也不管我们两人中有谁遇见什么事。我并非被威迫屈服，像你的父亲及你的后母。你可以回来，或是滚开：随你便。

利沙：我回来做什么？

黑堇思［跳起跪在圆座上斜向着她］：来斗着玩儿。我所以收留你就是为这个。

利沙［面避着他］：而我如不样样遵命而行，你明天就可把我撵走。

黑堇思：是的。如我不样样遵你的命，你也可以走开。

利沙：来与我后母同居？

黑堇思：是的，或是卖花。

利沙：唉！如我能够回去卖花，我就可以不靠你，不靠我的父亲及全世界！你何以剥夺我的独立？我为什么放弃我的独立？我现在是个奴隶，虽然有华美的衣服。

黑堇思：一点不。我可以养你为义女，而指定一笔款项给你，如果你愿意。或是你愿嫁给辟戈灵？

利沙［厉色的环顾着］：你来跟我求婚，我也不要你；而你的年龄比他是的年龄与我相近。

黑堇思［温和的］比他的年龄：不是"比他是的年龄"。

利沙［发脾气，起立］：我高兴如何说法就如何说法。现在你不是我的教师。

黑堇思［沉吟的］：但是我想辟戈灵不要。他跟我一样坚决的终身不娶。

利沙：这不是我所愿望；你也不要这样想。我常是有人要

娶我。佛来弟·黑罗一天写两三次信给我，一写是几张纸。

黑堇思［出其意料，不乐］：小子胆敢无礼！［他往后退缩，坐落在他的脚跟上。］

利沙：他要写就有写的权利，可怜儿。而且他爱我。

黑堇思［由圆座下来］：你没有权利纵恿他。

利沙：每个女子有受爱的权利。

黑堇思：什么！受这种傻子的爱！

利沙：佛来弟不是傻子。如果他懦弱，贫穷，而要我，也许他比我高尚而欺负我不要我的人能使我较快活？

黑堇思：他能玉成你做个什么？这是要点。

利沙：也许我能玉成他做个什么。但是我从未想到谁玉成谁做个什么；而你却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念头。我只要顺其自然。

黑堇思：总而言之，你要我像佛来弟那样魂飞魄荡迷恋于你？是这样不是？

利沙：不，我不要如此。我所求于你的不是那类的感情。你也不要过于自信或过于信我。我如愿意也会做不正经女子。有种事情我看的比你多，虽然你有你的学识。像我这种女子要勾诱先生们来同她缱绻殷勤并非难事。而不到一分钟以后已经两人就要互相诅咒。

黑堇思：自然如此。那么我们吵些什么鬼？

利沙［颇烦虑的］：我要一点的恩爱。我知道我只是一个平常不学的女子，而你是知书识礼的先生；但是我并不就等于你脚下的灰土。我所已做的［自己改正］我所做的不是为着衣服马车；我所以如此因为我现在——从来——渐渐的怀慕你；不是要你来同我温存缱绻讲爱情，也不忘记你我中间的距离，只

是比较大家友爱似的。

黑堇思：Eh，自然。我正感觉如此。辟戈灵也是感觉如此。以利沙，你是个傻子。

利沙：这不是规矩答应我的方法。[她歪在写字台前的椅上，流着泪。]

黑堇思：在你未脱离傻气以前，只有这种答复给你。你如要成一位贵妇，你不能因为一旦男子不肯一半时候向你啼哭一半时候打的你眼睛紫黑，就要感觉是受人不理。你如受不了我这种生活的冷酷与辛苦，请你回去流落街上。去工作做到你较不像人而像禽兽；然后去互相偎抱，打架，喝酒喝倒入寐。嘿，这种生活真好，流落街上的生活。又真，又热切，又剧烈，你用最粗厚的皮肤也扪得着，你不必训练不必用功也尝得到，闻得见。不像科学，文学，名家音乐，哲学，艺术。你以为我冷酷，无情，自私，是吗？好，你去找你喜欢的一类人。嫁给那一位有钱而多情的猪猡，有一对厚唇可以亲吻你，一双厚皮鞋可以踢你。你如不能赏识你所已得的，顶好去求你所能赏识的。

利沙［窘急万状的］：喝，你真是个忍心的暴主。我不能同你讲话，无论什么话都要被你变换意义，抓做把柄，每回总是我错的。但是你老是很明白你只是个欺负人的光棍。你知道我不能回去流落街上，依你说法，而且知道除了你及上校以外世上没有一个真实的朋友。你很晓得我与你们两人同居以后再不能忍与一位下流俗汉同居；你假说我能这样而来侮辱我，便是存心不良，残忍。你以为我除了我的父亲那里以外，就无处可往，非回到韦姆波罗街去不可。但是你不要过于自信以为我在你的脚下可以任你蹂躏糟蹋。我要嫁给佛来弟，真的，等他能

供给我时，即刻就嫁给他。

黑蕫思［坐在她的身旁］：废话！你须嫁给一位头等公使。你应该嫁给印度总督或是哀耳兰都督，或是嫁给那一位求个代理王后的。我不要让我的杰作浪费在佛来弟身上。

利沙：你以为我喜欢听你这种话。但我尚未忘记你一分钟前所说的话；我也不肯像小孩或是小狗的受人哄转回来。我如不能得到恩爱，也要得到独立。

黑蕫思：独立？那是中等阶级的谤语。我们都是互相倚畀的，世上人人都是如此。

利沙［果决的起立］：你要看看我是否须倚靠你。你能讲道，我也能教书。我要去做教员。

黑蕫思：苍天在上，你要教什么？

利沙：教你所教我的。教发音学。

黑蕫思：哈！哈！哈！

利沙：我要去请做尼比恩教授的助教。

黑蕫思［震怒起立］：什么！那个骗子！那个欺世盗名者！那个胁肩谄笑不学无术的人！你把我的方法教给他！我的发明教给他！你朝这路动一步，我就要拧你的脖子。［他手按她身上］听见没有？

利沙［倔强的无抵抗］：你尽管拧吧。我怕什么？我早知道你有一天会打我。［他放她去，顿着脚怒他自己不应失礼，忽忙退后，歪倒在圆座的位上］A-ha！我现在知道如何对付你。我从前真笨，没有想到这层！你给我的知识收不回去。你说我的耳朵比你灵。我又能够温良礼让待人，这是你所办不到的。A-ha！这个法子了结你了。亨利·黑蕫思，完了你了。现在我这

么一点［弹指作辟拍声］都不怕你的威迫吓诈。我要在报上登一广告说你的公爵夫人只是一个你教出来的卖花女，并且说她要同样的在六个月内教任何人成为公爵夫人，收费一千金镑。喝，我向来卑身下体任你蹂躏糟蹋，其实无论何时只要一举手之劳就能与你平等颉颃，想起真可浩叹。

黑董思［看她如此出其意料］：你这该死无耻的丫头，你！但是比啼哭高明；比携取拖鞋寻找眼镜高明，是不是？［起立］喝，我说我要使你成个妇人，现在当真做成了。我喜欢你这样。

利沙：现在我不怕你，能不依赖你，你才回转过来要同我说好话。

黑董思：自然如此。你这小傻子。五分钟以前你像系在我颈上的磨石。现在你是栋梁柱石，是保护的战舰。你与我与辟戈灵要成为一伙三个不嫁不娶的人，而不仅是两个男人同一个痴女。

［黑董思太太回来，穿着赴观婚礼的衣服。以利沙即刻变为闲静雅致。］

黑董思太太：马车在等着，以利沙。你们便了吗？

利沙：都便了。教授同来不同来？

黑董思太太：切切不可。他在礼堂不会守规矩。他时时刻刻要高声的批评牧师的口音。

利沙：那末不能再见了，教授。再会。［她走向门口。］

黑董思太太［走来找黑董思］：再会，宝贝。

黑董思：再会，母亲。［他将要亲吻她时，想起一件事］Eh，以利沙，叫他们送只火腿及斯底罗敦乳酪，好不好？还替我买一双皮手套，八号的，及一条领带来配我的那套新衣（的颜

色)，到以罗·宾门公司去买。你能审择颜色。[他的快乐、放恣、健强的声音表明他是难望悛改的。]

利沙 [鄙夷的]：你自己去买好了。[她飘然走出。]

黑堇思太太：恐怕你已把那女子姑息过甚了，亨利。但是不碍事的，宝贝，我要替你买那领带与手套。

黑堇思 [欣然的]：嘿，不必费心。她会好好的给我买来，再会。

[她们接吻。黑堇思跑出去。剩了他一人，黑堇思弄口袋中的银钱使叮啮的响；嗢噱而笑；做出轩昂自得的举动。]

新的文评

林语堂　辑译

序　言

近十数年间美国文学界有新旧两派理论上剧烈的争论，一方面见于对现代文学潮流的批评，如 Stuartp. Sherman 所著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一书，一方面集中于关于文评的性质、职务、范围的讨论，如关于批评有无固定标准，批评是否创造，等等争辩。这些理论上的讨论，可以说是以现译的 Spingarn《新的批评》一文（一九一〇）为嚆矢。由这种的讨论，我们也可以看出最近美国思想的一点生气，虽然比不上法国文学界的富于创作的理论见解，至少难免有些微的影响于美国思想界，引起一点波澜，来戳破那其平如镜的沉静的美国人的脑海。旧派中如 Paul Elmer More——据说也是一位闲暇阶级——Shorman，Irving Babbitt——这些是大学教授——当然也有相当的毅力与见解，尤其是赫赫盛名的 Babbitt 教授。Babbitt 先生的影响于中国“文坛”，这是大家已经知道的——如梅光迪、吴宓、梁实秋诸先生………有些是我个人的朋友，不过良心信仰，是个人的自由。他的学问，谁都佩服，论锋的尖利，也颇似法国 Brunetiére 先生，理论的根据，也同 Brunetiere 一样，最后还是归结到古典派的人生观。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就是艺术标准与人生正鹄的重要——所以 Brunetiére 晚年转入天主教

——而 Babbitt 稍为聪明一点，以为宗教最高尚当然是最高尚，不过并非常人所能滋臻之境，所以转而入于 Humanism，唯人论(Babbitt 先生此字用法与通常所谓 Humanism，文艺复兴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不同，他的 Humanism 是一方与宗教相对，一方与自然主义相对，颇似宋朝的性理哲学)。所以 Babbitt 极佩服我们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师孔丘，而孔丘门徒也极佩服 Babbitt 先生。我并非专在此地作谑，对于美国老师敢表不敬之意，故意将他与孔子相提并论，因为至少 Babbitt 先生的人格是我所佩服。他并不曾周游七十二国，碰碰官运（自然这只是为了要“行道”，目的非在做官！）游说于当日吴佩孚、段祺瑞之门，以求一逞，也不曾干那种“时其亡也，而往拜之”的玩意（当日的阳货即一年前奉系中之杨宇霆，孙馨帅幕中之丁文江，怎样可以稍事疏忽)。——至于新派中，在理论上自以 Spingarn 为巨擘，不然这位教授也不至于被哥伦比亚大学辞退。Spingarn 是意大利美学家，思想家 Benedetto Croce 的信徒；十数年前 Croce 到美国演讲，当然也加增新派思想以势力不少。本篇原是 Spingarn 在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一〇年三月九日的演讲，一九一一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部刊行，后来收入原著者的《创作的批评》一书 (Creative Criticism: Essays on the Unity of Genius and Taste [Henry Holt], 1917)。对于这文，Babbitt 曾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七日的“Nation”上作一答辩，题为“Genius and Taste”。

Spingarn 所代表的是表现主义的批评，就文论文，不加以任何外来的标准纪律，也不拿他与性质宗旨作者目的及发生时地皆不同的他种艺术作品作平衡的比较。这是根本承认各作品

有活的个性，只问他对于自身所要表现的目的达否，其余尽与艺术之了解无关。艺术只是在某时某地某作家具某种艺术宗旨的一种心境的表现——不但文章如此，图画、雕刻、音乐，甚至于一句谈话、一回接吻、一声"呸"、一瞬转眼、一弯锁眉，都是一种表现。这种随时随地随人不同的、活的、有个性的表现，叫我们如何拿什么规矩准绳来给他衡量？倘使有美学教授硬要把 Lilian Gish 之美与 Greta Garbo 之美拿几何学的角度来给他衡量，比较高下，甚至于要将 Great Garbo 之美与我们个人情人之美互相比较，我们只好当一块顽石视之。这种事唯有研究"拜眉主义"的老学究肯做。——只好在研究室算算"足二五七次"、"腰三八九次"、"齿二〇五次"、"眉——唉！——眉倒有四八三次"的玩意。因为 Greta Garbo，Lilian Gish，我们个人情人的美，各有不同的个性，各人的美就是这各人个性的表现，不但除就个性自身细求理会以外。绝难作任何比较批评。就是普通的美丑，推乎万世而不惑，应乎四时而无憾的抽象美丑，也无从成立，最多不过拿来充做讲义内容，骗骗"心志不定"的青年学子。——文章之美，也不过如此，一经道破，真是一文不值。正鹄云乎哉！标准云乎哉！

以上是我去年八月译 Spingarn《新的批评》一文时，拉杂写上的几句意见，现因为感觉 Spingarn 此文近于标新立异，竞奇取巧——实则 Spingarn 对于西欧文评史的工夫，虽 Irving Babbitt 先生，也无异词，可见并非专以竞奇取巧，危辞耸听为号召而已——所以想再多下一点工夫，将 Spingarn 少校及 Croce 的表现学说，更充分的介绍出来，使有心研究这问题的读者，更能窥到这派的原理上的根据，及其影响于文学见解深长

的意义。听说新月书店将出版梁实秋先生所编吴宓诸友人所译白璧德教授的论文(书名叫做《白璧德与人文主义》),那末,中国读者,更容易看到双方派别立论的悬殊,及旨趣之迥别了;虽然所译的不一定是互相诘辩的几篇文字,但是两位作家总算工力悉敌,旗鼓相当了。可怜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义的始祖卢梭,既遭白璧德教授由棺材里拖出来在哈佛讲堂上鞭尸示众,指为现代文学思想颓丧的罪魁,不久又要来到远东,受第三次的刑戮了。

白璧德教授曾经说过,Spingarn 与 Croce 等所持"才与识合一"之说(即创造与批评本质相同说,故名为《创造的批评》Creative Criticism),并不新奇,早有 A. W. Schlegel(于一八〇三年)言之在先。实则两派的争执,都是"古已有之",Spingarn 也说这句话(见《新的批评》第一段)。因为主张格律剪裁,典型义法,与主张任情率性,打破桎梏的理论,不限古今中外都有。在中国,自从归有光以五色圈点《史记》以下,以至方苞、姚鼐、曾国藩、林纾,都愿以文学作家的启蒙塾师自居,替他们指导文章的义法准绳,或如茅坤所为,替他们做乖戾不通"不得要领"的古文评选。——这也恰与美国许多《大学作文》课本的编辑识见相同。在另一方面,中国也有视文学为非规矩方圆起承转合所能了事的人,在古代如王充、刘勰,在近代如袁枚、章学诚诸人——我们可以就叫他们做浪漫派或准浪漫派的文评家。章学诚说的最好,他说:

诗之有音节,文之有法度,君子以为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揭以示人,人反

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文史通义·文理篇》)

这正如西人所谓蜈蚣百足行路，遇着蝗螂问其行路法则，到底何足为先，何足为次，第二天早晨，连蜈蚣自己走路都走不来。

法国出了一个 Malherbe，专替人家作雕章琢句的批评，中国也出了一个沈休文，搬弄他的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的玩意，且自信为入神之作，独得千载失传之秘。意大利出了一个 Scaliger 替戏剧家制定狗屁不通的科律，中国也出了一些以时文论古文的桐城派批评家，想做左丘明、司马迁的功臣，替他们阐扬"作文"的义法，也出了替人家算用几个"而"字几个"之"字，嚷着这是一起，那是一伏的金圣叹。西人有新古典派厘定文学的分类 Cenres，中国也有一个姚鼐想要替文学分十三体类，而专在箴铭赞颂奏议序跋钻营，却忘记最富于个性的书札，及一切想象的文学（小说戏曲等）。西人发现什么惩善劝恶 Poetic Justicle 的学说，中国更不少认诗为只好宣扬王化讽谏时君的，相信四始六艺的诗评家。

反对这种"井底天文"的文学见解，而稍近表现派或广义的浪漫派的学说的，在中国也有几人。"表现"二字之所以能超过一切主观见解，而成为纯粹美学的理论，就是因为表现派能攫住文学创造的神秘，认为一种纯属美学上的程序，且就文论文，就作家论作家，以作者的境地命意及表现的成功为唯一美恶的标准，除表现本性之成功，无所谓美，除表现之失败，无所谓恶；且认任何作品，为单独的艺术的创造动作，不但与道德功用无关，且与前后古今同体裁的作品无涉。袁子才说得好：

"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专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失矣。"（《答施兰分书》）若是袁子才再进一步说，任您文人怎样刻意摹仿，所做出来的作品，仍是你一人独身的表现，成功也是你一人的妙文，失败也是你一人的拙艺，与唐宋无与，便是一篇纯粹的 Croce 表现派的见解了。

表现派所以能打破一切桎梏，推翻一切典型，因为表现派认为文章（及一切美术作品）不能脱离个性，只是个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现。个性既然不能强同，千古不易的抽象典型，也就无从成立。以昆曲标准评秦腔，固然一无是处，拿 Beethonven 的合奏曲与非洲野人的舞乐相提并论，也是低能。我们看章学诚论作者观感，颇能了悟艺术只是个性在某时某地的返照，与表现派所言美学上的程序说相符。他说：

> 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新婚宴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文理篇》）

所以章学诚论文的标准是："夫传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这是拒绝一切外来的标准，与表现派议论相同。王充也说"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

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有所禀，自为佳好。”（《自纪篇》）我们能揣摩这“各有所禀，自为佳好”的话，而悟文章及一切艺术的所由来，并将他扩充来做一切批评的标准，扫除一切批评界上的积秽，就是成了表现主义的信徒。

我们须明白一切的作品，是由个性表现出来的，少了个性千变万化的冲动，是不会有美术的。这千变万化的个性的冲动，是无从纳入什么正宗轨范，及无从在美学上（非实际上）分门别类的。我们知道自古文人无行，我们也应知道文人的言行与文人的词章，只是同一个性的表现。颜之推《文章篇》曾举出“自古文人，多陷轻薄，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礼貌容冶，见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马长卿窃赀无操”，以至于曹植“悖慢犯法”，孔融“诞傲致殒”，阮籍“无礼败俗”，谢灵运“空疏乱纪”……我们却也应理会屈原若不“露才扬己，显暴君过”，是不会做出那沉郁跌宕的《离骚经》，宋玉若不“礼貌容冶，见过俳优”，是不会做出那神态入微的《神女赋》，东方曼倩若不“滑稽不雅”不足成其为纵横议论诙谐大家，司马长卿若不“窃赀无操”，挑引寡妇，也就少了他神化飘渺一代词宗的气魄。曹植“悖慢犯法”，所以成为第一流跌宕的诗才，孔融“诞傲致殒”，所以发为潇洒滑稽的诗歌，阮籍“无礼败俗”，逃入昏迷，一醉几月，所以能入苍劲邃深的诗境，谢灵运“空疏乱纪”，怠旷职务，登临游览，经旬不归，所以在叙述景物的山水诗能别开蹊径。变屈原为当代名相，就《离骚》亡，变宋玉为谨愿塾师，就《神女赋》灭，东方朔板起道学先生面孔来，就不成其为东方朔，司马相如不敢有恋爱寡妇做礼教罪人的胆量，大概也不会有做《子虚上林赋》的才略。项羽尚能做诗，刘

邦只会做皇帝，都在这性灵的艺术冲动有无而已。

我们要明白文学是没有一定体裁，有多少作品，就有多少体裁。文评家将文分为多少体类，再替各类定下某种体裁，都是自欺欺人的玩意。戏剧固然以动作为主，倘是 Bernard Shaw 专以会话为命脉，又如 Maoterlinck 专以无动作的心境为主题，只要表现成功，又何尝不可呢？像姚鼐把古文分为十三类，昭明太子把文选分为三十七类，并不是文章真有十三类或三十七类，有文必类，类外无文，乃实用上的一种方便而已，与图画必有分类索引相同。不得以为此种分类，出之天经地义，更不得挟这些体类的章法，以范围作家。有人批评《文选》分类不通，如赋先于诗，辞又别于赋，实则昭明未必有文章正统观念，要替天下后世定出全备无遗的文体，只是纯采方便标准略略归纳而已。这种以经验为主"英国式"的分类，实较便随机应变，所以易与事实相符。依这种经验主义，《七发》、《七启》、《七命》相同有一个"七"字而分一"七"类固然可以，就要将《九章》、《九辩》、《九歌》合为一"九类"也未尝不可；《难蜀父老文》一篇既可独立一"难"类，《解嘲》另立一"嘲"，《答宾戏》另立一"戏"也未尝不可，何况还有连"难"带"嘲"的文章，又应立一"难而嘲"类，且"铭"必有"箴"，"诔"必含"哀"，"行状"常包括于"墓志"，墓志又何尝不是"碑文"，——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为方便起见，尽可分门别类，为权宜之计，若论艺术作品本性，有几篇文章，就有几样体裁，多少艺术作家，就有多少作风。体裁格律之论，不但实际上毫无用处，理论上也不能成立。我们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每样艺术创作，就是一特别作家特别时境的产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虽使

本人轮回复生，也决不能再做同一个性的文章。文人稿集，偶或散佚遗亡，所以衔酷茹恨，痛于丧子，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否则尽可如法炮制，又有何难？

我们要明白修辞不是文学，修辞学不是文评。古文笔法是最无用的勾当，文理法度，只能产出场屋举业的文章。起承转合之法，是循文思自然的波澜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太庙营造法尺所足以谈到的东西。用这种章法的眼光，去读《红楼》、《水浒》，正如瞎子摸象鼻，永远摸不着头脑，最多不过像金圣叹的满口"妙甚"、"妙甚"叹其神化莫测。记得从前看金圣叹批《水浒》，到"林冲"将遇害一段，明明白白是作者故意造作牵强失实 Melodramatic 之处，金圣叹只记得在那里称叹布置之奇妙，转折承伏之得法。试问转折承伏，一抑二抑，一结二结的手段学好，就能做出一部《水浒》、《红楼》吗？刘勰说过"淳言以比浇辞，文质显乎千载，率志以方竭情，劳逸差于万里，古人所以余裕，后进所以莫遑也。"（《养气篇》）既然知道这个道理，今人做文章，若能率志，而不竭情，淳言以代浇辞，岂不是也能同样收到古人余裕的效果吗？章学诚说的更透澈："夫文章千化，侔于鬼神，斗然而来，戛然而止，何尝无此景物，何尝不为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澜，气积势成，发于自然，必欲作而致之，无是理矣。"（《古文十弊》）

自然中国只有评文美恶的意见，而没有美学，只有批评，而没有关于批评的理论，所以许多美学上的问题，是谈不到的（刘勰《知音篇》稍稍谈及，但是仍未能提出批评本身的问题）。

所谓中国有些文评家与表现派理论相近，只是相近而已，并不是学人家看见走马灯，遂诧为活动电影早为中国所发明的妙论。主张性灵的袁子才，仍不免好做《诗法丛话》无聊的勾当。章实斋“战国之文皆出于六艺”、“又多于《诗教》”的学说，简直是与表现派理论背道而驰。然而表现学说的是非，正在此种体贴入微的精要处，研究文评理论的人，不可以不辨。

十八，十，四，夜作。

新 的 文 评

J. E. Spingarn 著

“大学教授一谈到艺术，是何等可笑的东西。”Flaubert 在一封信内这样说。这话可以代表一班社会对于大学学者的批评的意见。因为一班社会与意大利诗人同意，以为“和尚与大学教授们不配写诗人的传略”，他们只要听有丰富文学经验的人的文学主张。但是诗人自身所忌恶的不仅是大学学者的批评而已，没有一样批评他们不感觉忌恶。大半的诗人反对一切的批评，因为各位所要的不是批评，只是非批评态度的恭维。“打死那只狗，他是一位书评家”，少年时代的 Goethe 说：在较近的时代 William Morris 也表示轻蔑那些靠批评他人著作吃饭的人。亏得“批评”有幸，不须仰赖诗人以自存，因为批评于诗人是无大用处，批评所仰赖的是一班没有诗人的天才又没有批评家的识见的人。我希望在今晚可以使诸君相信诗人所认为批评家的职务是根本错谬，因为批评所倚赖的力量正与诗人相同。这个力量的秘密是逐渐发明的，而由这秘密所得的知识已经使我们改革我们对于批评的观念。这个秘密何在，及他所示给批评的新门径，是本晚所要演讲的题目。

一

上世纪之末，法国重新站立于欧洲文化的舞台上的中心。再重一次，法国正在谈天说地，世界人类正在洗耳恭听，而法国此回最精警的谈话一部分是关于批评的权威。我也不必告诉你们（你们已知道）Revue des Deux Mondes 报上负专责的批评家如何博用他们鸿运精深的学识及科学的工具来拥护旧派的主张，及 Jules Lemaitre，Anatole France 等人如何用动人的文字，灵敏的手腕，活泼雅健的思想，来拥护灵机的自由活动。在这论辩的铁砧上打出飞跃的火星，有些已经成为天上的明星，成为批评界的名言，例如 Anatole France 所说，批评家不是一判决主文的法官，而是一在追述他"在名著中的漫游""adventures among masterpieces" 的富于情感的灵魂。

在观察一美术作品有所感觉，而能将这些感觉表现出来，这是印象主义的批评者所谓批评的职务。他的态度大概是这样说法："这里有一篇好诗，比方说 Shelley 的 Prometheus Unbound，读他使我感觉莫大的愉快。我所感觉的愉快本身就是一种批判，此外我还能有什么更好的批判？我只能说他如何的感应我，使我受何种的感触。别人要从他受别种的感触，而用不同的方法表现出来；他们自有他们的权利与我不同。我们每位，如果能受感触并善于表现我们的感念，都可以做出一种新的作品，来代替给我们感触的作品。这就是批评的艺术，而且批评不能超出这范围。"

我们并不反对这纤美的灵魂消受他的感触的快乐，或是他

的感觉崇拜；若是我们指出他的旨趣，已由作品而迁移到他自身的印象，他并不觉有何难为情。比方，你对他说："我们的趣味是在于 Prometheus Unbound，不在于你。你描写你健康状况如何，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或赏识这首诗。你的批评有一种倾向，要逐渐离开作品，而移视线于你自身及你的感觉。"

但他不难回答：你说的倒也不错。我的批评有这离开作品而揭晓我自己的倾向；但是一切的批评，都有离开作品而以他物代之的倾向。印象主义者以他自身来代替作品，但有什么别种的批评，能较不离 Prometheus Unbound 本题呢？历史的批评引我们离开作品，而探求其环境、时代、种族，及作家的学派；他叫我们去参考法国革命史，Godwin 的 Political Justice，Aeschylus 的 Prometheus Bound，及 Calderòn 的 Mágico Prodigioso 心理的批评引我离开诗的本题，叫我去考证诗人的身世；我本意要来欣赏 Prometheus Unbound，现在变成须要认识 Shelly 的人格。武断的批评拿了一些纪律标准，来衡量作品，并不见得较能深入体会；这类的批评叫我去参考希腊的戏剧家，Shakespeare，Aristotle 的 Poetics 也许并读 Darwin 的 Origin of Species，要来查究 Shelley 在何处有未能遵从戏剧的定律，或未能使这首诗有戏剧的真实：但是这只算是研究他种作品，不是研究 Prometheus Unbound。美学更要高谈阔论艺术与美的理论。推而至于各类的批评都是如此。不要自欺，所有的批评都把目的旨趣由作品本身移到他种东西上面，他种的批评家给我们历史、政治、传记、学识、玄理。至于我，我重做一场诗人的梦，如果我似乎不十分庄重，这是因为我已觉悟从前把一场空梦当做事实而感觉好笑。我至少想用一种艺术作品，来代替

别种艺术作品，艺术只能在艺术之中求得“第二个我”（alter ego)。

此刻不必细述主张别种批评者，如何答复这些问题。他们大概是用文学的学识与天演的科学来做攻击这现代的邪说的主要武器，但是这两种，一种是笨重的，一种是在美学思想范围中无用的武器。至少在几方面，印象主义者的地位牢不可破；但是有两点易受敌人攻击的。他们可以攻击以爱憎代替学识，或以学识代替爱憎的观念，因为两样都是于批评甚关紧要的；而且他们可以说爱憎之变易无常丝毫无损于这爱憎的威信。这样讲法，印象主义的批评同是错谬只较反对他的“裁判”批评（judicial criticism）差胜一筹。这两种各有各的缺憾与疏略。

但是现在所要谈的不是这些理由，我所要指出的是，在这十年的争辩，客观的及武断的批评的攻击印象主义，并不新奇。这种争辩，自从有诗评以来，或者自从有诗人的伤感以来，就已经有。现代文学的开始时期，也有同样的置疑、同样的争辩。在十六世纪，那些意大利人正在厘定那风行欧洲二百年的经典派的评律，到现在 Brunetière 还在用自然科学的门面装饰那一套。他们定出“戏剧的纯一”及那些 Pope 所信为“Nature still but Nature methodized”(“合乎天理，但是经过制定的天理”)的纪律。但是正在他们的代表 Scaliger 说“Aristotle 是我们的皇帝，是一切美术万古不易的君王”之时，另一位意大利人，Pietro Aretino 也正在坚决的说，除了天才的天机兴会以外别无纪律，除了个人的好恶以外，别无评判的标准。

继承意大利人的遗绪的有十七世纪的法人，而从那时到现在，这两派的斗争，常引起法国文评史上的波浪。Boilean 反对

Saint-Evremond 经典派反对浪漫派，武断派反对印象派——这冲突是深入于法人的根性，实深入于批评自身的性质。你听："我所以如此自由谈论 Virgil 并不是为着要品评诗人的高低，或是有意要伤他的名誉。世上的人要依旧鉴赏他的佳句；至于我，全不评判，我只说我所感觉，及这些东西各给我心灵上情感上的影响"。这种话当然是 Lemaitre 所说的咯！"我不评判，我只说我所感觉。"但是，不，这些却是路易第十四时代的诙谐家 Chevalier de Méré 所说，而是他在写给法国权威的大本营"法国学会"(The French Academy)的秘书函中的话。在于一种人，就在 Boileau 时代，批评也只是在"名著中的漫游"。

不，这不是新的斗争，这是批评中的永远的冲突。在每时代，印象主义（就是赏乐）及武断主义（就是评判）都正在尖锋相对，互相抗衡。他们是批评的两性别；说每时期都有他们等于说每时代都有男性的与女性的批评；男性的批评时或拿自己的标准去附会于文学上面，但是必不为所研究的作品所支配而自失主裁；女性的批评能陶情任性的去迎合艺术的妖迷。在 Boileau 时代，男性的批评成为一代批评的风气；在我们此代，除了大学以外，一定是女性的风行。但是两者都并行不悖，除非经过一种玄妙的媾合，永远不能达到精力弥满的最高点——一方是评判，将他的意见造成武断的标准与风气，一方是赏乐，忘形于物欲的不果决的迷途。

但是倘使我们考察现代各种的批评，我想也不至于全无共通之点；我们要发现他们至少都有一样为以前各代的批评所无的。希腊人不视文学为创造力自然迸发不可抑制的表现，而以为是使用理智"模仿"或重构人生的题材；由 Aristotle 看来，诗

文是人类“模仿”本能的成绩；他与历史科学不同，在于不讲确有的事实，而讲可能的或是近情的事实。罗马人视文学为一种高尚艺术，用意在于感发人的高尚理想（虽然表面上给人赏乐）。十六十七世纪的经典主义家，大致承认这种主张；由他们看来，文学是一种练习，——一种由念熟经书得来的技术，其解释自然，以希腊罗马艺术传统为绳墨。在这些人看来，文学与历史科学一样的理智的产物。十八世纪的初用新的不很确切的标准，如“幻想”、“情感”、“好尚”，使批评进化的程序略为复杂；但是也只能一部分脱离古代的传统。

但是自浪漫主义兴起，发现一新的观念，由这观念使十九世纪的一切批评得一联络线索。在十九世纪之初，Mme de Stael及他人即已发表文学为“社会之表现”之论——这句话，只有一半道理，如果所谓“社会”是指诗人的左右的小团结，而非指与人类精神一样广大的社会。Victor Cousin 首先唱言“表现是艺术最高的定律的基本原则”(the fundamental rule, that expression is the supreme law of art)，后来这“表现”的意义，逐渐谬解而缩小范围，Cousin 遂于不觉中成为法国“为艺术而艺术”派的机械式的学说的始祖。后来，Sainte-Beuve 发挥他自己的学说，认文学为个性之表现——这也是一句有一半道理的话，如果所谓个性，非指在作品中所发展出来的艺术的个性，而指在日常生活上所看出来的艺术家的外表的特征。更后来，Taine 受了自然科学的影响，依据由 Hegel 得来的一种暗示，发挥其说，谓文学是种族，时代，环境的表现。极端的印象主义者，以为艺术是人生美妙幻灭的感触或印象的表现。但是无论那一派，都视文学为一种某项的表现，也许是经验、情感、外界的，或

性灵的表现；但是总必是一种表现的艺术。今日客观的，武断的、印象派的批评家，也许各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他们的著作中，都含有表现的观念。

法国批评在一百多年以来常倾向于表现观念，但是除了附和德国思想的几声模糊的回响以外，没有人在法国探讨表现观念的在美学上的意义。首先把这表现学说成为准确的哲学概念，而用这学说建造一批评方法的，是由 Herder 至 Hegel 一代的德国人。所有的哲学的思想都专注于这中心概念，而批评家由此宝库得了许多收获。你们大概都记得 Carlyle 叙述那一代德国批评的成就的一段有名的文章。Carlyle 说："批评在德国变一新的形式。他使用不同的原则，抱更高尚的宗旨。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关于文字的优劣、譬喻的赅洽、情思的适当、作品的合情近理，如五十年前大半的批评家所要探讨的；也不是主要关于心理的问题，要来追溯及描写由诗文看出的诗人的个别的灵性，如现代大半我国最好的批评家之所为；但是，虽不放弃这两种问题，却于两种问题之外，认为，归根结蒂，纯正是关于诗文自身为何物及其殊别的生灭的问题……现代的问题不是要断定 Addison 造句或设譬的方法，而是要考出 Shakespeare 依凭什么更玄微难测的方法，构成他的戏剧，而使他的 Ariel 及他的 Hamlet 赋有生命与个性。这生动灵活所寄托者何在，这个性与模样是怎样得来的？他们晢晢煌煌光芒万丈，照耀我们灵魂深处的异彩，是从那里来的？他这些戏剧岂不是不但'逼肖现实'（Verisimilar）而已，而是'真实'（True）；不但如此，比实际还要真实，因为在这里边，现实的精粹能靠着更达意的文藻呈现出来？这一切快美的合一是什么？我们能否穷求其底蕴，

察觉其所以自然存在不可割裂，是因为每个作品是发源于普通的思想的成分，由此光大发展而成的？不但要问诗人是谁及其作诗方法如何，并且要问这诗是什么，这诗如何，何以可以称为诗而不仅是押韵文，是创作而不仅是有章法的骚兴？这些是批评家的问题。批评似乎站在受神感者与未受神感者之间；做介绍先知给听见先知的话的声响，而未能体会其神意的群众的媒介。”

恐怕没有德国批评家能完全达到这目的；但是德人的功劳，至少能首倡这种学说，虽然不能在应用上充分的表现出来。唯有他们首先明白，凡艺术已经把自身表现出来就算尽了他的职务；唯有他们首先把批评看做表现的研究。“有一种推翻的，及一种创作的或建设的批评”Goethe 说，前一种拿规矩尺度来衡量文学，后一种要答复这些根本问题：“作家命意是如何？他对于这原来计划有几成的成就？”Carlyle 在他的 Goethe 论，差不多用 Goethe 自己的话说，批评家的第一任务在自己看清“什么是这位诗人的真正宗旨，他对所要做的工作有何种见解，及依照他所有的材料，有做成几分的成功。”

这是一切现代批评的中心问题的照命星。从 Coleridge 至 Pater，从 Sainte Beuve 至 Lemaitre，这是批评家所努力的，虽然他们未必成功；是的，虽然他们有时自己以为他们是正在努力于别种目的。这个理想不是 Aristotle 时代的理想。他们，一如许多后代的批评家，常贬抑一种作品，因为他是“不合理，不可能，有伤风化，自相矛盾，或是违背艺术的门法”。这不是 Boileau 的标准，Boileau 责备 Tasso 不应在英雄史诗用耶教的而不用希腊罗马的神话；也不是 Addison 的标准，Addison 拿

Le Bossu 的规则来称量 Paradise Lost；也不是 Dr. Johnson 的标准，Johnson 惋惜 King Lear 没有劝善惩恶(Poetic Justice)的结构，或者武断的说诗人不应“指出郁金香花斑纹的数目”。诗人的存意是要如何，他如何去实现这主张？他想要表现什么，及怎样表现法子？这作品是由何种的精神气力所激动，他留何种的主要印象于读者心中，及我如何能用最好方法来表现我的印象？诗人的作品能否依其本身特质忠诚的发挥，而不仅依照他人所规定出来的律例？这些是现代的批评者对于诗人作品所要发的疑问。只有一点，为答复这些疑问时所应注意：我们批评诗人的宗旨，须依其创作时的宗旨为断，就是依这诗文本身的艺术，而非依其著作之前后所自己假定的宗旨。因为要创作一艺术品，是每位艺术家的宗旨；一切关于他的成绩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是这一问题：他有没有创造出来一种艺术作品？

二

这表现的学说，这以文学为一种表现的艺术的观念，是百年来批评家所共同承认之点。但是这观念曾受过多少的荒谬思想，多少的繁复制度，多少的庞杂淆混所覆蔽！单纯的承认这个原则，就是等于扫灭这些种种症结积弊。没有人看到这点能比一位现代意大利的思想家及批评家 Benedetto Croce 较为真切，或者像他的透澈爽利阐释其中的因果关系。自从 Balfour 先生在他的 Romanes 演讲（译者按：讲座名）替 Croce 作一种正

式的介绍以后，在通行英语的国中，他的声名日益显著。但我个人却不用等Balfour的介绍：我早已投入Croce的麾下，在今晚所说，也重新自列于他的队伍。他领导美学的思想，使由"艺术是表现"的概念归到"一切的表现都是艺术"的结论。我们没有时间，也可以不必，详细复述这双方争执的理论。如果我们直截了当承认这表现学说（一切的现代批评家都曾经一半的或不清楚的承认他），就是把批评界内所堆积的野草枯木一齐扫净。我现在不过拟向诸位指出这些枯木与野草的所在。换言之，就是指出百年来批评的理论与实行所天然归到的结论，及旧式文评及旧式文史中所逐渐消灭的部分。

第一样，我们已废除一切的旧规律。"规律"这个观念是上古神术时代的回响，使现代人想到神仙故事中的英雄无理由的禁忌语；规律就是野人taboo的遗迹。我们在Aristotle书中看不到许多规律，他只由自己的文学经验推出几条结论：但是这种规律见于后来的希腊的修辞学家；罗马人就把根据经验的结论化成定则。(译者按：这种的演化略如诗说的"六义"。)Horace对于将写戏剧的人设这样一条定律："无论何时不可有三人以上在戏台上扮演；你切不可使你的戏剧超过五幕。"现在我们可不必追溯这些规律的历史，陈述这些规律的数目如何增加，如何被十六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家编成系统，及他们如何的笼络箝制当日创作的艺术。没有一时，不有反对规律的人。我们已经看见Aretino如何的反对Scaliger，Saint-Evremond，如何反对Boileau（译者按：Scaliger专讲纪律，Boileau也是古典主义的辩护者)；在每一时代触犯规律而仍不失文章之美的诗人使批评家惊愕失措；但是一直到十八世纪的浪漫文学家才把这些规律

逐出批评界外。现代人的炫学品性从历史摭拾一些“惯例”，由科学借来一些“专门技术”来代替古代的废例；这些惯例与技术只是古代规律的变相；在批评明白承认每个艺术作品是一种精神的创造，只受自身的纪律束缚之时，这些惯例技术也要随着古代纪律而一同消灭。

我们已经废除文学的分类(the genres)。这些分类的发生历史与古典主义的规律纠缠不开。我们看见有些著作有相类之点，所以（为着方便起见）将他们归成一类，如抒情诗、喜戏、悲戏、史诗、田野诗歌，等等；古典派却将这些分类变成固定不易的榜模，受神圣不可侵犯的纪律所节制。所以分这些Genres，就是因古典派有这样纪律：悲戏不应与喜戏混合，史诗也不应与抒情诗混合。但是这条纪律刚刚制定之后，即刻有作家因为不知或是不耐烦纪律的拘束，把他冲破，而那些批评家又须替这种例外作种种解释，不然便须逐渐改变他们的纪律以适应例外。但是如果我们承认艺术是表现，而我们对于每个作品只要问：“他所要表现的是什么，表现的完备没有？”当然用不着去诘问他有否依照批评家所制定的某种方便的分类，或是依照这分类中演出的纪律。抒情诗、田野诗、史诗都是艺术界中没有具体实在的抽象名词。没有诗人真正写史诗、田野诗、抒情诗，无论他们如何受这些抽象名词所愚弄；他们不过表现他们自身，而这个表现是他们著作唯一的体裁。所以文学不但有三类，或是十类，或是百类；文学的类数与作者的数目相等，各师成心，异如其面。这种的错误在文学史上最为明显。Shakespeare写“King Lear”，“Venus and Adonis”及一些十四行诗。当编诗史者把这三样著作分开时（一悲戏，二叙事诗，三抒情诗），使他

们与作者创造的魂灵失了接触而归入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的他种同类著作，这时不知已把创作的艺术家 Shakespeare 置于何地？把英国文学史强生分别归入分类，上面标着喜戏、悲戏、抒情诗种种名目，就是犯了完全错认批评的意义的大过；文学史实被这样分开，放在这种的厢房，不复得其本来生机命脉的关连之时，文学史已变成一种不通的笑话。这些名词中只有一个有一深长的意义用法，就是用"抒情的"(lyric)一字来代表艺术的自由表现能力。所有的艺术都是抒情的——"the Divine Comedy(哲学长诗)"King Lear"(悲戏)，Rodin 的"思想者"(雕刻)，Corot 的风景画，Bach 的 fugue(礼堂所用一种音乐)，或是 Isodora Duncan 的跳舞，与 Heine 或是 Shelley 的诗歌，一样可以说是属于抒情。

我们已经废除"滑稽"、"悲惨"、"高尚"及一大堆同类的笼统抽象的名词。这些名词是从 Alexandrine(Alexandria 城学派的)批评家的理论演化出来的，在十八世纪时重新风行一时。Gray 同他的朋友 West 在通信中讨论"高尚"(The sublime)的题目；后来 Schiller 分别"清新"(the naive)与"伤感"(the sentimental，指文化萎靡时代的文学)文学，Jean Paul 下"幽默"(humor)的界说，Hegel 下"悲戏的"(the tragic)的定义。如果这些名词是指艺术作品的内容，他们尽可归入与快乐、忧愁、热诚同类的通用辞语；我们应该可以通用这"滑稽"名词，一如我们说某诗表现快乐。但是如果这些名词是代表文学的抽象的分类，便是抵触艺术的真性。每个诗人依他自己的方法表述这个宇宙，而每篇诗是一种新的独立的表现。从批评的眼光看来，并没有"悲戏的"文学，只有 Aeschylus 与 Calderón，Shake-

speare 与 Racine 一些个人。如果我们用这字“悲戏的”(tragic)做一种同类诗歌方便的标目，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但是要订出这悲戏的纪律，而且要依这种纪律去衡量创作的艺术家，就是等于在已废的戏剧纪律观念，造出一种更抽象的体裁形式。

我们已经废除讨论风格的学说（the theory of style 按：略如桐城派之讲“文章义法”）及“引伸”（metaphor）“取譬”(simile)（按 metaphor 与 simile 所差甚微，前者指间接的取譬，多包括字的引伸用法，后者指直接譬况比类之词）等等希腊罗马修辞学的家伙。这些家伙的存在是根据一种假定，以为格调作风是与表现分开的，假定作风是一种随意可以附加于艺术作品，或是由作品中除出，是一种振输摛藻、刻章琢句的润色或是笔法，而不是诗人自身观察实在的幻象，不是他整个体性表示出来的音乐。但是我们知道艺术确是表现，是独立完全的，一经修改他便是新创另一个表现，也就是创造另一艺术作品。如果一位诗人，歌吟春景时说“It is now the blood runs gold”，他并不是用这句话来替代别句，比如“the blood tingles in our veins”，他已经完全的表示他心里的意思，世上也没有正与此表示完全相同的句。

各得其所，各安其位，

贼洽切当，出乎至情。

Each perfect in its place; and each content

With that perfection which its being meant.

这种的语句在现在的教科书中还是叫做“引伸”(以言人之词指事论物)，但是引伸取譬及一切古代修辞学的旧式名词，只是等于星宿、符咒、星相歌诀等等古董，于古董家以外是毫无

意义。在于 Montaigne 这些名词使他想到“仆媪闲谈”，在于我却可联想到女教员的咿唔吟咏。我们现在还常听见关于“典雅壮丽的 grand style”的讨论；常看见人家还在做讨论 style（作风）的文章，如两百年前的旧式《诗学入门》(arts of poetry）的风行。但是修辞学说已非现代思想所宜有；我们已经知道作风笔法不能与艺术作品分开研究，犹如滑稽的研究，也不能脱离滑稽家的作品而独立。

（译者按：中国的什么“书评”、“眉批”、“题赞”都是这一类的玩意，尤其是金圣叹最喜欢于这种塾师启蒙的玩意。什么文章百法，起承转合，首尾照应，先事后波，此是伏笔，此是反衬，这是横云断岭，横桥锁溪，那是奇峰对插，锦屏对峙，这是近山浓抹，远山轻描，那是浪后波纹，雨后霡霂。试问是否这些章法笔法读好，便能著一部《三国》、《水浒》?）

我们已经废除一切以艺术论艺术时的道德批评。Horace 说诗文的目的或是职务在于愉快与实益，以后几百年批评家只在“愉快”与“实益”二字上面争执辩难。有人说诗的用处在于教训启迪，有人说只在使人愉快；有人说，两样都有。浪漫派的批评首先立一原则，说艺术于表现以外别无宗旨；表现完全时，宗旨也就达到；“美就是他自身存在的理由”。诗文没有提倡任何道德主义或是社会主张的天职，犹如造桥并不是为着要提倡世界语。历史家、哲学家、法制家可以把艺术作品不当艺术作品看，而当作社会的表记看，正如琢石者可以把一座石像当作几磅大的大理石，但是如此看法之时，他们是将这作品的主要用处及其魔力所寄托置之度外。因为如果我们认为诗人的成功在于随意选择一种材料作完美的表现，当然的道德问题与我们

的批评这艺术的优劣无关。以文论文，而说他有道德与不道德，其无意义犹如说三面等边的三角形是道德，而二面等边的三角形是不道德，或者如说某种合音或是Gothic式圆弧的不道德。这种的道德批评我们只能设想在一种作下列的席上谈话式的世界可以发见："这个椰菜如果能照国际公法烧煮必定甘美。"或是"你知道我的厨子所做点心何以这样好吃吗？因为他不曾说诳，也不曾勾引女人。"在讨论工程师的造桥或是科学家的考证时，我们并不牵及道德问题；其实我们还进一步说，科学家在寻求真理时应该撇开一切的伦理讨论，才是尽了科学道德。美的世界与两种标准都很远隔，她的宗旨既不在乎道德又不在乎真理。美术所创作幻想的人物，既名为幻想，就不是要伪托实在，不能律之以实在的高下标准。诗人的本身唯一的本分就是忠于艺术，竭力表现他所看见的实在的幻影。如果诗人所表现的理想不是我们所最赞叹佩服，我们不能怪诗人，只怪我们自身，在有道德是非的世界，我们未能供给诗人以建造构筑的正当材料。这种的缺乏本是人类所同有，并不受何时何地的特别情形的影响，虽然艺术是愿望与实在的永远奋斗，终结还是人类不完全的象征。除去美国以外，各地的批评家已经停止对于美术作道德是非的评论，已经承认美术是人性的一方面的表示，除了美术以外无从实现发展。

我们已经废除戏剧（the drama）与演戏艺术（the theatre）的混淆，这个混淆可见于五十年来的戏剧批评。这种的学说，以为戏剧不是一种创作的艺术，只是跟从戏台上的需要演化出来的产品，在十六世纪早已出现。那时代有一位意大利学者首创此说，说戏剧是预备在台上表演，在于某种规定的

情势之下，给一阶级不齐好恶各异的大众观看；戏剧的表演是在这种情势之下进步演化，所以戏剧的好坏，须以他所能给与这阶级不齐的观众的娱乐为断。后来德国的浪漫派有人引用这个观念，来做 Shakespeare 表面上触犯古典派“纪律”的辩护。这些批评家说，我们不能拿希腊戏剧的纪律来评论 Shakespeare，因为戏剧是戏院间情形所演出当然的效果；这些情形在 Elizabeth 时代的英国与在 Pericles 时代的雅典不同；所以据 Sophocles 的成绩来评论 Shakespeare 的成绩是荒谬绝伦的办法。至少在此地，这个观念可以却去许多人的成见，帮助他们去痛快欣赏 Shakespeare 的文章；在当时可以说有一种用处，一如似是而非的理论有时可以促人为善，或是一位狂生可以替世界除了一个暴主。但是用处消灭时候，这种观念却不随之消灭。他反演成一种系统，变成剧评家的定律；现在已变成十七世纪“纪律”的现代替代物。事实上，我们评衡写戏剧者也应与评衡他种的创作家同一标准，就是：他所要表出的是何物，及他表现的工夫如何？固然，戏剧不但是一种艺术，也是一种生意；所谓戏剧的“成功”(得观众欢迎）跟戏院的生意很有关系。一位古代法国批评家说：“成功也许可以证明剧本作家的合理，但是要证明成功的合理，却不很容易。”“成功”的标准是一种经济的标准，属于政治经济，与艺术或是艺术的批评无关。有许多学者研究各代戏院情形的变迁及观众好恶的不同，于社会经济史上作宝贵的贡献，但是这些事实之于批评或是戏剧艺术的关系，也犹如书局生意史或是诗人家况史之于诗史的关系而已。

我们已经废除艺术以外的专门技术 (technique)。上面已经指出风格的不能脱离艺术自身而独立；我们不要让“专门技

术”这名词的假科学意味迷住，不明白这所含的也是同样的错误。Oscar Wilde 在一本夹杂危言诡论与卓识远见的书《艺术的批评家》(The Critic as Artist) 中说："专门技术实只是体性气魄；所以非艺术家所能传授，非学生所能学会，而却是唯美的批评家所能了解领悟。"诗的技术不能同诗的自身分离。诗的格律不能作单独研究，除非是一种粗率的，为方便起见的研究；凡是格律都是某一首诗的内涵的特质。从来没有两位诗家所用的格律相同。Milton 的名句：

These my sky-robes spun out of Iris'woof.

我的云裳是由 Iris 的织机纺成的。

人家说是 iambic pentameter (一轻一重的十言律)；但是从这句的艺术立论，不能说他与别的一轻一重的十言句有共通之点；他只是一样东西，就是这句自白：

These my sky-robes spun out of Iris′ woof.

我们已经废除诗题的历史与批评。我们可以空泛的说 Prometheus 的题目在 Aeschylus 或是 Shelley 是如何的写法，或是 Francesca de Rimini 的故事在 Dante，Stephen Phillips，或是 D'Annunzio 的手中是如何写法；或是 Arthur 王的故事经 Malory 及 Tennyson 的如何写作；但是严格的讲，这些人并不是取同样的题目。每位作家是正在表现一种材料，只把他标榜一个史上的人名，Shelley 的使用 Frometheus 是当他做一种标榜；他所表现的是他的艺术化的人生观，不是这位希腊 Titan (族名) 的历史。他著作之所以成为著作是因为作者所放入的气魄神彩，而批评所应注意的也是这一点气魄神彩，而不在于标榜的名目。有些批评家一定要人用现代的材料做诗，并且恭维

那些歌咏当代事物的诗家。我们对于这种批评家也只好做同样的答语（所要不在诗题而在诗人自身）。但是就使批评家有力量能预先断定诗或诗人所用的题目，诗人何尝能用当代以外的材料？自人类有哀怨歌泣以来，看透世情的人就说“艺术中没有新创的东西；世上没有不曾用过的题目”。但是事实却正相反。世上没有旧的题目；无论什么题目，一经诗人的幻想改造之后，就是新的。

我们已经废除讨论诗人著作的种族，时代及环境问题。研究艺术作品的这些方面，就是把作品当做一种历史的或是社会的表册记录；研究的结果只是文化史上的一种贡献，而把艺术史只算一种偶然的旨趣。我们在此地非要讨论这种研究做一种预备或是并行研究的价值，我们单要讨论这种研究与艺术评判本身的关系。“如果有了时代、环境、种族关系及作者的心情，请问这位作者如何应用他的材料，他如何把事实熔炼成为诗文！”能将各样作品拿来对于这意大利人 De Sanctis 所问的话作一回答，就是批评家主要的职务；这就是真实确当的解释“表现”的意义，就是使唯美派的批评脱离 Taine 派所横加的 Kulturgeschichte（《文化史》）的羁缚。

我们已经废除文学的“演化”的研究。这进步的概念于十七世纪首先应用到文学上面，但是在开始时期 Pascal 已经说在此地须分别科学与艺术的不同，说科学是由知识的积渐传授而演进，但是艺术时代的变迁不能归入什么进步的系统。事实上，要讲艺术的进步必先分诗人的优劣等级，然而这样的分诗人的等级高下（如钟嵘《诗品》一书）的玩意，在今日已不通行，除非是在前十年的《最好百书表》及数年前的《五尺书架》（即

《哈佛丛书》Harvard Classics）集中。十九世纪的末叶借用科学的“演化”名词使这陈旧的学说复得黑白混淆；但是这名词也是含着不明白艺术的自由独立变动的根本错谬。同样的错谬也可见于艺术的“起源”的研究；因为除了人生以外，艺术无所谓起源。

在太阳系外的异乡僻地，

在蓬松的形影遨游的冰山巅末，

艺术之神初放黎明的晨光；

In climes beyond the solar road，

Where shaggy forms o'er ice-built mountains roam，

The Muse has broke the twilight-gloom.

但是虽然她那时只穿粗服，她还是一样的是艺术之神。艺术有时简单，有时复杂，但是没有一时不是艺术。古代的纯朴艺术可以作有益的研究；但是人类学考证的成绩于批评是没有主要意义；除非人类学家用研究最高深艺术的精神，来研究纯朴的艺术，就是说，除非人类学家自己就是唯美的批评家。

最后一层，我们已经废除古来天才与识见的分别（按：“天才”genius 代表诗人所必具的特才，“识见”鉴别的能力，taste 代表批评家的特才，略如中文所谓“知音”；二者的分别，就是指常人以“创作”与“批评”相对）。在批评家初次声明要以探悉诗人所要表现的目标与方法为主要职务时，批评便走进他唯一可能的路上。批评家如何能探悉这个深奥，除非他（至少在豁然贯通的一刹那）与作者互相了解一致？这就是说，鉴别的能力要理会及批评一艺术作品时，必先在心中重新构造那作品

的幻想，在那一顷之间，爱美的评判自身变成创造的艺术。天才与识见的根本相同是近代美术思想最后的贡献；这就是说，在最有意义之时，创造的本性与批评的本性根本相同。从 Goethe 到 Carlyle，从 Carlyle 到 Arnold，从 Arnold 到 Symons，我们常常听见谈到批评的“创造的职务”。在这几位心中，所谓创造的职务，所指各有不同；在于 Arnold，这是指批评能创造一时代的精神环境——也许是一种极重要的社会职务，但是与审美的意义无关。但是这些人所趋向最后的真理，还比此激烈，足以消灭从前一切关于批评空言无补的俗话。现在批评果然可以昂首无愧不自毁灭，因为现在批评知道审美的评判与艺术的创作，是得力于同一根源。这个相同并不是以包括批评的一切复杂烦难的任务；但是这一点创作与批评相同，正是古来所最忽视，而今日所急应提倡，因为没有这一点就无所谓批评。Schelling 说：“天才之于美术，犹如‘自我’ego 之于哲学，他是唯一的最高的绝对的实在”；我们虽然不必将心灵作这种超然主义的解释，却不能不承认理想思维之所不能了解，正是诗文神力之所寄托；不能不承认心知的好奇心虽然不免好作盘问以自娱，但是真理的玄奥却不是思想（艺术的空影）所能探悉；如果神明保佑，这个玄奥由另一种的艺术，即批评的艺术，可以窥见；这个批评的艺术成为一种艺术与文学的宝鉴，因为只借这宝鉴的洞照能力，我们才能看到天才与识见的融合一致。

七种艺术与七种谬见

J. E. Spingarn 著

艺术不仅七种，其种类有如天星之多，有多少艺术作家，就有多少种艺术。

我们把他们分门别类是为我们自己的方便，不是于他们自身有何用处；七种比几万万种总较容易处置。关于他们的谬见也不仅七种；实在的数目还多得很；但是我们可以为方便起见，分为七类，——“七”数由几代的迷信保存下来有一种玄学传统的古色古香。所以我先把他们念一遍：诗人是为钱而做诗；诗人受环境的影响；诗人依诗律做诗；诗人写悲剧与喜剧；诗人有道德，或不道德；诗人是平民的或贵族的；诗人使用譬况。

头一样的谬见，“诗人为钱而做诗”这只是一种对于艺术的谬见的一种说法，这谬见还可有种种不同的说法。今日最常见的一种是：“戏剧是为着要诵读，非为要扮演而写作的。”我们现不讨论这事实（如果是事实）但是要讨论其在批评上之意义。

诗人也许感觉捷步的游行能引起他写作的兴会，或者抽过一枝香烟，写起来较不费力。这散步或这只香烟，并不能产生

诗文，不过是做那作者的刺激物而已。不过是开水龙头，并非能生出或变动所流出的水。别种的诗人，感觉要一种想象的报酬——金钱，大众的称赞，戏台上扮演的华丽——才能容易著作，但同有一样的目的的人，写出来的是不同的诗或戏剧，这不同之处，就是艺术之真秘所在。因为，无论为什么所激动，在诗人的魂灵中，只有一种真正的冲动，就是要把心中所有，表现出来。到开了水龙头之后，不去喝水，而去检验水管，似乎不是爱好艺术的批评家之所为。所以若是说诗人为钱而做诗，戏剧作家为戏院而编剧，画家为展览而作画，便是认不清刺激与创造的冲动的分别。

第二样的谬见说“诗人是环境的产物”，是由以上第一条的改变原义的系论。倘是这一句话只是一种空言泛论，我们倒也不必与争是非，除非他含着一种意义，说研究环境能帮助我们明白其所著述。我们所求于一诗中的，不在其出于何种环境，而在于诗人如何利用这环境。这独特的个性的秘密（倘使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个性意义本来就是独特）是读者所欣赏，而批评家所探讨的。社会学家尽管可以去考究某艺术家，或某一派艺术家，表面上相同之点；唯美的批评家只能顾到那些不可强同的异点。要探得作者的魄力于其著述之外，不在其著述之内，假定作者与其环境的关系，跟艺术批评家或爱好者有丝毫关系，便是误把社会学与批评混为一谈。

但是关于艺术最根深蒂固的迷信是关于体裁。所以第三样的谬见，说“诗人依诗律做诗”，是一切谬见中的最年代久远的，美学家自古与这观念作战；自古代 Aristotle 说诗与历史所以不同不仅在诗律之有无，就使 Herodotus 的历史依诗律写起来也

还是历史，以至现代 Benedetto Croce 把这陈久的谬见，驳得体无完肤（Croce 是唯一足与 Aristotle 并称的现代人）。事实上散文与诗没有实在的区别。从语言音节上千万种的变化，可以为方便起见，把比较规则的音节与比较不规则的，分别起来，而称此为诗，彼为散文：但是要指出这诗与散文的界线何在，是不可能的。但是要从这些在实用上为方便起见所定的分类，造出一种统系，便是误把表面上的仿佛，认为创作艺术的真谛。因为到底未有两位诗人，用同一样的音节。我也许自谓我是在写"抑扬体的五步律"（Iambic pentameter），或是写一行轻重拍节相间的音，但实际上我是在创造一新律。如果那句写得好，那便是因为那句本身的好处，而不是因为那句与那种句子，有多少想象的，或纯粹外表的仿佛。诗人不用旧律，每位诗人创造他自己的音律。

这些关于音律的话也可以适用于语言。我们说"学习语言"便是犯上同样的毛病；我们不学习语言，我们学习如何创造语言。（译者按：依 Spingarn-Croce 语言就是表现之一种，所以就是艺术）。所以 Max Eastman 说"to sail into a man"（恶骂，痛击）正与拉丁字的"to inveigh against the man"相同，所以是很好的成语。这话便不对。也许"Inveigh"的古义正是"sail-into"；但是如果语言是活的东西——一种艺术，不能与上下文分开，断章取义——用这拉丁语来解释这英文语，等于拿十三世纪的英国乡下佬挖起来的骨头，来解说 Max Eastman 的个性。我们知道字之好坏，全在上下文的用法关连时，真想不到一位现代的思想家，能用抽象的标准，来断定文字的好坏。世上有本身在美术上算坏的字吗？譬如"aint"字（按：am not，

is not，are not 之俚俗缩短语）在小说或戏剧中由一位粗夫口中说出来岂不是很好的话吗？把抽象的分类代替事物之本身——把音律代替诗词，文法代替语言，画术代替画图——便是犯上以糟粕外表的体裁当做具体的表现的体裁的毛病。

第四种谬见可以一句形容出来："诗人写悲剧或喜剧"。固然诗人存意要写悲剧或喜剧，虽然这些名词的意义在于他们极其模糊；而且他们的著作实在可以因为未明这些体裁的真性，而受阻碍。悲剧、喜剧、抒情诗、英雄史诗，及同类的其他名词，只是作品分类的方便名词，正如书籍为在图书馆排列便利，可以分为大，小，布面，羊皮面，或为在军队中排列的方便，可分人的高低。这种名词，无论用之于图书馆，于军队，或于美术，都常是有用的。其错谬在于每每认为这分类，不仅是为实际上的方便而设，而是一种艺术的定律，依此可以评判诗文。比方，一位批评家研究一些有某项相同而称为悲剧的诗；从这些研究，他定出一条"悲剧的定律"，再进而将这条定律，硬要加之于随便那一位写一本略为同类的诗的诗人。"先生"，我们听他自古至今的说，"你触犯了一切好的悲剧的定律，所以你的诗不好。"诗人应该简单的回答："世上没有好的悲剧的定律；世上只有好诗与坏诗"。未有批评家或学者所定出来的规例，学说，"定律"能管得住正在创作的诗人；创作完毕，诗已写成之时，批评家只能叫他的悲剧理论去迁就这新诗人的诗，不能叫诗去迁就诗说。只有这样讲法，这些名词才有宏深的意义；"抒情"这一字，用来代表一切美术的自由畅发，就是这样讲法：Divine 的 Comedy Lear，Michaelangelo 的 David，Corot 的风景画，或 Bach 的圣乐（Fugue），是跟 Heine 或 Shelley 的任何作品一样

的真正“抒情的”。

第五种谬见说“诗人有道德或不道德之分”也是古已有之。我们不应因为艺术家艺术的淫邪，将他们驱出理想的共和国，如Plato所为，但是他们大半的人，还是将美术与道德，混为一谈。说诗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与说三等边的三角形是道德的，而二等边的三角形是不道德的，一样的无意义。我们当然明白拿无关的标准，或非其所有的用意，来评衡事物，是何等的荒谬。你想想看，听人家在席上这样的对谈：“这椰菜若是依照国际公法烧煮，一定好吃。”“你知道我的厨夫的点心何以这样好吃？他未曾撒谎，也未曾奸诱女人。”这种显然的例也不必多举了。我们评论工程师的桥梁或科学家的考证时，并不拉上道德问题；事实上我们反进一步说，科学家的本分，应该在求真理时，一点不管伦理问题。以人论，科学家应受伦理的评衡，但是他研究成绩的是非，只能用科学的标准来评衡。美的世界与这两种的标准，都相去未远；她的宗旨也不在伦理，也不在真理。她的幻想的人物，依其界说，本不以真实自许，不能以真实的标准去衡量。艺术是一种表现；诗人之成功的与失败即在其能否完善的纯美的表现自己。倘使所表现的理想，非我们所敢赞同，我们只能怪自己，不能怪诗人；在与伦理有关系的世界，我们未能供给材料，使他们有更庄严的建树。把伦理与艺术分开，不是推翻，乃是加增伦理的价值——使伦理在其所属范围内，有增加的力量与新的自由。

在现代美国，如果像我们趋骛物欲，而能不陷入第六种谬见——“诗人是平民的或贵族的”——倒足称奇；这谬见似乎以为艺术与诗人之政见，一如其与伦理标准，真有什么关系。讥

评 Shakespeare 与 Dante 为“反动派”很容易，但是要看出这与他们的诗的优劣有什么关系，却不容易，除非我们假定，只有政治或经济意见与我们相同的人，才能成好诗家。要一篇好诗讲平民政治，与讲贵族政治一样的为难；如我依诗人的经验而评断，似乎还要更难。因为古代不能完全与现代相同，便认为古代不是，差不多可以算为肤浅愚妄者的最易辨认方法；因为一首诗不是好的政治学社会学，遂认为好诗的毛病，也是低能的批评家的症象。诗并没有职责去促进民治主张，或任何趋骛实际的“主张”，犹如造桥学，并没有义务去促进世界语。倘使一诗人矢志专心，宣传民治思想，他的著作，还是得依艺术的标准，非依政治的标准来衡量。批评的重要问题是：“他的诗好不好?”，全然不管到“他是民主党，保守党，社会主义党，或是精神分析家?”

与以上略为相同的，就是批评家要不但要限定诗人的政见，而且要限定诗文的题材。这是一种很老的谬见：比如在十七世纪，Boileau 就要对敢于采用耶教神话不用希腊神话的诗人为难。今日的批评家正在极力提倡采用现代的题材，正在称赞能用当代的题材著述的诗人。但是就使诗人的题目真可以强行派定，无论如何诗人岂有不用当代的材料之理？一位二十世纪的诗人，就使他自以为是讲到古代希腊或埃及的生活，怎能不讲他自己时代的生活？达观的批评家自古说过：“艺术上没有新的东西；诗人无所谓新的题目。”实际上正与此相反。世上没有旧的题目；每个题目，一经诗人想象的熔裁锻炼，就是新的。

最末一层，还有一种谬见，可用以下一语作代表：“诗人用譬况语”。诗人所写的东西极多，多到难于历举；有时他们连胡

说也写；但是我们可以断定，他们有一样不写的，就是不写不可能的东西。所谓取譬（metaphors）是文法学家造出的神话，在诗人的或别种的世界，没有实在。所谓“譬况”、“比兴”一语中的谬见，在于认文章格调是可与艺术作品分离，而非出于作品本身的东西。这些譬况，只算为文字的一种装饰，随时可以增减，而非自身就是一种表现。倘使“lionhearted”意义与“brave”（勇敢）正相同，又何必用这 lionhearted 名词呢？倘使字义各有差别，只是所差纤微，为什么要说这字是代那字用？这些 figures 的名词，是从希腊的修辞学家沿用下来；在承认文章风格只是具体的表现的学说中，无所用于这些名词。每一成语是自己成为一件东西，独特新奇，不可解说，无论在何处，只能在初次应用的上下文中代表自身，不能代表任何他物。就使第二次用于同一句中已不能完全意义相同；有人说这“爱”字在 Dante 的名句中：

“Amor，che a nullo amato amar perdona”

不是只把一字三次重叠说出（按指 Amor，amato，amar），但是从美术上面须视为三个分开不同的名词。

以上各种谬见所含的误错是相同的——就是误认解剖学为形体，误认糟粕为魂灵，误认死的为活的，误认抽象的为真实，误认非美术为美术。

美学：表现的科学

Benedetto Croce 著

一 论艺术标准与材料选择

因此之故一切探讨艺术的目标或是作用都是无意义的，倘是将艺术当艺术论；因为立一目标，就含有选择意义，这又是陷了与那种主张艺术的内容，须经选择的学说相同的错误，而略变形式而已。凡言对于印象 Eindruecke 及感想施行选择，就已假定这些印象与感想，已成了表现 Ausdruecke：因为在流动的未成现实的之中，无从施行选择。选择就是指意志作用；要这个，不要那个；而要供去取之时“这个”与“那个”须先在我们目前表现出来。实际的（选择）之来在于理论的（心中所已表现）之后，非在理论的之前：表现是自由的神感。事实上艺术家于一天自觉有某种题材胚胎胸中，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只感觉产期将至，却也不能作主。纵使艺术家要与天然之冲动相背而驰，纵使他要自由审择材料，纵使他天生是一个香艳诗人（Anakreon 即咏酒色的诗人），却决意要去吟咏 Atri-

den 与 Herades（即歌颂武功），将见曲调全非，扞格不入，自觉其误：因为他将发觉所吟唱者仍是 Venus 与 Amor（即恋爱），虽极力与此冲动制抗，终也无补于事。

二　论艺术在实际上的不负责

所以题材或是内容不得从实际的或是伦理的观点有所褒贬。在艺术批评家说某种题材“选得不好”时，若非此语全无意义，便实际上并非訾议“题目的选错”（这便成一句荒谬话）乃是訾议他处置排比这题目的方法，是訾议那不成功的表现，因为含有扞格不顺之处。倘使同此批评家对于一些艺术上认为无疵的作品，还要表示不满于其题目或其内容，斥为不合艺术；那末，如果其表现委实无疵，只好劝告那些批评家，别来干涉艺术家，因为艺术家所能受的神感，也只能凭着所得印象为限，只好请批评家去改造那环圄艺术家的自然或社会，使他们不至于再得这种印象。一切丑恶能从世上消灭时，一个天下有道福乐的国度能建立时，艺术家也就无坏的与绝望的情感，可以表现，而自身安心乐业于升平世界，做太平天下的善民了。但是丑恶、悲愁、耻辱之事一天在环绕逼迫艺术家，这类的表现也就一天不能停止，一旦发为文章，评论那事实是非都已无补于事了。我们此地所讲，是纯由美学上的观点，尤其是从纯粹的美学上的批评观点而言。

我们此地姑且不讲专重题目的选择的批评家，给与艺术的害处，这害处一半由于在艺术家心目中引起的偏见，一半由于所引起创作的冲动与批评的要求中的冲突。自然，却也有时主

张选择的批评家，似乎也有益处，帮助艺术家有自知之明，能认清真正自己的印象，及自己的神感，觉悟时代与自己天性所指定的工作。但是就使在这种有益之时，主张选择的批评家，也不过是赞助已经隐伏的表现，使能形成而已。他自以为是母亲，其实不过是产婆而已。

三　论艺术的独立之不可能

内容选择，使“艺术独立”论可以成立，也是“为艺术而艺术”那句格言的唯一合理的意义。艺术是独立的，不但对于科学，并且对于物用与道德都是如此。大家不必因此挂虑，怕浮艳或是沉晦的艺术，从此得了护符，因为真正浮艳与沉晦的，都是未尝得到满意充分的表现所致：浮艳与沉晦都是体裁（美的表现）的结果；是由于材料的操纵未能自如，非由于材料的物质上的美恶不同。

（以上节译原书第六章）

四　论艺术的特征

常人每好胪举艺术的特征。从我们已经讨论的结果，关于此点，我们已经承认艺术的功用是精神的活动，又是理论的活动，又是特殊的理论的活动（即观感的或是直觉的活动）。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承认，所有那些种种繁复褒贬美术的名词，唯一的意义，也无过是把美学上的功用的类统的、特殊的及个别的征象重述一遍。属于第一种的（即类统的）征象（或是更好说

那些同义字)，上文已经说到，如“纯一”、“一贯”以及“简单”、“卓异”等等是；属于第二类的，如“得真”、“清晰”等是；属于第三类的，如“生气”、“活泼”、“灵动”、“具体”、“个别”、“特性”是。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同样的名词，但是这些在学术上都未能发明新义。对于表现自身的分析，已于上文被我们搜尽无遗了。

五 论表现并无分类

但是从另一方面讲，我们还应该讨论表现有无不同的种类或程度的问题。因为我们在普通精神的活动，已经分为二层，每层中又各分为二，所以没有什么逻辑上的理由，何以不可于美学上的活动中，即于表现中，也分出二类。

没有什么逻辑上的理由——所以这发问是应该的。但是问题的答案是：并没有这种分类。这是一种自省及自觉的问题。我们无论如何穷究属于美学上的进行程序，也永远未能发见这些进行程序中有何理论上的不同，更不能将这美学上的程序分出第一第二两层。

这个就是说，表现的分类是不可能的。有多少表现现象就是多少个类别物，除了都是表现以外，没有一样相同。且借用一句学堂里的话，我们可以说，表现是一种不能同时成为统类(Genus)的一种分系(Spezies)。

表现或是其内容是变换不同的；每个内容，都是与其余一切的不同，因为生活中没有两见的事；由于这内容的继续不停的转变，美学上的表现也随而迥别，所谓表现也不过是印象的

美学上的结合而已。

六　论翻译之不可能

由此还可得一种结论，就是翻译之不可能。如果所谓翻译，竟然是指可以把一种表现（即辞句）翻成他种表现（辞句），犹如将一瓶中的流质倒注于他瓶。我们可以将已经赋有美学上的体裁，再作论理上的阐扬发挥；但是我们不能将已有美学上的体裁的，化为另一同样美学上的体裁。所以凡翻译，不是逊弱，就是失真；表现只有一个，就是原文的，那另一个总有多少遗憾，就是不是真正的表现；不然便是另造一个新的表现，把原有的表现与译者自己的辞句熔为一炉；如此就的确有两个表现，但是这两个的内容却不相同。“求雅而失信，求信而失雅”正是译者所处的难境。凡非美的翻译，如字字对译，句句对译，及辞费冗长的译文，只能算做原文的注疏。

七　对于修辞学统类的批评

那个要将表现体裁分类的学说，在文学上，称之为“修辞学或修辞学统类论”（“Theorie des Schmucks oder der rhetorischen Kategorien”）。但是不仅文章而已，在别种的艺术上，也曾立了这种的分类；就如于图书及雕刻，也有所谓“写实的”及“象征的”体裁。

所有这些区别，如“写实的”与“象征的”，“典雅的”与“粗陋的”，“客观的”与“主观的”，“古典的”与“浪漫的”，“质直的”与

"华丽的","如"字解的与"譬况的",以及譬况之十四分类及一切的"文章笔法",以至于"赘词"(Pleonsmus),"减字"(Ellipse),"倒置"(Inversion),"重叠"(Widernolung),"同义字"(Synonymen),"同音字"(Homonymen)等等名称,在美学上及美学的批评上的学术价值是等于零,是绝对消极的。这些名词中,这些区别中,没有一种可以找到一个相当的美学上的界说。所有人家想替他定下的界说,不是显见得不通,就是空洞无物。可以代表这种界说的,如最普通的"譬况"(Metaphor)的界说,叫做"用来代替此地本来应用的一个字"。好,既有了那别的本来应用的别字,为什么人家偏要拿那不对的字来用呢?既然有更短更好的路可走,为什么人家偏要走那条更长更跷蹊的路呢?也许此地本来应用的字,实在并非应用,而那"譬况之词",才是正经应用的,与那别字原有分别。其余一切的统类名称,都是如此,例如那普通名词叫做"修辞的润饰"。我们可以质问,这个润饰与那表现(新润饰之语)有什么关系呢?或者是外表的关系,那末就实不相蒙,与那表现是永远分离的。内涵的罢?那末,或者其作用不在表现,而只伤损了表现;不然就是成为表现之一部分,既是表现之部分,就是表现自身之一要素,不得与其他分子区别,而又非仅仅为文字上的"润饰"而已。

以上所讲的名词,除了在我们初听见这些名词的学堂课室外,普通一定没人使用——或者只是牵强附会,不得要领将他用在美学的精细讨论,或者只是当开玩笑,或含谑意——不然就是:1. 用做表示美学概念的同义字或通用词语。2. 用来表示反美学的。3. 用来表示纯粹逻辑上的意义,全非指其最重要的美学上的或文学上的意义。

八 统类名称所表示美学上的程序

表现的体裁并无分类；但是我们可以分出成功的表现，与半成功或失败的表现，分出完成的与未完成的，说著雅健的与未臻绝境的。以上所提起的及同类的字，常有人用来表示成功的，及各种不成功的表现体裁。但是这种用法全属武断而又参差不齐，因为常看见同一个字，有时用来称赞成功的表现，有时又用来表示做不成功的作品。

请举一个例。有时一人立在两张画图之前，一张全然看不出什么得意得神之笔，只是呆板的白描自然景物；另一张图，果然气韵生动，但是所画并非世上所有事物。有时这位先生要称第一张图为“写实的”，第二张图为“象征的”。反而言之，一人可以称一张极有神气日常生活的图画为“写实的”，而称另一张表示毫无生气的寓言画为“象征的”。这字“象征的”在第一个例是指“艺术的”，在第二个例，是指“不艺术的”，这是显而易见的。“写实的”在第一个例，也是指“不艺术的”，在第二个例，是指“不艺术的”。所奇者，果有一种人“像煞有介事”的要同人强辩，说真的艺术的体裁是象征派，则写实派是不艺术的，一面又有一些人，同样的热烈主张，唯有写实派是艺术的，象征派才是不艺术的。我们不得不依各方所指的意义，认为两方都是有理。

关于“古典派”与“浪漫派”的大辩论，也常是只在这双关字义上盘缠。有时人家用“古典派”来表示艺术上完成的，用“浪漫派”来表示配合不当而不完成的作品；有时又用“古典

派”来表示无生气及矫饰的作品，而以“浪漫派”来表示自然生动灵活的精力弥满的作品。

“作风”(Stil) 一字也是这样杂用。有时人家说，每个作家应有自己的作风：照这样讲，所谓“作风”实等于表现的形式。有时人家又说律例书或数学教科书的体裁“质直无文”(Stillos)：这便又陷入一种错误，把表现分为二种，润饰的与不润饰的。倘使“作风”只等于形式 (Form)，那末，就使律例书及数学教科书也有他的“作风”。有时甚至听见批评家訾议某人，说他过于矫饰作态 (Stilisieren)，说他过于修饰（“in Stil machen”)。这所谓“Stil”显然不是指普通的体式，又不是一种特殊的体式，而只是指华而不实的堆砌字句，只是指不艺术的一特种形式。……

九　论塾师启蒙的修辞学

有些人承认这些修辞学名词的不妥，但是还要保留一样，就是这些名词在塾师启蒙教授文学时的用处。我们自认不能明白，何以误解与错乱能帮助头脑清晰思路通达，或是何以这样把学科的原则，颠倒错乱，有何用处。话虽如此，这个问题，无妨留给教育家去解决。可是在学堂里，还有另一理由，不得不提到这些修辞学名称，就是可以叫学生把他们抛弃。倘使我们不时刻向这些过去的错误挑战，我们不会容易避去这些错误，也就不能保存真理，使常新鲜灵动。倘是我们不谈到这些名词，并附以相当的批评，就这些名词，未能绝迹，就如现在已被一些文字学家认为新的“心理学的”发明。

一〇　论表现之相仿佛

依上文说来，我们仿佛有意抹杀一些表现（艺术作品）的类似处。自然艺术作品有相类似之处，正犹如个人与个人也有类似之点，不过这些类似之点，万万不能用抽象的界说包括起来。这种近似之点，并与意象上的同异区别无干。这些不过是常人所谓同一家人相貌的相似，所以互相仿佛，是起因于那些作品形成时同处有相似的历史背景，或者起因于这些作品的作者灵性上的相近。

一一　论翻译的比较可能

因为有这些类似之点，所以翻译是相对的可能的。这并不是说能把原文复制出来（Reproduktion）（因为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但是算为创制（Produktion）一种新的，与原文多少相似的表现。好的翻译，只能算为庶几的尝试，自有他艺术作品独立的价值，而可以独立存在。

（以上节译原书第九章）

一二　论美为表现的价值或即是表现自身

关于美学上，及知识上伦理上经济上的价值高下，常人谈话中，每用种种名词，如“美丽”、“得真”、“佳好”、“有益”、“适当”、“公正”、“准确”及相反的字如“丑恶”、“失实”、“无

益"、"有害"、"不妥"、"不确"、"不精"等。在平常说话用来，这些名词的用法，漫无界限，或指此类，或指彼类的程序。比方"美"字不但用来表示一种成功的表现，并且用来表示学术上的真理，以及伦理上的行为，甚至于指有益的行为，或者直指凡使身心畅快的事物：所以我们也用"精神的美"、"伦理的美"、"肉感的美"（gestig schoen，sittlich schoen，sinnlich schoen）。有多少哲学家，尤其是有多少美学家，想要穷求这些至复杂用法的究竟，只弄得目眩头昏，因为他们自然陷入于这荆棘蔽径，无路可通的"词林"里的迷途。我们在上文中，极力避免用这"美"字来表示成功的表现。现在已经经过详细的声明，没有误会的危险，而且在另一方面明明白白的叫我们认识，在普通用法及哲学用法，都是倾于将这"美"字的用法，限于"美学上的价值"，所以我们可以下一界说，说美就是成功的表现，或简单地说，就是表现，因为未成功的表现，本来算不得为表现。

（以上节译原书第十章）

一三　论各艺的专门之学

艺术家表现时所使用的专门知识，可以分出多少门类，这些门类叫做各艺的专科。（Kunstlehre 艺术的专门学识。）因此有建筑学，讲明机器的原则，各种建筑材料的重量及抵抗力，石灰与石膏的调和法等等；有雕刻学，讲明雕断各种石质所应用的工具，如何铸铜，如何使用錾刀雕凿铜质，如何依石膏模型复制，如何保存模型原料的湿气等；有图画学，讲明各种水画，

油画，调色渲染的技术，人身之尺度配合，配景法的原则等；有演讲学，指导人家如何发声，如何练习声音，及关于摹拟手势的门法等；余如教音乐唱歌的各种门法，不胜枚举。这种的说明，在各国书籍都是汗牛充栋。并且因为，准确的说，何者为有益，何者为无用，甚难抉择，所以这种书籍每流为百科全书，包罗万有。Vitruv 在他的《建筑学》(de architectura) 一书，要求建筑师应该知道文学、图画、几何、算术、光学、历史、自然哲学及伦理、法律、医学、天文、音乐等。所有的知识都是好的，有用的！学你的艺术，然后把他们丢开脑后。

自然这种的经验的类书，不能成为科学。这种的知识，是从最不同的科学及专门学术撫拾得来，他们的科学的及哲学的原理，也是藏在这些科学及专门学术里头。要构成那一艺术的专门学，就是将本来至啧至繁的事物条理，贯通联合起来：这就是把所凑合的各部分开起来，再做一个新组合。倘使我们要把建筑、图画、音乐的指南，写得有科学的体裁形式，就除了剩下一些机器学、光学、声学的普通原理以外，别无他物；再不然，如单从各科学中有关于美术的部分摘录出来，再集合成一新科学，那末就是放弃各艺的范围，而走上美学的范围这美学，却只有普通的美学一种。凡是有科学眼光兼有哲学旨趣的人，编过教科书及专科指南的人，都要感觉如此。

但是有人还要梦想着，以为可有各分艺的美学，这就是把物质方面与美学方面误混的极点：这些人想要解决这些问题：如什么是各艺术的界限？我们使用彩色与使用声音所能做到的是怎样？单色的白描与彩画各有何止境？图画与音乐、图画与雕塑、诗文与音乐之间，界限何在？

用科学的话讲起来，这就等于要问：美学的表现与声音学有什么关连？美学的表现与光学有什么关连？云云——但是美学的程序，既然与物质的程序没有关连，没有比接，那末，美学的程序，又何能与某特种的物质程序（如光学，声学的现象）有什么关连与比接呢？

一四　论艺术的分类

所谓各种“艺术”，没有美学上的界限，因为要有界限，须先有美学上的存在，而我们却已证明，这些艺术的分类，纯是出乎经验的根据而已。这一层道理，也告诉我们，凡要作美学上的分类，都是一种荒谬的举动。既然没有界限，就各艺术的范围，不易断定，所以分类也就无从下手。多少卷帙浩繁的艺术分类艺术统系论著，尽可以付之一炬，未见有何损失。

艺术分类是如何的不可能，也可以由分类者所不得不用的奇异方法，而得证明。第一种，最常听见的分类，就是分为“目治”、“耳治”及“幻想”的艺术，仿佛耳、目及幻想都是并列的东西，在论理上是可以平等互换的！又有人分为“时间”的与“空间”的艺术，“静”的与“动”的艺术，一如“时间”、“空间”，“静”、“动”等字便能断定美学上的种式，而能与艺术自身会有什么关系。另外有人开着玩笑，将艺术分为“古典的”与“浪漫”的或分为“东方的”、“古典的”与“浪漫的”，殊不知这不过是将指历史上事实的简单名词，加上学术观念的价值而已，不然就是又来作徒劳无补的美学上体裁的分类。对于这点，上文已经交代清楚了。或者有人这样的分法：“从一面

看得见的艺术”如图画，及“从各方面看得见的艺术”如雕塑——痴人说梦的种种天地间绝无仅有的异说。这些不过是游戏而已，虽然有时也是有名的哲学家的游戏。

一五　论艺术关系说

还有艺术关系说与艺术分限说也处于相同位置。人家定了各分艺之后，接着就问：那一种艺术是最“伟大”（“die maechtigste”最雄伟的）？而且，在多种艺术连结并用之时，岂不是应有更加雄伟的效力？关于这一点我们毫不知道。我们只由历来经验知道，某种美术上的意象，须用某种物质的方法表现出来，别种的美术上的意象，又须用别种的方法。有一种戏剧，只供书本上阅读，可以发生效力，又有他种，却须经过朗诵，或是借助于布景的设备。有某种艺术的意念，要得到充分的表现，须借助于文字、歌唱、乐器、颜色、建筑及演员；同时也有别种，只须数笔的轮廓或是几行铅笔画线已能完事。但是如果说朗诵，或是布景，或是其余上文所说的各种凑合起来，会比铅笔或是钢笔的几行画线更为“雄壮”，这便不对：每个程序，或是每一类的程序，都有他特别的目标，而在目标各各不同之时，我们不能拿各种工具的力量来互相较量。

一六　论发表的动作与物用及道德的关系

唯有把真正的美学上的动作与实用的发表动作严格分开清楚，我们才有希望解决那些关于艺术与用处及艺术与道德的烦

难问题。

我们已经指明艺术自身对于用处及道德（就是对于各式的实际行动）纯然独立，不为所制。若是没有这个独立性，艺术内部的价值就谈不到，而且我们绝对不能形容，缺了这美学的活动为必要的前提时，还能有什么美学。

但是这独立性，是艺术家匠心或天机兴会的独立，或是心灵上表现的独立，若由此并主张发表或传布的实际动作（为美学上程序所可有可无的结果）也是同样的独立，那便错了。若将艺术二字，指艺术之发表（Ver aeusscrlichung，译者按：此指物质界实际动作与美学界之“表现”der aesthetische Ausdruck 严别），用处与道德立刻就有干涉之权利，与家主对于家中物具的权利相同。

实际上，我们并不虚想，把我们心中无数的表现与意念发表出来，结晶出来；我们并不将我们的思念，或是幻想，逐一说出写出，或是印行，或绘画出来，公之于众。在我们心中形成着或是至少蕴酿着的无数意念中，我们选择一下。而我们这选择的标准，却是受了我们生活中的经济方面伦理方面所限制。

而且就使我们已把我们的感念结晶出来，我们还可以作一度的商量，是否应把他发表，并在何时何地，用何方法，及向何人发表。这些问题都属于功用及伦理的标准范围。

在这些标准中，所谓“审择”、“趣味”、“道德风化”、“教育”、“通俗”都有点存在理由；这些标准，加于艺术自身，却一点没有存在理由，所以在纯粹美学上我们已经摈弃不谈。每种错误，必有任何一种理由。主张乖错的美学信条的人，都是注目于那些在经济伦理生活上与美学上程序有关的一些实际程

序。

至于关于发表刊行美学的作品，有人还是主张最大的自由，也是对的，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主张。但是主张、自由与厘定界限（即使是极渺远的界限）到底还是伦理的问题。倘是有人援引那最高原则，那美学的基础（Fundamentum aestheticcs）即艺术之独立，来掩护不道德的投机者的滑头渔利的计划，发表悠谬怪诞的言论，一味投好于读者的不健全的嗜好，或是借为口实，主张对于在公众场所卖春画者应发给照会，这才是幼稚可笑之至。后者应属于警察的治权，前者也应凭道德人心去判决。对于艺术作品的美学上评判与对于艺术家人格的伦理上的评判，毫无关系；并且也无关于那些防止利用艺术做不正用途的章程法律，此种用途与艺术本身无关，因为艺术本身，只是纯粹理论上的观感而已。

（以上节译原书第十五章）

一七　论美学上的评判同于美学上的创作

比方现在，美学上的心理程序及其发表，已经全部完成，眼前就有一个美的表现，是用某种物质保存着：那末，来评判这样的一个表现是什么意义呢？"在我们心中印证出来创造者之神景。"（"Ihn in uns reproduzieren"）艺术批评家几乎异口同声的回答，而这答案也是极佳。我们试详细体会这么一个程序，依这目标将他有系统的说明一下。

某甲正求一种印象的表现（Ausdruck des Eindrucks），这种印象他正在感觉，或是从前曾经感觉，但是还未将他表现出

来。他明知有这种的表现（词句等），但是遍求种种字句，总不能达其目的。他试用某M的结构，觉得不妥，不能恰到好处，未臻绝境，以为丑恶，遂不要他；再试用某N的结构，也得同样效果。他或者看未清楚，或者全未看到（要处）。那佳句总是来不到手。再经过多少次尝试，有时将近目的，有时又差得很远，一天忽然寻到，这确当的表现（而且仿佛这表现是不费思力水到渠成的）而豁达光明了（lux facta est 光明诞生）。他此刻一时享受美的快感。丑恶的及其不愉快的感觉是不成功而未能超越困难的美学上的动作；美的是那胜利的表现的动作。

我们取这文字上的例，因为这最容易去复验，因为就使我们不能人人绘画，至少人人总会说话。但是现在有某乙要来"评判"这个表现，断定他是美是恶。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已置身于某甲之地，而借用某甲所表现出来的物质上的表记，重新领略这同一个程序。倘是甲看得清楚，那末乙处于甲的地位，也会看得清楚，而遂感觉那表现的美。倘是甲看不清楚，乙也看不清楚，而要同甲一样感觉那表现如何。

一八　论评判不能互相歧异

我们知道，还有两种的情形，尚未讨论：就是甲看清楚而乙懵懂，或是甲懵懂而乙看得清楚。从哲学的上面讲，这两种的设想都是不可能的。表现感兴的动作，既然是一种动作，不是一种逢场作戏而已（Spiel der Laune），乃是一种精神上的需要。一个美学上的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就是好的答案（按即谓恰到好处之表现）。自然事实似乎与我们的理论相反。作家所

认为“美丽”的，别的批评家却认为“丑陋”；作家所认为不满意不完善的作品，却被批评家认为“美丽”与“完善”。但是这不过等于说，两方面间之，有一个不是，或是作家，或是批评家，或者一次作家不是，一次批评家不是。事实上，作家对于他心中的经过，并不每次十分清楚的盘查一下。我们的草率、仓皇、惰性及理论上的成见常叫我们自己称道，并且自己相信，我们的作品是美的，倘是一经沉静思虑之下，就要认为不美，而与事实相符；正如可怜的 Don Quixote 将他的纸糊头盔修补好了，再用力将剑一戳，要试他一试，才顿然醒悟。有时由于同样的，或相反但是同类的原因，使作家意见错乱，使他贱视他的好作品，或是将他神机临到一气呵成的好作品，反要断伤改窜。同样的，批评家有时也受仓皇、草率、惰性、理论上的成见、私人之爱憎及同类的动机所支配，以美者为恶，恶者为美；若能一旦摒除这些成见，也就能认出其美恶，而不必留给更细谨，更凭良心，更不感情用事的后代，去主持他所不肯主持的公道。

一九　论天才与鉴赏力之相同

从以上的讨论，那个认识美的评判的动作与创作美的动作是相同的。其不同处，不是在其动作本身，而是在其环境情况之不同：一个是美的创作（Produktion），一个是美的印证（Reproduktion 即重新表现）。评判的动作名为鉴赏力（Geschmack 指“识”英文作“taste”），创作的动作名为天才（Genie 指“才”英文作“Genius”）：所以天才（才）与鉴赏力（识）是相

同的。

常听人家说一种话，使我们略为窥到这天才与鉴赏力之相同，如有人说：批评家也应当多少是个艺术家，而艺术家也应当多少是个批评家，或是说有一种主动的鉴赏力（能创作的），有一种被动的鉴赏力（能印证的）。自然也常听人家说起相反的话。比方有人说到无天才之鉴赏力（Geschmack ohne Genie“有识无才”）或是无鉴赏力之天才（Genie ohne Geschmack“有才无识”。译者按：Genie 指才，即才略，关于文章之气骨，Geschmack 指识，即识见，关于文章的用字遣辞，排比配合，以才胜者，锋发韵流，以文胜者，工整秀丽，如“文情并茂”，“工力悉敌”等语，“文”、“工”是指 Geschmack，“力”、“情”是指 Genie）。这种的话，实只是指程度深浅之差别而已，否则毫无意义。所谓“无鉴赏力之天才”实指那些攫得精要而略于皮毛的作品；所谓“无天才之鉴赏力”也是指那些专事修饰，却没有才力足以斡旋使成规模伟大的作品。这类的话，自然还有不少。但是这种把天才与鉴赏力，艺术的创作与印证，认为根本不同的假定，将使此（艺术的）传达与评判陷于不可解。一人对于未曾身历其境的东西，怎样会下评判呢？由某种动作发生出来的东西，怎样能由他种动作去批评呢？也许批评家只是一个小天才，而艺术是大天才，前者只有十人的膂力，后者有百夫的膂力，前者须借助后者之力才能达到某种高度；但是力有高下而原性则非相同不可。要批评 Dante，我们须达到他的诗境；据日常经验自然我们不是 Dante，而 Dante 也不是我们；但是在玩摩与评判之一刹那，我们的精神完全与他合一，而在这一刹那间 Dante 是与我们合一。有这相同的可能，所以我们渺

小的灵魂才能成为伟大的魂灵的回响，而同他们在灵性的普通中共成伟大。

二〇 他种动作与此相符之例

我们可以附带说明，我们所说关于美学上的评判的话，也可以适用于他种动作及各种的批评。凡学术上的、经济上的及伦理上的批评，也是经过同样的程序。比方讲伦理的批评：只有为那作某项的决择的人设身处地，才能断定那抉择是否合于伦理。不然就那项行为既为我们所未了解，又何从去下批评。犯凶杀罪的人，也许是个枭獍，但是也许是个英雄：就使为维持治安起见，所正法者是枭獍或是英雄，都无关系，但是要从伦理方面评判事端的人，却不能不分别是非；要下这伦理上的评判，就不能不设身处地，想象那行凶者心理上的经过，才能明白当时案上的伦理方面，不仅是法律方面的真相。有时我们也讲到“是非之心”，讲到“伦理上的听明善断”（Der sittliche Takt），这个聪明善断，就是指所谓“伦理的感觉”（das sittlichc Bewusstsein），就是良心之动作。

二一 对于绝对论与相对论的批评

以上关于美学上的评判或印证的解释，对于绝对论（Absolutismus）与相对论（Relativismus），都能得一公平的了解。绝对论主张有绝对的美恶的鉴别，相对论却否认这种的鉴别。

绝对论者美恶可以判别的主张是对的，但是他们所持的理

由根据是错的。他们以为美是一种寄托于艺术动作之外，是一种的意象，一种艺术家所要表现的典型，批评家据这典型去下评判，合则美，不合则恶。但是艺术中却没有意象与典型（Begriffe und Modelle）：我们声明每个作品有他自己的典型，只能依其自身评判，这就是声明世上没有客观的美的典型，无论这些典型是知识上的观念，或是什么玄学上的所虚拟的“象”（Ideen）。

照这个道理，主张相反的相对论者是完全对的，可算是一种进步。但是反对论者又持之过激，或者所持的理由乖谬。他们所谓“见仁见智，不可相强”（原文，“关于美恶的鉴别，无从辩起”）是说同一表现，或认为美畅流丽，或认为令人作呕，都随各人情性，无从致辩。但是我们知道这愉快与不愉快是机体上的感觉；所以相对论者误把印象（Eindruck）认为表现（Ausdruck），而昧于美学上程序的真相。

正当的解决，应该一面摈弃相对论，或是心理论（Psychologismus）及绝对论，而一面承认美恶的标准，虽是绝对，但是这个绝对性，非寄托于理想界的理智的绝对性乃是幻想力的本能的绝对性。我们承认每项真正完美的表现动作为美，而承认每项错综牴牾疏略不备的表现动作为丑恶。

（以上节译原书第十六章）

二二　论美术史上及文学史上没有一贯的进步

所以在文学史上与艺术史上，如在他种的史上，“进步”的标准是所不能缺少的。我们要洞察某种艺术作品的真相，只能

认清作家所求解决的艺术问题（即其命意）而去查明他的解决是否成功，成功到若何程度，不成功到若何程度。但是在文学史上及艺术史上，进步的标准，却与科学史上的进步，形式大不相同，正如艺术程序与科学程序性质之大不相同。

在科学的历史，我们可以划出一条进步或退步的直线。科学是属于普通观念，科学的问题可以用一个伟大的统系，或举一个问题，来包括其余，在这统系之间，再分等级及彼此关连。这个真理或是知识的性质，曾耗了一切思想家的精神魄力：印度与希腊哲学家，回教与耶教的哲学家，剪短发的与包头巾的头脑，戴假发的与戴黑便帽的头脑（如 Heine 所说）；并且还要耗了天下后世的多少精神魄力。但是艺术却是直觉，而直觉是个性，个性却天地间一种只有一个。所以要把人类的艺术创作，归入一个进步及退步的直线上，是谬妄的做法。

艺术作品的历史，形成一个进步的圈线，但是在这圈线上的，每个有他自己的问题，而且只对于这个问题有所谓进步可言。倘使有许多人在同一材料用功夫，但是未能独臻绝境，只能略近目标，我们说，这有进步了；再来了一个人能巧得天然，成为绝艺，我们就说，这是已臻绝境了（“圈线已成了”）；而那进步也就截止。像文艺复兴时代，用骑士义侠的材料来做诗的进步，从 Pulci 起到 Ariost 为止境。Ariost 之后，再有人要来玩弄这些诗裁，最多不过是摹仿效颦，或远不逮前，或走极端，无论如何总是逊色于前，而成为衰退现象，如 Ariost 之继起者。到了再另起一圈线（派别），才又有进步：例如 Cervantes 比先前更加显然自觉的出以讽刺格调（按：讽刺中世纪的骑士义侠材料）。所以你看十六世纪之末，意大利文学的衰退，还有什么

原因？就是没有东西可说了，只能在已经用过千遍万回的材料上盘缠，或是趋于波诡诞异而已。倘使那时代的意大利作家，能自觉其衰退，而把那衰退颓丧表现出来，他们就不流为颓丧，而能在那时潜伏的新文学运动提前出来。若是材料不同时，也就没有进步的圈线 Shakespeare 不能算为比 Dante 进步，或是 Goethe 比 Shakespeare 进步：最多不过是说，Dante 比起中世纪的写梦境者进步，Shakespeare 比以利沙伯时代的戏剧家进步，写 Werther 及 Fanst 前半部的 Goethe 比“狂飚”时代的作家进步罢了。甚至于野蛮民族的艺术，以艺术论，并不亚于文明人的艺术，只要他们能将野人的印象充分的表现出来。

二三　与这条科例相抵触的各种谬说

对于这条文学史上及美学史上的特殊的进步标准，常有人抵触，而且现在还有不少这样的人；有一种人说意大利艺术胚胎于 Giotto，而昌明于 Raffael 与 Tizian，实则 Giotto 自有他的独到处，在经营他心中的情感材料，已尽人事之可能，完美无憾。自然他不能像 Raffael 的描画身体，也不会像 Tizian 的渲染配色，但 Raffael 及 Tizian 便能画《圣佛兰西与贫穷结婚》、《圣佛兰西之死》吗？（译者按：Giotto 名画为在 Assisi 二十八幅关于圣佛兰西生平事迹的壁画）。一方面固然未能注意于文艺复兴时代（即 Raffael 时代）所崇拜及研究的皓体丰肌之美，而另一方面对于十三世纪的人（即 Giotto 时代）所感觉的一种织妍秀丽缠绵凄楚之致，也觉意味萧然。两者既然缺乏共通之点，又何从去较量高下呢？

同一样的错误，如美术史上有名的分类，分美术史为三期，第一叫做东方时期，为体裁与意境不合，而偏重体裁的时期，第二叫做古典时期，为体裁与意境融和并重时期，第三叫做浪漫时期，为体裁与意境的融和重新破坏而偏重意境时期。或者如另一种分类，第一东方美术，为体裁未备的美术，第二古典的，体裁美备的美术，第三浪漫的或近代的，为体裁与内涵并备的美术。我们明白，这“古典”与“浪漫”名词，于许多意义之外，还指历史上进步及退步的时期，而这进步与退步，却是对于不知什么“人类的美术标准”而言。

我们可以照以下方式立定科学史与美术及文学分别的界限：科学是全人类在几百千年中共同经营的一个整个的作品(Kunstwerk)；所以科学有一贯的进境：而其余的作品却各有各的问题，各有各的境域。我们同时可以想到人类实际动作的历史上相同或互异的例：在这历史上，人类的共同理想（那精神的自由解放），使人类共同的文化史得以成立，而一方另有个别的目标，不过是纯粹经济上的活动，总是破碎不全，限于个人的。现且不必去详细说明。

二四　“进步”二字在美术界上的又一意义

所以照这样讲，人类没有美学上的进步。所谓美学上的进步，并不是指真正的美学上的进步，乃指我们历史知识的逐渐增加丰富，帮助我们同情了解古今中外各地各族的艺术成绩，而开拓我们的胸怀。比如我们只将十八世纪与现代一比较，就觉得相差甚远，十八世纪的人，总不能脱离自身的见解，去体

会其余，而我们现代人，却同时能欣赏希腊、罗马、及东罗马帝国的艺术——而且对于这些比前人更加真正的了解体会——推而至于中世纪的、亚拉伯的、十五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及十八世纪 Barock（艺术派别名，重华丽装饰）的艺术，同时又深入研究埃及，巴比伦，Etruskisch（罗马立国以前之意大利族名），甚至于有史以前的艺术。野人与文明人的不同，决不在于赋禀能力，因野人一样有语言、心知、宗教、风格，而且也是一个完备的人；所不同者，不过是文明人的思想动作，能贯穿支配地球上的一较大部分。我们不能确说我们比起 Rcriklcs（希腊文化昌明时代之雅典王）时代的人精神上优胜。但是有谁能否认，我们心灵上比他们丰富？不但多有希腊人自己的国粹，并且多有许多民族许多时代的宝藏，此外还有现代人自己的收获。

此外，美学上的进步还有第二种同是不甚适当的意义，就是指文明人同野蛮人或半开化民族比较起来，精神上比较复杂，比较纤细，这可由他们的艺术作用看出来。这个进步，是在于社会普通的复杂情状，而不在于艺术的动作自身，在于艺术动作自身，用什么题材，是毫无关系的。

美学上的进步，还有第三种意义，就是指一代的创作，比他代较多丰富的美感，较少疏漏不全颓丧的作品。依这个意义，我们可以讲在十三世纪之末及十五世纪之末，有一种美学上的进步，一种艺术上的复兴。

以上就是我们在文学及美术史上所应牢记的最要几点。

（以上节译原书第十七章）

批评家即艺术家

Oscar Wilde 著

译者赘言

在一文学幼稚之国讲文评，是危险的。因为文学的发展，是不能循规就矩的，如果批评家要拿他的规矩准绳，来校量新文学，幼稚的文学难免要遭殃。如果有例外，文学家不但不遭殃，而且将批评家"打倒"，那便是"天才"之力，惟天才之诞生与否，绝非批评家所能过问。

尤其是在招牌主义特别多的中国，今天我是这个，明天我是那个，于文学总是不吉利。即使主义之多虽与时而俱进，到底还是文学自身之不幸。

然而在这五花八门，色色俱全的招牌文学界，我总还想谈谈一点文评——尤其是与以上的"批评家"相反的文评。这就是"以毒攻毒"的办法。如果读者看见主义过多，自然也会动摇主义之信仰，而减少其易受欺愚之可能性，所谓"心灵之自由活动"。只要活动是于心灵有益的。这就是我节译这篇的一点

意思。原文见 Wilde：Intentions，因篇幅过长，只节录其一二精警处。

一　论创作与批评

恩乃斯特：且试一枝。这些还不错，是朋友由开罗城直接寄来的。使馆随员惟一的用处就是替朋友买好烟。现在月亮躲藏起来，我们且谈一会罢。我愿意承认刚才所说关于希腊民族的话为不对。他们真是一个艺术批评家的民族，如你所说。我承认这一点，而且替他们有点惋惜。因为创作的才能比批评的才能高尚。两者不可同日而语。

义罗伯：以创作与批评相对相成，完全是任意假造的。没有批评的才能，绝对没有值称为艺术的创作。你刚才提到艺术家使我们实现人生片刻完满的真影时，所运用的审辨鉴别精细隽妙的本能。这个审辨精当去取得宜的工夫，就是批评的才能最个别的一面观；不具这批评才能的人，绝不能有任何创作。Arnold 的文学界说，谓文学即人生之批评。说法虽未剀切精当，但是也足见他深刻的觉悟创作之中批评工夫为何等重要。

恩乃斯特：我的意思是说，大艺术家都是在不知其所以然中创作；他们，如勃郎宁在那里说过，所写超乎所知。

义罗伯；其实不然，恩乃斯特凡构思的佳作都是自觉的，是深思熟虑的。诗人之吟啸歌咏并非出不得已。至少伟大的诗人不是如此。伟大诗人的吟啸，都是因为他想要吟啸。现代如此，古来也未尝不如此。我们常想古代诗人比我们单纯、自然而率真，他们所观察生活的世界似有特别诗意，几乎不须改造神化，

即可成诗。现在 Olympus 山上碧雪深厚，险崖硗确，但是古时，我们想，朝有艺术女神涉足染露于秋牡丹花上，暮有亚波罗向谷中的牧人歌唱。其实这些都是以我们所愿实现于今日者托之古人而已。我们的历史觉错谬。凡产生诗词的时代都是不自然的时代，而我们所谓最单纯率真之作品，都是当时最自觉的努力成绩。老实说，恩乃斯特；世上无不自觉的好艺术，而自觉与批评的精神一而二，二而一，没有分别。

恩乃斯特：我明白你的意思，而且所说很有道理。但是你总须承认古代之名歌，那些邃古的，无名氏的，民族的诗歌，是发生于一民族之幻想力，而非由诗家个人所产生。

义罗伯：在他们成“诗”时，在他们风格神化时，却是不然。因为凡艺术都有风格，凡风格都有单一，而单一系出自个人。自然荷马参用民间相传的歌谣故事，如莎士比亚取材于当代之纪录、剧本、小说。但是这些只是他工作的材料，他取这些材料运用成为诗歌。材料已成为他个人所有物，因为他给他们美丽。他们的实质是音乐。

因为并非由缀造而成
所以缀造的永远坚固。

我们越研究人生与文学，越感觉凡世上事物之足称赏者，必有创造者在，我们越感觉，非时势造英雄，而是英雄造时势。老实说，我们想凡神话传说我们所认为由民族之惊奇、恐怖、幻想产生者，原都是一人所创著。神话之异常稀少，即是使我们推想到这个结论。但是我们不要谈到比较神话学的种种问题。单

讲批评。我所要说的是：一个时代没有批评，便是艺术沉闷、呆板、模仿的一代，或是全无艺术的时代。有批评而无创作（通常所谓创作）的时代倒是有。在这种时代，人类把他宝库中的珍宝重新排设安放，把金银与铅器分别排置，重点宝物，重号珠名。但是创作的时代，没有不是批评的。因为新体裁之发明是由于批评之才能。创造每趋于因循重复。我们是靠批评的本能才有新派的发现，才有新体裁给艺术家采用。……每个新派似乎都对于批评不满，但是新派之发生，即在人的批评的才能。单纯的创造的本能只是模仿，并不标新。

恩乃斯特：你现在说的是批评为创作中之必要原素，这说我与你完全同意。但是创作以外之批评如何？我常有看杂志的恶习，而觉得大半的现代批评都是无价值的。

义罗伯：大半的现代的创作也是如此。庸俗给庸俗称量，无能替他的同僚拍掌——这是英国艺术界常给我们的景象。但是，我觉得我的批判略不公平。通常批评家——我说的自然是那上等的，就是那些替俗报作稿的——通常的批评家的学问修养，远在乎其所批评著作家之上。这本是应当的，因为批评比创作万倍的需要学问修养。

恩乃斯特：真的吗？

义罗伯：一定。谁都会写一本三巨册的长篇小说。所要者只是对人生与文学之十分愚昧。我所觉得批评家之困难在于维持一种标准。在没有神韵风格之时，求标准是不可能的。这些可怜的书评家只变成文学界的巡捕房法庭，变为艺术界凶犯之纪录者。有人说他们没有读完所批评的著作。他们实在没有。至少也不应该。如果他们读完，一定变成愤世嫉俗者，或者可惜

用一个新语，终身变成嫉女性者。而且也可以不必。要尝酒之醇酶，只须一口。要在半小时之内断定书之有无价值，应极容易，十分钟已够，如果有鉴赏美丑之本能。谁肯读完一本味同嚼蜡的厚卷，只须尝一尝已算满足——过于满足，我推想。我知道有许多诚实的文学家图书家完全反对批评。他们很对的。他的作品与时代没有心灵上的关系。这著作没给我们新的愉快。没有蕴藏新颖的思想、情感或美丽。这些应该没人谈起，应该湮没于世。

恩乃斯特：但是，老兄——对不住我得插嘴——你似乎过于替批评辩护。因为，到底连你也承认做一件事比说批评话难。

义罗伯：做事比说话难？一点不。这是世俗的谬见。说话比做事十分困难。在实际生活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谁都能建立史功。惟有伟人能写历史。人类没有一种行为，没有一种情感，不是与禽兽同有。惟有语言使我们超乎禽兽，及超乎同类之上——语言是思想之祖父，而非仅思想之产物。“行”算最易，而且行为最延长不变的形式，即所谓“勤劳”，已成为无事可做者的遁所。不，恩乃斯特，不要讲行为动作。动作是受外力支配的盲目的东西；动作发源于冲动力，而这冲动力之为何物它全然不觉。动作是不完善，因为限于时地，是不知去向，因常与宗旨矛盾。动作之基础在于缺乏想象力。他是不会做梦者的不得已的下策。

恩乃斯特：义罗伯，你评人论世，如将一粒晶球，托在手中，任意旋转，以求符你的一时之痴想。你专做翻案的史评。

义罗伯：我们对历史唯一的义务就是翻案。这也就是批评的精神应做的工作之一。等到我们明白支配人生的科学原则之

时，我们要发现比作梦者更多荒谬的人就是建立事功的人。他既不知其行为之原因，又不知其事功的结果。从他自谓种过荆棘之田，我们收获葡萄，而从他为我们种植的无花果树我们反得荆棘而且更加酸苦，就是因为人类不知进化之去向所一向的进化下来。

二　印象主义的批评

恩乃斯特：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把创作的艺术家抬得越高，批评家的位置必越低。

义罗伯：为什么呢？

恩乃斯特：因为批评家充其量不过给我们美的音乐的回响，清楚的轮廓的疏影而已。也许人生真正只是混沌一团，如你所说；也许人生的牺牲只是鄙俗，侠义只是下流；也许文学的功用正在于拿人生粗糙的材料来律造一美丽可喜的新世界，比俗目所看的世界较真实较隽永，使俗人借此可以达到完善之境。但是，如果这新世界是由大作家一手造成的，一定是美满无憾，使批评家无所用其伎俩。我现在十分明白，而且很愿意承认，说话比做事难。但是我感觉这极令人慰安而应加采用为全世界文学会社的格言的好道理，只能应用于人生与艺术之关系，而不适用于艺术与批评之关系。

义罗伯：但是，你一定承认，批评自身也是一种艺术。而且正像艺术的创作必含批评能力的作用，并且没有批评能力，简直无创作可言，所以精确的讲，批评实是创作的。批评实是创作的而且独立的。

恩乃斯特：独立的，你说？

义罗伯：是，独立的。批评与诗人及雕匠的作品一样的不能以模仿或仿佛的卑下的标准为衡量，批评家对于他所批评的作品，正如艺术家对于耳闻目见的物质界或情感欲虑的精神界的关系相同。并且他无须凭赖最好的材料才能做出完善的艺术。无论何物都是好拿来适用。正像 Flaubert 能由近 Rouen 的龌龊乡村 Yonville-l Abbaye 的乡下医生之妻的一段恋爱秽史造出一部名著，结成一部风韵粲然的杰作，真的批评家也可由绝庸俗无奇的题目，类如本年皇家学会的图书展览品，或 Lewis Morris 的诗，或 Ohnet 的小说，或 Arthur Jones 的戏剧，随意专注他深思洞察的精神而造出完善无疵精力弥满的作品。为什么不？庸俗常是惹触聪明的诱物，而呆笨正是诱智慧出穴的妖精。在于像批评家这样富于创作力的艺术家，题目有什么紧要？正与小说家或是图画家之视题目相同。像小说作家或画家，他可以随时随地拾得题目。手段高劣专在发挥题目的方法。没有一件题目不含有一种暗示或示意。

恩乃斯特：但是批评真正是个创作的艺术吗？

义罗伯：为什么不？批评也是取用材料，而将他形成清新可喜的体裁。诗歌词章也不过如此。我实在可称批评为创作品中的创作。因为，正如伟大的作家，从 Homer 与 Aeschylus 一直到 Shakespeare 与 Keats 不直接由人生去找题材，而求之于神话、传说及古代的故事，批评家也是应用别人已有而已炼过，已含有艺术剪裁的材料。不但如此，我可以说最高的批评，因为是最单纯的个人印象，是比创作还富于创作力，因为他与外间最少牵连，而能独立存在；如希腊人所说，自成为自己的目

的。批评并不曾受何种逼肖不逼肖的标准所束缚。批评一点不管到近情不近情的俚俗问题，这种讨论只是对于日常无聊生活的一种卑怯的退让。对于小说，我们可以诉之于事实来做质证。但是对于魂灵，你没有什么可以质证。

恩乃斯特：对于魂灵？

义罗伯：是的，对于魂灵。最高的批评就该如此，一人的魂灵的纪录。他比历史更加趣味，因为他只管自己方面。他比哲学还令人心悦，因为他的题目是具体的，非抽象的，真确的非模棱的。批评是自叙的唯一的文明的体裁，因为他不是讲时事，是讲一人的思想；不讲行为情景的事物，而讲心性中的幻觉的哀乐与心灵的感兴。我看见现代作家妄自尊大的以为批评家的重要职务只在闲谈他们的第二流的作品，每觉好笑。大半现代的创作品最多可以说比实际生活略不鄙俗，所以批评家天然的善于鉴别，宁可在银镜绣帘中窥照，而不肯直视实际生活的混乱嘈杂，虽然银镜已经暗晦，绣帘已经破裂。他唯一的宗旨在于纪录他一己的印象。世上所以有书画雕刻，就是为着他。

恩乃斯特：我似乎听见过有别种的批评的解释。

义罗伯：是，有一位我们所怀念的人，一位曾以箫乐引动 Sicilian 田野的 Proserpina 跳舞于 Cumnor 的樱草场上的诗人（译者按：指 Matthew Arnold）——有这位诗人说批评的纯正宗旨在于认清对象的实相（to see the object as in itself it really is）。但是这是一种错误，而忘却批评的最纯备的一种，这一种根本上是纯粹主观的，意在揭晓自己的，非他人的秘密。因为最高的批评不管艺术的表现方面，只纯粹顾艺术的印象（感应）方面。

恩乃斯特：真如此吗？

义罗伯：当然。谁管 Ruskin 的批评 Turner 对不对？这有什么关系。Ruskin 的壮丽庄严的散文，词句的奔放绚发，音韵的前后相应，用字的精当绝伦，至少是与那些在美国美术馆朽腐的夕阳奇景一样的伟大的作品；有时我想还要伟大，不但因为他的文章的美更有持久性，并且因为他动人之处更有丰富变化的内容；在他文句的音韵节奏中，得着魂灵与魂灵的交谈，不但赖音声色泽传达而已，虽然音声色泽之美全能保存不失，并且有思想与情感的发挥，含着超逸的情绪与更超逸的思想，有幻觉的灵感与诗文的旨趣；还要伟大，如我常想，文学是更伟大的艺术。再如，谁去管 Pater 的发明 Monna Lisa 的新义超过不超过 Leonardo da Vinci 自己的梦想？那位作家也许只是受一种古代的莞笑之迷，如已经有人说过，但是每回我走入 Louvre 宫的幽凉的廊庑时，立在那一副奇异的倩影之前，“放在大理石座中，四围绕着是奇形怪状样的崖石，如在海里淡黑的微光中”，我不禁低声沉吟说：“她是比那些崖石更加古远；像母夜叉，她已经数游阴府，窥得冥界的秘密；她曾投入深渊，遨游溟海；他曾与东方商人做丝绸的贸易；它曾化身为 Leda，做 Helen of Troy 的母亲，曾投胎为 St. Anne 生养 Mary；这些一切于她只像弦琴箫管的音声，而留存于她的眉目传情之间倦眼纤手之处。”我对我的朋友说：“这由海中出现的孤影恰能表示数千年来人类的愿望与追求”；他回答我说，“她的头是世界万众所钦崇，而她的娇眼已经有点倦容。”

所以这图画于我们看来，变为比他原来真相还为佳妙，而能启示我们他自己所绝不知道的秘密；那玄妙的散文的音韵悦

耳一如使 La Gioconda 抿嘴醉笑的箫乐。倘使 Leonardo 听 Pater 批评这图画说，“一切世上的思念经历在这图中画出这一张包罗万象得意得神的绝品，含有希腊的性欲主义，罗马的淫欲，中世纪的梦想及其心灵的愿望与幻想的情爱，含有非耶教思想的复兴，及 Borgias 的罪恶。”你想 Leonardo 要怎样回答？Leonardo 或者要说他全未想到这些，他只管排比一些行线与形体及青蓝的新奇配合。就是因为如此所以上述的批评是最高的批评。这种批评把一种作品只做一样新的创作的出发点。他的旨趣——我们暂时这样估料——不在于发明作家的心迹，以为最后不易之论。这一样是对的，因艺术作品的意义虽说寄托于作家的心灵中，也是一样的在乎鉴赏者的心灵中。实在说，要使一美物发生万千的意义，全在乎观览的人；他能发出这件东西的奇奥，使它与我们现代发生关系，成为我们生活之紧要一部，作为我们愿望，或既愿望而不敢收受的象征。恩乃斯特，我越研究，越看出美术之美，犹如音乐之美，只是印象的，有时因作家寓意过多反为该作品的损害。因为作品完竣时，似乎有独立的生命，能揭示与原意不同的道理。有时，我听 Tannhaeuser 的短曲，我似乎听见那美丽的勇士踯躅于花间草上，或者闻见 Venus 由洞穴之山呼唤他的声音，但是在别时，这曲对我说关于许多多别种的东西，或者关于我自身，及我自身的生活。或关于我们所爱而已憎的他人的生活，或关于人类所未有过而正在探求的情绪。今晚，他也许使我们有永久的难偿的欲愿，就是有时自以为高枕无忧的人所患的这种欲愿的病魔，如患疯狂，因为这难填的欲壑而消瘦憔悴忧郁成疾。明天，也许如 Aristotle 及 Plato 所说的音乐，希腊人的 Dorian 音乐，有

怯疾驱病之功，消灭苦痛，治愈魂灵的疮伤，而使“心性与一切自然和谐”。音乐如此，一切的艺术也是如此。美的意义变化犹如我们的心绪。美无所表示而无所不揭示。美呈现自身时，就是呈现形形色色的全世界。

恩乃斯特：但是你刚才讲的这种工作真是批评吗？

义罗伯：这是最高的批评，因为这不是批评那一件作品，而是批评自身，而创出一种美的形体，为艺术家所未曾用过，或未曾明白，或不完全明白。

恩乃斯特：那末，最高的批评比创作还富于创作力，而批评家的宗旨在于看出对象所无的。这是你的意见吧？

义罗伯：是，这是我的意见。一种作品在于批评家不过是借题发挥的题目，不一定与所批评的有显然的互相仿佛。美的模样的特征是，我们能随意诠释其意义，凭空加以任何解释；使作品富有普遍性及美感的这个美，也使批评家自己变为创作家，而能告诉他许多画家雕匠玉工所未想到的东西。

三　论静思与空谈

（义罗伯 Gilbert 正在说话）……对的，恩乃斯特 Ernest，静思的生活，——主要不在“动作”，而在“品格”，而且不仅在“品格”而在“成就”的一种生活——这是批评的精神所能给我们的。古人的上帝，就是过这种生活：他们或者，正在沉吟默想他们的成德，如亚里斯多德所言，或者如爱比鸠罗所设想，正在取冷静旁观态度，观看他们所排比世界的悲喜戏。我们也可以过这种生活，用相当的情绪来观感一切人生与自然给我们的

景象。我们可以离开作为，化为高超，可以脱离动力，成就美德。我常觉得勃郎宁似有悟到这层。莎士比亚使 Hamlet 在动作中挣扎而完成他的职务。勃郎宁也许要叫 Hamlet 由思维而修成他的功业。在于他，(勃郎宁）情节事端，是空泛而无意义的。他以心灵为人生悲戏的主角，而视“动作”为戏中惟一不合戏义的分子。至少于我们，思维的生活，是我们真的理想。从思想最高的塔，我们可以环顾世界。沉静，泰然，而无求于世，这爱美的批评家可以观察人生，而且在他的肩甲，没有纤缝可为敌箭所穿入。至少他是已安稳。他已经发明生活的方法。

这种的生活是不道德吗？对。凡是艺术都是不道德，除去那下流的色欲的，或是讲道的艺术，他们引起人的动作，或是作恶，或是行美。因为凡言行为，都属于伦理范围。但是艺术的目的，却只在引起一种心境。这种的生活是空谈而不实在吗？啊！空谈不实在？并非如俗人所想象的那么容易。如果容易，于英国倒也是幸事。世界上没有一国这样的缺少空谈的人材。在我们，思想每因实际的关连而堕落。哪一位政客，哪一位社会改良家，哪一位在人生漩涡中活动的人，或是被感情蒙蔽的，爱惜穷民的教士，能够对任何事件下一个高超公正的批评？每一种职业，都带着一种偏见。饭碗与前途问题迫得人人都有主张。我们现在生存在一个劳多学少的时代——一个倥偬忙碌至于无暇思想的时代。而且，虽然这话有点冷酷，我们不能不说，这种的国民的灭亡是活该的。“有用”便是达到“无知”最好的途径。

恩乃斯特：你说的道理有趣，义罗伯！

义罗伯：这倒不敢说。但是至少这话是对的。世上有一大

批的“君子”都是为“有用”两字所误，但这还不算为此种志愿的最坏的结果。所谓君子，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研究题目，而且虽然于种种的架子之中，道德的架子为最讨厌，但是能有架子，已算不错。这种架子，就是正式承认有一确定合理人生观之重要。像“人道主义”之“同情”与自然作战，使弱者生存，于科学家也要讨厌其匹夫之仁。经济学家也要抗议此种行为，因为他使偷懒者与勤劳者同等，而打消商业竞争之动机。但是，从思想家观察，恻隐同情之最大害处在于妨碍知识，而阻止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我们现在用我的朋友们，费边社会党员（The Fabianists）所谓布施捐助的方法，来防止的危机、未来的革命。等到危机或革命临头时候，我们却束手相观，因为我们愚陋，一无所知。所以恩乃斯特，我们不要自欺。英国在未把乌托邦得来之时，永远不会成文明国。他真有几个殖民地，值得拿出来换这个乌托邦。我们所需要的，是空谈的人，能够看过眼前，想到后日。要做民众领导的人只好是跟从乌合之众。上帝来临之先，却须有遁世者做开路先锋。

也许你以为为静观而静观，为默想而默想，是过于自私。如果你意如此，请勿说出。惟有今日完全自私的世界，才崇拜牺牲。惟有今日攘夺竞争的世界，才要看重那些眼前有益的浅薄感情的美德，而轻视较优美的智能的美德。而且他们终是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那些终日讲义务本分的慈善家。因为民族的发达，几乎个人之修养；在不谈修养之时，知识的标准必定降低，或者竟然丧失，倘是你在宴会上遇见一位终身求学的朋友——虽不多见，仍偶然有之——你得着一种感觉，宛如一时与较高尚的标准相接触，使人生有神圣的意义。但是，恩乃斯特，

如果你坐近一位终身教训他人的朋友,这是何种可怕的经验!你觉得他如何的固陋;这固陋,就是教训他人的恶习惯定然的结果。他的思想范围,如何的褊狭!那些缠绵的重复,作呕的翻覆,如何讨厌我们及讨厌自己!你感觉他如何的缺乏丝毫长进的能力!他的思想总跑不出那固陋的圈套!

恩乃斯特:义罗伯,你说的这样动情,起劲。是否,你最近自己有过这种所谓可怕的经验?

义罗伯:这种经验很少人没有过。常听人家说教人的塾师已经出国了。如果他真出国,倒是我所焚香祷祝。但是这塾师所代表的一种人——他倒不算最重要的代表——到处干涉我们的生活;一如慈善家为道德界的惹厌物,这教人而不肯治己的人,也是知识界可憎的东西。不,恩乃斯特,个人的素养(Self-culture)是人类真正的理想。格推 Goethe 明白这道理、所以格推所给我们的贡献,自希腊人以来,比任何人还重要?希腊人也明白这道理,所以他们留给后世一个遗教,就是以静思生活及批评方法为达到人生真义的门径。这个观念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之所以昌大,及人生主义 Humanism 之所由来。这个观念也是能使现代成为伟大的唯一途径,因为今日英国之真正弱点,不在武备之不完,炮垒之不坚,不在于偏衙暗巷之穷困,不在龌龊市井的醉狂,只在于这一端:英国的人生理想是属于情感的,而非属于智能的。

我并不否认,智能的理想,不易达到。我更知道,这种理想现在,也许及将来,是不投时好的。于一班人,同情于苦难易,而同情于思想难。其实一班人,一点也不知思想之为何物;所以他们以为如果说一种思想是危险,便算已断定他的死罪,而

不知正是危险的思想，才有知识的价值。不危险的意象，简直不足称为意象。

恩乃斯特：义罗伯，你真使我惝恍迷离！你刚告诉我：一切艺术之实质都不道德。你是否告诉我一切思想之实质都是危险？

义罗伯：对的，在实际生活上是如此。社会之稳固，端赖习俗及无知的本能，而社会（像一健全的机体）巩固之基础是在于社会分子之完全无知。大半的人民，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拥护那个将他们升为机器的美满制度，而凡遇见智能干涉到人生时候，都要愤怒的反对。所以我们可以下一个界说：人是一个如受理智指使就发脾气的动物。但是现且离开这实际生活的题目，且不谈那些狡恶的慈善家。让黄河的杏眼圣人庄子来戏弄他们——庄子已经证明这些好意的惹厌的好管闲事者已灭尽人类本有单纯的道德。这个题目很讨厌，而且我很想回来讲批评正当的范围。

四　批评家的要德

恩乃斯特：好，你已经说明批评家能运用一切的体裁，我很想听你谈论真的批评家应有的品德。

义罗伯：你想应该有何种品德？

恩乃斯特：唔，我想批评家最要应该公道吧。

义罗伯：啊！不是公道。批评家不能公道，依平常的字义讲。只有对于与我们无关的东西，我们才能有真正不偏不倚的意见，因此也可以知道凡不偏不倚的意见都毫无价值。能看见

双方理由的人就是双方理由都看不见。艺术是一种情欲；关于艺术的东西，思想必定是带有情感成分，流动而非固定，因时节心境的不同而变易，所以不能笼入科学公式或是道学经典的圈套。艺术的所引动的是魂灵，而魂灵可受心性与肉身的束缚。自然我们不应有成见；但是如一位伟大的法国人在百年前所说，在这种地方，我们应该有所好恶，有所好恶，便不成其为公道。只有拍卖商能一视同仁的称赞各派的美术。不，公道不是真的批评家应有的美德，甚至于不是批评的一种条件。每种艺术，在与我们接触之时，总是攫住我们的全副精神，而将一切其余摒之度外。我们必须忘却一切而专注于所讨论的作品，如果我们要窥得个中的神秘，我们应该一时把一切其余置诸度外，且不能不置诸度外。

恩乃斯特：真的批评家至少无论如何应该讲理，不是吗？

义罗伯：讲理？厌恶艺术有两种方法。一法是厌恶他。又一法是根据理智去好他。因为艺术，如 Plato 所看出，使听者观者生出一种神似的疯狂。艺术不由神感而来，但是可以使人得着神感。艺术所引动的不是理智。凡是爱艺术，必定是爱之胜过世上的一切，而对这种的偏爱，理智必定反抗，如果我们听他的话。美之崇拜无所谓神志清明。这种爽神夺目的崇拜不会神志清明。凡一生崇拜美的人每要被人视为纯粹的理想家。

恩乃斯特：那末，至少批评家应该诚实。

义罗伯：有点诚实是危险，太过了就不可救药。真的批评家固然要诚心崇奉美的原则，但是他要求之于各时各地，而不为任何固定的成见或死板的观点所限制。他一定要由各种方法去求美，一定常希望得新的感触，新的观察点。由时时刻刻的

变动，他才能发现他的真的单纯。他不肯降为自己的成见的奴隶。因为心灵除了是智识界的一种活动，还有什么意义？思想与生活一样，其要素在于生长。恩乃斯特，你不要为名词所欺愚。人家所谓不诚，不过只是一种使人们的人格生长发育的方法。

恩乃斯特：恐怕我所举的几样都不巧。

义罗伯：你所举的三样之中，有两样，诚实与公道，就使不是道德的，至少也近乎道德范围，而批评家第一条件便须认清美术与道德的范围是截然不紊。这两样混为一谈，便一切无从说起。在美国常是把他们混为一谈，而我们的现代清净教徒，虽然不能抹杀美物，却能由他们的极端猥亵的心地几乎一时污染这美。可惜他们大概都是在新闻报纸发表他们的意见。这很可惜，因为我想现代新闻也未尝无好处。报纸给我们知道未受教育者的意见，使我们常常明白社会的无知。报纸仔细的纪载现代时事，使我们明白这些时事的琐细不关紧要。报纸老是讨论所不必讨论的题目，使我们明白何者与素养有关，何者无关。但是不应叫可怜的 Tartuffe（译者按：虚伪的教徒，见 Moliere 戏剧）作讨论美术的文章。到这田地时，便自己误了自己，茅塞固陋而已。虽然如此，Tartuffe 的论文，及 Chadband 的注解，至少有一样好处。这些著作使我们明白伦理，或伦理的议论，之影响范围是多么褊狭。科学不受伦理的狭制，因为科学只管寻求真理。美术不受伦理的狭制，因为美术只追求美的、不朽的，变易无常的。伦理道德属于较卑下的较无关心知的一层。但是，让这些清净教徒去，不去管他，他们也有好笑的方面。你听一位庸俗的新闻记者慎重的提议应该限制美术题材的范围，怎能

禁得住不笑?我希望不久新闻报纸及新闻记者也要受一点限制。因为新闻只给我们人生的龌龊秽鄙的事实。他们无愧的高高兴兴纪录中流人的罪恶，敬谨其事的详详细细登录庸俗不堪的人物的往来。但是艺术家承认人生的事实，却把他们美化，可以引起我们的赞叹与哀矜，表现出他们的色泽、他们的奇峭及他们的真的伦理的意义，而从这些事实，造出一比现实更翔实更高洁、更典雅的世界——谁能限制这美术家？决不是新的新闻界的信徒，这新闻界只是铺张扬厉的庸俗的变相。也不是新的清净教徒，这清净教徒只是虚伪者的哭啼，言辞与文字一样的鄙陋。叫他们来限制美术就觉好笑。我们且不管这些坏东西，继续讨论真的批评家应有的资格。

恩乃斯特：这是什么呢？请你说。

义罗伯：性情是批评家的第一要件——一种有锐敏感觉美及美所给与我们的印象的性情。我们此刻不要讨论这种性情在种族、在个人，是凭何条件用何方法产生的。现在只须认明的确有这种的性情，只须承认我们心性中有一种美感，与其他感觉迥别而在其上，与理智迥别而较高尚，与灵魂迥别而有同等的价值——一种美感能感发一种人的创造力，在另一种人，依我想较高尚的人，能感发他们的沉思。但是要使这美感锻炼纯全，须有一种的佳妙的环境。没有这种环境，美感就会消沉，鲁钝，你记得 Plato 那一段妙文，讲少年的希腊人应该如何教育，他如何的极力阐扬环境的重要，他说青年应生长于优美的景物与声音之中，使物质的美给他薰陶，预备可以接受精神的美。在不知不觉中，自己不明其故，这青年应渐养成爱美的感觉，这爱美 Plato 常说是教育的目的。逐渐的，他要养成一种气质，使

他能自然的简单的择善去恶，厌弃一切鄙俗的不雅驯的，而凭自然鉴别的能力选择一切美的、雅的、可爱的。到最后这审美的观念是批评的、自觉的，但是在初步时，这只是一种陶养出来的性情；而“凡曾经受过这种潜养的人，将来会清楚分明的察见美术或自然有何缺憾与疵点，而如老吏断狱的，同时能赞赏好的而受其薰陶成为良善高洁，又能就在青年时代鉴别而憎恶坏的，虽然尚不自知其故”。到后来，这批评的而自觉的审美观念发育出来，他“能由长期的教育认识美如逢老友”。我不必说，恩乃斯特，我们在英国去这理想有多远；我能想象那些市侩（Philistine）听见人家说教育的宗旨在于爱美，听见人家说起这教育的方法在于培养性情，修练审美观念，及养成批评的精神时，他们油滑的脸孔如何的解颜而笑。

五　批评之功用

义罗伯：几个钟头以前，恩乃斯特，你问我批评有何用处。这几乎等于问我思想有何用处。如 Arnold 所指出，批评能造出一时代的学风。我希望也不久能指出，批评能使心智成为一件美妙的工具。在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令人强记一大堆不相连贯的实事，想要以极费力得来的知识费力去教他人。我们教人记问，不教人发展。我们总没想到用方法来发展心中明察审辨的能力。希腊人倒是做到这层，所以我们一与希腊人接近，我们不能不感觉，虽然我们知识的内容比他们丰富而多量，要诠解估量这些内容的意义却不得不用他们的方法。英国有做成一件事业，就是发明及建造“舆论”，这建造舆论就是一种企图，

将社会的黑暗无知组织起来，使取得含有武力的地位。但是智慧永远是不露头面的。做一种思想的工具而论，英人的心智是粗鲁而未发育。要救济这个毛病惟有发展批评的本能。

其次，批评能由提纲挈领删繁举要而促进文化。批评将笨重的创作淘汰而得其精粹。凡要保全事事得中的人，谁肯去读尽世界所刊行的许多书籍，这些书籍里头只是糊涂涂的思想或者无知的空谈？惟有批评能引导我们经过这一座迷园。不但如此，有时史籍沦亡，或未曾著录，批评能由语言或美术的极小逸品替我们重新创造过去的世界，正如科学家能由一块骨片，或由石上足迹，入我们恢复古代步伐震地的飞龙巨兽，能叫Behemoth由洞中出来，或令Leviathan(俱耶经中巨兽名)兴波作浪。有史以前的历史是在语言学及古物学的批评家之手。只有他能洞见万物的原始。一时代的自觉的记载大半是靠不住。单赖语言文字的批评，我能明白没有征录的时代，比有史籍可稽的还要透彻。他能替我们做物理学或形而上学所不能做的。他能给我们心性演化的准确的科学。他能替我们做史学所不能做的。他能告诉我们未有文字以前的人的思想。你问我批评有什么影响。我想我已经回答这问；但是还有这一样。批评使我们超脱国家观念。Manchester派（的经济学家）指出世界和平的商业上利益，想使我们达到人类友爱的目的。这一派想要将这美妙的世界沦为市侩买卖的商场。他们要感动人类的卑劣的本能而终归失败。战祸相继而起，商人的贪欲不能使法德免受涂炭生灵的战祸。还有一种人，想要感动人类情感方面的同情，而利用什么抽象的伦理制度的浮浅的道理。他们有感伤派所宝贝的“和平会”，并有未读史者所极欢迎的裁撤武备的“国际仲裁”。但

是单靠感情的同情是不济事的。感情太易变化无常，与情欲关系太密切，一仲裁的委员会为着人类的利益，没有权利可以执行他的决议，没有多少用途。只有一样比不公道更坏，就是没有武力的公道（裁判）。"公理"不是"强权"时，就等于恶害。

不，单靠情感不能使我们超脱国家观念，这跟贪谋得利一样不行的。只有由养成心知的批评能使我们超脱种族的俗见。Goethe——你很明白——是最爱德国的德人。他爱他的祖国，没有人比他更爱国。他爱他的国民，而且做他们的领导。但是在拿破仑的铁蹄蹂躏之下，他缄口无言。"没有仇恨之心怎能写出仇恨之歌？"他对 Eckermann 说，"在于视文化与野蛮为唯一重要问题的我，怎能仇恨世界上最文明的国，这国于我个人的修养有大部分的贡献？"这种由 Goethe 首先说出的声调，将要成为将来世界主义的起点。批评告诉我们在各种形色之下，人心是相同的，因而将要铲除种族的偏见。如果我们想要与某国作战，我们就记得我们是在摧残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分子，也许最要的分子。在人类以战争为坏事时，战争永远不失其迷人的魔力。到我们认战争为鄙俗下流时，战争自然会失其时髦。这演化是慢慢而来的，而我们不会明白感觉这个变化。人家不说："我们不肯与法国开战，因为法国有绝妙的散文。"但是因为法国散文极佳妙，我们不会仇恨法国。心智的批评将把欧洲团结起来，比商人或感伤派所能想出的团结势力还大。他要给我们由互相了解来的和平。

不但如此而已。唯有批评，不承认有不易的定理，不肯为任何教门派别的肤浅陈腐之谈所束缚，能养成那沉静哲学心境，能为真理而爱真理，虽明知真理不易达到，也一样的爱她。我

们在英国多少缺乏，多少需要这种的精神！英人的心境老是愤怒不平。民族的精神都白费在第二流政客或第三流道学家的卑鄙龌龊的吵闹上面。惟有一位科学家能躬行 Arnold 所极善谈论，可惜不大见效的“Sweet reasonableness”（“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物类的原始》的作者至少有哲学的心境。如果我们细看英国通常礼堂或教室的讲座，我们只感觉 Lucian 所感觉的轻鄙，或 Montaigne 所感觉的漠视。我们都受狂热者的支配，狂热者的最坏毛病就是他的诚实。在我们社会中，几乎一点没有精神的自由活动。人家反对邪行的人，但是足为吾国羞者不是邪行的而是愚鲁的人。除了愚鲁以外，无所谓邪恶。

恩乃斯特：啊！你真是个离经背道变古易常的人。

义罗伯：艺术的批评家，一如玄学家，总是变古易常的。要做好人，庸俗所谓好人，是极容易一件事。只要一点卑怯，一点缺少幻想，一点喜欢体面。美学比伦理学更加高尚，美学属于较有灵性的范围，我们能达到最高之点就是审美。在一个人的发展，连色彩的感觉比是非的感觉重要。在自觉的文明范围，美学之于伦理，犹如在物质世界范围，性的选择之于自然选择。有伦理，比如有自然选择，才能生存。美学，比如性的选择使生活美丽奇异，生出多少新样，使有进步，有变化，有不同。等到我们达到学问修养的宗旨，我们就已臻圣人所梦想的绝境；到这完人的绝境，不能有罪恶，不是因为他们须仿效出家和尚的克欲，而因为他们能从心所欲去做而无损于他们魂灵。他们所欲的不会于魂灵有不利；这魂灵已经是这样神妙，能将匹夫匹妇所谓庸俗鄙贱的行为情欲化为丰富的经验、锐敏的感觉、新颖的思想。这种话危险吗？是的，危险——我已告诉你，一切的思想都是危险的。但是夜已深了，灯火已经闪烁垂灭。还有

一样，我不能不告诉你。你刚才说批评是没有成就的。十九世纪能为历史上之一转机就因为两位，Darwin 与 Renan，一位是自然的批评者，一位是宗教经书的批评者。这一点看不清，就是昧于世界进步最重要时期之唯一的意义。创作老是在时代之后。在时代之前做领导的是批评。“批评的精神”与“世界的精神”是合一的。

恩乃斯特：负有这种精神的就要静坐无为吧？

义罗伯：像 Landor 所告诉我们的 Persephone，像遨游于日光兰不凋花丛中的幽娴可爱的 Persephone，他要安然静坐于“那世俗所鄙厌，神明所享乐的沉寂无为的静谧中”。他要观察宇宙而知其秘密。因为与神灵接触而自己成为神灵。他的，只有他的，是纯美的生活。

恩乃斯特：今晚你告诉我许多奇话，义罗伯。你告诉我说话容易做事难；你告诉我一切的艺术都是不道德，一切的思想都是危险的；你说批评比创作还富于创作力，说最高的批评是能揭示作家原意所未想到的意义；你说因为一人不能做一件事才配批评这事；并且说真的批评家是不公道，不诚实。朋友啊，你是个幻梦者。

义罗伯：是的，我是个幻梦者；幻梦者是只能在月夜中走路的人，而他的苦处在于比世界人类先看见黎明。

恩乃斯特：他的苦处？

义罗伯：并且是他的报赏。但是，你瞧，天已亮了。掀开帷幕，打开窗户。这黎明的晓风多么清凉！Piccadilly 在我们底下，像一湾河水。一团微紫的烟霞罩在公园，白屋的斜影也呈紫色。天色已晓不便就寝了。我们且到 Covent Garden 去看玫瑰。来吧！我已经思虑疲乏了。

法国文评

E. Dowden 著

（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英国牛津大学 Taylorian Lectures 演讲之一）

我受 Taylorian Institution 的董事邀我作一篇关于现代文学的演讲之时，查算我最近所阅的书籍，发觉这些所看的书大部分，或者太大部分，是关于法国文学史及法国文评。那伟大的批评家 Scherer 日前逝世，使我重新把他的著作总检阅一下。我感觉 Brunetiere 是一位持论谨严精警的导师，将古代的遗传与现代思想融为一炉。闲时也曾翻看 Jules Lemaitre 的现代作家的研究，虽然只如蜻蜓点水，却也议论畅然，他的讨论思想含有错彩镂金的精巧与细腻，令我读之同时得到佳趣与实益。像许多人，我也曾细读 Pawl Bourget 精细闳衍的分析，拿几位文学界代表作例来研究现代的道德生活。还有两位注意于文学中的哲理方面的勇毅的少年作家，他们的早殇为法国文坛所共哀悼。我也曾沾润他们的贻赐；一位是 Guyau，即数卷讨论道德

与美学的作者，一位是Hennequin，自成一家，草创科学的批评的规模。至少有奇拔的优点。所以我想有不少近来所研究的材料，为凡关心近代文学所乐于讨论的，如能将我种种的印象，关于法国文评，尤其是关于法国文评所用的或所提议应用的批评方法，胪列陈述，也许不至于陨越。

约略二十年前，一位牛津的高足弟子Matthew Arnold已经告诉我们，现代的大需要——尤其是我国的大需要——是一种更确切更开通的批评。他不但是指文学，他是说我们生活的各方面都需要一阵新清的思潮。但是他也兼指文学，这文学的重要（尤其是诗词），没人比他更加明白。为要开一种更高尚的批评的门径，他先毅然打破我们国民怠傲的空气，成绩也实不坏；他使我们晓悟市侩之国（Philistia）并不与我们远隔；他自以为真正爱国的，把我们的国歌Rale Brittannia改编为低调。他使我们有自知之明，这个恩赐是很宝贵的，如果用得适宜。这位羁囚异地的国民的先知所唱的哀歌是能激越动人的，含有达到思想自由的高尚理想，并且有毅力，相信这理想至少一部可以达到。虽然，依样葫芦，矫枉过真，人之通病，盲从者莫易于自毁本国本乡的疵点。一人作思想上的漫游之后，总会引起一种卢骚式（Jaques-Like）的悲感，使其人不愿操作家中的生活。我们英国人的懵懂鲁钝，谬戾乖刺，思想奇诡，心地褊狭，固陋自封，报章的糊涂躁妄，学者的庸碌下流，我们的不懂治术，至少不能有贤明的治术——这些都是容易发挥的题目：

大半的人都会栽花
因为人人已有花种。

再用一番审择的功夫，用国外的光明处与本国的黑暗处比较，留着亲切的爱好与热诚赠给邻国，遂容易的造成一种新式的高岐的自傲，鄙薄自己国民的自傲。

至于文评，Arnold 启导我们注意法国的功不浅，而我们凡讲到五六十年间的法国文评，我们第一样便是指 Sainte-Beuve。在这一点，Arnold 一定是对的：他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 Sainte-Beuve 一条）称 Sainte-Beuve 为使我们明了法国文学法国天才的最好无匹的向导——"于风调，于审择，于理解，都极精审绝伦赅洽至当之能事"——这种评语，并非过当。我们都是 Sainte-Beuve 的学生。但是我还得于 Arnold 的评语以外，补充一句：虽然这位伟大批评家的审择手段，旁敲侧击的艺术，表面公正而笔锋犀利，这种种都是表明法国特性，尤其是他深觉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特别法国性的，但是他的批评的方法不是法国盛行的方法，这方法不是法国所特有的；这是他自己的方法，而且很可以说是英人的方法。

因为在相当范围之内，法人的理性虽然极为圆滑机变，但是根本上与英人比较，法人的理性是极重系统的；因为要达到系统、方法、次序，常只限于抽象的普通的观察，甚至抹杀有妨碍系统的事实。在最好时，这次序系统是理智的表现，在于我们的心上，发生一种自由的感觉，与认得公例者所觉相同。但是倘以掩饰事实而矫造系统，将来一定发觉为一种专制，而这统系纲维的精神反足激起叛变，为致乱之源，如 Nisard 所说，反成为梦幻泡影的精神(Spirit of Chimera)。在一注重集中建立威权的国度，思想的统系纲维（大概是非兼有）要由这威权去保护维持，过了多少时候而变成传统。这正是法国的经验。法国

的学院 (Academy) 正是思想上的一种最高威权，自开始时就要以文评的法庭自居。这学院维持一种学说，创设一种传统。但是就在一些不服传统的学院式的评判方法的人，也仍然可看出这系统的精神，因为这是法国人理性的特点。他们攻击一种观念、学说，再删取事实使与观念相符；他们将某一名词标榜某一时代，来代表一代的精神，再把那代的作家加以修饰剪裁来证明他们的学说。

Sainte-Beuve 的方法恰恰与这种抽象武断的方法相反。他爱许多主张观念，但是怕受某一种主张观念的专制。他小心防范系统的精神。他的图章上有英文字 "truth" (真理)，这对真理的忠诚，如 Arnold 所说就是他一切批评的基础。Arnold 应该补充一句，说他達到真理的方法，正是高明的英人的方法，时常与事实接近，并不停的修正主张以就事实。读者大概记得，Sainte-Beuve 于一八六二年，在他专论 Chateaubriand 的文里 (后来收入于他的文集 Nouveaux Lundis 第二卷)，他特地说明他的批评方法。有人批评他，说他没有成说。"待我最好的人说过，我是评判不错的法官，但是是一位不用律例的法官。" 他承认的确没有"Sainte-Beuve 的律例"，但是说他却有他的方法，由经验得来的，并解释他的方法。后来他于批评 Deschanel 的一本书时，他承认"自然主义的批评"为他的方法的名词。他说我们读一本书时，必定难免连带的去读作家的全部著作，而由全部著作，再连带去研究作家自身；我们应该当作家为一家庭团体中之一分子，特别要在作家的母亲身上，如果有姊妹，在他的姊妹或姊妹之一的身上，追寻他的特才；我们应当研究在他天才成熟时与他亲密往来的时人，所谓 Le premier milien" (第

一层环境)；再应当特别观察他颓唐，衰退，或是受环境的影响走入歧途之时；因为，据 Sainte-Beuve 说，每人历史上有这一种时刻；我们应该由作家的敬慕者与敌人来明白他的本身；这样研究之后，有一时就有足以表白这人的天才的相当名词自然涌现，不容增减一字；如某人是“修辞学家”，某人是“随机应变的天才”(improvisator of genius)。Chateaubriand 自身（该篇所讨论）是“伊壁鸠鲁主义家而兼有天主教的幻想”。但是，Sainte-Beuve 说，我们且不要忙，须等到这相当的名词自然涌现。

这个 Sainte-Beuve 的方法，这种归纳的、自然主义的方法，由细端而渐到原则，极力防备淆人观听的时式的名词，不能使他的国人满意。他们称他的批评为消极的批评，没有原则可为纲纪；他们要求一种成说。但是这方法与我们英人思想习惯很相符的；我们很可注意一事，就是 Arnold 一方正在指摘英国批评的毛病疵点，Sainte-Beuve 却指一位英国哲学家为凡想学得文学正当概念的人的最好模范。他说：“在文评上及文学史上，做 Bacon 的信徒，似乎为今日的急务。” Bacon 以事实为他的基础，他的一意目的就是由这些事实而归纳普通的原理。Sainte-Beuve 希望将来，由无数的观察的结果，我们可以成立一种科学，把人类各种的品格理性分成几类几系，使我们一看出一人的特性时，就可以推到他的别种连带的特点。但是连在这种的预测，Sainte-Beuve 也不肯让系统的精神束缚他。他说，这种的科学，永不能与植物学，动物学相同；人类有所谓“意志之自由”，有这自由必有种种复杂的变化。就使在这遥远的时代，人类心性的科学已经成立，这科学还是非常的玄妙莫测的。

Sainte-Beuve 说："只有天资相合的人，有观察的天才的人，才会理解；这还是一种艺术，须有精练艺术家，宛如医学也须行医的人的本事手段。"文评中有多少朦昧不明的现象；这些是人生的现象，时刻蜕变；有许多神意形态，依一位曾经摹绘他的人所说，"比水上的波光更难捉摸。"Sainte-Beuve 感觉现在做得到的，只是保存一人的生态，错落点缀要处而已。Zola 在 Le Roman Experimental（实验的小说）一书，批评他同代的作家，不像官吏，而像老气横秋的巡捕，在这书中，Zola 硬拉上 Sainte-Beuve，给他派定为他的实验派的批评家；并不是说 Sainte-Beuve 能明白当代的人物潮流，因为我们明知 Sainte-Beuve 对于当代 Balzac 的天才不肯屈服，只觉讨厌，而且对于一八三〇年的浪漫运动不能看出只是一种要求脱离传统纪律达到 Zola 的自然主义的喊声。虽然如此，Zola 说，在某种地方 Sainte-Beuve 曾经勇毅的定出我们现在所实行的实验的方法。自然 Saiute-Beuve 的批评，细意研究作家的环境，与 Zola 所倡言的道理有相同之处。但这两人的精神有多么不同！他们应用同一观念有多大的分别！Zola 是最好讲系统的一种人，他的著作，误称写实派，实只是把一切人类归成两类，男畜生与女畜生。Sainte-Beuve 于方法上只想做英国的 Bacon 的门徒，永远注意，永远流动，永远修正意见以符事实，或者摸索寻觅事实以求其通例；如果我们非用这"写实主义"名词不可，可以说 Sainte-Beuve 正是用归纳方法研究各种各样人类的真正写实主义者。

日前 Scherer 逝世，我在 Fortnightly Review 登过一篇关于他的话；在此地我只要说，他至少有一样与 Sainte-Beuve 相同之点，就是他也怕受系统的专制。在他早年时期，他是一位想

得绝对真理的哲学家及道学家；但是他发觉，或者自以为发觉，所谓固定的，时常动摇，变换形貌与地位。他看见，或者自以为看见，脚踏的实地化为流沙；像许多在本世纪伦理问题难解的人，他承认真理信条的演化，至少也有信条的变更。他再不相信绝对的真理，但是他回头相信相对理论时，并不懊丧灰心，他感觉如此使搜求真理更有希望，更加紧要。他感觉造成空中楼阁，制定礼义纲纪，像儿童的筑造玩木，等到时代的潮流来给他冲倒，似乎有点幼稚可笑。他以为我们的职务只在居今之时行今之道，希望今日这个"道"能成为明日更完备的道；我们的任务在于贡献一点实在的精心考虑出来的意见，与一切诚实的人共同向一种目标做去，虽然这个目标如何，我们尚难知道。他自以为能够看出人类演化似有一种逻辑，他愿意尽一人之力随处贡献一点真理，做"时代精神"大伦理家归纳的材料。

有这种见地的批评家决不会相信什么固定的标准来评衡是非优劣，决不能用某一时代为别一时代的标准，以不浪漫为古典派的罪过，或以不古典浪漫派的罪过。但是他也并非于文学观念上或信条上的一位怀疑者；也许他是很坚确的主张，而且他须坚确的表示他一己的主张，才能有所贡献于思想潮流。据Scherer 说，对于绝对的怀疑，能帮助容忍，甚至能助长任性，但是不必使我们失掉评判的能力，或者使文学的鉴别陷于旁皇莫决的困境。Scherer 自己有时还是偏于谨严，非偏于放恣，作家所代表的是一种观念，对于这观念，他非谨严不可。同时他须使他自己的观念准确，须阐发他自己的议论。他明知他的观念议论只有相对的价值，并且他的批评最多不过是假定的，Scherer 深信他的真理只是相对的。而同时又是于我们极关紧要，这

是他的批评的特点，使他的批评一方属于假定性质，又一方极端坚决。

但是 Scherer 的父亲是瑞士人，而这巴黎的批评家是生长于耶稣教的 Geneva；Sainte-Beuve 的母亲是英人，而他少时所读的多半是英文书。这些事实，于相信 Sainte-Beuve 的考究方法的人是有意义的。这两位作家所用的批评方法不是法人的特别的批评方法。他们的著作里面缺少法人所喜欢的由腊丁传统继承下来的纲纪准绳的配合，及以约驭繁的本领。我们很欣然亲近这些向导做我们的表率，因为他们的习惯与我们的习惯相近，只有他们的温文尔雅为英国所罕见。但是由一种与我们相差较远的理性，由一种较有沉思的、较能以系统观念操纵具体事实的理性，可以获得较大的、较个别的益处，这种法国理性的长处由两部文学史明白晓畅的表现出来，两部的批评方法与原则都极端悬殊——Nisard 的《法国文学史》及 Taine 的更闻名的《英国文学史》。前者是旧派的批评，武断的，传统的；后者是新派的，自称为科学的。两部著作都是以观念为一种经纬，或者可以说观念变成一种严酷的威权。英国式的头脑决不会产生出来这两部中的任何一部。

Desire Nisard 的名使我们想起过去。约略五十年前，Nisard《颓丧派的腊丁诗人》一书暗中攻击当时方兴未艾的浪漫派，并宣布他有名的攻击流丽的文学(la Litterature facile)的宣言。一八四〇年他的《法国文学史》初二卷刊行：过了二十年才把这部巨著完成；差不多一年以前他才刊行他的笔记琐录 (Souvenirs et Notes biographiques)，本年又发表 Aegri Somnia (或者不利于他的盛名)。这种一生纯粹的用功于文学的人不可多

观，时期之长久，用心之专一都是超异常人。在六十年间，Nisard拥护法国文学的尊严，保持法国文学的雅驯、是一位传统的思想学问的卫士，关于思想美术的严谨的法官。他早年的肆力抨击与晚年较稳健的辩护自己主张都是互相贯串一致的。在他初写《法国的文学史》初卷时，他的主张与方法已经想定，到二十年后完成这部书时，毫不觉其中有间断痕迹；虽是他的意见与 Voltaire 相同，以为能修改的人才能写作，但是这部书的前部没有根本须改的地方。这部书不会盛行一时，因为他的方法与现代的相反，他的文体雄深雅健，词理精当非现代读者所欢迎。有一位现代批评家说他与 Renan 有一点相同，虽然在其他方面两人很不相同，这一点就是两人都不是平常读者所能鉴赏；因为"两人方法不同，却同样的力求雅驯，沉著，轻描淡抹，以求达到简练精当，就是 Vauvenargues 所谓 le vernis des maitres 文学大家的典雅工整"。但是虽然不能盛行于世，Nisard 的文学史还兀然存在，历时不变，益发可见其价值。

Nisard 的方法是怎样呢？全然与 Sainte-Beuve 不同，全然与我所谓英国方法不同。一篇文学作品——一首诗、一篇小说、一篇戏剧——使 Sainte-Beuve 连带研究到作家的其他作品，无论是否同类，再研究到作者自身，其家庭朋友，再及其社会团体。Nisard 研究一部著作不与作家相连带，也不与作家的其他作品相连带，如果不属于同类。他是把一本书与同类 genre 的来比较，或者更好说与这 genre 的理想作比较，这理想是批评家心目中用抽象方法形容出来；他再把这书与一个文学的特性的理想作比较，如果是法文书，便就律以法国文学特性的理想；再将这书的文字律以本国文字特性的理想；最后，再拿世界最好

作品，不拘国度时代，做人类特性的理想的表现，来评衡这本书。依照 Nisard，批评拿出三层的标准来评衡每种作品：国别的标准、文词的标准及人类的标准，“凡看见与标准相合，就是好；凡与标准相背，就是不好”。(“elle note ce qui s ‘en rappor oche, voila le bon; ce qui s’ en eloigne; voila le mauvois.”) 这种批评的宗旨，依 Nisard 自己所下的界说，是“要节制我们的知识上的愉快，要打破好恶不容分辨的观念，要建立一种准确的科学，比较是做心灵的引导，不是使心灵愉快”。

自然这一定是一种高尚的宗旨，打破知识界颠倒黑白的专制。我们都默认知识上的愉快有等级不同；Nisard 的用意是要把各人的好恶受理性的判决甄别。这位文学史家曾在某处比较文艺复兴时代及宗教改革时代的两位超凡的人物——Calvin 与 Montaigne。Montaigne 代表当时通行的求知之心，虽然有怀疑倾向，是爱真理的人；Calvin 代表道学家的思想制度与谨严，是操纵抽象的观念的人。我们可说 Sainte-Beuve 是 Montaigne 的十九世纪的后裔，而兼有近代人的新进的学问及敏锐的感触。Nisard 把 Calvin 的精神带到文学界去，我们看他责罪怀疑法国昌明时代的文学的人，一种严肃的不容忍，不能不深觉企慕。他要使批评以删汰不以收容为追进原则，对于啧啧称道的折衷主义，极觉难堪；现代一种倾向想使法文兼有国外文学的一切优点，他认为是现代颓丧的表征。要向各方表示融洽同情是容易的；要辨别优劣，拥护理性纲纪，美丽是更难，但是更佳。

依 Nisard 所说，法国的特性是倾向于纪律，非倾向自由；认为纪律较能产生优良的成绩。法国的卓著的作家是“代表众人的机关，比较不是一种有特权的人，将他个人独有的思想迫令

他人承受”。所以，最好的法国文学，要涤除一切个人的怪诞处，荡尽一切感觉与幻想的放恣，就是对于理性克服物欲的实现。北欧的文学不是如此的，北欧的文学未得心性的均衡，自由胜过节制，空想异想常替代理性。南欧的文学，也不是如此的；在南欧的文学情欲胜过理性，譬况比兴的文词代替理解的文词。但是人类的理性在法国到文学昌明的时代，就是产生 Moliere，Racine，La Fontaine，Bossuet，Pascal，La Bruyere，La Roche Foucauld 的时代，才发展成熟。到这时候人类的理性才初次在法国文学得到自觉，人类的才能才得完满的认识，及得到文艺的充分的表现。从这伟大的时期以后，如果我们将损益估计一下，也许我们要发觉损失比增益大。在十八世纪，所谓理性的时期，理性的威权实已衰退，而乌托邦的精神、梦幻的精神由 Rousseau 代表居于上乘。至于本世纪（十九世纪），Nisard 五十年前在《腊丁诗人的颓丧》所说老吏断狱的评语，到现在愈觉有精彩意义。他说，我们有剖解伦理关系的极玄妙的分析；有关于个人灵魂心境，常是病态的心境的精细的研究；但是描写人类千古不易的性情的伟大艺术在那里？我们社会问题的复杂，天才之无从展拓，及所产生的精神的不安，宗教的节制的缺乏，怀疑的通病，政治时事的纷扰，欲望、野心、感触的无限自由，能力与愿望的悬殊，心性的精练，使我们的物欲增加——这一些 Nisard 早已指出为有妨碍于十九世纪产出伟大的文学的原因；虽然在一八三四年“悲观”一字尚未盛行，当时的医师早已预行诊断现代人的沉疴。

上文已经引用 Brunetiere 在批评 Deschanel 的 Racine 论一文中的数据。像 Nisard，Brunetiere 自已也是一位注重原则的批

评家，有他自己的文学主张，也不肯轻易热烈颂扬这位与那位作家。有人称他为一位较不可爱，较不典雅细贴的 Nisard；固然他不及 Nisard 的细腻熨贴，也没有他文笔的简练；但是 Bruneciere 比 Nisard 较不受谨严的系统的亏，也比 Nisard 较能同情于现代思想。他是一位奋斗的思想家，即有充分的学力作他理论的赞助，又气骨坚倔，与人论辩无所畏缩。但是 Brunetiere 多少仍可算为一位折衷调和者，在现代所谓“自然主义”的潮流中，甄别真伪，求以与所谓“理想主义”的艺术真理融会贯通。他承认环境（所谓“milieu”）的形成人格影响行为的权力，但是他也承认（姑借用 Sainte-Beuve 未敢十分肯定的辞语）人性之中有所谓意志的自由。这在崇拜十七世纪伟大的艺术，在崇拜 Corneille 及 Racine 的艺术的他，算是合理的。Matthew Arnold 在一十四行诗中说，“人有自然所有，并有自然所无”；在这诗中，Arnold 大概还是想着 Goethe 更好的那首诗，叫做《神的》(Das Goettliche)”——

人，只有人，
能行所无事，
他能审辨，
决择，主宰。

在批评 Paul Bourget 的极好的小说 Le Disciple 一文（登在七月一日的 Revue des Deux Mondes）中，Brunetiere 为要拥护健康的批评及健康的道德及社会生活，明白反对他所谓一百年来的大错误，就是将人视为自然的一部的迂说。Brunetiere 要辩

明，在美术上，在科学上，在伦理上，人之所以为人，正以其与自然相去为比例。他说：

> 弱肉强食，以优胜劣，这是自然的；但是这正是非人道的……不求目前一时，而谋虑将来，追思往昔，这是人的，但是最不自然的。以柔济刚，宽大公正，以补救人类社会中未灭的不平等——这是人的，但是最不自然的。团结家族，巩固婚姻，以为社会进化的基础——这是人的，但是最不自然的。克己制欲，合理中节——这是人的，但是最不自然的。最后一端，在以前迷信的武力崇拜的余烬之上，要谋建造公理的威权——这是人的，而这也是最不自然的努力。

我所以引用 Brunetiere 这一段话，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有一派的批评，由一位法国思想家领导，想要将作家的独立与冲动力排除到最低限度，想要解释他为一种血系与环境的必然的结果；这一派批评学说的发源就是与产生 Zola 所称的名辞有点可笑的“实验的小说”的现代势力相同。自从约略廿五年前 Taine 的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出现，研究文学的人都受那三层符咒（种族、环境、时机）的迷，而每位批评家都得念熟这一套符诀。以科学之名轻视一切从前武断定说的新武断主义又定出他的信条；法国民性所嗜好的系统精神，又重新表现，含有极大势力。Taine 的名著，在初阅的人，都要惊诧赞叹他的体大思精，他的科学招牌，及征引的繁博紧凑；我们一时感觉从此文学的研究得一新的典要；到过后，我恐怕，才逐渐

发觉其过于概括，不能处处赅洽。其实，如Scherer所说，Taine表面上似乎应用归纳方法，实际上却无时无刻不是正在演绎。"他先给我们一条公式，再依他意见，推演出来这公式的种种结论。"他不拿一部著作依其自身价值研究，而只在这著作上面，寻觅他的论旨的证据。Scherer很公道的说："他的丰富的描写点缀，事实的反复征引，词句的重叠层出都是一种论辩的方法。在他文笔的运用中我们就可看出他的论证。我每回读Tsine，总联想到那汽机的大锤，嗡嗡的重叠的打击，将一块钢片打成形样出来。他的文中处处使我们感觉气力的遒劲；但是不能不同时感觉这打击声音的凛厉；我们感觉这种掷地作金石声的文笔，有时也有金质的笨重与森严。"

我们很感谢地承认Taine赐给我们的两种贡献：第一样，他帮助我们认识一时代的文学与同时的思想文化的密切关系，第二样，他使我们不敢据现代褊狭的审美观念评断前人的是非。我们都从Taine学来用一代的风俗、政制、法律、语言，甚至服装，来与同代的文学比较。他使我们更容易寻出，至少在大体上，所谓时代的精神。这已经是很大的恩赐了。但是有两件东西，他未曾阐发——艺术家个人的天才，艺术家个人独有视察、感觉、想象的能力，及超乎一切时代种族的人类共同的心性；这心性可见于Parthenon的石柱，可见于Gothic礼拜堂的圆弧，发为Sophocles及Shakespeare的词章，结晶为Achilles震怒的故事及苏格兰Douglas失败故事之美。关于艺术作品的时代性地方性，Taine说得非常起劲。关于永久性的普遍性的，他较少发挥。他所研究的作家都视为时势所造出的产物，充其量也不过做一民族的代表。这位批评家缺少那洞见作者个性的本事；把一位

作家视为某团体之一分子与他的辞旨较相合。他也没有那高一等的哲学的能力，可以在各作品中看出人类共同的心性。

我已说过，Taine 也使我们不敢过于自信，以现代的好恶为标准来衡量作品的优劣。固然，他的出发点不对——以为批评只在记录各文艺美术作品的特点，而推求其原因。他说，批评只是应用于人类的植物学。植物学并不曾说玫瑰优于莲花；批评也不应分美术的等次高低；如果能记出特征及寻出根源，义务已尽。但是我们也记得，Taine 早已放弃原来的主张。在他的演讲《艺术的理想》他跟旧式的美学家一样的善于褒贬人家。我记得，在批评 Taine 的一本新著时，我曾引用一段话：他清清楚楚的说，"蔑视 Pre-Raphaelite 的艺术，他是节欲的"；"蔑视英国派的画家，这派的文学的"；"最要称赞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这艺术表现图画所表现的，直的肢体，充分发展的肌肉，及健康的皮肤"。

其实，Taine 还是一位评判的批评家 (judicial critic)，不过他评判的原则与旧式的评判的批评家不同。他想要寻求我们可谓客观的批评文艺美术的标准，这标准应该不受个人的好恶及时俗的成见所蔽囿。他说，伟大的作品是一种能捉住所表现的人物的要点——比如描写食肉欲；第二样，能择要去繁，增高那要点的印象，比如善画野兽者将狮视为支在四根健腿的一大嘴巴——如一位动物家所说。于描写人也是一样，能描写人类的主要才干的比单描写一时一代的风韵的高一等。一本书含有普遍的不朽的气味，像 the Psalms，the Iliad，Imitation Shakespeare 的戏剧，所以超越一切，因为能择要的描写人性的主要心性。所以 Taine 与 Nisard 一样的想要造成精神娱乐的层次阶

级，而且或者他比 Nisard 有这样的优点，就是他不至于将人类的心性认为等于法国国民的特性，也不至于将这后者认为等于 Louis XIV 时代的文学里所表现。如果他不得这种观念的益处，他却也不受法国传统的束缚的影响，这影响于 Nisard 我们是可以觉得的。Taine 不曾有那种高贵的自尊或成见，这种成见曾使 Sainte-Beuve 讨厌，而一次喊出："老是讲法国精神及其排场！"

Brundtiere 在一篇《十九世纪的文学潮流》含有深义的文中（见十月十五日 Bevue des Deux Mondes）说 Taine 是自浪漫运动衰退以后将文学转入新途的趋势的有力的代表。浪漫运动的精神根本是抒情的；一切都要屈服于个人的情绪或个人的幻想之下；对于外界的生活一点不管的；浪漫运动就是从头至尾伟大者与微弱者的散文的及韵文的自叙；浪漫运动所以破灭，因为这种自叙的材料容易搜刮净尽，而外界及社会生活的材料却是源源不竭。所以今日所谓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运动得以成立，其错处或不幸乃在于专重人生的坏的方面。Taine 的批评的倾向减少个人的重要，与当时别种的科学的趋势联合推翻浪漫派的抒情性、主观性。这种批评，属于一种精神运动，这运动的表现可见于 Dumas 的戏剧，Leconto de Lisle 的极客观的诗歌，Flaubert 的小说，及一派与 Michelet 及我们英国 Carlyle 的抒情叙事大不同的史学家。Shakespeare 的一篇戏剧，Victor Hugo 的一集辞赋哀歌，从 Tiane 看来并不是一人的作品，而是种族、环境、时机的创作——只是一件民族心性史的史料。我们看见，Brunetiere 说得好，他的批评原则与艺术客观说的密切的关系，这说的推论究竟可见于新近刊行的 Flaubert 的书札。

虽然如此，科学的批评，据最近的代表所说，将要恢复作

者个人失掉的权利。Hennequin，一方面推崇Taine为当代第一有功于文学的人，一方负有雄心，要改造Taine的方法，把他补苴罅漏，扩充范围，厘定研究考查文学的修正的典衡。他不否认遗传的势力（就是Taine所极力发挥的），但是从Hennequin观看，拿来做一种品性智力特点的源流，“种族”只是一种玄学的谎语。世上没有纯粹的种族，至少没有纯粹的种族能成一民族nation，建造一文明国家，产生文学与艺术。而且如Taine所说一民族的心智的特性能代代遗传不变，也是不确的话。遗传势力之影响于个人品性极为渺茫不定；我们可以承认他为一种假定，但是在文学之历史的研究，这是不行的假定，只能发生纠纷，引入迷途。至于环境，我们也可以承认他的影响极真极显而易见，但是这种游移不定的影响能否做科学研究的对象？艺术家能随意脱离环境，自已造出与品性相合的小环境；或者他会顽抗起来，对于社会环境，生出反抗。不然，何以解释同一时期可以有极不同极相反的作家？Pascal与Saint Simon岂不是在同时同地完全发展他的天才？Aristophanes与Euripides岂不是这样？Hume与Whitefield——Shelley与Scott——William Blake与David Willie——Herbert Spencer与Cardinal Newman岂不是都这样？其实，一种艺术或文学愈昌明，环境的影响也愈减退。人已学会适应环境使与自己相合，而保存他个人的气力；在一极发达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能找到与他需要嗜好相宜的居住所及社会。而且生活滋长的原则也不尽在适应环境；生活也是“一种反抗，摆脱，或者说一种自卫的适应，与外来的势力相抵抗”；岁月愈久，自卫的机制也愈精巧，复杂而愈成功。Taine所举各种势力自然存在而发生效力，但是他的作

用极隐晦而不定。Taine 所以有似乎很精确的成绩，是因为善于运用排比他的事实与理论。

以上大概可以说是那位晚出的思想者批评他的老师的大略。他不承认作家与其种族，环境之间，有何固定不易的关系。反过来说，我们一定可以发现一作家与其门徒或崇拜者之间的固定的关系。他是一种中心势力吸引与他精神相近的人。所以，一大作家，不但不是环境的产物，反能造出一种空气环境，一种思想感情的世界。这世界吸引，并且，我们可以说，包围受他影响的人。文学的历史常是各种思想感情新陈代谢的由卓越的作家发出流布，常冒充当代人的反对，而胜过同一派的劣等的作家，用了许多冠冕堂皇的科学名词（这名词有的仿佛是科学的，因为从文学上看来，极不雅驯）。Hennequin 使我们重复认识那极明显的道理，凡有毅力的作家，虽然一方是受时代的影响，能对同代人发生反应，而留存他的影响。

现在潮流的主要事实还是，如 Brunetiere 所极力阐扬，文学已由抒情的、主观的而转入于外界人类的社会生活的热烈的研究。在文评中，抒情的、个人的固然有一次等的地位，但是批评的主要工作在于寻求、类别及解释文学的事实。我们可以预料，以后的文评，虽较少带情感，也比以前较明白事实而较少凭赖私见。如果能有知识做根基，持论能以公平为怀，我们所得可以聊补所失。能够摆脱私见，公正的阐发事实的全部，虽然失去一位英国批评家的热情、高兴、绝望、滔滔不竭的热诚，或是失去另一位批评家的新奇可喜的怪诞不经，也可算为相当的赔偿。

批评家与少年美国

Van Wyck Brooks 著

译者赘言

勃卢克斯这篇文章，我以为含有深长卓绝的意义，这自然是我所以译它的理由，而其意义自然不尽在“隔岸观火”而已。勃卢克斯对于美国的传统文学，敲击得体无完肤，当然会给太平洋对岸的华族相当的暗示，除了景仰“文学纪律”的几位同胞之外。美国艺术之破产，文学之幼稚，思想之迟滞，文学平民化之结果，“拉拉拜”诗歌之盛行，文明小说之俗不可耐，反抗领袖之稀少，都要使“少年美国”深觉不满于旧文学，而发生反抗之大潮流。于是乎有崇拜 Whitman，Mencken，Spingarn 等的一班大学学生，与十九世纪文化宣告决裂，另走他们解放的路。然而事情又非如此简单：一方有讲“纪律”与“尊严”，人生之“正鹄”，与创作之“标准”的几位大学教授们与他们为

难，一方又有身心舒服的，有正经职业的中等及“上等”社会，仍旧发扬物质文明之光辉与实行乐观主义之信条。由是而（依勒卢克斯语）“宗教与广告竞争，艺术与商业赛技，商业又以博施济众自豪，致使我们给世界各国看起来成了一大群平凡庸碌、只只相似的驯性动物。”这种的敌人，叫些青年学子与之抵抗，恐非有齐天之力，不易为功。所以结果能否胜利，新的文学能否发挥光大起来，尚在不知之数。但是胜利与否，勒卢克斯已指出美人自新之一条正路，及使美国文学将来放大光明之一线希望。因为他已经透彻的描写美国文学所以闭经不产的病源。

文学而沦落至于为平民之“慰安”，之“消遣品”、“安眠剂”、“拉拉拜”，至于以文字之优美，以文字之旖丽词华为高下标准，自然要引起精神健康者的反抗。所以在中国也有韩愈要“起八代之衰”。虽然说文不必以载“道”，至少要与人生之真义有点接触。所谓真义，自然也不限于圣道与礼教，无论是中国的或西洋的。

文学而堕丧至于为一班士女的人生观之反映，至于代表一班教授、先生、博士、实业大王之眼光，自然要惹起未屈服者与不识时务者之辱骂。就使伶俐尖刻之法兰西，且要被法国的后生热烈的请“开步走”，何况有远比法兰西不如者，如 Howells，如 Longfellow 等等的唯美作家。

“在较侥幸的国家，文学是达到由人生阅历得来的理想与态度的津梁，这种理想与态度是能解放个人创造的动力，而激起个人对于环境的反应。”这似乎是说：文学不能为传统思想之功臣，也不能为趋时主义之走狗。其原素在于能否引起我们与我们时代间之反应，加增我们心灵经验之丰富。其“革命”与否，

要随“文学家”之趋时附势的本领而定，有无可以听便。

所以创造是好的，甚至于试验的创造也是好的。有人悲叹当代出版界之芜杂庞乱。这种芜杂与庞乱，就是人们受环境刺激之天然表现，就是人生烦恼之供认，就是“生气”。所要者，如勃卢克斯所说，在于作者心灵中充满着由人生直接得来之经验。心灵之经验是第一要义，文学非文学，容后再谈。纪律不纪律，也尽可留给大学教授或候补教授做讲义材料。如果没有经验，凭什么去纪律他；如果有蓬勃不可抑之经验，怕他不有经验所指教的标准？

所以在此时文学的幼稚的中国，讲文评是危险的，尤其是批评文评的批评，因为这种批评，既不认识文学，更加不认识人生，他所认识的——只是文评。所以那种法庭式的裁判：“你不行！”“你犯某条纪律”，“你比不上荷马，但丁，莎士比亚……”都是不认识人生者的呓语。用以为批学生作文之考语，或者可以，但是万不足以批评文学。至于那招供式的断语：“我不懂你说什么，愤慨什么？”这些话却是真的。因为文评的纪律中并未念过一条愤慨的纪律。

所以现在中国文学界用得着的，只是解放的文评，是表现主义的批评，是Croce，Spingarn，Brooks所认识的推翻评律的批评。

勃卢克斯此文见他所著 The Seven Arts 及 Letters and Leadership 曾于 Criticism in America 增订翻印。

十七，四，廿八。译者志。

在 Thomas Mac Donagh 留给同国诗人《哀耳兰之文学》一书中，作者指明有老练成熟的批评与幼稚初生的文学同时并在，颇有不利。他说："哀耳兰有一派的批评家，这一派不但读过世界最好的批评作品，并且，更加重要，也知道世界的最好文学。这些批评，如果用于普通的文学，可以增加批评文学的丰富。有时候，这些批评也鼓励推许哀耳兰创著的佳作。但是我以为这种批评与创作的文学同时并进，甚至于先于创作的文学，总是不幸。如果是在讨论旧文学之巨著——如英文，法文等等——这个批评对于前后状况，因果关系，都会明白清楚。但是在应用于一呱呱堕地的文学，这批评却比如一人要转头回顾，颈歪眼斜，视线不定，立足不稳，易于颠仆。即使能够清楚看到对象，也要觉得所见并非他国他方所曾看见的形样，而表示其失望。"

把这些话来适用于我国的批评与批评家，再确当没有。因为哀耳兰与美国，实同继承一学术的遗传，这遗传是殖民性质的，所发源的文化中心，是与初萌自觉的国人思想感念遥远相隔的。亚诺德在一篇名论说过："批评能力的职责在于准确的鉴定对象之本形"，因为如此，它才能帮助造成一种知识界的时势，使创造的能力得以藉此发挥。这话所指正合于少年美国所需要；因为有能力而无时势有何用处？我们的批评家没有造成这种的"时势"；这岂不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鉴定"对象"？他们没有观察到在摸索中美国的创造生活；他们未曾看到窒碍及使此生活萎弱的原因。结果，他们未能激奋集中这动力，而美国文学终究是个"幼稚文学"。

一　拉拉拜文学之剖析

我们很显然看见的，美国今日所继承的文化——即我们的批评家所代表的文化——全未能完满我们生活的急需，未能灌溉生活的根源。我们极可惊异的看见我们祖先的文明所包括的意象、俗见、情绪、回忆、态度，霎时间飞散无遗，只留存着今日社会之龌龊现状，呈露着我们在文明进化途中落后的情景。在今日的混乱的景象中，老前辈几乎不认识青年子孙的面目，但是未知他们曾否想到今日青年普遍的沉沦溺陷的原因。我痴想，他们曾否疑心到这文化之被一代很好意的青年完全否认，是否自身有根本弱点，何以这个文化已经悠久的风行海内，而仍然留下这种去野蛮未远的社会？它的腐败的原因何在？而且我们虽然心中欢迎感受许多古代遗存的势力，何以在当回顾本国的知识史时，宛然顿觉荒冢上的一阵凄凉刺入肺腑。

这个文化是一开辟时代的文化，是进取物质的精神的反映——这是显然的事实；在进取的冲动衰退时，这文化也随而瓦解，如古尸见日，登时消散一样。何以然呢？因为它向来就不是活的、灵动的文化，能解放人类的创造力。它的职务倒是把这些创造力引入野途，把人心上推翻、怀疑、蓬勃好动的力，先事消防，使不至于揭穿“进步”的神话——这神话即上帝所赐给我们祖先的思考力的，否则不易征服这一片荒莽的大陆。

因为人类的创造的冲动，素来正与霸占的冲动作战，而我们知道，诗的创作正在忆想追思那些与攘夺占领野心相反的阅历。如 Pascal 批评该撒，谓“该撒已经太老，不宜于再去征服

天下；他应该老练一点”一语中所含蕴活的文化的精神——这种精神如何可以使他发育滋长，假定他能够发育滋长，于一以征服为事的民族，这个处于荒林与莽原中的民族，日夜要保养精神来与自然奋斗。是的，凡一切阻抑濡滞他们艺能的东西都须排弃否认，一切使他们心上发疑问的，使他们的聪明巧艺变为不值一文的，使他们物质上濡滞而精神上流动的，一切使他们自觉旧文明与新环境等差不齐的，一切会消灭叫他们勇往直前外来之诱力的，都须在排弃否认之列。

清净教（Puritanism）给这些开路先锋做一种完备的人生哲学。它以人性为可鄙，人生之美丽为可羞，因此得以解放了人类霸占的本能，消除这些本能的羁累，因为它叫人们相信精神生活是秘不可宣的生活，而人之想象力不可与游牧民族之公例相抵触。这样把美国民性中所有的龃龉不合的分子，疏浚净尽，归入一个不可捉摸的玄空中，遂得坚壁清野叫他们去做实际事业，而美国旧文化之特征，亦从此断定。

欧洲的批评家老是不明白，一个过壮健的原始生活的“少年民族”何以在艺术上未有相合的表现；而因为 Whitman 有这种相合的表现，他们尊他为美国的代表诗人。这话也是对，不过 Whitman 被他的同胞认为代表作家之时，已与开辟时代远隔，而在“自由的声调”久已风行海内之后。在他活时，Whitman 被人的猜忌愤恨，因为他解放，或是将近解放，美国人心中创造的才能，而要求读者与他共鸣，而从此犯了开辟时代的公律。Whitman 叫人醒悟他的环境，把德谟克拉西由于事实变成一种精神主义，所以他的势力正与时代之要求相反，而一时的文豪都畏其狡黠，不与为伍。老实说，如果 Whitman 依他最初划定

的路程前进，颇足为本国物质发达之逻辑程序的隐忧。但是Whitman本性中，就有不少纯朴的开辟冒险家的性格，使他的对于阅历见识不过推求，而使他的心灵进步至某点为止。到老年时，他的欲性使他对于物质生活感觉美满，如猫在炉前呜呜的叫。这可以使我们明白晚年时Whitman与他同时的文人携手好合之故。他们看见Whitman已经驯服；他们称他为一才子，奖誉他较规矩合俗的几篇诗歌，也就暂时给他抬起做“好的灰鬓诗翁”。

因为旧文学嫡派的作者有一层重要的职务，就是叫这些开辟土壤的先导努力前追，而他们也克尽厥职，博得大众之欢心，Longfellow及其“拉拉拜”诗歌咿唔促灵魂饥渴的欲望安眠就寝；Lowell用“缠绵的音调”歌颂“功业”——这种的文学于日暮的“困乏的先导”是何等的宝贵：这“困乏的先导”就是今日“困乏的商人”的祖先，不过稍为高尚，因为，像战壕中的困乏的士兵，他所以阻抑心灵活涌的源泉，就是所以保存民族。是的，那些文人贡献于本国物质上进步之功的确不少，因为他们把人性中的倔强的部分拿来领管，加上麻醉药，使他们的时代“精神”可以自由发挥。

但是同时，他们已经把我们的精神生活撇开，归入超乎动作行为以上之范围。在较侥幸的国家，文学是达到由人生阅历得来的理想与态度之津梁，这种理想与态度是能解放个人创造的动力，而激起个人对于环境的反应。这个职务，我们的文章没有尽；我们的文学是比较近似一种的消遣，而不近似一种表现。自身既乏生气，又无激发生气之能力，这文学不能由周围环境取得意义，发挥光彩，所以只在美的声色上面，专用工夫。

他把世界事物漆的辉煌灿烂，而且也常做得淋漓尽致的文章，他把我们生活的空洞孤寂粉饰起来，只叫我们自鸣得意，而未尝有涓滴之功，启迪我们，或是使我们较明白我们文明的真相。所以你看我们现在“高等”杂志种种外观上的讲究。这种的外观上的讲究，谁也知道，可以容易学会，而且虽颇美观，却只是我们心灵完全固封从俗的徽记。它决不会使人相信我们的遇事聪明，就是我们文明程度的表证。

二　所谓欢迎欧洲文学

这种本国文化的完全缺乏实系断定我们对外态度之真因。世界的重要的关系，都是互相取与的；我们自己经过某种经验，才能领受别人同类的经验。但丁之于天主教徒，尼采之于贵族主义者，Whitman 之于民治主义者其意义重要，决非无相当经验，无热烈涌现的同情，只以冷静头脑了悟的学者所能感觉。这并非说，这种“经验”，须人人相同；所谓修养工夫，正在于能明白与己不同的见地。但是主动的修养与被动的修养之不同，也如主动的与被动的情感生活之迥别。惟有创作者乃能觉悟创造者所表现。正因为我们的动作全被霸占征服的本能所支配，正因为我们自身缺少民族的精神的经验，所以我们也不能明白世界的思想与情感。我们素来是以他人种树、我们摘果为特权，我们素来给创造界的“悲喜戏”只有理智的、非真实的赞同（借用 Newman 的名句）。我们是一向以他人的苦乐包糖吞服，将他们创造界所成就，当作与我们无因果关系的成绩，来领受享用。这是我们在文化圣域内所以十分舒服之原因。

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初读Cralyle与Ruskin，看见他们那种愤慨悱恻，都莫名其妙。“他们愤慨些什么？”我们这样的暗奇，而过后便断定英国必定是很坏的国家。不久，连这个念头也没有，我们觉得愤怒悱恻是文学家所同然，并不足奇（实在也有点如此），而且我们应该十分感谢，因为这种的愤怒悱恻才会生出种种的怪诞的文体。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规矩方圆，别国的国民大概也不至于两样。所以在迟疑之中，我们愿意替这些国外的百姓作好意的解释。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对这些先知预言者的慷慨激昂，总是不得要领，宛如我们幼时星期日所念诵《圣经》中先知的咒语一样的不关痛痒。

所以欧洲最“深奥”的作家，如Carlyle，Browning，Meredith每先闻名于美国，是很容易了解。我们崇拜易卜生，光顾尼采，感觉各种的革命家都有特趣，欢迎最奇异的哲学（真假一视同仁），也很容易明白。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经过相近的创造的经验可受他们的证实申明，他们所投射的箭石，也一点于我无伤。他们未留给我们真实的遗训，因为我们的经验中无物足使他们的遗训成为有真实的意义。

所以那些通常最能提醒我们的欧洲作家，只增加我们的倨傲自得。我们的实际生活对他们严密扃闭，他们的影响如果不适得其反，也只转入所谓“文学而已”。我们如果尚有所觉，他不是使我们相信自己尚未开化，却是使我们相信别人实甚可恶。藉此我们可以明白何以我们的实际改良家都是些宽于罪己严于责人之徒，而我们的文学家，无论学那一派的，总不能脱离游牧时代的思想，以为文学者，非消遣品即催眠剂也。

三　文学与平民

我们的文学如何叫他不萎弱？他不得不萎弱，因为他的发源地是没有内心经验的“民魂”，而这种的内心的经验却是文学吸养元气的本源。

这话的确当，可由随便那一种理论看出，尤其是对平民所讲，即最坦白无讳的。我随便翻开一本所谓“上等”杂志，有叙述 William Gillette 传略中的这样一段：“忘记！这是何等的佳字！何等的佳艺！何等的佳才！能够自身忘记，这是何等的幸福！使他人忘记，这是何等才艺！William Gillette 艺术之成功在于他的魔力能使观众忘记一切。”再开另一本书，有一位著名诗家给记者关于诗歌的谈话。他说：“近代的生活充塞着种种复杂难解的问题，而白天全副精神对付这些问题的人，晚上再不要用全副精神来对付艰涩奥晦的诗歌。报纸上的诗家不断的提倡最健康的乐观主义，给实在需要乐观主义的人——那些疲乏劳苦养家的人。平民所要的，正是这一类诗歌，而且他们要这种诗歌，就足以证明他们的良心头脑尚是不错。”

以上是两段美国人思想的代表说明：一关于演戏的艺术，一关于诗的艺术。两段一致的表现一种很有条理的信条。这信条就是，艺术的职责，在于把人生问题摈出于情感经验之外，同时在群众的心中引起一种非从经验发源而系外来的安乐的心境。他的假定是：经验不是人生的实质，是毫无意义的；不但是毫无意义，并且反妨碍我们世上前进，上进的事业，所以应当尽力的抹杀，遗忘，躲避，抑制。

在通俗文学如此，在正经文学也是如此，虽然有我们最细谨不苟的作家的极力创著，也是无能补救。三十年前，一位美国批评家评论一本 Howells 小说时，说我们的小说家把我们的南北战争只当作分离爱人的一件事，并非足以影响于吾人人生感慨的一件事。而且如果我们不曾知道我们文学应打的折扣，虽有许多史料，我们自己也免不了得这种印象，以为我们的祖上真正的经过这个南北战争，而仍是未得所谓由患难得来灵魂的更新洗涤。Howells 自己给我们战后人类的滑稽写照（Comedie humaine），而且 Howells 的宗旨纯正，是真实的探讨那个社会中人生之范围，绝非当时的文人专以迎合群众心理，不顾事实者所可比。那末，Howells 给我们何种的社会的写照，而他写照的方法如何？Howells 于谈俄国小说时，自己说过，普通美国人没有经过俄国小说中所记载丰富不同的经验；他说："人生愈美满的方面"，"愈是美国式的"；他说在忠实的描写我们"饱食暖衣的事实"，美国的小说家已经尽他所能尽的义务。要再找到我们艺术的破产更彻底的宣告，恐怕不容易吧！

四 乐 观

因为美国文学没有蕴藏着人生自身重要的深义（而这深义只有艺术与文学能赐给我们），美国人的心思已被耳所闻目所见的环境完全克服。对于包围着猛烈的物质势力，美国人的心性中没有东西可以制御抵抗。所以结果，心性失了主裁，而完全与环境同化。

最明显的证据，就是所谓系统的乐观主义，这主义就是近

二十年美人心性“对人生的统合反应”(姑用心理学家语)。Horace Fletcher 先生(按似系青年会的作道德广告专家)已对于这乐观下一种解说，是使我们无疑惑的相信，这乐观态度就是我们心灵萎弱的一个原因及效果。

“乐观主义可以当作医药开方，服用。它所包括是新的而且合用的，还是只是继续着人生哲学、道德、医学等等不得究竟的循环讨论？它是否一个事忙的人可以实用，可以带到公事房去，不妨碍他的公务，而且可以获益的；最后一层，它须叫我们牺牲什么？采用乐观主义者是否须要改用个人医师，是否要惹起他教会牧师的不乐，是否会伤了朋友的感情，是否会惊动我们 父母崇奉圣教的传统？他是否滋阴补气，祛防百病的，调剂血脉的；而且她是又容易，又合口，携带方便，有利无弊的。由这些真理（译者按：Turth 之 T 系大写）的牌记，我们知道这道理是真的。”

虽然这段荒唐可笑，你再也找不到美人通常见解的更准确的说明。美国人的确是如此这般的推想，无论他们相信灵学、进步、太阳光、通俗的实用主义、广告的福音，或是生意的得利；美容家的格言“如果你要保存年轻的容颜，情感切勿过激”，正是他们共同的信条。换言之，系统的乐观，把人生的价值重新估定，而且把真理看做物质上的成功，其成功要素在于完全摒弃躲避情感的经验。这是一种环境所渐成的结果：自然过于丰富，人类之意志过强，因外境之诱力，致使我们抑制创造的精神(因为我们一向未觉人性远大的造就与功能)，而且依着富饶广大的地域，定我们贵贱的标准。所以今日各方生活之散漫芜杂，宗教与广告竞争，艺术与商业赛技，商业又以博施济众自

豪，致使我们应时势之要求，放弃人性的贵贱标准。

五 反 抗

我谈到实业世界的文化，我并非说这种文化只限于美国。在各处各地，实业的发达都减除人类之生气。由这实业发达，西方文明的全部也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堕入于谨愿派与唯美派的手中，这两派都是久未得人类健全的信仰所灌溉的枯干上的萎花。但是在欧洲，伟大的、保守人类光明的传统文化，终未被完全淹没。同一个实业发达的潮流，将我们推翻淹毙，因为我们的元气早被清净教所斫伤，但在欧洲却于开始时已引起人类的猛烈的反抗，有前后不断的叛徒，对于侵蚀的势力起剧烈的反应。语言学者像尼采，Renan，搜掘古代希腊及犹太思想的根蒂，艺术家像 Morris，Rodin 重新发现中世纪的纯朴艺术，经济学家像马克斯、密勒，抗御他们环境的事实，相继崛起，保存着一个伟大社会及伟大生活的遗传，并且能够把实业世界的副产物，科学与德谟克拉西拿来供人类之用。他们叫人类时时不忘社会之颓败与人生之穷困；他们成为过去少数人之伟大与将来（或有的）多数人的伟大的中间的媒介。这样可知欧洲的民治文化，比我们具有自知之明，他们有基本于实际生活的理想，做一种不断的刺激，使他们能自蜕化上进，并且毫不疑问经验自身之价值，即使经验终无结果成绩。因此，他们虽然进步的慢，却脚踏实地的前进。

在于我们无论个人或是社会，这类的情势却万不可能。我想林肯的孤子现在变成 Pullman Company 的铁路总办，很可以

作我们社会的象征；如 Nation 周刊所言，在政治上解放奴隶者之子，就是在实业上敲剥奴隶之第一人。我们的不信经验，我们的时常抑制创造的本能，以及过于发展占领的本能，都使我们无力来利用我们自己人生中的宝藏。……我们个人的生活不能加增环境的丰富；倒过来，环境也不能指示我们人生的深义。

所以我们年轻的人，今日处于危难之境。因为不像那一类欧洲人，我们没有心灵的经验作为凭藉，来调剂性中不合的部分；在一自由的世界，我们不能自作主裁。我们不能过我们父亲那样"起劲"生活：现代的精神全部反抗他们所承认无疑的二重生活。现在占领的本能已失了开辟时代所给与的保镳。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开始，一个潜养的时代，而现代所需要的，是创作的生活。但是我们那里有相当的预备！我们的文学未曾替我们开路，领袖自己迷途。我们比如探险家，早年离开人类传统的家庭，到远方求宝，眼看见手中的宝贵化为灰土；但是来时既未留号，失了归途，只在野外旷游，心中如焚的自怨自艾。……

我们的社会本来以"量"著名，现在也生出多数的 Hamlets（冥想家），除在十九世纪之俄国之外，恐怕罕有其匹。这欧洲东西两大民族此点上的相同极足惊异。自然，俄国小说中的 Bazarovs，Levins，Dmitri Rudins，像 Hamlets，在许多方面，是世界各国所有。但是在组织完全，使天才各有出路的社会中，出一个 Hamlet，有无所用于这种特才的社会中，总有二十个这种冥想家。这后者就是俄国与美国今日的形势；社会的组织过于简单，不足以对付新生活环境所生起的复杂压力。但是复杂的状况也因社会健全之需要而各有不同。俄国小说中的 Ham-

lets 普通是社会理想家，在做农林改良及教育改良的梦；他们想要改革乡村的田产而改进农民的生活；因为社会的组织不能利用他们，遂使他们灰心失望，孤立无援，自觉无所能为。美国的情形却与此相反。美人社会与教育的组织与俄人的精神生活一样的发达；他们所需要的是精神上的组织，一个活的文化，一个理想目的的联合计划，得着社会的扶助，使他们能够埋没个人的自由于建造新文化的共同合作……